

中國文藝

6-JAN-1946

贈閱

月刊
新年特大號

第一卷 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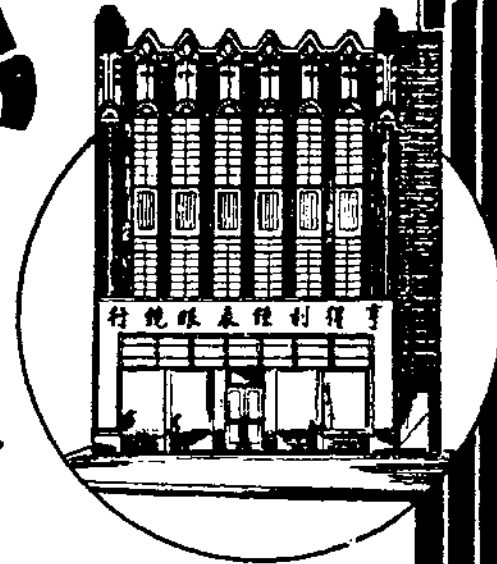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北平圖書館



PEKING
HUNTLEY TIMES & OPTICAL CO.

亨得利
鐘表眼鏡行

北京總店
前南門外觀音寺大街
電話一三二一號



素以忠誠態度服務社會

獨辦超特品暨供應國人

備有世界最新德國電流驗光儀
器代客免費檢驗目光異常準確

第一支店：王府井大街 電東二一八五二
第二支店：西單北大街 電西一三五號

營業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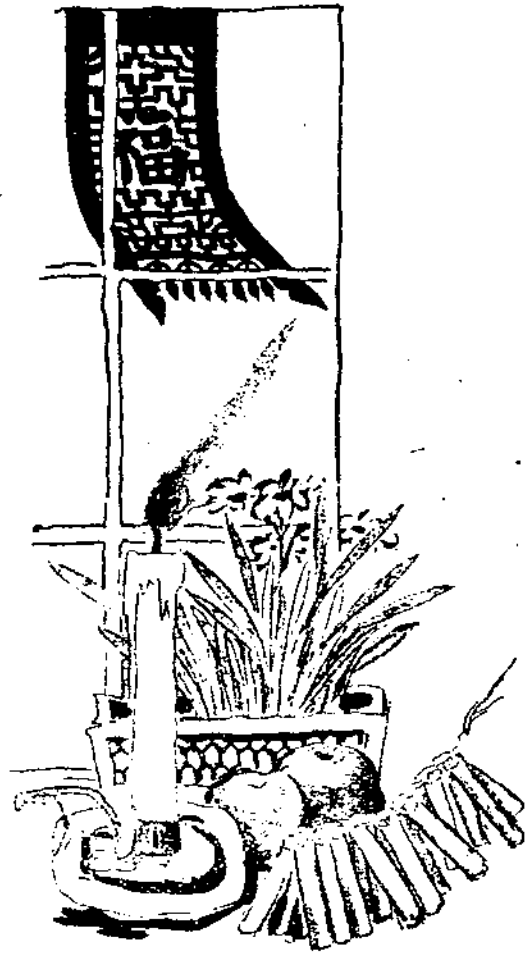
定造樓閣大鐘 白梨本牌時鐘
專運全球鐘表 修理鐘表話匣
各種坐鐘掛鐘 金銀手表懷表
國產茶晶水晶 自磨光學鏡片
望野千里遠鏡 表練表墜表帶
各種名伶唱片 無線電機唱機





中國文藝

新年特大號



第一卷 第五期

行發

中國文藝社

北京



月刊 **中國文藝** 新年特大號·第一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論文字與文藝……………永明(二)
詩詞中的雙關語……………王岑(四)
文學在演劇中底位置……………張鳴琦(三)
國劇極應徹底改革……………方言(五)
建設新文藝的各界宏論……………(一)

齊宣先生 武德報編輯部 黃賓虹先生 管翼賢先生 曹寶麟先生
張劍鏘先生 張我軍先生 王石之先生 張鳴琦先生 趙夢朱先生
蘇民生先生 尤炳圻先生 一氏義良先生

散
讀初潭集……………知堂(七)
賦得長生……………芸蘇(三)
三事妄談……………書閣(三)
書境……………謝剛主(四)
談歌謠與詩……………王楚材(七)
藝藜……………王代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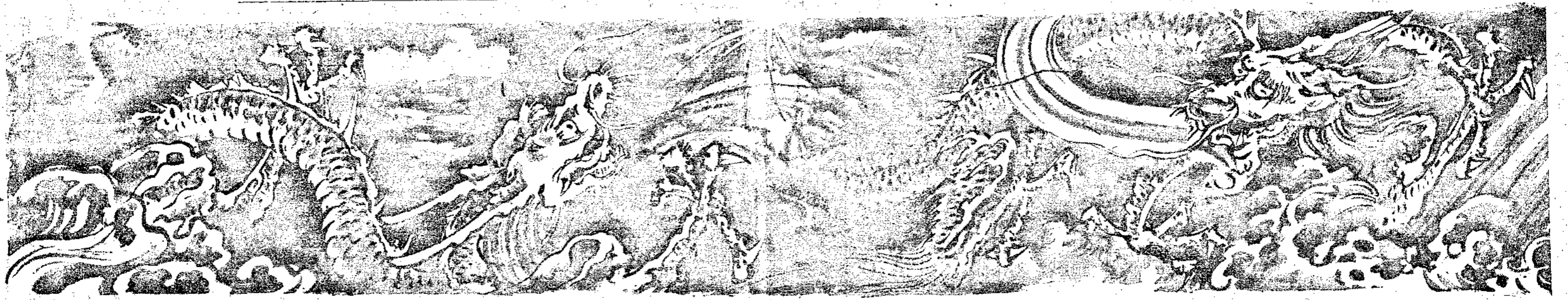
詩人夢家論……………史美鈞(五)
談散文家露加斯……………林栖(六)

藝術

水墨與黃金……………予向(四)
談「雙陸」……………橋川時雄(五)
唐宋兩朝之「人物畫」……………諦聽(三)
六法論研究……………佰精(六)

戲曲研究

獨幕劇 淺



北曲之遺響.....仲文譯(七)

日本現存中國善本之戲曲.....傅惜華(七)

劇人應該有自我認識.....章蕓(八)

海外文壇雜誌話.....陳迎(六)

隨筆

談文藝雜談.....林英(七)

心能造境.....林火(七)

而物件上的感情.....木活(五)

小物件上的感情.....畢基初(七)

寂寞.....也麗(七)

談々蔣兆和先生的畫.....懷禮(七)

擇交我見.....司徒珂(八)

◎兩年來中國電影事業之總檢討

初集

點滴.....戚默(三)

掘煤工.....微夫(三)

姑娘知道嗎?.....中庸(三)

詩

春雪詞.....傅嵩相(八)

愛情之哲學.....言寺譯(八)

給少女們.....R. Herick(八)

古城夜曲.....夢景(八)

望·信·愛.....變庵譯(八)

暮·香·吟.....劉廡郎(八)

梵·香·吟.....傅嵩相(八)

湖畔之歌.....新視(八)

寄、四季讀書樂歌.....春江(八)

王希伯(八)

漫畫

世界四大文學家漫畫像.....諦聽(九)

日本漫畫介紹.....(九)

畫報

中國漫畫之頁.....(八)

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之繪畫.....凌滄(九)

日本名畫介紹.....編輯部(九)

電影介紹.....編輯部(九)

小電影介紹.....冬春(九)

一九四〇年作家創作選

歐美風雲.....象超譯(九)

樂天派人物.....侯少君(一〇)

王大媽.....士真(一〇)

肚卷子.....唐楷(一〇)

寄三姑.....葉如蓬(一〇)

寶三姑.....塔子(一〇)

初戀.....琳娜(一一)

失蹤.....汪家社(一一)

僕女.....成伯華(一一)

白媽的一生.....顧夫(一一)

迷途.....曹鎰(一一)

補白

魯迅與秦少游.....W.C.C.立(四)

音樂與秦少游.....威立(四)

詩人軼事.....木活(九)

近世最大藝術家羅丹小傳.....阿黎(一〇)

不愛寸草愛金龜.....張錫(一〇)

宋徽宗御書被劫故事.....張錫(一〇)

小趣.....張錫(一〇)

一年喝二萬杯茶.....張錫(一〇)

五封.....張錫(一〇)

開中記.....張錫(一〇)

五封士成立四個圖書館.....張錫(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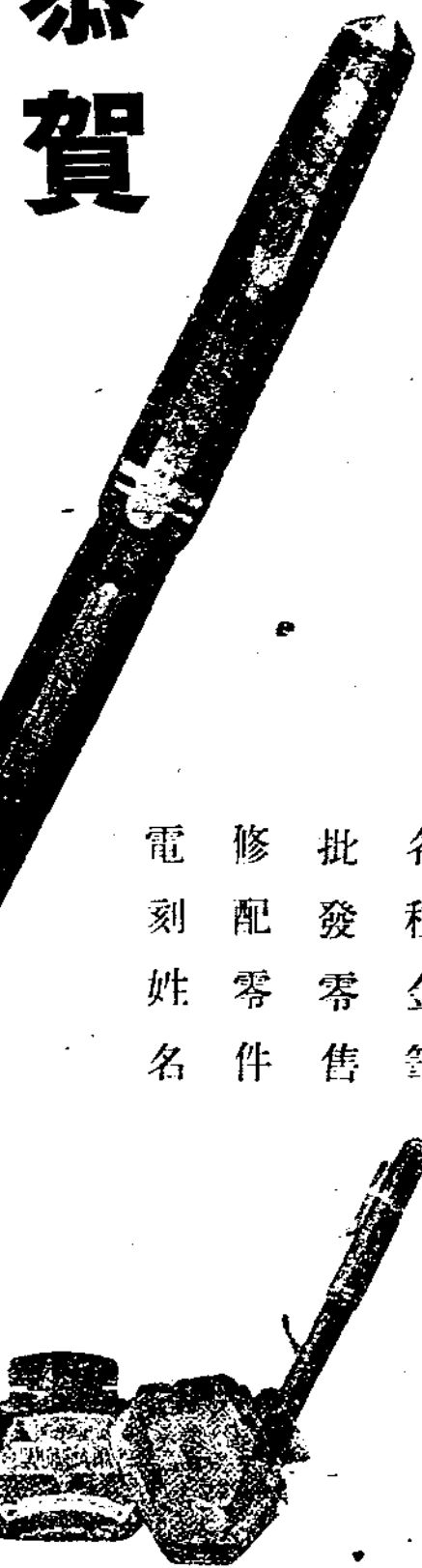
一年喝二萬杯茶.....張錫(一〇)

後記.....張錫(一〇)

本刊定期單.....張錫(一〇)

本刊外埠代售處表.....張錫(一〇)

李廣泰自來水筆專家



恭賀 新禧

新年到了
新貨備齊
各界惠顧
無任歡迎
價目克己

各種金筆
批發零售
修配零件
電刻姓名

經銷各國名廠真空管自來水金筆
由一元五角起碼白金尖磨平保換

地址：北京東城燈市口路南七十九號

恭賀

年釐

李廣泰
亞商行
徐亞傑
拜全

譽滿全市——華北唯一的鋼筆修理專家
中外馳名——獨家創辦

泰亞鋼筆商行

自來水筆為時代用品之一，舉凡各界無人不備，其物有優劣之分難免百弊時生，一經損壞，皆以無良師修理為遺憾，本行主人有鑒于此，特聘請經驗宏富之專門技師，負責修理，世界各國名廠，各種自來水筆，各種自動鉛筆，代配一切零件，並特選東西洋及國產各牌優良自來水筆多種，以備主顧選購，樣式美麗堅固耐用，電刻姓名精巧美觀，批發各牌鋼筆墨水，定價低廉，如蒙賜顧無任歡迎，本行主人謹啓

地址北京宣內大街北頭西單牌樓進南路西
甲一七一電話西局二七八一號

看不看由你！

請試讀雖然：然而
大文將來自有妙用

雖然 應當埋頭苦幹
然而 仍須注意身體
雖然 咳嗽不算大病
然而 日久易成癆病
雖然 賣咳嗽藥的太多
然而 咳嗽蜜效驗如神
雖然 古人說良藥苦口
然而 咳嗽蜜香甜可口
雖然 吹的其效如神
然而 一試便知
雖然 我不咳嗽
然而 親友也可轉達

滋養
蜜煉

咳 嗽 蜜

主治 咳嗽 痰喘 肺勞 百日 咳
均有 效神 一元 小瓶 六角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大瓶一元一角

總發行所 內和盛 湖臨 線湖 同大 六部 日南 西

恭賀

新禧

中國文藝社

圖	翻	廣	營	編	總
案	譯	告	業	輯	務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同人鞠躬

本 社 附 設

1 翻 譯 部

最 優 秀 翻 譯 家

承 譯 各 種 稿 件

內 容 嚴 守 秘
密 翻 譯 迅 速

筆 譯

日 文 翻 譯 中 文
〔文藝·論文·商文·信文〕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五 元

中 文 翻 譯 日 文
〔文藝·論文·商文·信文〕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四 元

外 國 文 翻 譯 中 日 文
〔德·英·法〕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十 元

2 圖 案 部

應 承 各 種 圖 案

新 聞 · 雜 誌 · 各 種 編 排 廣 告
招 貼 · 宣 傳 · 各 種 圖 案 廣 告
商 標 · 商 品 · 工 藝 品 · 各 種 圖 案
價 目 面 議

卷頭言

誰肯以慶新年之心去慶人之國，祝新禧之心去祝人之身，如肯爲之，世界何至於如此動亂，人類何至於如此慘憺，要之人莫不先親其親，而後疎其疎，是以不平生，不平一生，即動亂之根萌矣。

夫人類自發生以來，便於空間裏意識時間的推移，復在於時間中演進其生史的歷史，到了現在，生生愈厚，知識愈高，生活裏所醞釀的矛盾愈膨脹，愈經手術，愈呈險惡，血愈流愈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地，莫不徧染着鮮紅的血痕，撕殺之兇，疆場之大，死亡之衆，至此可謂極前古之未有，劃從來之記錄了。

誠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天下動亂文人難免受其咎。夫文化之建設，非夫文人爲而誰爲；目下進行中之戰爭苟非受文化之作俵，何能達至如此之浩大，如此之慘酷。故文化的進步，雖謂文人之功，人類之慘史亦可謂文人的造孽，此蓋無辯解之餘地。故今後的文人，對此應有深切的認識，並須別開生面，否則人類寧可無文化，毋可爲文化而受其荼毒。

今回顧一年來的文藝，猶有令人喟然者在，就以本誌而言，尤不禁赧顏，自創刊於茲，已閱五期，仍未達本來之願望者，雖曰編者因病所致，亦可謂編者之無能以至於斯，幸本刊一脈尚存，還望讀者源源鞭撻指教。

此次本刊所擬三題，懇求斯界權威意見，已得不少之箴言，登在本期，燦然爲本刊增光，且能作文學界今後應走的指南，甚有意義；查過去中國的文藝，自五四運動以後，已若形成一條的路綫，祇因主義不同，復分左右兩派及中間派，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莫衷一是，及至事變發生，遂雲消霧散了。

此時當然另有建築新路綫之必要，這在本期已有諸名家的答覆，自不必贅言，如容添足幾句，即過去的路綫，多築在主義的下面，是以錯誤百出，今後似宜轉入民族生活的裏面，去鋪築其軌道，夫如是新文學的路綫方能出現；真正的文學方能產生，然而我民族性至今尚未究明，路綫也跟之無從憑藉，故將來的新路綫猶須待各種的條件齊備後，纔能完成。

上期關於研究民族性與民族精神已經提議，惟對於國民性與國民精神尙未言及，此兩問題自然與前者有異，同時重要性也不亞於前者，可惜我國民向來對此無甚關心，以致對一切本末終始的認識，往往是非顛倒，恬然不悟，迨及受了外人的指摘，方知錯誤，實甚慚愧，希望國人際此萬象維新，東亞黎明之期，共同振作精神，勇往邁進，互相來建設新秩序，是所至盼。謹述芻言以代迎年之詞，並此不另道喜。

論文字與文藝

永明

文字與文藝有一種自然的關係，研究文藝者必須對文字加一研究。因為文藝的表現必以文字為媒介而後可。但是表現後的文藝本身與原來文字之間的區別，是要認識清楚的。文藝若是分析來說，第一須先有思想，第二須有表現思想的文字。故文字為傳達作者目的的工具，決不能與目的相混。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來研究文字以如何方式能使文藝精美，當然必須澈底熟悉文字的活用。美國荷謨斯說：「文字不是一種結晶，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字是活思想的皮膚，他的顏色和內容，都看用時的情形，大有出入的餘地」。可見文字本身毫無固定性，只看從事文藝者能否巧妙的運用文字而已。若拘泥不能變通，難免「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之譏。

文藝上文字的研究，應當熟悉文字的變遷，以及應用時的能力與隱伏於習慣的常例。不僅研究本國文字，更須研究其他各國文字。因為這樣方始能獲得理解文字的方法與功用。文字的正用，能够發展文藝的品性，若是誤用，就毀壞了文藝的品性。因為表現就是思想之通過文字，不是思想與文字，研究文字的歷史與進展，可以發見文字知識的豐富與精密，可以發見文字與文藝之間存着一種真正的連屬。無論二者有何區別，其實有會合的地方，惟有切實認識二者中間連屬地方的人，才算是一個明達的作家。

對於文藝上的文字研究，絕不可走入極端的枯燥的範圍，以致失去文學的情趣。常見一種文藝作家於用字煞費苦心的考察，甚至每一個字都單獨的提出來，好似科學家賦與一種顯微鏡式的考察與分析，終至弄成一個咬文嚼字專家，一個文字的解剖家，對於文藝的風格情趣以及美的法則毫不注意，所以將文藝的研究，成為純粹文字的研究。此種傾向在一般文藝批評中也可以看見，多專心在字裏行間作細微的辨別，以致忽略作品視作文藝的產物，不能作真正文藝的精神與情趣的觀察。此種文藝的分析家漸將文藝弄到一種字的研究，使人忘記了自己不知是在研究文藝抑或研究文字。此種過分考據的性質，往往足以改變或減少文藝的效力，其危害文藝自不待言。因此我們得到一極大的教訓，就是文字在文藝上，應當是屬於文藝的，不可以文

字本身爲目的。

現時尙有人喜觀討論古代文藝的文字以及現代文藝的文字，於是將古代的文藝稱爲文言，將現代的文藝稱爲白話。寔在來說，文藝無文言白話之分，只在善於運用文字與否。善於運用文字者，能將自己的意思明白地傳達給別人。不善於運用文字者，便不能滿足地傳達意思。知堂先生說：「語言變了文字，多少又有點藝術性，便成了文言，凡文章都可以說是文言的，雖然牠根本是語言，因為要把他寫下來，要使他比白話說得更清楚更有力，自然與白話所用的字面或句法有點異同，故可稱之曰文言，詳言之即是文章的言語也」。這話是極有道理的。大抵有些人研究古代的文藝每將其視作文字本身的研究，不顧文藝的本質，以致形成無生氣的分專門的，使古文藝被人誤會而稱作古老文字，這是很大的錯誤。就是現代文藝也很容易用這沒靈魂的方法來研究，將其視作由文字拼湊而構成的東西，而不視作近代思想與趣味的體現，不但將文字趣味失去，也將文藝的自然力似乎完全毀滅了。

要之，文字是一件東西，文藝是另外一件東西。無論二者有如何的關係，但方法與目的總是分歧的，不能合一的。文學原是一種文字的藝術，但卻不止於此，文藝絕不能化爲一種文字的解說，這是我們急應辨明的事。作者能够含蓄思想渲染文字，不能滿足文字學者的希冀，但仍不失其爲好文藝的內容與精神。文藝中的最好原素莫過於生活的精神，因爲這種精神對於談文藝的人都會成爲一種思想與情緒的刺激。文藝不能如科學的研究那麼有益的訓練。如果弄成這種情形，則必改變了文藝原來的地位與目的。由此可知文字與文藝之差別的所在。

文字之爲文字，是一種訓練的學問，我們應當視作一種訓練去理解去研究，其目的是在養成一種文字的本性或能力，因而要有文字的審辨，文字的分析與解釋，文字的組織與用法，等到這些東西被作家研究與使用，方始將其訓練的原素隸屬於與藝術趣味有關的原素，方始隸屬於想像感情與美。如此則文藝顯然是一種感興，必須通過文字的媒介而發展，但也須達到激動的思想想像的觀感以及詞句的崇高。文藝是一種供人鑒賞的記錄的文字，也是一種供人欣賞體現的心靈，也可以說是一種建設的創造的藝術，更可以說是神聖機能得於其中而尋得適當活動的範圍而達到最顯著結果的境地。

現時很需要文字在文藝上有活用能力的研究，對於文字的變遷歷史以及應用時的能力與慣例，要力圖發展其間的連屬關係。文藝雖說不可成爲專門文字的研究，但很可由文藝自由的方法去利用文字學研究所得的好效果。文藝作家之用文字，只能將其視作傳達思想與表現人生真理的一種工具。文藝的確是有靈魂的思想。換言之，就是人類的知識與生活以文字藝術的形式體現出來的東西。這樣看來，文字與文藝的密切關係可知，而文字在文藝上應如何研究與應用也可明白了。



詩詞中的雙關語

王 岑

閱遊仙宮，見其中有云：

「於時五嫂遂何菓子作機警曰：「但問意如何，相知不在衷」。

十娘曰：「兒今正意密，不忍即分裂」。

下官曰：「忽遇深恩，一生有杏」。

這里所說的「蜜」，「梨」，「杏」，都是一語雙關，在修辭學上謂之雙關語(Pun)。看了這段文字，却使我聯想起中國詩詞中的雙關語來。

我以為，中國的文字，是最適合於作雙關語的；因為其他各國的文字，雖然也可以玩這種文字上的把戲，但論其運用之巧妙，則仍然要首推吾國，尤其是在一般詩詞中，這種雙關語的妙用，更覺得情趣無窮。

在中國詩詞中，引用雙關語而最為吾人所稱道的，當然要算是唐劉禹錫的竹枝詞了：

「楊柳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晴」字，一方面是指天氣來說，同時，亦即用以代表「情」字。其妙處在吐露自然，耐人玩味，固不失為雙關語中的佳例也。

然而讀到詩中引用雙關語最早的，那却不是這首竹枝詞，而是漢代的古絕句之一：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這完全是一種文字遊戲，因為詩作的并不高明。我們讀這首詩，正如同猜謎一樣：「藁砧」，鐵也，鐵是一種斬草的刀子；鐵即是夫的双關字。「山上復有山」，這是一個出字。「大刀頭」，有環，環乃是還的雙關字。「破鏡」，謂半月也。所以這首詩的意思，就是說：

「夫今何在？外出。何時當還？半月」。

故此，在這四句詩中，不但用了兩個雙關字，而且在用這兩個雙關字的時候，還拐了一個灣子。如果這算得是一首詩的話，則這可說是詩詞中最早的双關語了。

雙關語的引用，蓋創始於村夫村姑之口，因此，在各代的民歌裡，常常會發現這種一語雙關的妙用：前邊所舉的兩個例子，固是文人潤飾過了的民間歌謠，而六朝樂府中的子夜歌等，更足以證明我們這種設想之并非虛妄。

在六朝的民歌中，雙關語簡直觸目皆是，已故詩人朱湘曾經把牠們給排列過一次，茲特誌之如左：

(一)異形同音字，如「碑」悲」：

1. 「石闕晝夜題，碑淚常不燥」。 2. 「三更晝石闕，憶子夜啼碑」。 3. 「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 4. 「閒垂事難謂，況復臨別離？伏語石板，亦作千歲碑」。

又如「蓮」：1.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 2. 「餘花任郎摘，慎莫罷儂蓮」！ 3. 「作生隱藕葉，蓮儂在何處」？ 4. 「湖燒芙蓉萎，蓮汝藕欲死」。

又如「梧」：1. 「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2. 「仰頭看桐樹，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年」。 3. 「桐樹不解花，何由得梧子」？

又如「題」：1. 「石闕晝夜題，碑淚常不燥」。 2. 「頓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

又如「蹄」：「看復暮牛蹄，知是宿題痕」。

又如「油」：「雙燈俱時盡，奈何兩無油」？

又如「駛」：「走馬織懸羅，蕙情奈當駛」。

(一) 同形異義，如：「晝夜理機縛，知欲早成匹」。

又如「關」：「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

又如「骨」：「飛龍落藥店，骨出只爲汝」。

又如「散」：「百弄任郎作，唯莫「廣陵散」」。

又如道：「黃蘗萬里路，道苦真無極」！

又如華：1. 「郎君不浮華，誰能呈實意」？ 2. 「摘菊持飲酒，浮華着口邊」。

又如子：1. 「五果林中度，見花多憶子」。 2. 「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

又如實：1. 「還君華艷去，催送實情來」。 2. 「郎君不浮華，誰能呈實意」？

又如顛倒：「歡少四面風，趨使儂顛倒」。

(二) 「異形同音」與「同形異義」，二者兼用，如：「畫背作失圖，子將負星歷」。

(註：背負之負，雙關辜負之負，星，心也。)

以上係朱湘所舉，條例雖清，然六朝民歌中的雙關語，固不僅如以上所舉，譬如西曲歌楊叛兒中有云：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裡。芙蓉繞床生，眠臥抱蓮子」。

「若芙蓉」，若「蓮子」均係一語雙關，自不待言，而最好的那首子夜歌，我們詩人却未曾提到：

「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

「絲」，是「思」的雙關語；「春蠶」之「蠶」，或許是雙關「殘」字；「絲子」者，「思子」也。這是殘春春戀於故人，情思纏綿，羞於自吐，所以便藉了蠶絲，來申訴自己的苦悶。

民歌中所以好用雙關語者，其原因，我以為當不外下例兩點：一則用以遮避譏笑，夜半思歡，聞關欲嫁（如「三更晝石闕，憶子夜啼碑」）。又如「桐樹不解花，何由得梧子」等），說來已是羞人，而他人之譏諷，竊笑，更是難堪。故此，爲了封建社會意識的壓制，不得不使用雙關語，俾真情既達，而意在言外。二則求其有趣：彷彿京劇中花旦丑角的打諢，雖然不會學過修詞學，可是隱喻 (Metaphor) 拐彎 (Periphrasis) 之妙，却兼而有之矣。

利用雙關語來調笑，最妙的莫過於季蘭與劉長卿的以詩句相應對：據說唐女詩人李冶，爲尼，法號季蘭，當會諸賢於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案卽疝氣)之疾，諺之曰：

「山氣日夕佳」，

劉應聲曰：

「群鳥欣有托」。

舉座大笑。以尼姑而如此大開玩笑，未免「罪過」。而遊仙審中，張文成對仙女十娘則詠筆硯曰：

「擢毛任便點，愛色轉須磨，

所以研難竟，良田水太多。」

十娘讀了此詩，亦即詠鴨頭繡子曰：

「鬚長非爲嘲，項曲不由拳

但令脚直上，他自眼雙翻。」

是仙女也竟以雙關語來開玩笑，而且這個玩笑竟開到兩性的生殖器上來了。

北宋時，有詞人陳亞，仕至太常少卿。好爲藥名詩，著有澄源集。他本係風雅詞人，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怪石一株，并雜植異花數十本於庭。生平會作藥名詩百首之多，茲特錄其生查子如下：

「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向檀郎讀。分明記得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詞中如「白紙」，如

「苦參」，如「當歸」，「菊花」等，均係藥名。像這樣在詩詞中，儘量採用雙關語，雖仍不出文字遊戲，但終屬難能可貴耳。

雙關語，雖說是調笑的好工具，可是也有人竟因此闖禍。據說清代有人作了一首詠墨牡丹詩，內中有兩句：

「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

「朱」字固然是「紅」的意思，而亦雙關朱元章之「朱」字。「異種」一方面是指「墨牡丹」然而另一方面則實指「滿清」之入主中國而言，因此作者不但身受羞辱，亦且禍延家室。這誠是雙關語中的一件慘案。

近來很少有人再來玩這種把戲，惟劉大白在其舊詩新話中有云：「眼波一絕句，在日本東京時所作：

「眼波脈脈乍惶惶，一笑回眸恰相逢；秋水雙瞳中有我，不須明鏡照夫容」。

朋友們讀此詩的，大都叫絕，以爲雙關絕妙。但是這也不過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吧了。」

然而，他雖如此繫節自賞，可是老實說，這仍不過是天朝民歌中的故技。

在西洋的詩歌裡，也有引用雙關語的，Shakespeare的Romeo and Juliet第一章一開始，就用了一大套雙關語，而Spenser的牧人月曆以及Milton的大樂園中，這種雙關語也往々可以找到。

據說，美國Connecticut州，沒有通行的離婚法，凡有離婚官司，卽至州議會中告狀。某次，一牧師，在州議會開幕作完祈禱以後，隨即坐在會議場裡旁聽，碰巧議會中正審一件離婚案了，並且給判離了。於是這位律師便當場作了一首雙關的詩遞給了議長先生，

有人說，Dr. Johnson最不喜歡雙關語，因此他常說，「能說雙關語的人，也能夠當扒手的」(He who will make a pun, dick a-docket)。其實雙關語，雖係雕虫小技，無益家國，可是巧於運用，却未嘗不可說是一種用字的藝術哩。若約氏之說，則未免言之太過矣。



日本現存中國善本之戲曲

(中)

傅惜華

樂府南音二集

明，洞庭蕭士輯。萬曆間刻本。凡日月二集，共二冊。日本內閣文庫藏，「佚存書目」頁九六箸錄，亦吾國未見流傳，日本幸存之孤本。書內正名，標曰：「新刻點板樂府南音二集。」卷首題云：「洞庭蕭士選輯」，「湖南主人校點。」日集所錄，全為傳奇，計有：「玉簪記」，「三國志」，「寶劍記」，「灌園記」，「紅拂記」，「拜月亭」，「竊符記」，「紅梨記」，「繡襦記」等九種。每種所選最多者四五齣，而以「寶劍記」竊符記兩傳奇，較為罕觀。月集所選，俱為散套，計有：高東嘉，沈青門，陳大聲，唐伯虎，燕仲義，楊升庵，梁伯龍，祝枝山，文衡山，毛蓮石，劉東生，王濂波，張伯起諸家之作。其中頗有稀見者，亦可貴也。

玄雪譜四卷

明，鈞蘭忍士輯。崇禎間刻本。共四冊。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佚存書目」頁九六箸錄。此書吾國未見傳流，亦無箸錄，亦孤本也。書內正名，標曰：「新鐫繡像評點玄雪譜」。卷首題云：「鈞蘭忍人選輯」，「媚花香史批評」。前有：「聲隱道人題於似耳堂」之「玄雪譜序」；序尾有「笑癡子」贊語。次有「玄雪譜凡例」八則。書內欄上有眉評，每齣後間有批語。版刻甚佳，所插繡像，尤精美工緻，故其凡例第二則云：「繡像近孩，未免大方之笑。然西方之雕工繪本，何亦不甚老成。想觀感之妙，正妙於此，故益求其精，以供珍賞。」可見此書之著重於繡像，為何如也。插圖計有：卷一頁一「琵琶記圖」一幅，題「黃子立刻」；頁三十一「西廂記圖」一幅，題「子立刻」；頁三十六「望湖亭圖」一幅；頁五十三「東郭記圖」一幅，題「子立刻」；頁七十八「幽閨記圖」一幅；題「子立」；頁九十四「珍珠衫圖」一幅，題「子立刻」。卷二頁一「焚香記圖」一幅；頁十「水滸

記圖」一幅，題「子立刻」；頁四十五「還魂記圖」一幅；頁六十八「花筵賺圖」一幅，頁九十七「明珠記圖」一幅，題「子立刻」；頁一百一十一「綵樓記圖」一幅，題「子立」。卷三頁一「三國記圖」一幅，題「徽州黃子立刻」；頁十五「西樓記圖」一幅，題「子立刻」；頁二十八「義俠記圖」一幅，題「黃子立刻」；頁五十五「鴛鴦棒圖」一幅，題「子立」；頁七十九「情郵記圖」一幅；頁一百「荊釵記圖」一幅。卷四頁一「獅吼記圖」一幅，題「子立」；頁十「蕉帕記圖」一幅，題「子立」；頁二十六「想當然圖」一幅；頁五十九「繡襦記圖」一幅；頁九十五「連環記圖」一幅；頁一百零四「冰山記圖」一幅，題「子立」。每圖一頁，前幅為圓形，描繪劇中人物情景，後幅亦圓圖，但係當時名工所畫之花鳥山水，雕刻全出於徽州名手黃子立，故有如此之精妙。此書所選傳奇，有：「琵琶」，「西廂」，「焚香」，「水滸」，「三國」，「獅吼」等記，共三十九種。其中最重要者，為：卷一選「絡冰絲」一齣，「珍珠衫」三齣；卷二選「風流院」一齣；卷三選「鹽犀佩」二齣，「明月瑤」一齣；四卷選「冰山記」，「異夢記」，「題塔記」，「各一齣」；俱罕觀流傳之珍本。

千家合錦

清人輯，姓名不詳。乾隆間蘇州王君甫刻，袖珍本。一冊。日本長澤規矩也教授所藏，未見箸錄，吾國亦無藏者。封面題曰：「千家合錦」，左右旁題曰：「時尚雜曲」，「姑蘇王君甫發行」。卷首無序文，亦不題輯者姓名。目錄首行，標云：「新鐫時尙樂府千家合錦」。每半頁七行，行十五字，巾箱小帙，版刻頗佳，甚可玩賞。所選明人傳奇，凡十種，計為：「長生記」，「綵樓記」，「荊釵記」，「琵琶記」，「紅葉記」，「金貂記」，「蕉帕記」，「曇花記」，

「三國記」，「紅拂記」。每種均選一齣。其中則以「長生記」，「紅葉記」兩傳奇，較罕流傳。

萬家合錦 清人輯，姓名不詳。乾隆間，蘇州王君甫刻，袖刻本。一冊。日本長澤規矩也氏所藏。吾國未見傳流，戲曲書目，亦不著錄。封面標曰：「萬家合錦」，左右旁題云：「時尙小曲」，「姑蘇王君甫梓行」。目錄標曰：「新編時尙樂府新聲」。版心亦題曰：「樂府新聲」；可知此書，一名「樂府新聲」。一卷首無序文，亦未題輯者姓名，每半頁七行，行十五字。行款，版式，字體，與「千家合錦」一書，完全相同，想必刻於一時耳。此集所選，計有：「百花記」，「金印記」，「金鑄記」，「荊釵記」，「寶劍記」，「西廂記」，「金貂記」，「玉簪記」，「四德記」，「紅拂記」等十種，並明人傳奇。每種選錄一齣。如「金鑄記」，「四德記」，「百花記」，「寶劍記」四種，皆係世間流傳頗少之曲也。

(三) 雜劇

北西廂記 元，王德信撰，關漢卿撰。此劇乃中國劇壇名箸之一，流傳最爲普遍，日本，法國，德國，均有譯本。而吾國明清兩代刊行之本，恐將近百種之多，即余家所藏者亦有三十餘種。惟清代通行者，皆爲金聖嘆批評之六才子書本，故論者每以明槧爲貴。日本所存此劇之明刻本，約有數種，分述於左：

(一) 萬曆七年(西歷一五七九)金陵少山堂胡少山刻本。計二卷。日本德富猪一郎氏成實堂文庫藏。此本卷首標曰：「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釋義北西廂」。按「北西廂」劇，今日國內所存，鑄刻最古之本，唯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忠正堂刻本；成實堂所藏者，較此本乃早至十三年之多，實屬名貴！

(二) 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忠正堂熊龍峰刻本。凡二十齣，計二卷，共二冊。明，余蘊東校註。日支內閣文庫藏。卷首題曰：「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每卷首行標曰：「重刻出像音釋西廂評林大全」，一題曰：「余蘊東校」。此本於國內，僅長樂鄭氏藏之，餘未見傳流也。

(三) 萬曆間，陳邦泰校刻本。凡二十齣，計六卷，共二冊。日本內閣文庫藏。卷首標曰：「重校北西廂記」。此本國內亦未見有收藏者，至爲可貴。

(四)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天章閣刻本。不分卷，共四冊。明，李卓吾評。日本神田喜一郎氏藏。封面雙行題字，右曰：「新鑄李卓吾」，左接：「原評西廂記」；旁題曰：「畫做元筆」，及「西陵天章」。

開藏版「卷首標曰：「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卷首有「崇禎歲庚辰仲秋之朔醉香主人書於快閣」之序文。次爲鴛鴦像一頁，及挿圖二十頁，傳爲畫家陳洪綬所繪；武進董氏嘗取此圖像，編入千秋絕艷圖，印行於世。此本，國內僅北京圖書館藏之亦屬罕觀之本。

(五) 明末三槐堂王氏刻本。計二卷。日本千葉鐵藏氏藏。卷首標曰：「重校北西廂記」。此本於國內，不見收藏者，亦珍本也。

(六) 明末杭州容與堂刻，朱墨套印本。凡二十齣，計二卷，共三冊。明，李卓吾評。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卷首題曰：「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卷末附錄：「李卓吾先生批評會真記」，及「李卓吾先生批評蒲東詩」，各一卷。國內雖有藏者，然頗罕睹。

(七) 明末刻，朱墨套印本。計五卷，共四冊。日本內閣文庫藏。卷末有附錄一卷。此本於國內，極少流傳，亦屬善本。

金童玉女嬌紅記二卷

明，劉兌撰。宣德十年(一六三五)，金陵積

德堂刻本。計二卷，共二冊，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卷首有「宣德乙卯七月既望日江都丘汝乘書」之「嬌紅記序」；序尾并題曰：「金陵樂安新刊積德堂刊行」。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不等。版式黑口雙邊，郭內縱六寸二分，橫四寸四分。每頁前面繪圖，後面正文；插圖有八十六頁之多。按此劇衍申生王嬌娘遇合故事，太和正音譜曾著錄此本，惟久已不傳，長澤氏藏者，蓋字內之孤本！民國十一年時，長澤氏以元明雜劇之傳於世者甚罕，乃將此佳槧孤本，付珂羅版影印，由日本丸學會刊行之。吾國久佚之劇，得以重見流傳，供學者之研究，長澤氏之功，非淺鮮也！

胡蘆先生一卷

明，王衡撰。明刻本。僅一折。日本內閣文庫藏。

卷首標曰：「新刊胡蘆先生雜劇」。沈德符顧曲雜言，稱王衡所製雜劇，除「鬚髯」看傀儡二種外，尚有「沒奈何」一劇。黃文暘曲海目，則著錄王有「長安街」沒奈何，「各一種」；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錄，俱因之，世遂以爲王於「沒奈何」外，別有「長安街」一種，因未見傳本，故治戲曲者，皆從此說。今獲國內閣文庫所藏此「胡蘆先生」劇，始悉歷來沿襲之誤。蓋此劇之正目，題曰：「沒奈何哭倒長安街，彌勒佛跳入葫蘆裏」；「沒奈何」與「長安街」，實爲一名，即此「葫蘆先生」也。按盛明雜劇初集所收陳與郊之「袁氏義犬」一本，其中插有「葫蘆先生」一劇，與內閣文庫所藏之本相較，曲文賓白，全然無異，惟脚色略有更易，由正末飾彌勒佛，淨色飾沒奈何，非生淨二色耳。此本當係原刻單行本，故可珍也。

夢輪袍一卷 明，王衡撰。明刻本。凡七折。日本內閣文庫藏。卷首標曰「新刊夢輪袍雜劇。」按此劇會收於盛明雜劇初集中，與此本相較，曲文賓白全同；惟此本正目作二句，題曰：「王摩詰拍碎夢輪袍，韓持國正本中書省。」此本亦係單行原刻本，國內未見流傳，故甚可貴。

杜祁公看傀儡一卷 明，王衡撰。明刻本。僅一折。日本內閣文庫藏。卷首標曰：「杜祁公看傀儡雜劇。」按此劇亦收於盛明雜劇初集；惟正名則作「杜祁公親身真傀儡」，顧曲雜言所載亦然。餘悉相同。此為單刻原本，可稱珍品。以上三種雜劇，皆王衡之作，版式行款並同，想為一雜劇叢編耳。

行莊新調一卷 明，王應遴撰。天啓間刻本。僅一折，一冊，附刻於「王應遴雜集」之後。日本內閣文庫藏。佚存書目，頁九六箸錄。卷首有天啓丙寅新常道人題序。內題曰：「古越雲來居士編，友人新常道人訂。」此劇係行莊子度脫梁縣尹故事。按盛明雜劇二集中，有應遴所作「逍遙遊」一本，亦演莊子事，取與此劇相較，完全無異，即一本也。此為天啓原刻本，至崇禎間沈泰輯刻盛明雜劇二集時，雖採入此劇，然將正名更易焉。此劇原本，國內不傳，內閣文庫所藏者，殆孤本也。

易水歌一卷 明，葉憲祖撰。明刻本。凡四折，僅一卷，計一冊。日本內閣文庫藏。佚存書目，頁九五箸錄。卷首題曰「解園居士箸。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此劇衍荆軻刺秦始皇之故事。按盛明雜劇初集，有葉憲祖之「易水寒」一本，實即此劇；惟雜劇本之正名，此改題曰「總詩」，「餘盡相同。此係單刻原本，殊為可貴。」

清唐夢一卷 明，無名氏撰。明刻本。凡四折，一卷計一冊。日本內閣文庫藏。佚存書目，頁九五箸錄。此劇演賈員外之女，遇王生飲於門前酒肆，因王貌美動情，嗣由夢神撮合，成爲夫婦之故事。卷首計爲：(1)目成，(2)夢聚，(3)病訊，(4)姻聯。總目曰：「做小買賣的是店小二，結好姻緣的是夢遊神，害乾相思的是賈妹子，撞大造化的是王伸麟。」版式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卷首不題撰人名氏，疑爲萬曆間人所作。曲文，係用南北合套法。按此劇向未見戲曲書目著錄，國內亦無藏者，此則恐爲孤本，名貴異常。

三藝記一卷 明，無名氏撰。明刻本。凡四折，僅一卷，一冊。日本內閣文庫藏。此劇演劉方三姓孝義故事。畧謂：宣德間，北京管

下河西務地方，有劉老兒夫婦，無子女，設酒肆爲生。有京衛老軍方大者，携子宿劉肆中，旋以時疫病歿，方子無依，遂認劉爲父母，易姓劉。方實一女子，釵而弁者也。後有山東士人劉奇，爲劉翁所救，因亦拜翁爲義父。其後方劉二人，成爲眷屬，於劉翁夫婦，深致孝義云。此故事出於「花影集」及「燕居筆記」中「劉方三義傳」一文，敷衍而成。此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未題撰人名氏，當出於明季人之手。曲文，用南北合套法。按此劇佚存書目，頁九五箸錄。至於吾國，從未見於著錄，亦無流傳之本，蓋內閣文庫所藏者，殆孤本耳。

續離騷 清，嵇永仁撰。清刻本。不分卷，一冊。日本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會藏；係已故教授久保天隨氏之舊物。又，長澤規矩也氏，亦藏之。此書包括雜劇四種，計爲：(一)劉國師教習杜淡歌(二)杜秀才痛哭泥神廟(三)癡和尚街頭笑布袋(四)憤司馬夢裏罵閻羅。此本國內雖有藏者，然頗少見；長樂鄭氏輯印「清人雜劇」初集時，即係假於長澤氏所藏本，而付於影印者也。

不垂楊 清，汪應培撰。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益清堂楊氏刻本。不分卷，凡六齣，計一冊。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此劇演泌陽楊氏女子義烈故事。卷首有「丁丑秋日香谷居士識於菊潭精舍」之「不垂楊序」文，及「灤州陳志實撰」之「記泌陽楊氏女事」一篇。按此劇未見於戲曲書目著錄，雖有刻本，然流傳不廣，故亦不失爲一善本也。(未完)

麻袋記

寂園之北，爲醫學院之解剖室，固冤魂之所縈繞也。其東則與院之會館通。昨者，夜既深，燈已閉，余適在廁。出而童子告余曰，此北廊下一怪麻袋胡來乎。疑爲芳鄰所惠，而莫敢問鼎。俱落魄焉，余所居爲西屋，乃緊閉其扉。又恐或有飲器拋入，飲器者古頭臚之謂，爲之悚然。因復啓扉，半推半就，進退維谷。以火燭之，而後就寢。麻袋中果何物乎，黎明即有二夫役擡去，蓋今聖賢之典籍，無敢暫負責者，姑置之，以示慷慨云耳。噫，彼君子之德惠，大矣哉，因記之。時丁丑八月既望也。

活木

建設新文藝的各界宏論

本刊此次特擬三題徵求新界權威高見至編輯期截止所得宏論如左茲以收到次序編排謹藉此題
前深表謝意並對未編上本期之諸先生道歉
編者附識

1. 對今後之文藝運動是否有建設新路線之必要？那麼應取什麼路線？

2. 我國民所希望的或所喜歡的文藝是什麼？

3. 『中國文藝』應如何去親近民衆才能獲得民衆的支持？

希望能產生振起

民族精神的文藝！

立北京師範學院院長 齊宣先生

中國文藝社擬題囑供獻意見，筆

者向不擅於文藝，但在新中國步入復興途中，又值茲萬象更新之日，對此不無感想，故敢略抒管見，以作拋磚引玉之試：

一、文藝作品，是美化一國人民的史、地、語、文、政、教、習、俗

諸因素而表現其精神特徵的：因此，各代作品，均有其特質存在。我國年來頗致力於提倡新文藝和振興國學運動，立意均善，惜乎未能全顧當前的急務，故對今後之文藝運動，似有建設新途徑的必要。個人於文藝上，具



有三種願望：

1. 希望是振起民族精神力量的
 2. 希望是建築大公無私的道德規律的
 3. 希望是提倡並培植科學教育精神的
- 二、閱者需要流利的，趣味的，以及描寫倡導東亞民族精神合作和平運動方面的文藝。
- 三、「中國文藝」應以「言人之所欲言」引人注視未注意」的作品為目標，自能獲得民衆的支持。

希望能產生解脫民衆

精神上痛苦的文藝！

北京 武德報社編輯部

(一)今後我們的文藝運動，當然要建設一條嶄新的綫路，我們以為這未來的道路，應該奠定它的基石在「人生」的頂巔，因為我們同胞中，不論智識階層或是勞苦大眾，早已茫然

失所歸趨，摸不到他們的「人生」的標幟了！

(二)我國同胞現在所渴望的文藝作品，是能够解脫他們精神上的痛苦與饑渴的，除了這個原則，都會中的有閒家和頹廢者，也喜歡一些消愁解悶的玩藝兒。

(三)「中國文藝」如果想親近民衆，那麼它的內容就該讓民衆看了之後，發生感動與共鳴，以為那正是他們想說而說不出的話。如此它既接近民衆，而民衆亦願自動來支持它！

中國言成德，

歐洲言成功！

北京 古學院導師 黃賓虹先生

首題

文藝趨向，中國言成德，歐洲言成功，成功者，不過以能而止，時稱科學萬能是也。中國之文藝，尙猶以能為初步，由能而進於神妙，故畫

有神妙能三品。孔子曰：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言藝而文在其中，游藝之士必先志於道，道若道路，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道貴於行，行以依仁為要，而後可以成德，即游藝之正路，此數千年來聖道設教之方也。又曰溫故知新，能將舊道德溫得成熟，斯不難於建立矣。

次題

我國民情，平素安居樂業，言文藝者，故多喜靜，語云非靜無以成學。又曰靜者心多妙，而於浮躁率易之行爲，尤所切戒，是以息心靜氣，長久勞苦，而後可以練習成熟，涵養深醇，造就高深之文藝，否則氛囂之習，中於人心，輕舉妄動，無不顛覆，雖有聰敏之才質，不足恃也。

三題

文藝之法，本於自然，老子言聖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倫常日



用之事，各有秩序，循理而行，至為平易，不待矯揉造作，虛假偽飾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孔子之志，惟親仁愛衆之心而已，中國文藝，貴於舒和，不尚激烈，宜於委曲，非重剛強，有藹然可親之容，無望而生畏之意，自能四方響應，道一風同矣。

打倒文閥！

北京實報社社長 管翼賢先生

中國文藝社新年特大號來信向我徵稿，接到了這封徵稿信時幾乎無所措了半天，第一是因為自己的俗事把一些時間都給佔了走，想抽出一些閒暇去寫些東西簡直是不可能，第二是自己於文藝一門根本是個「門外漢」，就是寫了出來，恐也要落「隔靴搔癢」之譏的！

第一個問題——我們自然答說是有必要的，目前的文壇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過度時期，我們知道，過去的文壇幾乎是讓一般「文閥」們所把持着的，他們把文壇弄得烏烟瘴氣，我們今後應取的路綫也就是從「建設」入

手，負有復興文藝使命的人該提攜新進的作家們向建設的途上走去。

第二個問題——我們希望今後的文藝，是一種無黨派，無背景的純文藝，它能表現出人類的本性，反映出時代的精神來，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也就是我們所喜歡的文藝。

第三個問題——現在「中國文藝」在民衆間已然獲得「親近」的實績，今後如能多介紹一些有關人生的文字於讀者，毅然負起「復興中國文藝」的擔子向光明處邁進，則一定能更進一步獲得民衆們的支持的！

青年希望熱情作品！

青年呼聲週刊社總編輯 曹寶琳先生

我覺得中國一般青年所喜歡的還是有熱情的作品，所謂熱情可分為革命的熱情，和戀愛的熱情。革命方面所希望的是對黑暗勢力的暴露與痛擊，或指示以國家復興民族解放的途徑。在戀愛方面，是表現男女間高貴的感情，以此感情為鼓勵，使青年興奮地，勇敢地奔向成功之途，今後的青年文藝作者，即應朝此方面而努力。

這裏所指係一般思想前進而且對

文藝有些修養的青年，當然還有許多淺薄的，放蕩的，不知進取的青年，他們所喜歡的只是些享樂的，頹廢的傷感的作品，然而負有文藝復興的文藝作者們，對於他們這種不正確的思想却應加以糾正和指導。

希創造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

和新文明的路綫！

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講師 張劍鏢先生

一、時代是文藝的背景，時代進入新的路綫，文藝運動也當然需建設新的路綫。但是新的路綫是什麼？當然不是現今所謂的普的大衆與文化復古的路綫。現在的路綫是應當建設引導民衆走上堅苦卓絕任重致遠以求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和新文明的創造路綫。

二、為何時代是文藝的背景，文藝與他有着不能分離的關係？就是因民衆希望或歡迎時代的文藝；所以時代文藝也就因此產生。那麼現在我國所希望或喜歡的文藝是什麼？當然是以現在這個動亂的世界和動亂的自己國家的一切可泣可歌的事蹟和這新舊時代轉變中的一切問題為題材，契

機，引子所創造出來的新文藝。

三、「中國文藝」要求更進的去親近民衆獲得更多的民衆支持，當然是要從內容的改進能更應一般民衆的需要。一般民衆所需要的並非山海奇珍，而是任何人都不能缺少的普通糧食。所以「中國文藝」不必過求高深或偏狹學術的研究，當將普遍所需要的改進牠的素質，要使每篇每節都要與民衆的情感發生密切的關係，而得更密切的親近。這樣，自然能得更多民衆的支持了。

須多發表與民衆生活

有密切關係的作品！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我軍先生

1. 我國自從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的所謂文學革命運動以後，就沒有再出現過稱得起「運動」的文藝運動，所以今後如果有文藝運動發生，當然是取一種新的路線。至於「應取」什麼路線，這却無從說起。不過若把「應取」改爲「將取」，或者還可以大膽地說一句：這路線大半將由世界的文藝大勢和我國的政治經濟情況而決。

2. 國民所希望或所喜歡的「文藝」不知道是指內容而言或指形式而言，

所以不敢奉答。不過無論是指內容或指形式，也只能說出「個人」所希望或喜歡的是「什麼」——便是這，也未必容易說出。

3. 多發表與民衆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作品，自然可以接近民衆而獲其支持。

(廿八年十二月九月)

須與文化部門的

趨向並進！

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王石之先生

一、今後的文藝運動當然有建設新路線的必要，至於應取的路線，我以為是不能不同當前的政治，經濟等文化部門的趨向並進。

二、我國國民所希望的或所喜歡的文藝，是那些能描寫出他們的生活，和表現出他們的思想的東西。

三、如果「中國文藝」能切實的履行了上述的兩項答案，則得到民衆的支持是可能的，因爲那樣的作法正是先去親近了民衆。

須直取的路線！

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總務主任 張鳴琦先生

1. 建設今後文藝運動底新路線，不但必要，而且應該。所取的路線，

須是直線的，不傾斜，也不彎曲。

2. 我國國民所希望或所喜歡的文藝，當然是「中國」文藝，雖說也願意看一點兒「外國」文藝，像吃完了「支那料理」之後，想再嚐一「薩希密」（刺身）或「牛肉扒」一樣。

3. 「中國文藝」要想親近民衆並獲得民衆底支持，須時時刻刻地去認識民衆。

十二月十二日在藝專

宜遵孔孟之道中庸之途！

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講師 趙夢朱先生

1. 竊以爲欲挽危亡，先須崇正思想，當今新舊潮流參互錯綜，莫衷一是，欲求一般人士思想咸入正軌，仍宜以孔孟之道中庸之途，陶鑄而默化之，方可免于左右之傾，然思想何由而表現耶，固須於文藝運動中斤斤注意及之此即建設新路線之管見也。

2. 我國文化年代悠久，一般學者，咸富於審美觀念，雖不必以雕鏤爲工，而形式上內容上種々方式之美，似非此即不足以言文，故新詩雖提倡有人而和者蓋寡，由此即可推知一切也。

3. 我國大多數民衆，仍以孔孟之

道為依歸，語以近代新奇思想絕不能合其脾胃，倘如第一條所提新路線，向前邁進，必可獲得絕對支持也。

欲上軌道必自誠始自純始

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院教授 蘇民生先生
立北京女子師範學院文科主任

鄙人並非專門的文藝家，不過性喜文藝，偶有所作而已。自幼至今始終以做人為理想，其他一切俱隨此而決定而進退，蓋於不知不覺之間曾受古人全人教育理想之影響而結果對於任何文藝均不擅長，故無從回答此三問題也。茲僅將一時感想寫出，聊效獻芻以報教囑。

往哲有言「不誠無物」，又「誠於中則形於外」，又「言之有物」。文藝運動取何路線，殊難斷言，然其真上軌道必自誠始，自純始。近年文藝間有佳作而一般風氣仍不能擺脫感傷主義，即昔人所謂無病呻吟者是，不能擺脫形式主義，即昔人所謂弄文舞墨者是。如此作品無論其取何路線，亦不成文藝也。屈原離騷，亦宣傳單，亦無上文藝。陶淵明歸去來辭，亦歸隱的通告，亦絕妙的文字。兩者的價值都如朱子評陶在「真」字。我國民所喜歡的文藝就是這種文

藝，其他可以類推。又舉淺近之事為例，則舊劇如梅蘭芳之端莊雅麗亦有人捧，甚至白玉霜之善哭如杞梁之妻亦有人捧。

「中國文藝」欲得民衆支持，但看銷行最廣之報紙或雜誌具有如何的特色亦可了然。雅俗共賞是一標準。說什麼是什麼也是一標準。更具體言之，則「中國文藝」封面似乎過於「嚴肅」。蓋因紅黑兩色相對，而字體又勁厲故也。其次篇幅稍多。竊以為內容不嫌複雜而字數以少為宜。往年盛極一時之「語絲」「論語」等刊物可供參考。自外表觀之，「語絲」朴素而「論語」華美，然銷行之廣則不相上下。又其次則排列太密，此亦與前項有關係也。以上數點為鄙見所及，謹以貢獻，未識尊意以為何如？

在這時代裏的文藝

最要緊的是不可擺架子！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尤炳圻先生

四五個月來除欠下「中國文藝」的好意的債實在不少。時近歲暮，檢點一下過去的許多罪戾，真覺得補償

無方，却不僅對於「中文」而已。這大中文社送下了命題，並一再叮囑，別的文章不寫也能，這題目却非答不可云云。似乎是只要繳了卷，過去的帳也可以一筆勾消了，豈不大可感幸。只是這題目捉狹得很。但既已派定了非做考生不可，也罷，準備筆硯去也。好在這照成例看是祇要百字上下便似乎夠了。

在一切都已經標語化了的時代裏，文藝也自然不免此厄。在別國，不知道有這一套把戲，或者是才知道，所以竟以為新鮮有趣也說不一定，但在「我國民」，則此刻現在，恐怕是早已吃倒了胃，消化不動的了。及時把這種氣味從文藝裏面驅除出去，還他的獨立與夫自由，彷彿才是最合理最聰明的辦法。所以對於世間囂囂然着的什麼農民文學，戰爭文學，民族文學，乃至報告文學之類，不免有些茫然。蓋文藝之產生，斷不能如燒庫中之判官天馬類的糊製，先紮成一具醜陋的葦桿架子。如能這樣子用紙一糊便得，則其不陷於千篇一律，貌似神失者幾希。且絕經不住點戳，以其內容空虛，不堅實故耳。是假非真故耳。是造作非自然故耳。是

他而非我故耳。所以在這時代裏的文藝，最要緊的是不可擺架子——名士架子，官僚架子，愛國志士架子，乃至流氓架子，土匪架子之類是。而其根蒂，則在乎文藝之與標語須分家也。

文藝本來是生活的一部，他和吃飯睡覺一樣平凡，一樣不值得大驚小怪，也不必裝腔作勢。若果文藝與生活是合而為一的，則日出而作之句，豈不也極樸真，虞兮虞兮之歌也不失其悲壯，何必因其為農民生學或戰爭文學而唾棄下齒之乎。不過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可一而而可再的。求而得之，再而有之，則縱然藏之名山，也決不能夠傳之後世了。

我和你，你和他之間，個人的，家庭的，鄉土的；先天的，後天的；條件無一相同，所處所感，當然不會一樣。把這千變萬化的各個人的實感忠實而且巧妙地捕捉記錄下來，豈不才是最真實的文藝呢。豈不是唯有這種作品，才能博得讀者的共鳴呢。我愛一首半農先生所譯的西班牙民歌，云：

我到瘋人院裏
買到些理智

因為哲人家裏的
貨物早已賣空了

上而宇宙鬼神，下而蟲魚草木，豈不隨時隨地，都是生活的智慧呢。如此說來，話漸漸從生活的文藝，而走向文藝的生活去了。嗚呼可哉，就此打住。

十二月十五日

須站在大衆的立場

建設民衆的大文藝

美術評論家 一氏義良先生

一 中國的新文藝是不可以祇墨守在藝術至上主義的象牙塔裏，必須跨着東亞新秩序建設的路綫上，去共同合作，來完成這個新秩序。並且還要重新檢討事變前的新生活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及三民主義而推進那大潮流的必要，我確信這是中國新文藝應負的使命。

二 民衆歡迎與否是第二個問題，最要緊的，還是知識階級必須要有領導新時代民衆的信念之下，去豎立新文藝運動的旗幟

三 關於親近民衆的問題，自從梁啟超，胡適，周作人諸氏的運動以來已經舉了相當的成績，所以我們可

以再推進其運動，使其能够更進一步的進展，也是一個方法，爲此，胡，周兩氏自不待說，就是郭沫若丁玲及其他左派的文藝人，也可以招納到我們這裡來，站在於大局上，勇往邁進的去建設真實的大衆的文藝，這是我所願望的。

謹 賀 歲 釐

齊 宣 武德報編輯部
黃 寶 虹 管 翼 賢 曹 寶 琳 張 劍 鏗 王 我 軍 張 石 之 趙 鳴 琦 蘇 夢 朱 尤 炳 生 一 氏 義 同 翰 躬

翁森四時讀書樂歌

王希伯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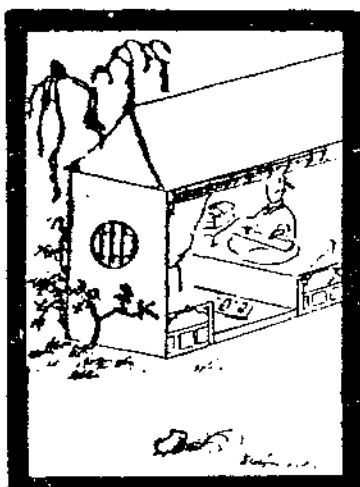
春

山光照檻水繞廊，
舞雩歸咏春風香；
好鳥枝頭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惟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
綠滿窓前草不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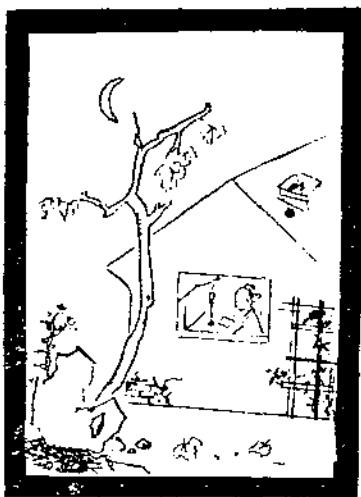
夏

新竹壓簷桑四圍，
小齋幽廠明朱曦；
晝長吟罷蟬鳴樹，
夜深燼落螢入幃。
北窓高臥羲皇侶，
祇因素稔讀書趣；
讀書之樂樂無窮，
瑤琴一曲來薰風。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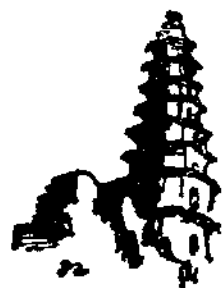
昨夜窓前葉有聲，
籬萱花開蟋蟀鳴；
不覺商意滿林薄，
蕭然萬籟涵虛清。
牀頭賴有短檠在，
對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々，
起弄明月霜天高。



冬

水靜木落千崖枯，
迥然吾亦見真吾；
坐對遺編燈動壁，
高歌夜半雪壓廬。
地爐茶鼎烹活水，
心清足稱讀書子；
讀書之樂何處尋，
數點梅花天地心。





讀初潭集

知者

「久欲得初潭集，畏其價貴不敢出手，去冬書賈携一冊來，少敵舊而價不出廿元，頗想留之。會玄同來談，又有生客候至，乃屬玄同且坐苦雨齋北室，即前此聽蝦蟆跳處，今已舖席矣，可隨意偃臥，亦良便利也。比客去，玄同手初潭集出曰，此書大佳，如不要勿即退還。——蓋自欲得之也。未幾全書送來，議打一折扣而購得之，尙未及示玄同，而玄同已歿矣。今日重翻此集，不禁想起往事，感慨係之，於今能與不佞賞識卓吾老子者尙有幾人乎。廿八年二月四日春夜，知堂記於北平。」

此是不佞題所藏初潭集的話，於今轉眼將十閱月矣。今日取出書來看，不勝感慨。玄同遇蝦蟆事在民國十三年，查舊日記七月廿五日條下云：

「陰，上午十一時玄同來談，至晚十時去。」又八月二日條下云：

「下午雨。玄同來訪，阻雨，晚留宿客房。」次晨見面時玄同云，夜間室內似有人步聲，何耶。我深信必無此

事，以爲當是幻覺，及客去收拾房間，乃見有大蝦蟆一隻在牀下，蓋前此大雨混入者也。尹默聞之笑曰，玄同大眼，故蝦蟆來與對耳，遂翻敬亭山詩咏之曰，相看雨不厭，蝦蟆與玄同。昔日友朋戲笑之言，流傳人間，衍爲世說，或有傳訛，實則只是如此耳。因題記語加以說明，念古人車過腹痛之感，蓋有同情也。

玄同和我所談的範圍極廣，除政治外幾於無不在可談之列，雖然他所專攻的音韻學我不能懂，敬而遠之，稱之曰未來派。關於思想的議論大抵多是一致，所不同者只是玄同更信任理想，所以也更是樂觀的而已。但是我說中國思想界有三賢，即是漢王充、明李贄、清俞正燮，這個意見玄同甚是贊同。我們生於衰世，卻喜尙友古人，往々亂談王仲任李卓吾俞理初如何如何，好像都是我們的友朋，想起來未免可笑，其實以思想傾向論，不無多少因緣，自然不妨托熟一點。三賢中唯李卓吾以思想得禍，其人似乎很激烈，實在却不盡然，據我看去他的思想倒是頗和平公

正的，只是世間歷來的意見太歪曲了，所以反而顯得奇異，這就成爲毀與禍的原因。思想的和平公正有什麼憑據呢？這只是有常識罷了，說得更明白一點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說出話來，無論表面上是什麼陳舊或新奇，其內容是一樣的實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燒，顛朴不破，因爲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是一句有常識的名言多麼誠實，平常，却又是多麼大胆呀。假如這是某甲說的，說不定也會得禍，幸而出於禮記，讀書人沒有辦法，故得幸免，不爲顧亭林輩所痛罵耳。

我會說看文人的思想不難，只須看他文中對於婦女如何說法即可明了。越縵堂日記補萃集上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條下記閱俞理初的癸巳類稿事，有云：

「俞君頗好爲婦人出脫。其節婦說言，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言，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妬非女人惡德論言，夫買妾而妻不妬，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語皆偏謫，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一笑。」李君是舊文人，其非薄本不足怪，但能看出此一特點，亦可謂頗有眼力矣。李卓吾思想的好處頗不少，其最明了的亦可在這里看出來。焚書卷二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中云：

「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初潭集卷三列記李夫人，阮嗣宗隣家女，阮仲容姑家鮮卑婢諸事後，加案語云：

「李溫陵曰，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歟。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聲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瑣者非恃才妄作，果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此所言大有見識，非尋常翻案文章可比。又卷四苦海諸媪項下記蔡文姬王昭君事，評云：

「蔡文姬王昭君同是上流婦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又記桓元子爲其姪女有陳玉臺一門，曹孟德爲文姬宥董祀，評云：

「墉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親親，曹公賢賢。嗚呼，曹公於是爲不可及矣。」書眉上有無名氏墨書曰：「上數條卓吾皆爲賢，乃欲裂四維而滅天常耶。」其

後別有一人書曰：

「卓吾畢竟不凡。」李卓吾此種見解蓋純是常識，與藏書中之稱贊卓文君正是一樣，但世俗狂惑聞之不免駭然，無名氏之批猶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之疏耳，其詞雖嚴，唯實在只是一聲吆喝，却無意義者也。天下第一大危險事乃是不肯說謊話，許多思想文字之獄皆從此出。本來附和俗論一聲亦非大難事，而捐介者每不屑為，致蹈虎尾之危，可深慨也。二月中題捫燭畔存中曾云：

「卓吾老子有何奇，也只是這一點常識，又加以潔癖，乃更至於以此殺身矣。」但只有常識，雖然白眼看天下讀書人，如不多說話，便也可括囊无咎，此上又有潔癖，則如飯中有蠅子，必哇出之為快，斯為禍大矣。

初潭集三十卷，萬曆十六年卓吾初落髮龍潭即纂此，故曰初潭，時年六十二歲。書分五部，曰夫婦父子兄弟師友君臣，又各分細目，鈔集故事有如世說，間附以評論。中國讀書人喜評史，往往深文周納，不近人情，又或論文，則咬文嚼字，如吟味制藝。卓吾所評乃隨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務為解放，即偶有指摘亦具情理，非纒然也。

卷十一儒教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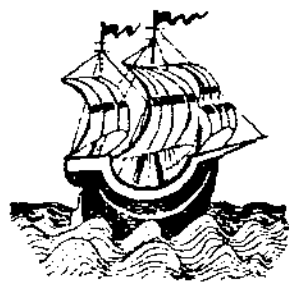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

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評曰：

「太管閒事，非子言也。」又云：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戴履，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餘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評曰：

「道學可厭，非夫子語。」據檀弓所說，這里說話的是曾子，不知何以寫作仲尼，但這兩節所批總之都是不錯的，他知道真的儒家通達人情物理，所言說必定平易近人，不涉於瑣碎迂曲也。焚書卷三童心說中說得很妙，他以為經書中有些都只是聖人的迂濶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此語雖近遊戲，却也頗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義，亦自不難辨別出來，如上文所舉，雖只是卓吾一家的看法，可以作為一例也。近來介紹李卓吾者有四川吳虞，日本鈴木虎雄，福建朱維之，廣東容肇祖，其生平行事思想約略可知矣，焚書亦已有兩三次活字翻印，惜多錯誤不便讀，安得有好事者取原書併續書景印，又鈔錄遺文為一集，公之於世以便學者乎。廿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賦得長生

芸 蘇

深切見想打電話來催索新年特大號的稿子，我想了三天，想不出一個題目來，拙內看我着急，就提醒我說：你前期寫了一篇關於死，文雖不能算壞，但是活生生的一個人，甚麼不好說，而偏要說到死去，未免令人心裏起疙疸，原該啐你兩口，消消晦氣，好在將功補罪，機會還多，下期是新年號，你該說些吉祥的話了，我替你出個題目，叫作「長生」，你看如何？我仔細思量，新年說吉話，正是應景的文章，而況家有賢妻，善頌善禱，怕我說死，要我長生，我其可以不謹遵閣令，來寫一篇賦得長生之文乎？

在沒有動筆之前，我記起了一段笑話，說是有個臭嘴的，好說不吉利的話，有一次，他街坊的一個老頭，生了一個頭胎的獨生子十分歡喜，滿月之時，備辦酒席，宴請親友，這個臭嘴的也在被邀之列，在他要去赴席的時候，許多人都警告他，千萬不要胡說霸道，以免觸人忌諱，這個臭嘴的此次真是值得誇獎，果然終席不發一言，大家正在喜歡，可時當他臨走的時候，却聲明說：今天我一句話也沒敢說：萬一這個孩子得了甚麼急病死了，可不能怪我啊！我賦得長生這個題目，原想藉牠來發揮些吉祥話，以足滿閣中的要求，可是狗嘴裏能不掉出象牙來，却是一點把握都沒有，只好寫着瞧吧。

人生多久，纔可說是長生？我們先來替他找個界說吧。據日本德川時代的大儒貝原益軒八十四歲時所寫的養生訓說：「人生百年以爲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六十以上，可謂長生矣」。貝原益軒是個清心寡慾的賢人，所以對於壽命，也不敢有甚麼奢望，活上六十年，就說是長生，似乎有點標準過低。按現代生

物學家的說法，生物的壽命，大都是五倍於牠的生長期的，例如象三十年完成生長，所以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駱駝八年，完成生長所以可以活到四十歲；由此類推，人類二十五年，完成生長，照理應該有一百二十五歲的壽命，所以六十而死，只可算作半途而廢，那能謂之長生？但是人類爲甚麼都不能達到他所應達的壽域，而多未及半途就斷天折呢？對牠的說法，雖然很多，但根本原因，是逃不出五千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岐伯所發見的。黃帝內經素問說：「黃帝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依岐伯所說，人所以半百而衰，並非由於先天的不足，而是基於後天的失調，老子說：「人命在我，不在乎天」就是這個意思。

人的壽命，既然在我，不在乎天，則想些法子，把牠延長，豈不甚妙？不過天下的事，總是利弊相半，沒有絕對好的，昔有一人向一長壽老人，請教長壽的方法，老人就把他那不這樣，不那樣的那些戒條，列舉給他聽，這個人聽完之後，大失所望說：我想多活幾年，原是想多享點福氣，既然不能這樣，不能那樣，我活牠做甚？由此看來，截長補短，兩相抵消，多活幾年，未見得撈了甚麼

便宜，少活幾年，也未見吃到甚麼虧損，何必斤斤計較呢？且壽命過長，毛病也多，兼好法師說：『遍觀有生，唯人最長生。蜉蝣及夕而死，夏蟬不知春秋。倘若優遊度日，則一歲的光陰也就很是長閑了。如不知足，那麼雖過千年，也不過一夜的夢吧。在不能常住的世間，活到老醜，有什麼意思？『壽則多辱』，即使長壽，在四十以內死了，最為得體。過了這個年紀，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羣中胡混，到了暮年，還愛戀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至可歎息』這幾句平淡的哲理，說得實在娓娓動聽，難怪錢玄同先生主張人到四十，就該銷斃。唯是大限未到，只好任其自然，要用人工去催促，似也大可不必。昔日本戰國時代有個武將叫作石田三成，一戰敗北，身被擒獲，護送途中，染了赤痢，訴渴求水，適因附近找不到水來，衛士乃給他柿乾止渴，三成以柿乾傷身，拒而不吃，衛士笑說：『明日就要殺頭，還怕傷甚麼身？』三成答說：『天下事尚多可為，未被殺頭，何可先尋短見？』三成所說的，雖似卑怯，却也含有一面的真理，正好鍼砭錢先生的謬見，實在未可厚非也。

人間萬事塞翁馬，長生也是逃不出這條公例。多活幾年，有人可沾牠點光，有人也就不免受牠些害，古人有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下土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假有誰知』，有個周公因不死得以洗刷冤枉，就有個王莽因不死而致暴露劣跡，可見仍是利弊相半的。嘗讀漢明帝的養老詔，得知三老李躬，五更桓榮，皆叨了年歲的光，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心甚羨慕，以為像現在這個鬧米荒的年頭，每包米以五十幾塊大洋的代價，輾轉託人，還怕購買不到，如能熬成三老或五更，每年有此二千石的祿米，來居奇賣，豈非馬上可成富翁？可是後來讀了綱鑑，看見梁武帝身為皇帝，活到八十餘歲，不找個適當時期，早點龍馭賓天，而要等到侯景作亂，被困臺城，纔活活餓斃，則又覺得活得太久，也未見得就是幸福，秦皇漢武幸未得到真的長生藥，不然豈能保其不做梁武的老前輩，四年前大公報載了一條漢口專電，謂：『鄂省老會第一老人一百〇一歲老翁朱輔臣因受旱災淪為乞丐，教界聞人呈請當局公養』，害得知堂老師大做文章，深歎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可見上自皇帝，下至黔首，都有長生不如短死的好例。

聽說日本東京府下西多摩郡有個村子叫作檜原村，是以出老壽星馳名於世的，據前年年末的統計報告，全村人口五千七百三十五人之中，耳順和古稀，數目之多，先不用提，光說八十歲以上的人男的就有一百二十八名，女的有三十一名，計為五十九名，可是壯丁的數目，却成了反比例，是非常稀少的，好在只是少數的地方發生這種現象，如果全國各地盡皆如此，豈不於『聖戰』上大生阻礙？如此看來，則太過長生，不但於個人無益，而且於國家有損了。孔夫子提倡中庸，實是萬古不渝的真理。

壽命之有無價值，在乎人之能否活用，不在乎期之是否短長。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人活七十年，我活百四十一』悠然樂生，雖短猶長，如若雞鳴而起，燕燕為利，唯恐日之不足，則雖活上百年二百年，勞碌終生，又有甚麼滋味呢？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中江兆民居士，患了喉頭痛，問醫師尚有幾許日月可保，醫師謂可再活一年半乃至二年，兆民居士於是大徹大悟，著了一本『一年有半』，在其卷頭說：『一年有半，諸君謂其短促乎，余則極謂悠久也。若欲謂短，則十年亦短，五十年亦短，百年亦短。夫生時有限，死後無窮，以有限比無窮，非短也，乃自始即無也。若於有且樂，則一年有半，豈非優足利用乎？嗚呼！一年半亦無也，五十年亦無也，我儕乃是虛無海上孤舟耳。……故一年之於余，乃壽命之豐年也』。兆民居士這些話，雖不免有『瘦我瘦』之嫌，然其利用餘生之積極性，却極可取法。我們對於壽命之短長，實在無需多所計較，而應於天所賦予的有限時日中，盡量利用，纔是道理。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希冀長生，乃是人之常情，原也未可厚非如能像陸放翁『八十三吟』所說的：『自愛安閑忘寂寞，天將強健報清貧』，優悠閑適，去享受他那『眼明可數遠山疊，足健直窮流水源』的暮年清福，也是值得欣羨的。可是若像應璩詩所說，自知『醜人所惡』，却去『拔白洗髮』，未免無聊；這猶如舊劇中甘露寺所演的劉備，挑了好幾擔的四川土儀，去向喬國舅換來一包烏鬚藥，以備化粧去給人和看新姑爺，同一老不知恥，又要惹人笑話了。所以據我所見，既要長生，就該活得得體，否則不如短命，省却在人前丟醜也。



三事妄談

書 閣

鬼狐故事，談者甚多，然率愈奇愈偽，第可作爲酒後茶餘之談料，未可遽以爲信也。惟余所聞，固多子虛，而亦有其事未遠，且有可徵，雖不能信而不疑，亦不可盡斥爲非者，茲妄談於後，以博達者一哂焉。

夜 遇 死 友

豫東各縣，人死之次夕，習俗率製紙轎車馬之屬，由孝子伴同僧道，送至十字路口，舉火焚化，俗謂『送路』；其意蓋恐死者靈魂，戀家不去，資以車轎視其急赴天庭也。余季父雁軒公，素不信鬼，見齊諧記聊齋志異子不語等書，輒斥爲妄誕，嚴禁子姪瀏覽焉。公尤以膽大自負，凡荒坵野刹，相傳多鬼交口稱畏之所，公無論風晨月夕，恒孤身憩息於其間。所居村在雍邱城東十二里，中隔惠濟河。惠濟河者，其上游自中牟縣北由賈魯河分支東南流，經開封陳留杞縣，至睢縣納淮河，東南至鹿邑，納渦河，又東南至安徽，以入於淮，河深約五六丈，寬約六七十武，自道咸之際，上游激塞，成爲枯河者，已數十百年矣。公採芹之歲，一日因事赴城中，及事畢已星河橫空，友人留宿不果，月夜行野，萬籟俱寂，此在公爲常事故處之澹如也。行抵惠濟河內，忽迎面來一人，至則乃識爲童時同窗孟傳選君且爲本年同案游泮水者，居村相距僅里許耳。公當問以夜深何往，孟但唯唯，不辨其辭，且唯且行，剎那間已彼此相錯，公急回首復問，竟無所見，當時亦不爲異。比登河岸，遙見孟所居村，距村頭半里，火光熊熊，並有僧人嗒咒聲，始恍大悟，孟昨已與世辭，火光咒

聲，殆卽與孟『送路』者也。不禁悚然，急奔至家，喘喘不能出語，自茲不作無鬼論矣。次日孟家，詢孟臨危所着服色，乃與所遇，莫不符合，益信夜遇者，確爲孟之靈魂。然人死爲鬼尙有共說，至『送路』之舉，不過爲一方陋習，與死者靈魂，決無關係，但就此事證之，是『送路』祝靈魂離家之說，良有以也，揆諸事理渺茫已極，惟公素惡言鬼，所言決非欺人，姑妄誌之，以就正於有道。

吹 簫 引 鬼

鄉前輩侯汝承先生，字意園，吾豫知名士也。游宦河朔，三十餘年，以工詩善畫，收藏鑑賞，蜚聲公鄉間。晚年以所蓄歷代官印，成意園官印八卷，體例之嚴，考證之精，與雲之兩轡軒外，無與倫比者。先生以喜考證，故凡事之稍涉荒誕，卽實有其事，苟無佐證，皆不置信；惟於其族弟侯汝璧君曾因吹簫引鬼事，事雖不經，則謂確非虛構。按汝璧世居杞縣城東北距城約六七里之侯莊，善寫蘭，喜吹簫，人今尙在，年約甫逾不惑，當民國癸丑之四月，麥穗已黃，其粒雖已可食，而收穫則爲時尚早，貧者每於此際，夜出竊採，地主爲預防計，亦僉於斯時夜巡隴畝間，汝璧雖讀書人，而以農爲業，故亦不時夜出，以補佃人防之不及，一夕以木杆荷被單，手持竹簫，徐步至野，覺風清月朗，田麥隨風搖曳聲與守麥童子曲聲相唱和，遂隨興之所至，以被單鋪地，盤坐其上，置杆於旁，吹簫以遺其興。無何有村童十數，先後自四方田中來，圍坐相顧掩口而笑，蓋皆樂其簫聲者。汝璧

不與語，惟怡然自得吹興益豪，久之童曰：此處地勢不佳，何若赴我田頭之高坡上，覆有茅棚，中置繩榻，且五罐中蓄有冷水，地愈高風愈爽，簫音所送亦愈遠，坐繩榻上，有水可得滋潤，顧不勝於此地乎？一唱衆和，有擢汝壁起者，有代携木杆被單者，汝壁時不自主，欣然隨衆往。至則果如童子言，衆童請汝壁就榻坐，並代置木杆於榻下，搭被單於茅棚之橫木上，已乃復吹其簫，初則樂極，久而韻焉。不惟忘却夜來守麥事，即圍坐之十數童子，亦非汝壁心所能知，目所能親矣。俄爾覺臂部作疼，聽有農夫驅駒聲，凝神自視，則危坐於祖塋中，高可二丈餘，石柱上頭之望天猴上，蓋侯氏爲吾杞望族，距汝壁居村之里許，有侯家墳者，爲明末所勅修，耐葬之墓，多至千百，中植楊柏，密不見日，塋前石器，若石獅，石象，石人等，多至數十種，最高者卽石柱，上踞石猴，作昂首狀，故俗稱望天猴，是時東方甫白，塋樹陰森，汝壁駭極而號，聞者疑爲鬼聲，畏不敢往，殆該塋相傳多鬼，夜經其旁，胥望而生畏也。稍頃聲益慘，聞者益衆，天亦益明，始敢往視，扶梯救之下；汝壁備述所遇，皆謂聞聽者，悉塋中幼鬼，非村童也。尋所携物，木杆橫插所坐石猴之腿際，被單則高在栢樹枝上矣。時意園先生適因事回籍，初以爲妄，繼遍詢當時往救者，所云愈同，或疑爲汝壁攀其上，藉以驚人，實則其人，不惟無登高技能，且素膽怯，深夜一人，決不敢徘徊塋中也。至其膽既怯，而又高坐，竟無顛墜之虞者，以鬼皆同姓，冥冥中加以阿護耳。

狐女報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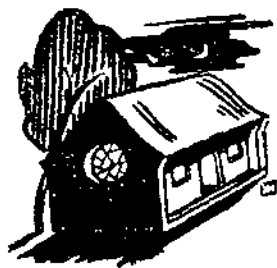
余鄰人有潘詩新者，現年六十餘，清光緒季年之武庠生也。年二十許時，已娶妻生子，一夕獨臥忽夢一女子來，自言願陪枕衾，醒以爲夢，不介於懷；嗣夢益勤，頗厭之；如是月餘忽於未睡時推戶入，復伸前請，且自云爲狐，至所以願委身於潘者，蓋代其父，報潘尊人，於某年月日拯救之恩也。潘駭極婉拒之；時

潘尊人尚健在，次日潘即超堂上，詳稟所見，並叩拯救狐父事，其尊人百思不能記憶，惟憶二十年前，種瓜數畝，瓜熟時，曾攜瓜棚以爲看守之所，某日忽大雨如注，雷聲尤厲，無何有野犬來臥身旁，而雷聲益急彷彿悉在瓜棚左右者。須臾，雷息天霧，犬則繞瓜棚一匝而去，或者此犬即狐之父，斯時應遭雷劫，賴臥潘尊人身旁，而有所顧忌，始得免於難耳。然以人狐之異，終不敢允狐所請，不謂自是，日夜作祟，怪異百出，潘氏不勝其擾，乃許婚焉。行婚禮時，鄰人觀者如堵，惟第見新郎一人行禮，未親新娘究何在，故此時多有疑潘故作伎倆者。婚後潘之閨家，皆忌他人問狐事，其家亦無他異，惟鄰家什物，時不翼而至潘家，且潘之家計，出多於入，而反年有餘裕，今則已稱邑中巨富。蓋狐迄今猶在其家也惟余頗不信，但有一事，亦頗稱奇，當民二十年夏，余乘暑假返杞，適潘堂弟，被匪劫去，索價數千元，岌岌有破產之虞，鄰人有勸被劫者之妻，請潘求狐營救者，果如鄰人勸，日往叩求，二日後，潘告其弟婦云：今日吾弟當脫厄，及夕被劫者果回。自云在匪巢中，以繩緊束雙手，兩耳塞以綿絮，眼則貼以膏藥，其苦萬狀；不謂昨夜繩忽自開，用手去耳目障物，定睛視之，一油燈如豆，匪頗多而皆熟睡，遂竊逃以脫於難，愈云皆狐之力也，非然者何潘得以預知哉？且潘之預言，在被劫者未歸時，已傳遍閭里，余亦聞者之一，故不容不置信也。

此類傳說，余聞尙多，惟上列三事，比較可稽，然際茲文明之會，卽此已貽迷信之譏矣。

恭賀

新禧 曹亞民 鞠躬



書境

謝剛主

偶讀況夔笙蕙風詞話，最喜其論詞境一條，他說：

『人靜簾垂，鏡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據梧暝坐，湛懷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悵觸，於萬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三十年前，或月一至焉，今不可復得矣。』

王靜庵師人閒詞話，可算體貼詞境，一部妙書。他論詞的境界，較況氏所說，尤為鞭辟入裏，無微不至。我想宋代詞人佳句。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等句。活脫寫出來暮春，和寒郊的境界。唐人詩中，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雨中山果落，鏡下草蟲鳴。』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等句。非身歷其境者，不能為此語。我嘗以為詞有詞境，詩有詩境。那麼，讀書作文，也當有書境。

人們整天價奔走在謀衣謀食，書且不能讀，那能體貼到讀書的境況。有一位朋友（像一個有名的著作家）曾經對我說：

『夜已深了，客也散了，太太和小孩都睡著了；那時我才開始動筆作文，慢慢的恢復到書生生活。』

像以著述為生的人，尙且感覺到讀書的困難，那麼奔走衣食的人們，更是談不到的了。所以周星譽鷗堂日記上說：

『更殘籟絕，閉門獨坐，日間所厭見之人，厭聞之事，一皆不至；即素所願見願聞者，亦復思之不得。一鏡晃晃靜，與夜氣往來，瞑坐對之，覺此心曠然，初無著處，惟記明日尙有飯吃樂不可言。——喫飯原是人生一最無益事，所以急於謀食者，亦謂不食便要餓死，餓死後，便溘然與草木同盡，不能勾當自家本分事耳。』

回想我當十三四歲的時候，隨侍家大人在碭山縣署中讀書，渾渾噩噩的一個孩子，尙感不到餓死的可怕。我的業師為銅山梁雲蓀先生，他教我的是公羊傳，史記，古文辭類纂，唐詩別裁集等書。他主張的是今文家法，每拿公羊家說，來講太史公的義法，有暇的時候，並且略為講述一點佛家十宗的要旨。公羊義法和十宗要旨，我現在雖然忘記了。但我還深切的記得，書房是在衙署的西偏，書房的後面有一塊空地，我和弟弟用土堆了一個土臺，散學以後，正當黃昏時候，我同我弟弟同登到土臺上，可以看見牆外有一道長隄，隄上來往的行人，和隄邊幾棵楊柳。等到家裡人叫我們吃晚飯，我們才回去。書房前面有一個小小的花池子，城外賣花的老王，年紀已經七十多歲了，嘗帶點指甲草，雞冠花，雁來紅之屬，栽在我們的園裡。可

憐我祖母每月給我們一塊錢的零用，每月總要叫老王騙去五六十大錢，其餘還積蓄起來，寄到上海去函購書籍。我曾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積了六七元錢，去到北京都門印書局函購了一部徐氏集評古文辭類纂，至今尚藏在寒齋的書架上。每到吃完夜飯以後，我與我弟弟就該上夜學了。夜學的功課，是讀古文和唐詩，兄弟二人和老師盪然一燈，圍在一個桌上讀書。晚課畢後，老師還要給我們講一點佛喻和詩文的妙理，我彷彿感覺到已經入超人的境況。那時我最喜歡讀的是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柳子厚墓誌，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和杜陵的公孫大娘舞劍器行醉歌行，茅屋為秋風所破秋興八首諸將五首等類。回想起來真是我們兄弟幼年黃金時代，也是在那時稍立讀書的基礎，我不能不感激本師梁雲蓀先生。

父親在礪山交卸以後，我們兄弟就由河南來北京上學校，雖然學校的功課很忙，然而風晨月夕，一個人無聊的時候總不忘讀古文。還記得我剛結了婚，岳家是住在南京的。有一年暑假我同着愛妻一同到岳家去。在旅行期間僅帶着一部吳評古文讀本。每當秋月皎潔的時候，我一個人躲在書齋裡，去念古文，旁人都笑我是一個書呆子。我嘗以為文學這樣事情，優美的作品已經被古人說盡了，除了創作另當別論外，我們實不必力勝古人，只要能把古人的代表作品盡量的欣賞，已是我們無上的幸福。當時我很想發憤選一百篇最優美的古文，和一二百篇詩能慢慢的咀嚼着，這我就如願已償了。——一直到現在我仍喜歡讀古人的詩詞，雖然我是於詩詞為門外漢，可是我讀詩文之癖仍不稍衰。一天的事情辦完了，砌上一壺好茶，燃著一椀紙烟，讀幾首吳梅邨的歌行，真是有無限的感慨。或許夜間睡不着，默誦幾句杜陵的詩

『秋水綫深四五尺
野航恰受兩三人』
我彷彿就像乘着小船飄泊於五湖三泖之間不久就入睡

鄉了。

我喜歡作史乘考據之學，彷彿是在北京讀書的那一年，偶然在東安市場買了一部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和梁任公師的清代學術概論。把書買回來，置在書案上，用了一天的功夫，按下心去讀，越讀越感着興趣，一口氣把他讀完，讀完了以後，把書本合上，默默着逐次的想，我才知道有吳中學派，皖中學派。清代樸學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我對於學問的興趣，是喜歡用綜合和歸納的方法，來研究史學，而不甚注意於文字訓話之考訂，這是我不可諱言的事實。後來把——漢學師小記讀完，我就開始讀史學考據之書。我尤喜歡讀的是黃梨洲明儒學案和南雷文集，和全謝山的鮚埼亭集，所以引我治明代史學的途徑。

我常以為研究學問，以我的經驗，總括起來可分為兩類：一為有意的組織，一為無意的創獲。

何謂有意的組織？讀書不是從頭到底讀過去就完事的。每見一般人讀書，從頭到尾讀完了以後，書仍是書，我仍是我，一點得不到。受用和益處，所以古人讀書，必須有札記，把你注意的地方，都分類記不來，再綜合起來，作一有不統的研究，昔人著述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權，多為此類。我現在舉近人著述作一兩個例子：

例一：例如陳援庵先生所撰的元人西域華化考，和湯若望與木陳忞，兩篇論文。一篇是記元代西域人受中國文化之薰陶；一篇是記順治帝出家故事：都是在各書上找了不少不同的材料，用容敏的眼光：真確之判斷，把他綜合起來，成一篇有系統的論文，其他如王靜庵師之周清真逸事，孟菴孫之清三大疑案考實，及香妃考都屬於這一類。

例二：例如近人顧頡剛先生所撰漢代學術史講義，我們讀漢書五行志是感覺乾燥無味的，但是顧氏由漢書所述五帝德前後名位之不同，而後知知識偉之學是依附王

莽諸輩所偽造的。把極乾枯的史料，來解決吾國極大的問題。猶如王靜庵師所撰殷周制度論，先公先王考，秦郡考，漢郡考，發前人所未發之覆，在吾國史學上放一異彩。顧氏此文，雖不能如王先生之精審，但是他的考古精神，是與王先生有同等的價值。

由這兩個例子看來，我們只要有勇氣，一直作下去，總可以得一條道路。因此在歷史上各種問題，如輿地沿革哪，職官變遷哪，社會風俗哪，不論他題目如何複雜，數目字如何繁多，我們如果能得到他的結論，就好比解決了數學上極難的題目，這是怎樣快樂的事情呀！

復次：我們再說無意的創獲，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有意為文所得的材料，但是讀書，豈能先立問題，而後讀書，有許多新鮮的問題，往往是在無意中得到的。還記得去年搜輯綏遠通志的材料，本來打算要找西北民族在何套內的沿革。偶然閱晉書苻堅傳，並沒有什麼關於何套之資料。可是猛然看見有這麼一條上面寫著是：

「苻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持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俱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禁中无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无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這一件事，本來於本題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我於無意中讀了這一件故事，心中就非常的高興，又如我讀魏書太祖紀而知太祖服寒食散而致疾。讀徐野君尺牘新語釋道門，所載釋通瑒與竹林山主箋與全巷上座箋釋道恣復淨遠禪師札，文字澹雅足以補充陳援庵先生所撰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述道恣文學優長能感動順治帝出家的話為可信。讀考據之書，譬如吃橄欖，愈嚼而愈有味者也。

書呆子總是書呆子，偶然喜歡讀一點詩文，看幾本閒書，便就沾沾自喜。雖然長了幾歲年紀，知道挨餓之可怕了；但是在忙於衣食當中，只有學我的朋友，趁著山妻弱女，睡著的時候，寫了這篇書境的文字，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夜深二時草於舊都之儲書堂。



愁人夜獨傷
滅燭臥蘭房
祇恐多情月
旋來照妾牀

(芝作)



談歌謠與詩

王 楚 材

黃帝時，沮誦，倉頡創造文字，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當時文字，皆指單字而言。迨至帝堯，始連綴成文，謂之堯典，內中所載歌謠，不講音韻，隨口吟成，係自然的音響，心中鬱結，得以發洩而舒暢，咸謂天籟。莊子云：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此即歌謠的濫觴，而詩的始形也。繼之詩經所載里巷歌謠與朝廟樂章，凡三千篇，至孔子刪為三百一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及頌四體，字無定數，或兩字一句，或三字一句，或四五字一句，或六七字一句，句亦無定律，或三四句一篇，或五六句一篇，或十餘句一篇，或數十句一篇，此即詩的濫觴也。茲特將歌謠與詩，約略分述於次：

甲，歌謠：歌，詠也，謂長引其聲也，書云：歌永言，謠，徒聲歌也，詩云：我歌且謠，大抵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凡憑虛構辭謂之謠，如俗所謂謠言謠傳。堯時康衢老人的擊壤歌云：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又後漢廉叔度為太守，不禁民夜作，民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長安童謠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晉元帝紀載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又如：月子彎彎照九洲，幾人歡喜幾人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又如：六月六，燒火弗發綠，九月九，蚊蟲叮石臼，又如：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

春，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即後世所謂謠也。至虞書所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度事康哉，又南風之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夏書載五子之歌，云：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禹時樂歌，金木水火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楚屈原因作九歌之曲，凡十一篇，即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是也，介之推因晉侯賞從亡者，未及其祿，特作歌云，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孟嘗君之客馮驩彈鋏歌云：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漢高祖的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楚項羽的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又如李延年歌云：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後漢梁鴻東出關過帝京，作五噫歌，云：陟彼北芒兮噫，願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梁武帝時，釋法雲三洲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鞍將樂共來，長相思，又樂府折楊柳歌，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盧全謝孟諫議茶歌云：七盤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謝莊歌云：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此即後世所謂歌也。

乙，詩：詩的體裁，約而分之，計古體詩，近體詩，

試帖詩三種，一，古體詩，不但用平韻，或用仄韻，或轉韻，或不轉韻，均無定則，即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字數無限制，每篇句數亦無限制。至詩的七言句，起於漢武柏梁臺詩，如七古七絕七律七排皆是，五言句，起於漢之李陵蘇武，如五古五絕五律五排皆是，韓愈詩云：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實足證明五言詩自蘇李始。二，近體詩，自梁沈約倡平上去入四聲，撰四聲韻譜，詩始有音律，唐初，分五七言律詩，五七言絕句為近體詩。三，試帖詩，唐制帖經試士，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一行，裁紙為帖，謂之試帖，故唐以後，科舉時代，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賦得二字，亦謂之試帖，其詩或五言七言，或八韻六韻，皆以刻畫為工。後人又以古近體詩及試帖詩，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以唐初至開元為初唐，開元至大曆為盛唐，大曆至太和為中唐，太和以後為晚唐，其中名句極多，搜羅不盡，特約略錄之，以見一斑。古體詩，懷古，李商隱詩：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送別，李頎詩：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寫景，孟浩然詩：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烟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寄友，李白詩：遙見仙人采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豪壯，岑參詩：上將擁旆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清苦，杜甫詩：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綺麗，杜甫詩：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悲哀，杜甫詩：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狂吟，元結詩：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邱，酌飲四座以散愁，詠物，韓愈詩：山石

拳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怨恨，白居易詩，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雲霧，惟將舊物表深情，幽野，王維詩：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近體詩，懷古，李白詩：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劉長卿詩，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月斜時，司空曙詩：鵲路江楓暗，宮潮野草春，送別，李白詩：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李頎詩：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高適詩：青風江上秋帆遠，白帝城邊古木疏，寫景，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造理，許渾詩：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李商隱詩：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典重，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杜甫詩，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奇偉，杜甫詩：霜蹄千里駿，風翻九霄鵬，韓翃詩：山色遙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綺麗，白居易詩：舞鬟金翡翠，歌頸玉螭蟠，王維詩：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刻琢，李商隱詩：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豪壯，沈佺期詩：閭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王維詩：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清苦，杜甫詩：惟收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韋應物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幽野，王維詩：漠々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商隱詩：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共月光寒，人名，王績詩：草生元亮徑，花暝子雲居，元稹詩：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地名，劉長卿詩：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試帖詩，則僅講求四平八穩，專為博取科名之用，毫無工夫，素為詩人所鄙棄。其他如魏文帝嘗令其弟植，七步中作詩，如不成，行大法，植應聲便為詩云：煮豆持作羹，漉豆以為汁，其

在釜底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王祭張載均有七哀詩，即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鼻酸而哀，唐明皇試史青以除夕，上元，竹火籠等詩，應口而出，五步成詩，元稹嘗謂撰成十體詩，為古諷，為樂諷，為古體，為新題樂府，為律詩，為七言體，為五言體，為律諷，為悼亡，為豔詩，李白的三五七言詩，如：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均係詩人的佳話。至唐以後，宋元明清的詩，一遵唐人禮法，茲篇則不具錄耳。



葵藜

王代昌

像是換了一個新生命，自從找到職業以後。

覺得舊日的一切，都浸在黑暗中，尤其家裡上下人對自己的輕視，簡直沒有一個可親近的人，可是，現在我找到了職業，我能够離開家庭每天十幾點鐘，身上輕鬆了許多。

三個星期以前，由到差那一天起，便另換了一個新日記本，天天晚上回去，不屑把外面的事，一句一句對家人說，只好都寫在日記本上。

公事房裡，只有我一個女職員，雖感到單調一些，却不怎樣寂寞。

他們都很喜歡開玩笑，有許多我听不懂的話，而他們却笑得前仰後合，一邊笑一邊望着我，我倒莫名其妙。

到差的第一天，陳科長告訴我，一切听方秘書指導，因為我的職務是書記；天天到方秘書桌上問一問：「有甚

麼抄寫的？」方秘書總讓我在他對面坐一坐，談些不相干的話。

「其實沒甚麼可抄寫的東西，這張報上的社論，對我很有用，請你替我抄下來好了。」

差不多每天只抄一兩段報上的稿子，清閒得很，不過，我不明白，那兩個男書記為甚麼總在一旁罵，罵這個社會的不平。

這個社會，有甚麼不平？

他們固然也很忙，但他們有空閒時候大開玩笑，並不是一天總伏在桌上寫字。

李科員很漂亮，隔三天總要洗一洗頭，他大概也住在西城，常在電車上遇見我，那天下班以後，又在電車上碰見李科員，他和一位同事在一起，我們隨便談了些局子裡的瑣事。

第二天，上班以後，發現滿屋子裡飛紙條，紙條傳到哪個桌子上，哪個桌子上的人便立刻有一陣笑。

「好，一見鍾情！」

「老李好福分！」

「怨不得下班就走呢！」

「怪不得三天便洗頭理髮！」

我看見李科員躁腳走開，一直進了陳科長的辦公室，待了一會出來，穿上大衣就走出門去。

方秘書像很動氣，把筆往桌上用力一扔，撇着嘴。

滿屋子裡面議論紛紛，細碎的語聲，辨不清都說些甚麼，自己覺得臉上發起熱來，心在跳動。

晚上，拿出日記本，不知寫些甚麼好，想把白天的事寫在上面，如果日記被人家看見，或者又該輕視我。

他們輕視我，是認為：「女子不能够在社會上求職業」，換句話說，也就是：這個社會上決對沒有女子正當的職業可求。

前天，照舊去上班，又照例到方秘書桌前，問一問有甚麼工作分派，方秘書冷冷的答了一聲：「沒有甚麼」，連頭也不抬。

同事們都用驚異的眼光望着我，望着我笑，使我如坐針氈，不知兩隻手往那裡放好。

沒有事情可做，也做不下去事情，只找了一張當日的小報，翻來覆去的看，連廣告全都看到，看完，任何東西也沒有記下來。

四下裡，滿是噁噁的笑聲，酷似鬼叫。仔細注意李科員的行動，見他只低着頭辦公，下午很早便走了。

昨天，陳科長把我叫進屋去，拿着訓話的腔調告訴我：「做事要專心，要循規蹈矩，不要……，不要……，不要……。」板着正經的面孔，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字面上我不懂，我却明白他的用意。

仍是一天沒有事做，那兩個男書記，扯高了嗓子咳嗽，故意走近桌前，看一眼，或者在痰桶裡吐一口痰，又搖々擺々的走開。

「科長給我們換換腦筋，功德無量！」
「辦公室像一張桌子，桌子上沒花瓶，也是美中不足。」

「花瓶，哈哈……」
「明天託個門子，讓我媳婦也來。」
「那樣辦，我可以有機會換腦筋，老李不能專美於先了！」

又是一陣譁笑，我听了幾乎要抖戰。

下班以後，回到家裡，接着李科員的信，除去一些客套，便是勸我以後要處々小心，因為：「一個女人，想在這社會裡立足，還不是一件容易事。」

拿起日記本，打算把近幾天的事情，詳細寫了上去，

但是萬感交集，不曉得先寫那一句好，結果，賭氣將宅扔在爐子裡，看着火燭冒起來，又慢慢落下去。

覺悟家人所說的話，並不是輕視我，的確，門外的事，不是由窗口能望得見的，不是坐在屋子裡能想得到的。

一夜沒有睡好，閉目便是辦公室那些卑鄙的臉，那些刺心的諷譏，那駭人的譁笑，像母親給我講鬼時一樣恐怖。

今天早上，自己寫好一個辭職呈文，送給陳科長，等退出辦公室的時候，不禁深深噓了一口氣。

再會吧，那個社會！
不敢迴首，看那個社會，看那滿地鋪着刺足的荊藜。

當今唯一權威言論雜誌

中國公論

第二卷三期(十二月號)業於一日出版了!

定價三角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目 要

- 社論：和平救國運動的前途
- 英德海軍競爭史
- 蘇聯與國際政局
- 中國青年的出路
- 中國經濟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 黎錦熙先生評傳
- 答中國諸君
- 戰前德國軍事與經濟準備
- 經濟提攜與發展中國產業
- 復興農村應提倡生產教育
- 世界趨勢與我國大學之使命
- 歐美現代之實在論
- 和平運動中日民族之認識
- 國際述評
- 中國小說與散文之關係
- 題畫文學之發展
- 文學的蛻化時代
- 老殘與清溪
- 永恆的沉默
- 慘痛的回憶
- 平靜的心
- 還鄉記
- 夜夢錄
- 送別
- 生命
- 路
- 靈芝
- 白門舊事詩
- 詩話
- 飛鳥
- 西北拾零

注意：本刊第一卷精裝合訂本已開始出售，每部定價貳元五角，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文學在演劇中底位置

泰洛夫 原著
張鳴琦 重譯

泰洛夫 (A. Tairov) 是蘇俄凱瑪爾劇院底指導者。凱瑪爾劇院，創立於一九一四年底冬天，此後便永遠保持着由它底指導者泰洛夫底非凡的獨創性，而得到的聲價。泰洛夫底演劇理論，非常地難解。他認為演劇底中心，是站在美學，心理學和觀念底新結合底基礎之上，而要求演員和舞台裝置底最新的範式。泰洛夫底信念是：「不是從那以一個人底心為媒介而生出來的，不能算是藝術。」他從穩健獨自的凝視之內所看到的，常為一個明晰的，微妙的天才之魂。這是以法則訓練，而又「因為包藏人類性過多的原故」，而排斥法則底魂。這又是探求以純粹理論和純粹抽象觀念為根據而成的藝術底一形式底魂。泰洛夫對於在一切藝術中最易陷入於人類底誤解的演劇藝術，探求這樣的形式，是有很深的意義的。他把塞尚應用到繪畫上的主義，應用到劇院藝術上面，這種主義是拒絕以感情和主情主義為根據，而依賴明白的理論和抽象的。他底演劇，是通過着聲音，動作，線，外廓，色彩，而把那不雜着故事感情的「演員底理念」具象化了。因為這個原故，在他底演劇上，演員們並不是表現他底生活和精神的工具，而却全然相反，戲曲常為表現演員底理念本身的媒介物，然而這決不僅以演員個性底發為意味，還要求演員和其所描出的各個理念一致。他所演出的戲劇，以「湘泰克拉」，「莎樂美」，「受胎報告」，「木曜日的人」，「羅密歐與裘麗特」，「菲特烈」，「聖奇米益」，「毛猿」，「榆木下底情慾」和「安契高納」等為最有名。這一篇「文學在演劇中底位置」雖很簡單概括，但却可以闡明着泰洛夫全般的演劇理論。由那字

裡行間，讀者不難得到泰洛夫對演劇這藝術之一形式底獨特的信念。我底譯文是根據日人竹越和夫底日譯而重譯的。

我們都知道，在演劇離開寫好了的戲曲，而自己產生着演劇的脚本底時候，才是演劇底盛時到來底時候。

我們現在所努力實現的演劇，早早晚晚，都歸着於這個樣的目的，是無疑的事。

這，在今日，依我們中間底兩三個人底試驗，是可以證明着。

同時，為了產生演劇的脚本，並為了把這脚本在舞台之上具體化，於演劇中，不得不有一種積得新類型底習練的演員。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在這一場合，整個重要的中心點，是非被移置於演員身上，或藏於演員自身之內底技術之上不可。演員們，依靠那同一流派底統一的演劇教養，相互地作着創造的結合的事，是必要的。

像這樣的演劇，當然只有由那種有力量的演劇團體才能產生，但僅在短短的時日中，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全然是一個需要一世紀的問題。同時，這種現象在書齋底靜寂之中也不能發生，而必須在演劇底活潑的活動之中才能實現。依那種活動底獻身的熱情，把一切古舊的陋習變形為一個創造的形式。

現在底演劇，離着完全放棄寫好了的戲曲底境地雖已不遠，但為適應着演劇底當面底問題，多多少少地，戲曲還被使用為一時的手段。

因此之故，演劇與文學底關係，在現在底演劇底發展階段上，文學只被利用為演劇底一素材。演劇是一種純粹的東西，演劇必然地不

能放棄在其自身爲一種存在的藝術底存在。無論是好，無論是壞，是不能變成文學底隸屬物，或再生着作者底思想的留聲機片的。

對於演出者底最高的讚詞，常常可以聽到的是一「依正確的解釋的沙翁底演出」，「把握住莫里哀底本質」之類的話。

在說着這樣的話的人們底本意，是把演出者捧入天國，但在我聽來，這樣的讚詞，簡直是墓場底歌聲。

戈登·克雷，在回答着演出者在演劇中底任務底質問時，以對話底形式是這樣地說着：

「演出者底工作是什麼呢？現在我們就談一談吧。爲劇作家底解釋者底演出者底工作，是把由劇作家之手所取到的戲劇底原稿先探索那原稿的意義，然後再忠實地將那作品解釋出來。」

如此說來：演劇底重要性是在對於一個作品底忠實的解釋上吧？不是的，演劇底工作是強大地自主的東西。也就是利用那作品，依演劇的舞臺的目的，而創作出來的一個新的獨得的藝術品。

也許有人要說，信賴着自己底藝術之力的真的藝術家，在其創作底過程中是不假借旁的事物的。然而，利用着生自國民之中的神話，古舊的傳記，聖書的故事爲其戲曲底題材的劇作家，也並非都是沒有信賴的失敗者。如沙翁依據意大利底小說而創作出「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劇，便是一例。在「羅密歐與朱麗葉」劇中，對於小說是有着許多的「歪曲」的。只有由於這些「歪曲」，沙翁才能被目爲沙翁，因爲「歪曲」是在獨創的戲曲的空想之中底變形，一個新的堂皇的戲曲才得成立。

這樣的「歪曲過程」，也就是演劇底創造所必經的過程，把原形變成爲別樣的形，而產生新的舞臺劇。

與戈登·克雷底新說相同，現在底「演劇革命家」梅雅荷德，對這事也發表了驚人的意見。在某一篇論文中，他這樣地寫着：

「新的演劇是由文學產生的東西。破壞着戲劇底形式的，爲其魁首的，常常(?)是文學。文學是創造着演劇的東西。」

事實是常常這樣嗎？

被梅雅荷德所深深愛好着的代拉爾梯·科梅代阿(意大利即奧喜劇)是由文學產生出來的東西嗎？

恐怕，梅雅荷德底話，只有在他底時代底演劇上才能通用着，而在那場合裏，他底話確也部分背棄，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爲自然主義底演劇是完全地受着文學的束縛，樣式舞臺是梅雅荷德所信念的東西然而也同樣地不能由束縛裏解放出來。同時，自然主義演劇與樣式舞臺都不是培養自主的演劇藝術的真的演劇。這，恐怕也不能不注意到如次的理由吧。就是那樣的演劇雖是由文學而生出來的東西，但生着它的文學，在演劇之中並不具有什麼權利，反而是全然守着沈默。

在羅馬底演劇，依代圖斯·安德羅尼科斯時代底風習，兩個演員可以扮演一個同一的角色——這就是動作表演者與朗讀者。這種方法因爲動作姿勢與手段的表演的原故，從而作品能被切實地表現，而演劇成爲有效的東西。

在自然主義演劇中，劃一新時代的契訶夫，梅特林克等人，依梅雅荷德底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是樣式舞臺底祖父。而這兩個，恐怕同是醫治演劇病底一種試驗吧。

然而，真的演劇是怎樣生出來的呢？

我們所希求的演劇，即我在這裏所論及的新的真的演劇，不是從文學生出來的，而是依靠新的巧練的演員才生出來的。這樣的演員，在其第一步，至多不過從文學得到一些指示而已。

伴着演劇底進步，在今日，確有在從來底戲曲文學以外，另求演劇底素材的迫切必要，這又是什麼原故呢？我們都知道，從來底戲曲形式，盛於現代底舞臺構造之中，是十分狹小的。我們在戲曲方面依據着文學，特殊是像走入E·T·A·霍夫曼底世界的事，是很明白的。

在這樣的世界裡，導引我們的不希望是霍夫曼底脚色，所以也就全然不希望忠實地解釋着霍夫曼，而注意到形成現代底演劇的舞臺形

式。

什麼理由呢？無論是玩笑戲，悲劇，歌劇，默劇，他們都要求着演員底靈魂，演員獨自創作的諧調，而融合於光線屈折之中，成爲綜合的舞臺構造，論及戲曲文學，在這裡是並不存在的。

從而，我們便依靠自己，創作者作品，爲了這，只一時地利利用着霍夫曼。因爲我們所求的舞臺的東西，在霍夫曼底奔放之中，是能夠得到素直而豐富的材料。所以，我們便「歪曲」了霍夫曼，這意思就是把他的演劇的地變形，依靠我們底創作力，從事於許許多多的新考案。我們底終局的目的，便近於整個表現底獨創的創作。

根據這理由，我把「布蘭比拉王女」底上演，呼爲凱瑪爾劇院底狂奏曲，至於爲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在作品創作底當時，我相信必要有他人底助力。

在這一點上，我與戈登，克雷底意見也是不同的。他是像下邊這樣地見到了現代演劇底不幸。他說「兼備寫作脚本，擔當演員，設計裝飾及服裝，監督演出，爲必要的音樂作曲，以及從事於演劇中必要的裝置與光線設備等材能的人，在現代底演劇界中是一個人也沒有。是現代演劇底不幸。

但依我看來，這與其說是不幸，反而不如說是演戲底幸福。什麼原故呢？那就是像這種樣子的人，絕對不會是巨匠的。

這種樣子的人，確與愛習技藝而不精者一樣。恐怕至多是天分豐富的天才的愛習技藝而不精者吧。然而，所謂之愛習技藝而不精者，不過是不能有什麼創作的人類而已。

他絕對不能組成一個演劇。最好，他只是演劇理論家，批評家，但他底熱心並不能使他對演劇有極根本的瞭解。

什麼原故呢？我們認爲新的演劇底救世主，不能不是演員，可以扮演種種樣樣的角色底演員，由於這樣的主張，克雷也許要爲舞臺之上難得「統一」而嘆息吧。因此之故，在這樣條件之下，便產生了

F·索羅達波底夢想的「統一的意志演劇」。

同時，更進一步地走入破壞演劇，追放演員的，以傀儡補充演技的直接的道路。

那些愛習技藝而不精的先生們，直接引致出來稱爲「超傀儡」的東西，克雷是見到了。

演劇是綜合的藝術，一定要從這個觀點來把握演劇。所謂之統一是指着如次的東西而言的。那就是對軋轢衝突底過程，給予全體意志方向的王座東西。這意志方向是與舞臺作品在結合中才完成最後的結果。

這過程是要依賴於演出者，演出者在同時，把全部演員創作的意志集中於自己身上，在這限度上，他的確是一個有真實的天分的巨匠。

這場合，演出者恐怕是必要有助力者的。這助力者，如果工作於偉大的巨匠之下，他們不管怎樣「巨大的海獸」，對於演出者也不能有太大的撼動吧？倘若那演出者是眞的巨匠，知道怎樣把演劇這自主的藝術爲演劇的演出，則演出者更成了助力者底領導人。詩人在製作作品之際，其助力者與此是正相一樣的。

什麼原故呢？舞臺底動作底某處必要情緒高漲的場合，給演員底台詞以有節奏的色彩，這種附於完全藝術形式的事，是詩人底天分和詩人底手腕。

詩人從歷來就是演員及演劇底助力者。

這見解，依利希阿爾特，比茲海爾底非常有興趣的研究，而得到證明。比茲海爾在名爲「超傀儡底王國」這本書中，有如次的陳述。即：「印度底戲曲，到紀元前六世紀底迦利達沙底作品，已具現完全的形式。那戲曲底形式，在印度戲曲歷史中，給予了關於技巧方面的解決的關鍵。梨俱吠陀底讚歌及對話，並其他的作品，例如像斯巴爾諾杜哈亞，在今日遺留的形式中，是理解非常困難的東西。個個的詩句底脈絡是非常放任的，往往難爲一般所判斷。要理解那詩句，布拉瑪納底散文，維丁底註釋，是必要的。」

「像瑪哈巴拉達與布拉納以後底作品，時時以種種形式底完全的故事為內容。維爾代希在愛爾蘭文學底類似場合底研究中，下了如次的決論。那就是原書底詩句是不變的，故事底作者依自己底喜好，把這詩句依散文與散文的方式而結合起來。」

「這看法是正確的。這由為敘事詩朗吟者底特徵的『庫拉代迦』(聯携語)一詞，可以得到證明，結合詩句底散文及其詩句底綿密的推敲，全都委託於朗吟者底能力。印度底曲也有與此同樣的場合。印度底古典戲曲，其散文是不絕地有種種韻脚的聯句。這種聯句是前期古典時代底唯一底不可侵犯的戲曲底要素。關於散文，則演員允許有完全的自由。」

由於這一有興味的研究底結果，演劇與演員，如果沒有書寫了的戲曲，也可以行使其藝術的事，是被明白底證明了。在另一方面更提出了如次的不能爭辯的證據。演員讀着自己底台本，爲了把那脚本具體化，也常常創作着必要的台詞。

因而，這樣的事，演員有時會破壞了創作了的舞台作品底「統一」
 與此相反，演員如不失其巧妙演技。詩人也可以轉向爲戲曲家的，因爲依詩人底助力，新的美的有節奏的被寫作出來，演員因之得到藝術的豐富。」

在凱瑪爾劇院，現在演劇的作品積極製做底場合，詩人也被引致來共同從事。而這種創作的工作，其有權威的唯一底審判者，是活生生的演劇。

在演劇的意圖之上，必要的文學素材底發見是必要的。然在依計畫了的演技底性質而改作的事，即第二個契機，則要顯示於依演出者之手而從事的演出底創作過程之中。(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

音樂與生活

威 立

人類的言語文字，最初只通用于地方，雖今已較前進步很多，然而言語文字實在不過是一地方的規約，而對於歡呼，號哭的聲響，凡是圓顛方趾的人，沒有不能了解的，故由歡呼，號哭進步而成的音樂，是不學而會的種自然的「世界語」，樂譜是一種可用直觀悟解的「象形文字」，這樣的直接而抽象的音樂，一方面就有非常精密的表現力，所以今日的音樂，能廣大的，自由發展人類底智情意的活動，精密的發表人類內的生活(Innerlife)即完全的表现人格，所以音樂的定義可以說：「直接的抽象的精密的發表人間全人格的唯一藝術」。

音樂是全人格精密的表現，所以是個性與新精神的感動底反映，又可以說是「時代的反映」樂聖悲德芬(Beethoven)底音樂是法蘭西革命的反响。修芒(Schumann)底作品是十九世紀中葉徘徊于歐洲全上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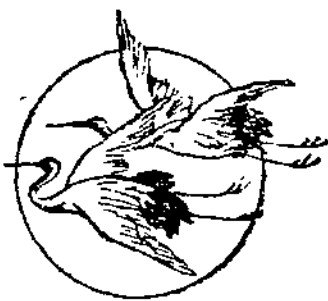
浪漫主義——底音樂的反响。

華葛耐爾(Wagner)底樂劇，是現代精神的表現象，是現代「民衆聲」(Vox Populi)

人格的修養即是道德，宗教藝術，而感化力最大的以藝術爲最大。道德是因大人物底人格的感化而達目的，宗教是因對於神的信仰而達目的，藝術呢，而是不借他物，直接從人的感情上而着手，在換一種新環境新。精神的今日，對於一切的事情都企圖改造，若依道德與宗教之力非常薄弱，却是有藝術能夠深深的感動人心，實在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藝術中最能直接的接觸人間的精神生活的音樂，及于現代人的效果更大，稀世的樂聖悲德芬所及于世界人心的人格的世界，或者也會與我們中國先賢孔子一樣吧！

總之藝術與人的生活關係最爲密切，而尤以音樂更爲直接！



詩人夢家論

史美鈞

化了的觀音爲證。

你不會忘掉你的笑容

大慈悲的眼睛發出金光

伸出你引渡的手

施捨給虔人無量求討的希望

你不會忘掉你的緘默

香火不能薰熱你的寒冷

就在黑夜裏也是光明

你不熄滅的心——長明的燈

基於此種信念，他覺得甚麼都有規律一

樣，人力是無可改造的，安分守己適當的努力

而已，傷感是奢侈的事，他完成了喜悅的定命

的人生觀。一天在上面，人不能騙上帝，上

帝，哦，他啓示我天堂。¹⁴惟天堂有愛美與

一切幸福。他甚至說人的苦樂却是上帝決定的：

「上帝祇將幸福給幸福的。厄難永遠交給

可憐人承擔。」¹⁵

古先耶穌告訴人 你們要忍耐

存着希望的心 祇靜靜的等待

漫漫的長夜原接着一片曙光

世界到末日 壞了了也有泰來

古先耶穌告訴人 你們要等待

白天黑夜 說不定我將要重來

在人間受些苦難 都不必悲傷

天上爲你們造了美煥的樓台

古先耶穌告訴人

在這裏，他明白揭開世界與人生的奧秘，

夢家的詩承襲了志摩的形式，而他却是以

另一種思維，表現自己到極完整的境界。鐵馬

集瑋德舊跋云：「我知道夢家的先人以及他的

外家都是有名的景教牧師，這是對於他極有影

響的，他自己並不皈依基督教，然而在他詩

裏，處處可以透出這方面潛伏的消息。」於是

此種宗教的虔誠，形成他特異的風格，人格真

樸，有無上內涵的聰慧。造就爲同時代人所不

可及了。

上帝給他的聰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歡喜 他的詩 在風前輕搖

這是他第一首詩，在荒原裏一朵開了又落

的野花，並無悲愁的樣子對太陽發笑，實在陳

氏對宗教有着不可言喻的信仰，他隨時智慧地

解釋自然，天真無知地對自然喜悅，與無窮前

進的愛，像一隻活潑潑的燕子，永久在跳躍，

在飛揚，微笑着追求光明。

陳氏耽於非凡的宗教之故，他曾揄揚思想

的高起，像一面黑鍋，經過了多少火燭熬煉，

同時誰也猜不透他的計慮的。

他屢次以自白的態度表現他清晰的面目，

甚至說：我是一個牧師的好兒子。

當初上帝創造天地 有光有暗

太陽照見山頂 也照見小草

——世界不全是壞的

傷感在窮人是一件奢侈的事

快樂在人手上 也在人心上

——世界不全是壞的

致一傷感者，實是他透明的宇宙觀，上帝

創造有光有暗的天地，窮人無需傷感，努力之

下，自有永恆的幸福，那種樂天高超的姿態，

確不是非宗教家所能有。

他父親曾在神道院中抱着他唱着叮噠歌

「叮噠，叮噠在海上，乘了無邊的風帆，向天

上飛航，——這是甚麼去處？他直捷了當提出上

帝與神道，電流樣觸及人們心弦。

這原是蒼天的錯 捏成了人的罪

一萬遍的謊話 掛着十萬行的淚

誰知道我的心 祇有那青天

餘如蒼天、上帝、感謝天、默念着天上的

神之類，時常發現，對於神的虔敬又可舉白熱

人們都須有個希望，會壞極泰來，在人間受苦不必悲傷，可以到天堂流連。他十足肯定了他的宗教哲學，他以此種不常有的素材，馳騁詩壇。

精密觀察，陳氏的詩篇，喜悅的態度是其風格。雖然我們也可找到他的怨恨，容忍，我們祇能說他生活上有變態，信仰上有風浪，事物上有磨折，時代不同偶然的變調罷了。

此外，陳氏的情詩，實在是傑出的。迥不同於宗教素材。而異樣的玲瓏，纖巧，如有一天，遲疑，那一晚，叛誓，夜，等不勝列舉。

總之，他的思想尚可以一語包括。「我要去，到那白雲層裏，那兒：是蒼空，不是平地。」^六他高超地投入另一世界，他有實生活中難以發現的想。

新月系詩人，志摩以後，藝術方面的成功，惟陳氏爲第一人，他如胡適所說：只有不斷的試驗，才可以給中國新詩開無數的新路，創無數的新形式，建立無數的新風格。^七所以我們不因其有非科學的宗教信仰充塞其間，而抹殺不談。

體態新穎而出現的，第一是露之晨

我悄悄地繞過那條小路

不敢碰落一顆光亮的露

是一陣溫柔的風吹過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暗暗地蹣起那串心跳

不敢放出一隻希望的鳥

是一陣溫柔的風吹過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不該獨自在這裏徘徊

花藤上昨夜是誰繫了綵

這該是爲別人安排

我穿過冬青樹輕輕走開

讓楊柳絲把我身子遮蓋

這該是爲別人安排

此篇造意細膩，且使用「蹣起一串心跳」「希望的鳥」等別人未經使用的詞。他先提出悄悄繞路的動作，而刺激人急於追求下文，該是多麼聰明。

近作追念志摩，又是一種風韻。

誰在和你说話

你猜

我吹熄了燈

等你来

冬夜的爐火

寒空的星彩

那溫溫的金篋裏

我在

以發問句開端，引起一聯動聽的對白，到處具備惹人注意的力量，而類似的章節，類似的句法，頗具勻整之美，假如沒有末一句是夢的說明，誰也會疑心有如此活潑明晰的夢吧？可知形式並無拘束與否之分，全在技巧的如何了。

有人讀了下列的詩句

我望着你來



初吻

戚默

我未有戀愛

不，我未得着戀愛，

不，我無有這種幸福，

我孤獨的度過了青年，

青春於我只是無趣與煩惱。

△ △ △ △

我也曾追過窈窕的少女

我也曾求過美麗的婢娟

但她們全是不加理睬

惹得我害着單戀。

△ △ △ △

我雖不是多情，

却是個衰弱的神經，

先前那以爲「戀愛神聖」

到後來才看破了不值一文。

△ △ △ △

甚麼叫着高尚，

那全是虛偽的裝像，

究竟誰肯真實的相愛？

你來 來得却是這樣神奇
 成團的藍雲托着一盤星
 紅紅的光 月亮剛剛升起
 你飄飄的像飛 但是分明
 你的脚尖點着一片一片
 蔚藍的雲 我便是一個人
 靜坐在一角青天的底邊
 悄悄數着你雲際的步履

我望着你來 八

該不驚訝他想像的豐富嗎？而長句分行的時候，又特別自然與流暢，並無造作之弊，前一章中的「我為你安排翡翠聯成的小橋，點亮千萬盞珠珠似的明燈，你要輕輕擦起衣襟，點着你的脚尖從一盤盤綠荷葉的上頂，悄悄的來，不許驚散一顆晶固的水珠，繁蔚的想像，落紅繽紛地攝住人的腦波，該是詩歌的奇蹟吧

也許他淹在河裏
 也許死在牀上
 現在他倒在這兒
 僵著 沒有人葬
 也許他就要腐爛
 也許被人忘掉
 但是他曾經站起
 爲着別人 死了

一個兵的墓銘

這一篇也是想像活潑的俏皮話，覺到沉鬱又覺到可愛，愈使我們欽佩其藝術手腕的高強了。

自從那個早晨 你的眼睛下雨

我開始就記認 你明眸的言語
 如今却是黃昏 我站在街頭望
 輕風捲來一層 雨遮沒了天光
 浙瀝的小雨聲 那是你的言語
 還有那隻眼睛 街燈灑着細雨

可是這回濕了 我自己的眼圈
 你該已經忘掉 我心裡的雨天

此篇以勻稱的句法，規律嚴肅，特別在節奏的和諧，第一節兩韻脚，至第三節又復呼應，與錯綜的押韻，使聽官無限愉快，意識上，以人眼淚比作雨，又以雨比做人的淚，該是何等婉約的連繫。

宗白華先生說雁子的歌的節奏，正像一隻燕子在飛，當然是有意義的，因爲他已將節奏完全配合情調，二者合而爲一了。

- 一 陳夢家 鐵馬集 序詩
- 二 夢家詩集 自己的歌
- 三 夢家詩集 叛誓
- 四 鐵馬集 我是誰
- 五 鐵馬集 盛莊十號
- 六 鐵馬集 鷓鴣寺的野路
- 七 胡適通訊 詩刊四期
- 八 鐵馬集 我望着你來

(脫稿於上海福建路新昌里)

△ △ △ △
 戀愛之中有了「商」的性質，
 也沒有脫去原始的獸性，
 「牠」在宇宙間更沒有甚麼進化。

△ △ △ △
 孤獨的貧窮的我，
 需要着人類普遍的需要，
 我只好把那人生的第一個吻，
 寂寞乾燥的，
 送上那沒有靈魂的臉了。



集 滴 點
 夫 微

一
 燒過的煤球從爐子裏掉下來嘆道：
 「我原是黑色的，
 等到煉成紅色時，
 却失去了青春」。

二
 說的時候覺得可耻，

談散文家露加斯

(E. V. Lucas)

(上)

林 栖

- 一 同情
- 二 趣味
- 三 幽默
- 四 天真
- 五 人生觀照
- 六 傳略及著作

「我能否看見別人的苦難
却不去分一點憂愁？」

啊，那是不可能的，
決不，決不可能。」

(見「同情學校」)

同情是人類的天賦。用理智培養也是必要的。孩子們常殘害鳥虫自然是只為遊戲而不自知其慘酷，也有人自己並不製造悲劇，對別人的呻吟痛苦也無動於中。這都是病態的。自己能知過得快樂的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事吧。我們不談宗教，以殘害別人為樂或者冷淡地看著別人受苦也是大罪。

感覺和見地超乎常人的作家，對一切有生物以及無生物必有極大的同情。現代散文家露加斯(E. V. Lucas)就是如此。他養了一隻狗，完全把它做朋友待，各處關心，甚至揣想它的

心思：「我常常在一旁看它沈思。：我能夠看出來它在那兒自言自語。」(見「生命之主」)一隻藍灰色獵狗之死讓他難過了許多日子，十分後悔帶它上了一次巴黎，因為他覺得巴黎那地方對獵狗是最不合適的。他有機會到鄉間去看各種鳥獸便快樂非常，並非由於好奇心，却是為了它們的活躍可喜。他遇見水獺，獺，和魚鷹便感謝上天，說魚鷹是天使，能看見兩次實在有福了。

但他也見過悲劇。有一次在花園裏他守望著兩個正在建築的鳥巢，一個是畫眉的，一個是長尾山雀的。畫眉又靜默又秘密，山雀運輸青苔和鳥羽却不避人。十天之後兩個鳥巢都成功了，一個在黃楊樹上，一個在籬笆上，而且不久裏面都生了卵。幾天之後，他發現山雀的巢沒有了，去看畫眉的巢時更驚訝起來，它已經落在黃楊樹下面，破碎了，一隻雛鳥死在一旁。他知道山雀的巢必是被村裏的孩子們偷去了，後來又聽人說畫眉的巢受了貓的毀害。他痛惜鳥的建築和雛鳥，更難過的是他沒能給它們一點忠告，因為畫眉生卵後見了過路人也不知道沈默，而山雀沒留心那籬笆正在道旁，而且它的巢在顏色方面和周圍的東西大不相同。他很懷

聽的時候覺得可怕的，

——是一個「謝」字

三

「請安心入睡罷！」

冬夜更夫的梆子，

清脆的喊着。

四

牡丹恐怕敵不住嚴冬，

在秋天以前，

就把美麗的花朵藏起來。

五

女人選擇了美麗，

男子拿去了金錢，

而把天真給了孩子。

六

將死的人嘆出最後的一口氣，

彷彿說：

「這時候我纔瞭解了人生」。

七

今年老太太也這樣說：

「少做幾件罷！」

總算盡了心」

十月一日寄給鬼的寒衣。

八

勸人選擇職業的，

自己常掛着幾個兼差，

品評鹹菜好壞的——

是吃肉太多了的人。

疑爲甚麼上天忘記了給它們這種知識。那些可怕的孩子們，「他想着，將來不免入伍從軍，總有一天倒在戰場上，槍彈穿了胸。」那隻可恨的貓「到夜間也得落在陷阱裏」。（見「鳥及其敵人」。）對於孩子們也沒有辦法，對於他那隻也捉弄過小鬼子的貓覺得極其失望，說實在厭倦貓了，「因爲有貓的地方就有死亡，因爲你不能又有貓又有鳥，我說貓一定不能要。」從此他恨起他的怕雀來，終於她竟落在井裏死了。

這些悲劇最初使他煩惱，後來也就相信了神秘的不可避免的命運，他雖無力加以改變，對各種小動物却更關切憐憫起來。在他的朋友比南那斯的花園裏。見了那位鳥的恩人養在煙匣裏的十三隻小雀雀，他即刻想到它們的「生命」：「一兩天之內都要飛了，從僅有一個銀幣大的小孔到這危險的世界上來，有貓，有鷹，有箭和槍。願它們生活長久！」（見「比南那斯和弗洛芬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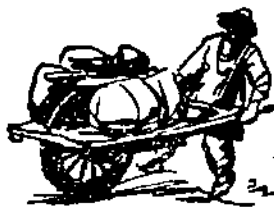
他真願意去保護一切孤獨的和幼小的，雖然事實上不可能，他並沒有因之退後。舉一個例說，一個初夏的禮拜日早晨，他在平原上松林裏散步，忽然看見近處樹枝上有一隻小鳥，目不轉睛地望着他。那是村人常去的地方，他扔下它有些不放心，便決心帶它回家。小鳥並沒有拒絕，他覺得那是因爲它初次見人的緣故。普通的鳥總要逃避，他深恨造成這種情形的獵人。他說養雞養鴨的人更可恨，和它們裝做朋友，最後却殺了它們。

那麼，他贊成把鳥喂養在籠裏永不殺害麼？當然不。他只是想和它們交好，來去聽便。在「丹農雪鳥的前驅者」一篇中，說到他和一位同伴出城，路過一家小店，店主是個醜女人。他聽見痛苦的鳥叫和撲翼聲，原來是一隻可憐的金翅鳥在籠裏拚命掙扎。他想把籠子移到蔭涼之處，那女人不許。等她剛走開，他就開了籠門讓那鳥兒高飛而去了，他們也就此逃走。

露加斯對小動物如此，對人類也如此。讀了他的散文，我們就會看見他對各種人談話，決不是自輕或者自娛，而有無限的熱習，親密，自我的忘記和誠懇的關注。墓園中的老人，丘陵上者牧者，鄰近的農夫，都是他常訪問的。

在公共僕役中，他最關心飯館的侍者。——他們怎麼過最少的餘暇？他們的趣味和嗜好是甚麼？他們把制服以外的衣服放在甚麼地方，家裏或者飯館裏？他們甚麼時候吃飯？他們的飯量好不好？（見「侍者和經理」。）除此以外，他還想到外國來的侍者，覺得他們留在倫敦是一種流配，很替他們害懷鄉病。

在一個小城外的碼頭上，他問一個水手關於走私的事，擔心那事情的不妥當，水手却因安慰的聲調說，「走私不要緊，我說。」然後把秘法告訴了他。又有一次他在車站等候快車，因爲時間還早，他注意到一行出租汽車最前面的車夫，所趕的却是一輛最流行的四輪馬車。這老人似乎早已是車夫，那些汽車夫則



掘煤工

杜庸

鳴——鳴——鳴——
汽笛悠長的吼了三聲，
尤其是夜間山谷的回響，
可怖地縈繞於人的心懷。

煤坑的井口中的鐵罐，上下移動了。

它象徵了上帝，
從百丈深的地獄裡，
救出了若干的黑鬼——紅唇，黃牙，白眼，滿身烏黑。

滾滾地上來了成千成萬。

但他們的形狀是一個樣，
他們輕輕的噓了一口氣如釋重負似的；

電燈的白光使他們辨不出是白天還是
晚間。

及至跨出了井口，
他們可恍然了：

「媽的！人家陽間咱過陰間！」
「太陽與我們隔別了！隔別了！永遠的
隔別了！」

看不出來從前做甚麼以及從何處來的。他看着老人招呼每一個乘客都受了拒絕直到站台全空的時候，就去問他怎樣賺錢。老人說靠着人們對他和他的老馬的憐憫，也靠着寧願意坐慢車的愛人們，不過今天不湊巧了。火車到了，露加斯離開他時還說着「現在仍然是春天，是愛人們的好日子，不要失望啊。」（見「人情」。）

二

露加斯對事物都有特殊的留心，這就做了他的散文不竭的泉源。他對一切有熱誠的友好，我們很難看出代表他的性格的他的特殊趣味何在。但他並不是平凡的人，不過比起個性太強的人更有理性一點更隨便一點。最普通的事物也能引起他的興趣，而那興趣比別人深得多，這就是說他的天才讓他從黃昏中發現光輝，從枯燥的顏色中發現美，用獨有的見識去觀察一件東西而與之造伐新的關係。人們讚美偉麗的新建築，而他愛慕素樸的古城；人們捨棄了不合時的東西，而他珍視它們，因為它們也曾有用過，甚至有新東西所不及之點。他所賞識的小市鎮上只有一條又長又狹窄的街，和一個古老的碼頭。那條無名的街道仍然是喬治式的，有老船家、商人和私運手。「我喜歡它的窗格，讓牆壁映得發紅，現在的建築家怕不能給我們了；我喜歡它的方形老虎窗，門上的扇形窗，石階，門鎖，窗帘；我最喜歡的是它的救濟院，已經有五百歲了。」（見「一個喬治式的市鎮」。）

但倫敦和這小市鎮不同，古倫敦改變得太

快真令人驚訝。露加斯對那些古倫敦的愛好者忠告道：「你們必須趕快一點，因為一切都反對你們——時間和物質反對你們，人類和他們所謂文明和進化也反對你們。」（見「隱沒的倫敦」。）所以他自己也忙起來，他跑到克羅司市場又到市墟旅店只為觀賞「高倫的喬治式景象」，也去訪勃利克方場，哥德斯米斯和宰克利先後住過的宅舍仍然留在那兒。他那樣地熱心，對「衰殘」這生命之定律有何等深切的了解。地方議會，工人，機器師都是他覺得可怕的，尤其是機器師，他們讓風車廢而不用，這在露加斯看來是英國最重大的損失，因為風車既美麗又浪漫，它的聲音是自然的，充滿了生氣，是一個自願為人服務的動物。看着僅存的幾座殘敗的風車，他多麼想念它們昔日的風光。

有對古物的愛好也會有對自然的愛好。他不願物質上的享受，只求得到自然的賜予。他常常期望着有一點閒暇，在河畔讀書，後來他果然到鄉間去如願以償了，那地方充滿花香，常有孔雀蝶落在他的書頁上。

散步也是他最喜愛的。「有一根好手杖，沒有事情做，沒有顧慮，不想到明天，一雙好靴子，一個夠用的錢袋，一個輕行囊，一件雨衣，在荒野的鄉間，別無目的，只去走自己所愛走的小道，直到天黑。……真的，這是理想的幸福。」（見「小道及手杖」。）

他在日常生活中也頗有樂趣。喜歡喝陳麥酒和只泡一次的茶。早晨不起床，「就誤了早飯是很自然的，人在直覺上不會以為錯誤。」

× × × ×

鳴——鳴——鳴——
汽笛悠長的又吼了三聲，
依然是夜間。
這是晚班煤工上工的笛聲。

煤坑的井口中的鐵罐，又上下移動了。
它現在已不似剛才，反象徵了魔鬼，
從黑暗的人間墜到了黑暗的地獄，
將他們整個的送到滅亡的路上。

背上負着大斧，鐵鎚；
手中提了安全燈——黯淡的燈光閃爍，
閃爍，

他們已在陰暗狹窄的地道裡走着，
他們的勞動，賣命，完全為着大眾。

八小時的工作完畢了，
他們復又出了地獄，站在地上，
這雖是光明燦爛的白晝，
但他們又到了睡覺的時分。

× × × ×

黑暗，地獄，
都屬於他們，
他們沒有衛生，陽光，
他們的生活是如此反常。

當他們工作的時候，
猶如戰場的兵士；

於是他作歌道：

「看見紅色的晨光，
不要起來，且停在牀上；

看見灰白的曙色，

睡眠更是最好不過。」

對於氣味他頗有特殊的欣賞。他最愛好的是野薔薇和宜母子的花香，搗碎的鳳尾草和胡桃葉，新劈開的樹木，熟蘋果，牛奶場，八月雨後的土地。

三

露加斯的生活態度是聽從天命而儘量享受一切的，對人則完全忘記自己，與之相交，自然他不會處處拘執嚴肅。他的天才的幽默常常不自覺地表現出來，有時是輕巧的，引人欲笑，也有時轉為奇妙的狂想，不但給人以暢快之感，更使人走入非人間的仙國。

我們的散文家用了二十分鐘之久的時間親視一隻老鼠，覺得它是一個完好美麗的動物，尤其讚美它行動的迅速。他寫道，「小孩子見了老鼠總叫它『小耗子』——像是將來會長大起來的。那廚房裏最年老的妄爲者，衰弱而多白髮，精通規矩，幾百少年破壞者的曾祖父，對於孩子們却也是一親愛的小耗子」。它一聽見會怎樣翹鬚而笑呢！」（見「鄉居雜記」。）

在第一篇散文裏他講到十七世紀有一個人深恨啄了他的蘋果樹芽的鳥而決意要殺死它的故事。露加斯也有一次發現他的櫻草每一個花芝却被剪下去了，他相信那是烏鴉所爲。一同樣地，我也要告發用烏鴉之劍毀滅了最美麗的

花朵的那隻烏鴉：「一隻胆大的黑禽。它割去我的櫻草花的頭。把它斬首吧。」然而我願意麼？多半不吧。（見「鳥及其敵人」。）

在「六月的倫敦」中，他對六月加以最美的讚辭，因為他覺得六月是完美的。六月產生莓果和櫻桃，六月有蘆筍，新甘藷和醋栗莓，一個晴朗的六月天令人享受最陶醉的快樂，六月使倫敦秀美動人。他說不會在六月裏自殺，大半得在六月，春天實在是遠去無消息的時候。」

露加斯在文字上和談話都表示出來他的幽默，雖然他並不好多談話。他願意聽人們說自己的故事，到他應該閉口的時候，他決不發表甚麼嚴肅的意見，而只是輕巧地提醒一下。有一次他和一個以慈善名義捐款的人談話，那個人覺得大家不喜歡拿出錢來都是因爲自信明天不會死的緣故，否則必然大量施捨的，於是他在作了一隻歌預備唱給大家聽，開頭是：

「倫敦有這樣紛亂的街市，
誰敢打算一點鐘以後的事，

在這摩托車疾轉的世界裏，
誰能說這一條性命屬自己？」

然後是，

「這件事實際上我敢說得準，
過一會，在疏忽的街道中間，
無論你們誰正在安然回家，
很可能地遇見意外的災難；
你，也許是你，也許是你，先生，
誰也不敢說，不過我很知道：

煤塊場下來的時候，
猶如戰場的炸彈。

還有！

煤氣的爆炸，水的浸淹，
只要下了這黑的地獄，
他們的生命就不保生還。

（一九三九，十一月，十八日於港）

姑娘，知道嗎？

妳的圍巾業已

失踪！

中南

細雨濛濛，冷冷清清，
從女郎的髮邊送過一陣涼風；
姑娘！知道嗎，妳的圍巾業已失踪；
——脫離了紛頸，飛落在地平。

× × × × × ×

我本無意，香巾却生情，
粉黛的韻事，勾誘着我的心靈，
姑娘，爲什麼妳已轉過頭來，呆望着
——我直不起來的腰對着圍巾兒發楞。

× × × × × ×

魂魄兒自夢中甦醒，

這大半是最後的一個機會
把你的恩惠施散給苦同胞。」
最末的合唱是

人在明天就要死亡的時候，
對我們的慈善事業之推進，
對愁苦的人們神聖的呼求，
他應當負起多麼大的責任！」

(見「調濟之歌」。)

這歌的內容自然是可笑的。那位作者向露加斯道，「你以為如何？」我們的散文家答道，「我覺得可以試用。我覺得你應該找一個製曲的人。」

在旅行歸來的路上，露加斯的朋友做了司機，他把喇叭按了又按，前面的牛羣總不肯離開。他說一個司機實在需要一種風琴似的東西，帶着節音器，假如想趕開牛，就做出狗吠的聲音來，若有雞鴨攔路，就做出狐狸的叫聲來。露加斯說道，「若遇見狐狸呢，做出一羣獵狗的聲音來。」然後他們又談到路上的步行人，司機先生說那些不喜歡汽車的人們極其遲慢地橫過道路讓你不得不減低速度，也需要恫嚇他們一下，露加斯道，「何不帶一把手鎗，那恐怕是最簡單的方法。」(見「車笛」。)

有幾篇散文只造出來幽默的空氣或者講可笑的故事，在這兒不必細談了。最動人的還是他的奇妙的狂想，在什物或小動物的人格化上表現得恰到好处。它們囑咐、訴語，又哀婉又動情。露加斯失去的手杖和它的新主人說着對舊主人的懷念，結尾是這幾句：「我曾預期着將來

有一個時候，我的主人的手壓在我的頭上比一天重，我支持起他來是一種特權，因服役而強壯。以後……唉，以後無論誰要我都可以，因為我真是被遺失了。……所以，我的新佔有者，——我不能稱呼你『主人』；那一位才是我的主人。——難道您不肯把我送回俱樂部交給那門房麼，他等了我好幾個禮拜了。因為您實在並不喜歡像喜歡您的舊手杖一樣——否則即使您喜歡我也不算識貨——您的舊手杖也正在憔悴着呢。」(見「失去的手杖」。)

露加斯的長毛小狗會自述秘密，它說道，「你看我從前多幸福，只有一隻獨養狗才能那麼幸福。……我們多麼不希望生活上的波折！有一天我的主人晚間回來了，很像平時一樣，不過帶了一隻籃子。魚吧，我想着，並不動心；貓食，不然也許是水果子，那就更沒意思也未可知。可惜我完全錯了，因為他從這籃子裏取出來一隻黑毛的小動物——我相信是出名的阿伯德種小獵狗，我從來不喜歡那一種。」於是這長毛小狗一天比一天脾氣壞起來，大為煩惱，直到那獵狗死的時候。「當然，人必得裝出憂愁的樣子來，不過，天狼星知道，我心裏多麼高興啊！」(見「供狀」。)然後它又供認怎樣把主人的恩惠引到僕役身上因之離開了另一隻狗。露加斯的狗似乎比人類還懂得嫉妒和詭計，它的幽默也不在它的主人之下吧。

(下期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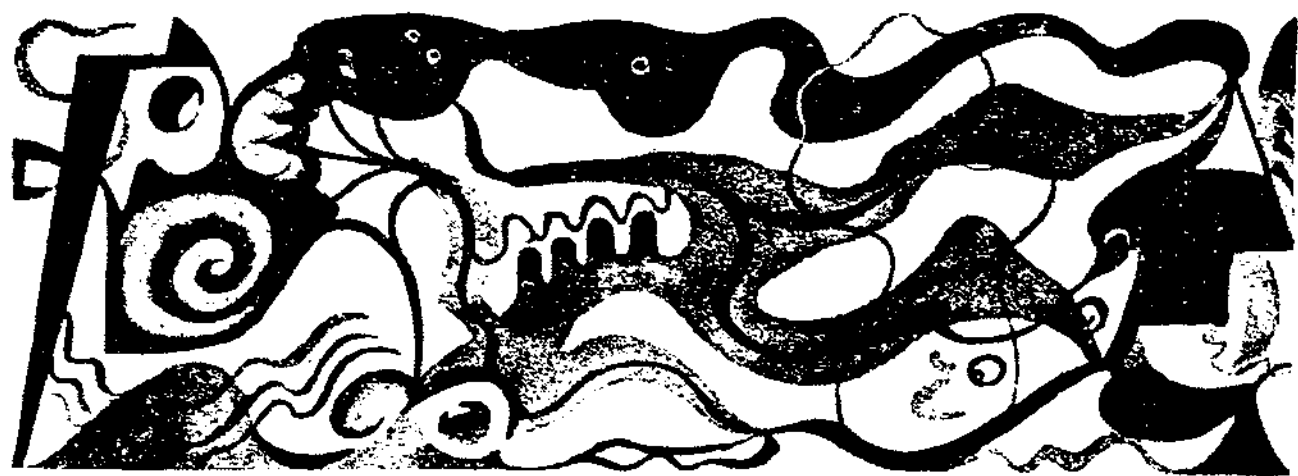
我羞答答地把圍巾請風兒奉送；
姑娘！妳的東西已經接在手中，最不該
——在那詩人如醉的兩頰上重染了一層
葉似的緋紅。

(一九三九，一〇，二九作)



音信濶弦朔，方悟千里遙，
朝霜語白日，知我為觀消。

(芝作)



金 黃 與 墨 水

向 予

昔李營邱師王維。倪雲林師關仝。所畫山水。皆以水墨。類多寒林平遠。筆意簡淡。謂為惜墨如金。漢魏六朝。繪畫之事。設施五彩。尚用丹青。前漢杜陵人毛延壽。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元帝嘗使畫工圖後宮美人。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後匈奴求美人為關氏。帝以王嬙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乃窮案其事。延壽等皆棄市。漢興。朝廷以經術飾吏治。張禹公孫弘之徒。詐偽相承。流品卑下。當武帝時。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為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夫元帝諸宮人之賂畫工。不過襲陳皇后故智耳。而司馬相如之賦。與毛延壽之畫。皆以文藝。如後人之得潤金。初無彼此之別。其受賂同也。後漢崇尚氣節。士夫多砥礪品行。故能廉介自守。以為名高。沿於晉室。其風猶有存者。晉陵顧愷之義熙中。為散騎常侍。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筆法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而俗傳謂之三絕。書絕癡絕才絕。方時為謝安知名。以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歷代名畫記。京師寺記云。興慶中瓦官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利注百萬。長康素貧。眾以為大言。後寺眾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日所畫維摩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嘖嘖。俄而得百萬錢。當僧眾請朝賢鳴利注疏。猶今之募捐金錢。顧長康。愷之字。直打利注百萬。以素貧之人而為

大言。亦猶漢高祖為亭長時。單父呂公客沛。令沛中豪傑吏皆往賀。蕭何為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治為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其傲慢之氣。與此相類。惟高祖有其儀表。長康有其藝術。皆足以動衆而無所訓。呂公能知高祖為非常人。寺僧能知長康為非常之畫。其知遇同之。長康工畢點睛。俄致百萬。佛教興盛。藝事光昌。相得益彰。有固然已。由此六朝畫壁。仙釋人物山水魚龍之作。師徒授受。優劣錯綜。郡邑之間。不可殫述。長安許道寧。學李營邱畫山水。營邱業儒屬文。氣調不凡。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遂放意詩酒之間。寓興作畫。以自娛耳。適有顯者招。得書憤笑。謂吾儒生。游心藝事。奈何使人羈入戚里賓館。研究丹青。與史人同列。此載遠之所以碎琴。也却使其不應。後顯者陰以厚賂其相知。術取數幅焉。道寧初以賣藥都門。畫山水聚觀者。故蚤年所畫惡俗。至中年脫去舊學。稍自檢束。行筆簡易。風度益著。至細微處始入妙理。評者謂得李營邱之氣。畫者不能多誦詩書。而惟相安於庸衆。無論其曾次猥瑣。見聞俗陋。難於脫除朝市江湖之習。即令昕夕臨摹蹟。亦徒拘形似。不得超于筆墨之外。以唐宋以來。院畫雖工。其營々於利祿者。皆不足觀已。

多畫水墨。至於流離顛沛。無復所之。賣畫自給。殊可憫矣。元季吳仲圭。生時與盛懋同里閭。懋畫遠近著聞。求者踵相接也。然仲圭之筆。絕不為人知。以坎壈終其身。書畫舫言今仲圭遺蹟高者價值百千。懋圖至廢格不行。古今好尚不同。必俟久而論定如此。明初王冕畫梅乞米。夏最喜作竹石。求者無虛日一一應之。得者寶藏。時為之語曰。太常一竿竹。西涼十錠金。海國兼金購求。聲價已貴。姚公綬早年挂冠。優游泉石。畫法吳仲圭。至擘成圖。或售於人。遂厚價返收之。以自見重。朱朗師文徵明。稱入室弟子。時有金陵客寓於吳。遣童子送金幣於朗。求作待詔贖本。童子誤送文徵宅。致主人求畫之意。徵明笑而受之曰。我畫真衡山。當假子朗可乎。一時傳為笑談。朱朗字子明。徵明號衡山也。陳章侯畫梅竹卷跋云。辛卯暮秋。老蓮以一金。得文衡山畫一幅。以示茂齊。茂齊愛之。便贈之。數日後。丁秋平之子病篤。老蓮借茂齊一金。贈以資湯藥。孟冬老蓮以博古頁子餉茂齊。時邸中闕米。實無一文錢。便向茂齊乞米。茂齊遺我一金。恐墜市道。作此酬之。以矯夫世之取人之物。一如寄焉者。高士奇言陳老蓮不問生人產。往往以筆墨周友之急。其所自跋可見。

一日。明儕叙話。言問以何者為值最貴。或舉珠寶。或指書籍。女云當以畫中水墨為值最貴。如李營邱倪雲林畫之簡淡。費墨幾何。其值可千百計。惟古之畫者。自重其畫。不妄予人。故價愈高。而世亦寶。非若近今作家。藝成而後急于名利。恒多為大商鉅賈目為投機之用。甘為人役。非求知音。雖致多金。實足重焉。

(完)



北曲之遺響

青木正 兒著
仲文譯

北曲即金元間發達於北方之歌曲與戲曲，與南方之歌曲及戲曲稱為南曲係相對而言。南宋滅亡以還北曲流入南方，與南曲並行，其地理上的境域遂至消滅，而在音樂上之區分則迄至今日仍彰然存在。因二者發祥之地不同，於其曲情節奏自亦有別，乃成爲在近世音樂史上截然互不相侵之二大派別。自元明以來復施用此二派之曲於戲曲上，其傳統連綿至今弗替。有所謂崑山腔略稱「崑曲」一者即支持戲曲者之一。顧崑曲中多採用北曲，純粹北曲系之戲曲明末以來殆已成廣陵散。而崑曲至清末亦頓然衰頹，附寄於北曲，氣息奄奄，將呈命脈斷絕之狀矣。

北曲之代表者當屬元之雜劇，其勢勃興隆之勢足以壓倒南戲，而盛行於南北。故後世之人與云元曲，則即指北曲之雜劇而言，南曲殆不得參與也。至元代末季南曲戲文之衰勢逐漸挽回，明弘治以降益爲昌盛，正德嘉靖間崑山人魏良輔蒐集南曲諸派而創製一種崑山腔，其曲調之美可居南曲之冠，遂與

北曲以致命的打擊。然北曲在嘉靖間仍能流行，當時編刊雍熙樂府二十卷，其中南曲僅收錄一卷，餘者悉爲北曲。且胡侍之真珠船卷三曰：「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真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歎。若南曲則悽婉嫵媚令人不歡，直願長庚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降及萬曆間顧起元之客座贅語曰：「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唱大套北曲；後乃變而盡用南曲；大會則用南戲。」根據此點可知嘉靖間在宮廷以及上流社會仍保守尊崇北曲的傳統，而鄙視南曲，至萬曆間南曲勢力漸漸蔓延至上流。嗣後北曲逐年衰微，遂致當明末清初之際，北曲在民間頓成絕響，惟在宮中之樂部尚能保持其胤脈。

詳論參照拙著中國近世戲曲史第七章崑曲之興隆與北曲之衰亡。
崑曲之大興終使北曲衰亡，一方面則併吞北曲而使之成爲附帶的保存。崑曲容納北曲，其方法都分三種。

一、搬演元人雜劇以及仿似雜劇之散段。

二、南曲戲文中限定某齣，模擬元人雜劇，借用一套北曲。

三、戲文中在某一齣上併用南北二曲，謂之南北合腔。

(一) 元人雜劇之散段 崑曲家兼演元人雜劇始於何時，現在尙未能得詳，竊恐有明之末民間北曲專家零落殆盡，或者此現象即發生於此時，頃有一資料足可推證，明末通行之集崑曲散段醉怡情一書中即收錄元雜劇馬陵道之全四折。是當時崑曲家已往往演此類雜劇矣。其後清乾隆間編崑曲譜納書曲譜中載有元人雜劇之散段十九折，十九折在近時通行所謂網羅崑曲譜之集成曲譜中亦收其十四，列之如左。

- 關大王單刀會 關漢卿撰 第三折(調子)
 - 第四折(刀會) 吳昌齡撰
 - 西遊記 吳昌齡撰 第二折(擲子) 第三折(認子) 第六折(胖姑) 第十九折(借扇)
- (附考) 集成曲譜尙有「思春」一折，屬

之西遊記，實誤。原本無此一折，其曲詞引用萬曆間所作牡丹亭玉簪記中主要人物杜麗娘，陳妙常，等人之故事，其為明末以後所作殆為明甚。

玉簪女兩世姻緣 喬吉撰 第二折(離魂)

敬德不服老 楊梓撰 第四折(北詐)

秦太師東窗事犯 金仁傑撰 第二折(掃秦)

吳天塔孟良盜骨 朱凱撰 第四折(五臺)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羅木撰 第三折(訪普)

風雨像生貨郎旦 無名氏撰 第四折(女彈)

龐涓夜走馬陵道 無名氏撰 第三折(孫詐)

朱太守漁樵記 無名氏撰 第一折(北樵)

此十種十四折之元人雜劇現在或仍有唱者，至少有能唱的可能性。次之，其他現行者有明沈采之千金記第二十二齣追信一段，其曲詞曲牌直是襲用元金仁傑之雜劇蕭何月夜追韓信第二折，是亦元人遺曲之一。尚有集戲曲譜所收之十面埋伏十面一段，與明嘉靖間之雍熙樂府卷四所收之大埋伏及九里山十面埋伏，極相類似。再加此二段計共得十六折。

(二)模擬元人雜劇借用一套北曲 此風在明中葉之戲文中已盛行，如前所舉沈采千金記追信一齣即係借用元人雜劇之曲詞，其他如王濟蓮環記問探一齣，梁辰魚浣紗記勸伍賜劍二齣亦皆純用北曲。蓋欲以變化曲調增進趣味也。然用此法於戲文之上在嘉靖以前甚屬稀少，萬曆以後北曲衰微，用此法者始

漸多。試自集戲曲譜中摘錄其目如左。

- (明代) ○連環記 王濟問探 浣紗記 梁辰魚勸伍，賜劍 ○四聲猿 徐渭罵曹 ○紅梅記 周朝俊 鬼辨 ○義俠記 沈璟打虎 ○一種情沈璟冥勘 ○還魂記 湯顯祖冥判 ○邯鄲記 湯顯祖三醉，番兒 ○南柯記 湯顯祖瑤臺 ○紅梨記 徐復祚醉息，花婆 ○宵光記 徐復祚救青，功安 ○水滸記 徐復祚 劉唐 ○草廬記 許自昌 花蕩 ○雙紅記 無名氏青門，擊犬。
- (清代) ○西樓記 袁子令 俠試 ○金鎖記 袁子令 斬娥 ○一捧雪 李玉 豪宴，祭姬 ○占花魁 李玉 勸妝 ○十五貫 朱素臣 判斬 ○鈞天樂 尤何 訴廟 ○醉菩提 張大復 伏虎，醒妓，當酒，佛圓 ○虎囊彈 邱園 山亭 ○長生殿 洪昇 酒樓，合圍，偵報，哭像，神訴，彈詞，覓魂 ○紅樓夢 仲雲 潤翠花 ○鐵冠圖 無名氏 探山，守門，刺虎 ○欄柯山 無名氏 悔嫁 ○滿床笏 無名氏 卸甲 蝴蝶夢 無名氏 毀扇。
- (年代未詳) ○唐三藏 無名氏 回回 ○蓮花寶筏 無名氏 北餞 ○西遊記 無名氏 思春。
- (附考) 關於唐三藏有元吳昌齡撰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此回回一齣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載之，題為西天取經，而註云非吳昌齡所撰。蓮花寶筏或是乾隆勅撰

昇平寶筏之誤。至於西遊記思春見前項西遊記吳昌齡撰條下附考。

(三)南北曲合腔 其風昉自元代。根據元人錄鬼簿，蓋始於元一統後杭州人沈和。然就元及明初之現存戲文試一檢視，用其法者甚夥，永樂大典本戲文僅有小孫屠及幽閨記第四齣第七齣與荆釵記第三十五齣數種而已。至萬曆以來乃見盛行。其法南曲與北曲交互而用。通例上場優伶各以唱南曲北曲者分任之，此其原則也。然北曲極少用一齣者，必混用二三支南曲。試自集戲曲譜摘錄如左。

- (明代) 荆釵記 初無名氏 男祭 ○浣紗記 梁辰魚 泛湖 ○還魂記 湯顯祖 硬拷，圓駕 ○邯鄲記 同上 雲陽 ○南柯記 同上 情盡 ○紫釵記 同上 遇俠 ○玉簪記 高濂 佛會 ○金雀記 無名氏 醉圓
 - (清代) ○西樓記 袁子令 錯夢 ○人獸關 李玉 惡夢 ○水圓圓 同上 堂配 ○麒麟閣 同上 三攜 ○風雲會 同上 送京 ○雲亭 朱佐朝 痴訴，點香 ○漁家樂 同上 刺梁 ○吉慶園 同上 醉監 ○長生殿 洪昇 梨園，鬚髮 ○桃花扇 孔尚任 寄扇 ○吟風閣 楊潮 罷宴 ○四絃秋 蔣士銓 送客 ○欄柯山 無名氏 潑水 千鍾祿 同上 打車 ○雷峰塔 同上 水關 ○滿床笏 同上 祭旗 ○蝴蝶夢 同上 掘墳 ○白羅衫 同上 井遇。
- 蓋北曲音調剛健勇壯，南曲則流麗婉轉二者相為表裏，圖利用此種性質以補南曲之

不足，遂試用前述二法，北曲正派既衰之後，而得崑曲保存之，此誠吾人之至幸。如清洪昇之長生殿即於北曲漸將滅亡之時，利用北曲，集拾叢殘以成之者。其中純用北曲七齣，南北合腔者二齣，而尤以酒樓、彈詞二齣為最佳。酒樓用商調曲，萬曆以來借用之北曲殆無有用商調者，雖崑曲家保存下來之元人雜劇散段中之兩世姻緣第二折及西遊記第三折亦用商調曲，但以其曲牌相較，則終以酒樓一齣為全豹也。次之，彈詞一齣蓋本之於元人雜劇貨郎且第四折，原用轉調貨郎兒九章乃貨郎且雜劇獨特之曲，長生殿即全用其曲調，是其劇的趨尙全做之曲焉。長生殿實可謂為北曲之功臣，長生殿在現今歌場猶盛行，如酒樓、彈詞、哭像等齣最好純用北曲搬演，而絮閣、驚變則用南北合腔為最宜，可為北曲作一鼓吹，余之特殊表彰長生殿，殆於其他戲曲借用北曲者增光不少。

以上列舉集成曲譜中使用北曲者，凡九十三齣，分折其內容為。

(一) 用元人雜劇及仿元人雜劇之散段者十六齣

(二) 南戲中純用北曲者四十八齣

(三) 南戲中用南北合腔者二十九齣

再以其使用之宮調區分之為：

正宮七齣 中呂宮十三齣 南呂宮七齣
仙呂宮十四齣 黃鐘宮八齣 越調十一齣
雙調三十齣 商調三齣

自元人雜劇使用宮調而考察，尙缺大石

調，小石調，般涉調三調，在元代用此三調者即為不多。次此九十三齣中所用曲牌之種類，其樂章不同之數有一百三十二章牌按其宮調而分如左：

正宮二十章 中呂宮二十章 內借用般涉調一章

南呂宮七章 仙呂宮十七章 黃鐘宮七章

越調十九章 雙調三十五章 商調七章

以之比較中原音韻所列元代通用之北曲曲牌三百三十五章，其數為三分之一強。

此第就現行集崑曲譜大成之集成曲譜而得知者，若再參徵其他曲譜，當尙有若干可以增益。要而論之，以上一百三十二章北曲現在尙有可能演唱，不禁使人懷有北曲未亡之感也。

崑曲家衍傳北曲固已如此，其間成南曲化者於勢亦所不免，雖然仍有純粹之北曲乾隆初年徐大椿之樂府傳聲之曰：「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為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曲矣」。姑勿論其有無相失之處，大凡歌者當時代嬗變，其聲樂自然常易，使崑曲家之喉一旦歌唱北曲，失其正規，蓋為理之當然也。然依據以上所舉現存之樂譜而觀，尙無多少變化，猶可窺觀北曲之遺風。況今日偶一聽北曲，誠有如明徐謂詞叙錄所謂「令人神氣騰揚毛髮洒淅足以興勇往之志」之感覺，與南曲之流麗婉轉異其曲情焉。北曲之佳實在茲，而余之嗜愛北曲亦在茲。現在北曲正脈逐漸式微，竊願此崑曲化之北曲不致失傳也。

魯迅和夢

W · C · C

為擺佈一個故事，使讀者對於這故事一看而明瞭，魯迅的「夢」便做得特別多——

這不是說他真的在做多少夢，乃是在他的筆下滑出來的那麼多的夢而已（但也許魯老頭真個的天天做夢，則我就不得其詳了）。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故事……」

這以下，他便寫着那個夢裡的故事，那麼順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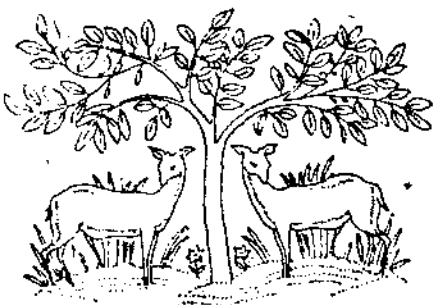
「我夢見我自己在冰山間奔馳……」

——見魯迅死火——這以下，他便通暢地敘述那故事。

他寫「死後」，起者這樣寫道：「我夢見自己死在道路上」，於是，這故事就那麼容易地寫了下去，絲毫不顯着困難。他寫「立論」，起首這樣說「我夢見我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

最妙的是，「我夢見我自己在做夢……」

——見類收綫的顛動——我想這樣的夢是誰也做不出來的——就連魯老頭也在內。所以有人說：「魯迅和夢結了不解緣」。



獨幕劇淺說

孟 玖

二十世紀的人，處要講經濟，事要講效率，作事須合乎科學方法，這樣才能「事半功倍」，否則「事倍功半」，那才叫做吃力不討好呢！譬如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精力，同樣的環境與設備之下，而甲乙兩方面所得的結果異樣，假設甲得的效率大於乙，那麼我們當然取甲而不取乙。人事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或科學方面亦莫不如此。用的時間少，得的效率大，那是我們「美」「善」的標準。

工廠的三八制，有的國家已在實行，甚至有的工廠進而提倡六小時的工作，據說因為工人受過相當的訓練，知道工作的意義，所得的效率，不惟較以前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飛機的改良，無綫電話的發明，以及一切科學上的進步，整個的把空間和時間都縮短了，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機會愈多，愈能互相瞭解，這也許是世界和平的福音吧。

工筆畫當然有牠存在的價值，不過十天半月畫不出來一幅仕女圖，而寫意畫作家揮毫即得，意趣盎然，你說我們能反對寫意畫嗎？我們豈不更要親近牠麼？

長篇小說自有長篇小說的價值，不過自二十世紀以來，小說作家多趨向於短篇——抓住人類生活中最精彩的一段，用最經濟的時間，最經濟的藝術手腕，把牠寫成一篇短短的小說，叫讀者都能受到牠的感動，得到牠的暗示，這樣不較長篇小說更勝一籌嗎？

獨幕劇之與多幕劇，猶之手國營工廠之與私人工廠，飛機之與火車，無綫電之與有綫電，寫意畫之與工筆畫，短篇小說之與長篇小說，兩者同時都有存在的必要，不過在經濟效率的條件下，前者更為社會所需要吧！

普通一般人認為獨幕劇就是一幕的戲，多幕劇就是兩幕以上的戲，這與「有韻者為詩，無韻者為文」一樣的不通。因為獨幕劇是以劇的長短和內容來定的，至於幕數之多寡，並無多大關係。胡伯爾說：「獨幕劇這個名詞，便利固然便利，但不甚恰當。牠包括一小時以內或者更少的時間能演完的短劇，至於幕數和場數却無啥關係，譚山尼 Lord Dunsany 的亞金門尼思王與無名戰士 King Argimene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 雖然分為兩幕，照現在的說法，仍然是獨幕劇。山神 The God of the Mountain 分為三幕，奧尼爾的趙關王 Emperor Jones 分為八場，有時也把他們列在獨幕劇裡。但是那不分場不分幕的整齣戲，像蕭伯納的結婚去吧 Getting married 和貴賤通婚 Misalliance，嚴格地說起來，却不是獨幕劇，主要的標準是長短問題。凡能演一整晚的戲都不能叫作獨幕劇。」（據亦覺華人譯文）戲劇上所謂幕數的幕字，根據熊佛西先生的解釋：「一是指 act，一是指 Curtain act 的功用多少偏重於動作方面的統一。有許多動作是肉眼可以看見的。有許多動作，只有「心眼」才能看見。全在作者的靈活運用。Curtain 是用在一幕表演終止時才落下來。但是在這閉幕的時間內劇仍然是往下的演著，

在觀衆的腦子裏聯續的演着。在這個期間所表演的動作或劇情，是肉眼看不見的。一如此說來，獨幕劇在英文爲 One Act Play，是指動作方面的統一，而不是指布幕開閉一次之謂也，昭然若揭。

古代的戲劇是不分幕的，愛演多長時間就演多長時間，愛用多少演員就用多少演員，因爲那時人的生活簡單，有的是閒工夫，但是社會進化了，人事繁雜了，人們娛樂的時間不能不縮短，戲劇當然也隨着時代和環境而改進；一個人的注意力——精神緊張的延續至多不過五十分鐘（指成年人說的），學校課程之分時分節，戲劇上的分場分幕，大概也是根據此種理由。所以獨幕劇的時間，至少二十五分鐘，至多不得超過四十五分鐘，多幕劇是自兩點三十分至三點，多幕劇以三幕爲原則（最長不得過五幕），每幕仍然不得超過五十分鐘，這是心理學上的供獻；而且戲劇乃是表演人生急劇部分的一種藝術，獨幕劇是表演人生急劇部分的急劇部分，也可以說是表演人生最精采（無論是美醜，善惡，真偽）的一部分，那麼獨幕劇的定義，我們可以這樣下：獨幕劇乃是由極少數的演員，在舞台上，於觀衆前，用極敏捷的動作，極適當的時間，極簡練的語言，極合理的故事，表演人生急劇部分的急劇部分。拿這個定義來作標準，中國的元朝的雜劇，多半可以說是獨幕劇，南曲全屬多幕劇，法朗士的亞妻雖分爲兩幕，但是仍在獨幕劇之列，而歐陽予倩的回家以後，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可歸之於多幕劇了。

戲劇的結構，大約可分爲五部，第一是說明 Introduction，第二是發展 Development，第三是轉機 Climax，第四是解決 Solution，第五是結局 Catastrophe，蔡慕陣女士曾將古典劇，莎士比亞時代的戲劇，和現代的獨幕劇，用三個圖表來表示，我覺得很有趣味，茲特列引如下：



第一圖與第二圖的表示，除掉幕數的不同外，其餘相差無幾。一而所謂獨幕劇，却是將這五種步驟編入一幕，以全劇的比例論，大都是將證明與發展併合，將解決與結果混和，而將轉機部分來貫穿前後兩部。換言之，就是步驟雖則還有，却不易劃分了。這三個圖顯然的不同是在轉機後的部分。古典劇中是最長，莎翁時代的是減短了一點，獨幕劇一到轉機就要結局了。熊佛西先生解釋的更詳細了。（一）頭部，介紹所有的脚色，將他們的關係弄得清清楚楚，令觀衆明瞭你在下面要說的是什麼；觀衆明瞭之後，自然就會發生興趣，就急於要往下看。所以一個劇本的頭部最要緊的是明晰清楚。身部要有風波。風波要有意義，要有來路與去路，決不可像偵探小說中無情無理的風波。此之謂發展。發展

須處之清楚，處之暗示，處之有吸力！脚部就是劇尾，劇尾要含蓄而有餘味。以上是熊先生論戲劇結構的大概。我以為獨幕劇（多幕劇也是一樣）中的Climax有如小說中的Suspense，有叫觀衆不能不看下去的吸引力，觀衆忘我的而把個人整個的精神，放在舞台上的演員身上，緊張，緊張，緊張，到了結局，觀衆的精神上所感的痛快，好像剛恢復自由的囚犯，從澡堂裡出來那樣的輕鬆，可是這輕鬆從那緊張中已經埋伏好了，否則結局非得失敗不可。獨幕劇有如詩中之五絕，用那整齊的二十個大字，將詩的起承轉合，內在的情緒，一絲一毫不走樣子的表現出來，非有素養，何以堪此？

獨幕劇的取材，在你未下筆之先，你千萬要記着，故事要新穎，要有急劇性，要合理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是千變萬化，無奇不有，極端新極端舊的故事，超過時代或時代落伍的思想在舞台上都可謂之新穎，許多可泣可歌的遭遇，許多激昂慷慨的壯舉，許多神出鬼沒的變故，許多哀感頑豔的際遇，許多慘無人道的壓迫，這都是有急劇性的故事，在小說的鋪排上，在詩的行列中，在散文的字裏行間，都比較容易描寫，但在戲劇方面是用動作來描寫的，你須注意「三一律」的條規，你須注意舞台設置的經濟，你須注意劇中人物的個性，你須注意觀衆的教育程度，如此小心，你那如空中樓閣的故事，才不至有破綻，方能作到天衣無縫的地步，方能使之合理化，否則，任你的取材怎樣好，那好比一盤放好作料的生菜，却不能入口，那好比一些美麗的詩料，却不是詩，不能使讀者神往！

佛西先生極力提倡單純主義，主張劇本應該短，佈景應該少更換，劇中人物應該簡略。他以為一個三數人物短短的獨幕劇，只要處處有趣味，處處有吸力，無一廢詞，無一輕飄的動作，舞台上無一無用之物，無一不美之物，這就是一齣極好的獨幕劇，這也就是單純主義的表現。一個善於詞令的人，他不用長篇大論，提綱挈領，短促的幾十句話，但是字字有力，句句有趣，聽衆爲之傾倒。一個丹青妙手，雖是寥寥數筆，任意塗抹，但是筆筆有神，節節生動，觀者爲之叫絕。一個音樂家，有珠圓玉潤的歌喉，清濁高聲的音階，抑揚頓挫的節奏，若是短歌一曲，更足令人欣然神往。單純主義在戲劇上的價值，當爲大家所公認的了。一個優美的獨幕劇，要有動人的人物，不平常的故事，要有詩意，要有幻想，要用刺激，要有暗示要用簡練的對話，要用敏捷的動作，有時偏重於佈局的安排，有時偏重於人物的描寫，有時偏重於地點的刻畫，不像普通多幕劇似的，佈局，人物，地點三者作平行的發展。

獨幕劇到二十世紀才正式成爲一種獨立的藝術。在從前牠不過是劇場裏的一個配角，湊湊熱鬧罷了。據胡伯爾說，十九世紀末葉，歐洲各國仍把獨幕劇當作一種開幕戲Curtain Raiser。排演的人因爲潮人來的晚些，很喜歡先演幾齣獨幕劇，爲要保持長戲，才故意拿短劇來犧牲的。這有如我國的皮黃劇場，一開幕的時候，先演幾齣鬧劇，接着再演一兩齣文縐縐的正派戲，等到座也上滿了，時間差不多到最後的一點多鐘的光景才演那拿手好戲——所謂壓軸子是也。獨幕劇的產生，有如哥倫布之發現新大陸，不過是碰巧罷了。

世界上獨幕劇最發達的國家，當然要屬美國，也許是因爲美國在先就長於短篇小說的原故吧！其次就是愛爾蘭，再其次才能數到德法俄日本。不過近十年來，俄國一切均有長足的進步。國家劇院建設成功了，藝術家材集中，互相改善，互相幫助，在這樣情形之下，獨幕劇的進展，自是意料中事，日本的獨幕劇本的產生，有如雨後春筍，譯成中文者亦不在少數。美國的小劇場運動，成績極佳，獨幕劇的寄身地有了，發榮滋長，更爲迅速，別的國家，莫能望其項背。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新劇才漸爲一般知識份子所注意，獨幕劇的爲人所重視，乃是最近五六年來的事情，現在小劇場運動，也有人在提倡了，可是注意這種運動的有幾個，與皮黃劇場的觀衆相比，真是寥若晨星了。獨幕劇的對話短，容易背誦，情節單純，容易扮演，舞台裝飾不求華麗，但求實用，演員是愈少愈好，所以小劇場最合式於演獨幕劇。中國的小劇場有幾個呢？

新文學運動以來成績在什麼地方呢？有人說新詩是失敗了，散文毫無成績，短篇小說比較總算不自走中國一趟，文壇上居然有幾位短篇小說家也稍露頭角。新劇運動不能說沒有成績，不過文明戲的墮落，學生劇的輕率，把新劇的萌芽一再的摧殘了，那也是新劇的致命傷，不信，請看素為知識份子所深惡痛絕的舊戲，為什麼反為大學生，中學生以至於小學生朝磨夕研呢？昔日槍身話劇的人，反而開倒車了呢？舊劇的發達，不是舊劇本身的進步，而是新劇本身的不進步。最近一二年來，話劇又漸為人所注意了，獨幕劇更為一般人所注意，於是獨幕劇脚本產生了不少，小劇院運動也有人在大聲疾呼，這是中國新劇的一個轉機，假使我們抱定一個百折不撓之志，堅定個人的信仰，從實質方面加以高深的研究，努力於實驗運動，不再蹈文明戲，學生劇的覆轍，我想這次小劇院運動的前途，也許不至再失敗吧！

我們中國人不講求經濟，不講求效率，事無不可引作例證，處處令人傷心。西洋人說的「Time is money」固屬太偏唯物，但是中國人太不愛惜光陰——如南京六朝居茶客之流，北京隆福寺烏徒（架烏籠鳥以逍遙市上者，無以名之，名之曰烏徒）等類，恐怕世界各民族莫之與京吧！這是「唯」什麼呢？話不用說遠了，回到我們的舊劇場裡探頭望望吧。除掉有限的幾齣戲，劇本身就屬緊張之外，餘均鬆懈不堪，一齣戲可以演到十幾本或幾十本，連演三天甚至一本尚未演完的劇本，有的是，演員的動作的不合理，劇情的不合理，稍留心戲劇原理者，盡可一一指出，觀衆到劇場上去是為的銷磨光陰，台下賣什麼東西的都有，烟霧繚繞，人聲鼎沸，毛巾飛空，鑼鼓喧天，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演戲的人為的是賺錢，看戲的人為的是湊熱鬧，何補於人格的鍛鍊，何濟於藝術的增進，舊劇的本身，一天一天是向崩潰的路上走，這是無疑的，不過，新劇運動的不進步，適足以延長舊劇的生命，這是為一般人所忽視的。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視時間如糞土的中國人，這種弛緩而散漫的精神，在劇場中整個的暴露了。我們希望國家特別提倡舞台藝術，養成此類人才，劇壇中多產生幾本獨幕劇，中央政府拿出錢來，辦中央大戲院，地方政府籌出款來辦小劇院，使着一般民衆免費，或出極少的票價來看戲，這樣民衆新思想的輸入，社會新事業的建設，也許在高尚的娛樂中已佈下種子，即在戲劇本身來說，話劇的改良，獨幕劇的價值確定，總可因此而有相當的成績吧！以後我們的民衆到劇場去，不是為的銷磨時間，而是利用時間以欣賞藝術，演員，觀衆，音樂家，導演，佈景師合作，注意經濟，注意效率，我國劇壇上獨幕劇的前途，真是有無窮希望吧！從事話劇運動的人們應當及時努力吧！

青年皮鞋商店



號七十字乙北路街人口市盤城東京北：址地

本商店專辦各國名廠皮鞋，款式新穎，品質優良，歡迎各界人士光臨。本商店地址：北京東城盤口北路七十七號。

電流驗日配光

明明規模宏大

明明設備完善

明明誠實賤賣

明明配鏡準確

全國眼鏡大王

西單大街路東

擔保準確無比



國劇前途悲觀

亟應徹底改革

方言

改善方法須由編製表演雙方入手

我國戲劇的發源，雖然說是很早，但能完成有唱有白以表演一件故事，而能成就其舞台生命的時期，却不能不算金元兩代，故論戲曲者，必以金元稱首。金朝人的作品，我們只知道董解元之西廂記，其他作家已無可考證。若元朝作家，則有王靜安先生的宋元戲曲史，可作參考。就中嘗為元人雜劇作家之里居，列出一表，後有云：「由右表觀之，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書省所屬之地，即今直隸山東山西產者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產者十九人，且此四十六人中，其十分之九，為第一期之雜劇家，則雜劇之淵源地，自不難推測也。」觀其結意，自然是決定這雜劇淵源，便是大都地方。元時的大都，便是如今的北京城，可見北京這座古城，其有關於戲曲之興衰，可說已在數百年以前了，明朝雖然說仍建都在這裏，可是明朝是南戲興盛時期，由南曲組成的傳奇一種體裁，實以蘇州為盛，而用以歌唱傳奇的崑山腔，又出在那裏，所以明朝戲曲盛行的地方，不在燕都，而反移於東南江浙一帶。一直到清高宗，因嗜好戲曲，選蘇揚伶人，入內廷供奉；又為他母親作過幾次萬壽，和他自己作八旬萬壽，全是召集全中國境域之內伶人，來京師演唱。於是便把全中國戲曲的中心點，移在北京這個城圍子裏來。自從乾隆到現在，又有一百多年，把京城的戲曲基礎，作的更為牢固。以直到現在，除去小蘇城不算以外，遠而四川廣西龍江上海漢口香港，沒有不演京劇的。京劇的勢力，既如此之大，所以我們欲改革中國舊劇，必

定先從京劇入手，欲改革京劇，又必先從北京著手，這是一要先說的。京劇二字，在現下是指着皮黃劇一種而言，這是誰都承認的。但所謂中國舊劇，原不止此一種，況且也各有各的歷史。我們現在想着對於中國舊劇，加以改革，是必要先知其過去歷史，與其致衰之因，然後方能對症下藥。現下我擬定幾個細項，來解決此問題，其細目是：

- 一，舊劇之種類
- 二，舊劇之編製及表演
- 三，衰弱原因及目前之危機
- 四，改善之方法

我們作文的步驟，既如此規定，那末，以後便可分條來說之。

一 舊劇之種類

舊劇之種類，本來極是繁多，但自近百餘年以來，要以崑山腔弋陽腔梆子腔及皮黃四種勢力最著。崑山腔創自崑山魏良輔，乃襲用本地舊腔，而加以改製，調用水磨，拍揆冷板，最適宜於燈紅酒綠之際，作淺斟低唱之舉。故此腔自興起之後，一時東南富豪之家，所有自備家伶，無不歌唱此腔。以其唱腔溫雅所取用劇本又悉屬著名傳奇，故歷來文人學士之輩，沒有不欣賞此腔的。遂使此腔出世不久，便已盛行江浙一帶，在明末本已傳到京師，但她的勢力，並不怎樣大。一直頂到清高宗南巡，這種腔調的勢力，才大為澎漲，近則揚州

地方，演此腔者極多，遠則京師，亦可與揚州相等。但揚州的繁盛，僅僅在乾嘉兩個朝代，以後便歸於衰落。若在京師，固然說在乾嘉時代爲崑曲極盛之時，卽至道光，咸豐同治的時候，她的勢力，依然不小，可以說論做派溫雅，是莫過於崑山腔了。弋腔一名高腔，又曰京腔，本來不出於江西的弋陽縣，也是用以歌唱南曲的。惟獨她流傳到京師最早，後來遂含有北曲絃索的唱法於中；所以一般談高腔的，便說她是清代的得勝歌，如震鈞的天咫偶聞載：京師士夫好尚，月異而歲不同，國初最尚崑腔戲，至嘉慶中猶然，後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崑腔之辭，變其音節耳。內城尤尚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得勝歸來，於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又南金雜志載：「弋腔始於清代康末雍初，乃清帝口外狩獵時所唱，亦饒歌之餘意也。」觀此所論，弋腔既爲出於清之得勝歌，又爲狩獵時所唱，以代替饒歌者，則其做派雄偉高濶可知。若梆子，則爲山西直隸等省鄉間所流行之戲劇，但是雖出鄉間，而一般伶人，對於做派，極屬認真，演至悲哭之際，真能聲淚俱下。故其演唱玉虎墜能令人無不痛恨於馮燕後妻之不賢，演唱殺狗勸妻，則又無不痛恨蕭氏之不孝者，唱蓮花庵，於其夫婦在庵中相會之際，又無不同爲之垂泣者。凡此種種，不獨以其辭句淺俗，使人容易明白，而其做派之能傳情區真，亦爲具有最大之魔力者。西皮本出陝西，後來歸納於黃腔之中，黃腔則出於湖北者，本亦爲鄉間流行之俗劇，以其音韻耐聽，故自道光中葉傳入京師之後，卽占有極大勢力，其後因唱崑山腔之人，多習此腔，如陳德林王榜仙時小福梅巧玲等皆是，遂將崑山腔溫雅之長，納於此中。武生而菊笙楊隆壽等，習藝時多從高腔中人學習，故又將弋腔中之雄偉高濶氣派吸入，程長庚本習徽調，亦擅崑曲，是亦能吸取二者之長，故其聲調，爲能冠絕儕輩。譚鑫培與梆子老生郭寶臣善，其做派則多效郭，是又能吸取梆子之優點者。故皮黃一種腔調之所以能有現今之興盛的，就是因爲她能包括諸腔之長，是與諸腔奮鬥而得出來的結果。我在這裏，遍舉各種舊劇的來源，雖然

覺着廣泛一點，但不如此，又怎能看出京劇組織成分之複雜呢！

二 舊劇之編製及表演

論舊劇的編製，可分爲取材佈局辭句三方面來說。先說取材，在元人雜劇的取材，本來範圍極廣，如煙花粉黛公案判斷山林隱逸羽士釋流度化飛昇俠客除姦公子落魄佳人憐才使拳弄棒戰鬪悍勇等，舉凡社會上所有的各種事情，無一不可作爲戲劇體裁的。所以在那個時候，戲劇乃是大眾化的鑑賞品，尤其是爲中下階級之所歡迎，元劇之所以偉大的，便也在這地方。其後南曲盛行，傳奇之體代雜劇而興，第一部最有名的，便是琵琶記。在琵琶記中，已是以生旦爲主體，純粹取重溫雅，其中絕無戰鬪金鼓之事。自從有了這部傳奇以後，所有作者，便都追隨高明後塵，在取材方面悉爲注重敷衍故事，若叙忠臣之被害，權臣之當國諸事的，尙爲上乘。就中十分之九作品，乃悉以才子佳人爲主，到了晚明，這種風氣更熾，幾乎千篇一律，是如此的。於此足見自傳奇興起之後，關於取材方面，已是由廣泛而歸於狹小的了。因其取材重於古雅，唱時又用崑山腔，所以自明中葉以後，戲劇幾成文人雅士富貴公卿的賞玩品，而與民間，相離已遠。可是傳奇之中，固有如羅鯉記五福記百順記三元記八義記存孤記殺狗記尋親記鳴鳳記等提倡忠孝，節義之作，但比較起來說，總不如才子佳人之受歡迎。等到這種才子佳人的戲劇，爲人所厭倦之後，而所謂亂彈諸戲，乃乘時崛起，如今日通行之梆子腔西皮調，二黃腔等等，都在亂彈之列。她的取材方面，便和元人雜劇一樣，以社會流俗傳聞之故事爲多，以俠義公案社會瑣事合乎下層階級脾味的爲多，所以當這種舊劇起來之後，使崑山腔便受了莫大影響，遂漸歸於衰落。於此可見，取材大雅固不可，但過於猥鄙也不可，必須合乎中道，雅俗共賞，方爲適當。若就佈局言，則元人作品，殊爲簡陋可笑，必定到了晚明諸傳奇作家的作品，方見美善。蓋既作一劇，必須使前後配置，濃淡得宜，有正大處，有諷諧處，前有伏筆，後必有應，不能使有遺漏之處，不能使有背理之處，既不可處處間散，亦不可處處緊張，必定如此，才

有精彩可見。至於辭句，則傳奇作品，失於太典雅，而梆子以及今之嘯嘯戲等，又皆失於太鄙俚，比較看來，以皮黃為尚得其中。皮黃之能最受社會歡迎的，便在於辭句一方面的為多，這也是我們所應知道的。

其次再談表演；舊劇的表演，外面看來，似乎簡單，但詳細考察她的內容組織，却非常複雜。就其大概，可分作八項：一是唱白，舊劇的歌唱念白即古之謳歌，用說白歌唱以表劇之情理，雖與其他各國相同，但比較話劇，却有種種不同之處。每一劇中初次上場之脚色，須有引子或詩或對聯，將官則用點絳脣，亦與引子之情形相同，下場時或念兩句對聯，或念四句詩，或歌唱，此係中國舊劇特有的構造。說白雖亦為說話，但在台上說白時，亦稍有腔調，絕不能與台下說話一樣。至於歌唱，則每一種腔調，有每一種腔調的長處，在某種情形之下，適用於某種腔，似乎也有一定，如果亂用，便覺格格不入。大略說來，二黃宜於莊重，或稍悲痛，故二進宮教子等戲用之。反調宜於悲痛，故碰碑六月雪等劇用之。西皮宜於瀟灑快樂，故乾坤帶打金枝等幾齣太平戲用之。四平調宜於玩耍，故烏龍院梅龍鎮諸劇用之。進而說到板眼的運用，亦非可以隨便亂拍者，蓋若無甚大感觸時，則宜用原板，遇深思長歎，則宜用慢板，遇急劇氣怒，則宜用快板，遇得意賣弄，則宜用二六板。倘編戲之人不明此理，而亂用諸調，則他所編之戲，便不足以感動人心，甚或招許多笑話。演唱伶人，不明此理，本為二黃者，而易為西皮，本為西皮易為二黃，則亦必招通家之指摘。這樣看來，舊劇的歌唱，的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二是動作，戲台上的動作，便是古時的舞，流俗人多稱之曰身段，極有一定之規矩。在出場之前，便有音樂領起，且必俟音樂作到分寸，方可出台，若出台太早，即為冒場，太晚則曰誤場。出台後走動之時，亦有一定程式，並有音樂隨之，故其行走亦絕不與台下人同，大概一個角色之走動，須以板眼為準，快板有快板的走法，慢板有慢板的走法，萬不能一時脫板，任意行走。且各脚走，又都有來歷，如粗魯莽壯人

行走，多用大步，所以花臉的步法，得講闊大。如文人學士，走路時多莊重穩慢，所以生角的步法，講方圓穩練，女子婦人的行走，多細步嫵娜，所以旦角的步法，講慢穩多姿。細而進門出門，亦各有不同，男角色遇有進門出門之時，則用舉步過門檻式代表之，女子則抬手稍作扶牆式，此為形容其弱不勝衣之態者。進出街門房門花園門等，其式一樣，惟大門則可二人同進，如為臥房門，則須一前一後，但遇了環扶小姐出入時，亦可并行，此就其大者言之。再細而一舉手一伸指一拾足一轉身均有一定姿式，而要以美觀為標準。茲舉伸手指為例，淨角伸手須五指離開，將手張圓，此所為形容其粗壯者；生角須四指合併，只將大指伸開，此為形容其莊雅者；小生須四指合併，將大指彎向手心伸去，此形容少年書生舉止不敢放肆者；旦角須四指合併，將大指僅按於指之底節，此所以形容其態度羞澀者。凡此種種，乃其初學時所必知之門徑。至於戲內，演至何種情形之下，應作何種表情，除去男子笑，則直笑，女子笑則以袖遮口，哭時均用袖拭淚，憂愁則探手擡眉，思想則摸胸潤腦，羞則用袖遮臉煩惱則頓足捶胸，揮人去則用手橫擺，招之來則用上下招，懼怕則閃身躲避等等有固定法則以外，亦可斟酌情勢，有所變通。惟必需描摹逼真，能與神化，方為上選。論此做派細膩妥貼在各種不同之戲劇中，要以崑腔為最好，每一劇之演唱，皆有身段譜，以為說明，一句有一句之身段，一字有一字之身段。且其身段，又皆為編戲之人所自製者，如阮大鍼於既作春燈謎燕子箋諸傳奇以後，又親自指授身段做派於自己家中所蓄之伶工，使之演唱，事見張岱陶庵夢憶書內。李笠翁既作十種曲，付家伎搬演，而於伶人之做派服飾，亦極講究，其議論則見笠翁自著之閒情偶寄中。可見做派之重要，實又不下於唱白。三是衣服，在唱白做派，是屬於動的方面，為舊劇表演時最當注意之部分；但屬於靜的方面，如伶人所穿的衣服，亦為與表演有關。中國舊劇所着之衣服，俗則名之曰行頭，其樣式製法，乃斟酌唐宋元明數朝衣服之樣式，特別規定而成者。故劇中無論何等人，穿何種衣服，均有特

定規矩，不分朝代，不分地帶，不分時季，均照此穿法。惟按從前的老規矩，如演清朝的新戲時，只用一人穿清朝衣服，便是表示本劇爲清朝事蹟，其餘角色，則仍着舊日規定之行頭，如探親只城內親家母，梅玉配只少夫人，施公案只金大力等等，民國以後的演劇，便打破此例，可以任意的穿着起來了。四是盔帽靴鞋，中國劇內盔帽靴鞋等物，亦係合唐宋元明各朝制度，綜合起來，而製出的，雖不見一般無二，但大致也還不差，不過稍微華美一點。五是鬚髮，按古人習慣，以鬚長爲貴，故戲中之人，亦競帶長鬚。不過古來亦未見有如是之長度，後人踵事增華，遂成爲現今之樣式。三國的關羽，本有美髯之號，因之更爲特別加長。各名角利用此長鬚，又加了許多身段，致有所謂鬚式舞者，也就由此而發生了。普通用鬚，有黑者白三色，乃表示年齡之意，又有紅色者，惟不規則之人及神怪方用之。其製法，則皆用馬尾，亦屬至簡單者。六是臉譜，用粉墨塗於面部，用以表現其人之爲忠爲佞爲善爲惡，這也是戲劇表演中最有研究之價值者。大概紅色臉，係表現血性男子之意，紫色臉係表示有血性而靜穆之意，黑色臉乃表現其人性情粗莽之意，藍色臉乃表示烈於黑色之意，黃色臉乃表示內有心計而外不露暴烈之態，此皆爲正色。後來雜揉五色，又添出金銀綠粉紅灰等色，雖各有用意，而所取仍以美觀爲重。現今講臉譜之書甚多，亦皆可取以爲參考也，七是切末物件，按舊劇規矩，處處事事，都要摩空，最忌像真，尤不許真物上台，間有持真物者，亦不過丑角插科打諢，莊重角色，決不許用之。故台上所有物件器械，亦均有特別規定，或將原物變通形式，或將原事設法用一二物事以代表之，這也是幫助表演，所必不可缺者。八是音樂，中國舊劇之唱作，卽爲古時之歌舞，歌必以樂和之，而舞亦必用樂引導，倘舍去音樂，便不能成爲歌舞，亦卽不能成爲舊劇，故音樂實爲舊劇構成之最重要成分。現下舞台所用者，約分文武二場：文場則爲吹彈之絲竹樂器，和笙笛胡琴三絃月琴哨吶等，唱文戲時用之。武場則爲金革木三種樂器，如大鼓小鼓大鑼小鑼鑼鈸等是，唱武戲時用

之。在劇場上，所以兼用此二種者，因絲竹聲哀，聽之使人易倦，故必有金鼓之聲，以震蕩之。僅有武場，震蕩喧聒，固爲不可，但若僅有文場，柔靡之音，則亦必使觀者昏昏入睡，故此二者，又實屬缺一不可也。

三 衰弱原因及目前之危機

前在舊劇之種類內，已言明黃腔原本起於湖北，也是地方劇之一種；不過入京以後，能吸收崑弋的長處，又混合西皮二簧於內。所以黃腔由道光十年入京之後，在前二三十年，一方是吸收崑弋之長，一方又是力與爭鬪，以求生命之綿延。按天演公例，永是強者吞食弱者，到同治末年，可說是崑弋的勢力，都被征服下去，而皮黃的勢力，在京師歌壇，已佔最優地位。不料自入光緒以後，崑腔弋腔的勢力，雖然衰弱下去，但是梆子的勢力，却又大張起來；所以在光緒宣統二朝，一共三十多年，中間又是與梆子奮鬥的時期，結果，仍是皮黃打了勝仗。一入民國，卽將梆子戲班，排擠得她不能在各大戲園立足，不得已乃闖入天橋大柵欄下去苟延殘喘，自是一後向全北京城圍裏頭的大戲館子去看，弋腔戲班既概歸絕跡，而崑腔亦僅有自高陽縣來的一個土班，時而發現，時而外出，梆子戲班則只有天橋一隅地方，各大園子裏邊，間或有一演唱者，但也不能持久。於是在京各種戲劇的勢力，只騰下皮黃一種稱霸梨園，唯我獨尊了。戲劇乃是藝術之一種，必須互相觀摩，方可以日見生色。自入民國之後。京師戲劇，既讓皮黃獨自佔據，是已失去其可供觀摩的機會，譬如一顆樹，叫牠自己生長，越來越覺老大，直到枯朽，便也就歸於滅絕而已，所以舊劇衰弱的第一个原因，可以說是環境造成的。其次就是在以前的戲班，是合羣制度，那時是有飯大家吃的意思，每一個戲班，都有大下處，凡是不帶家眷的，都住在裏頭，吃在裏頭，當他年輕力壯的時候，可以掙錢費用，及至年老衰邁，也由戲班供給生活。所以那時的戲份，相差沒有多少，卽便說你是唱大軸的唱壓軸的，所拿戲份，和唱開場戲的，也多不到什麼地方。戲份既是均勻的，所以大家便都

能維持家口費用。倘值國服，戲班停演，或是賠錢的時候，當班主的，尚須拿自己的錢，去維持大家的生活；因此之故，各個角色，皆不但具有特長藝術，並且肯於賣力。而現在情形，可與此大相反過，吾無以名之，只好叫做獨角制度。大概是自民國後，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等四大名旦興起以還，在舞台上的勢力，是把老先生掛頭牌習慣打倒，改以旦角代之。此時雖然注重旦角，他所用配角，也還找一二等的角色來作幫襯，不但他這齣戲能看，就是前幾場的戲，也還不錯。由這注重一個旦角的制度演進，以直到現在，一般旦角，也認為所有看戲的人，都是衝着自己一個人來，貼戲報時，只寫一個人的姓名，合他一個人所唱的戲，其餘的伶人和其餘的戲，便算都說不上。所以都是用些乏而又乏的角，唱一二齣乏而又乏的戲，對付幾個鐘頭，於是就開了這個主角所演的主戲，故致令觀眾對於除主戲以外的戲，全都絲毫不感興趣。這些乏角們，因拿的戲份既少，又見觀眾對之不大注意，於是不明說他沒有能耐，即有能耐，也不肯賣。因為這種情形，遂使伶人的藝術，日漸退化起來。所有發展的，只在生旦兩途。倘若你唱好了，便可掛頭牌，拿大戲份。對於其他角色，即使學成，也不能掙錢養家。現在你到各戲園子裏去看，除去一二齣開場老生戲，如渭水河雙盡忠戰太平等以外，惟花旦戲和武生戲是必有的，（這武生戲，也不見得必見，如四大名旦中某兩大名旦之戲班，本來各有武生，但遇着他班子裏武生外出時，便不再找人，只好空着武戲不唱，所以各戲班有時連武戲都可以不唱。）其餘如文丑戲武旦戲老旦戲小生戲武丑戲，（這是指專演之戲，在生旦主演的戲中作配角，不在其例。）便很難看到。你想這些角色的戲齣，既然不再演唱，則懷有此技的伶人，也必日久而生疏起來。新出的角色，一齣本戲不學，只要能充配角，便可掙錢。這樣下去，使此文武丑角老旦武旦小生等等的藝術，還日漸退化，以直歸於不能再演此戲，為停止嗎。在一般角色藝術是如此的日見衰退，可是為主角生旦的藝術，又怎樣呢？按目下已成名的諸大名旦之藝術，那是各有所長，暫且不論。拿

各大齣生的藝術來說罷，現時舞台上齣生幾大齣的戲，我也都看過幾齣，大概都是有幾句唱腔，尚可稱之謂稍堪入耳；至於他們的做派，可說絲毫沒有，關於劇中情節，至應有所表現時，却一點也沒有表現，按他們那動作說，已與傀儡戲相差無幾。我在前邊，已說說過，舊劇之表演，以動作為最關緊要，亦最能傳情，所謂戲劇之足感動人心者，也以動作方面為多。現今一般伶人，只要幾句腔調，省去做派不講，這樣又怎能講藝術二字。可是這些唱生旦的，論藝術雖不及古人十分之二三，而掙錢之多，却能勝過古人數十倍，所以趨向這兩行的，却大有人在。但我認為生旦藝術退化，關係於舊劇前途者尚淺，唯獨文武丑角小生老旦，武旦諸項角色之日漸無人，實於舊劇發展途徑上，有莫大的危險。我們要知道，現今所謂平戲的囉囉戲，因為什麼叫做囉囉戲嗎？這囉囉二字，乃是半班戲的轉音，所以叫做半班戲的，便是因為這種戲的班子組織，以小旦為主角，次則小生，次則小丑，除此之外，若老生武生大花臉二花臉，武二花武三花正旦等角，是一概沒有的。所以牠所唱的，只是生旦調情之戲，開於整本大套，忠孝節烈之戲又一概的沒有。因其只有三行角色，不啻一個整個戲班的資格，所以才喚做半班戲。倘若皮黃戲班，逐漸退化，使其他角色，都歸失傳，只剩生旦一兩種角色去演唱，那樣和半班戲，又有什麼差別？故我認爲當這皮黃戲班在想走向半班戲而尚未走到的時候，正需要有人出來，將此危機，加以挽救；我因有鑒於此，遂擬定幾個方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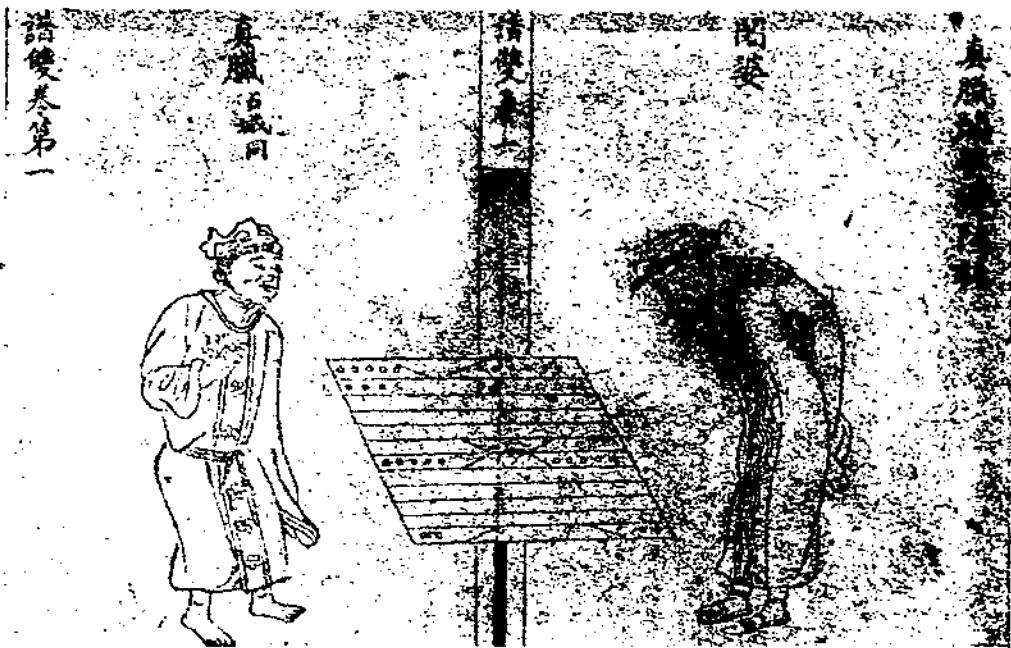
四 改善之方法

前於論舊劇之種類時，雖然舉出所謂舊劇尚有梆子昆腔等，但不過為皮黃作陪襯，為的是令人看出皮黃之所以興盛的，是因牠能集合各種戲劇的長處，所以才能有今日之勢力。現在我們要想改革舊劇，實不容易把每一種都加以改革；因為崑腔有點太高雅，為一般普通人所不易鑑賞，而梆子又只流行鄉間，業此者多目不識丁，毫無涵養，欲想對之加以改革，實屬太不易為之事。所以我現在所談的，仍是對着

皮黃劇而言。其所擬改革方法，可分爲二項，一爲屬於編製方面，一爲屬於表演方面，亦即藝術方面的。屬於編製方面者，又可分取材佈局詞句三類來說。先說取材在舊存諸劇之有關於忠孝節義的，可以保留的，卽加以保留，不可保留的，卽可不再演唱。按目下論，在往時所謂屢遭禁止之淫戲，如葡萄架送灰麵也是齋等，已早歸絕跡；卽仍有演者，如關王廟之類，但已將極猥褻地方，都行刪去，這都是有進步的表現。再就常演及新編之戲論，其所應亟加改善的，便是神鬼俠義荒唐無稽一類材料的戲。因爲古者，以神道設教，所以雖演迷信戲，仍寓有勸善懲惡之意，在現今科學暢明時代，方破除迷信之不暇，又何必再編十八羅漢收大鵬封神三霄青城十九俠等等神鬼無稽之戲，以爲號召。所以我認爲對於舊有戲劇固應加以討究，而對新編之戲，更應加以注意；就以要告訴一般編戲的人，當這國政維新時期欲編舊戲，須以恢復民族固有道德觀念，多編些關於忠孝節義一類的戲，使一般對於老戲看膩了的人，再看些有意義的本戲，也未始不可增加其叫座能力。次是佈局，在編製新戲時，最要緊的，須使場場緊湊無懈可擊，像一些沒大關係之情節，俱都可以刪去，更不要有違背情理事蹟。按雷峯塔乃一部極流行的小說，誰都知道白蛇在端陽節，因吃雄黃酒露原形，將許仙嚇死，遂有向南極老人處盜取靈芝之事。許仙既得復活，知道白蛇是一個妖精，方才上金山寺降香不返，白蛇青蛇才有至金山寺大戰之事，我曾看過某坤伶的雷峯塔。在金山寺以後，接着橋斷，橋斷之後，又添出白蛇夜露原形致將許仙嚇死，許仙醒後，方知白蛇是一妖精。這樣佈局，真可謂之太背情理。因爲將這一場擱在金山大戰之後，那末許仙又爲什麼捨去如花似玉的妻子不要，而決心要上金山寺出家呢？他上金山寺，還不是因爲知道白蛇是妖精，不敢相近，所以才求法海庇護嗎？因爲佈局一錯亂，便有事理不通之謂，故我切望有人要編新戲時，將那些不通情理之結構，務須刪去方好。再次是戲中詞句，我曾問過某坤伶的孫夫人劇本，其唱詞中不通詞句，十居二三。按詞句雖然不求深奧典雅，當以通俗之語出之，但亦要使詞通句順，方足使人明白。如用上些不通詞句，讓人聽了，並不知道他所唱的是怎麼回事。那樣下去，決無良好好成績。不但新編之戲有不通詞句時，必須刪去，就是習爲家當的老本唱詞，倘或有此弊病時，也不妨爲之改正。上述關於取材佈局修辭三方面，所應加以改正諸點，是爲改善中國舊劇所必走之途徑，亦爲就其精者而言。第二是表演方面，亦即藝術方面的；現今伶人最應注重的是

其做派和表情，要把從前不肯費力的惡習，完全去掉。按前在第二節內，已說過，做派表情，比唱腔都還要緊，戲劇之足以感動人心者，在於做派者本多，而在於唱腔者少。看現在一般不成名的伶人，或者尙知用力做戲，雖然做的不好，若其用心，則殊可取。而一般名伶，每每戲謔那些認真做戲的，謂爲火候不深，謂他這是暴燥，謂他這是酒狗血，必須等到出了台和死人一樣，方算穩重老練，試看如今在台上所謂第一等名伶的，差不多都犯這種毛病。所以我認爲欲想使舊劇前途有望，第一着就在改革名伶的心理，讓他們對於做派表情，要知道下點功夫去研究，那樣才可以受社會人士歡迎，而國劇勢力，亦可漸恢復到有發展之地哩！其次爲音樂方面所應改善的，就是一般名伶，只爲自己多掙錢起見，不肯多用場面，或是不用好場面。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聽梅蘭芳的話，唱的好壞，他到沒有什麼評語，而他獨最贊賞唱的時候所用之樂器，爲悠揚動聽，能超出一般伶人之上。梅蘭芳的場面，所以如此好，就因爲他用的打鼓的是前清內廷供奉何斌清，胡琴是現今第一名手徐蘭沅，而所用其他樂器，亦較他伶爲多，於此可見多用樂器，奏出來自然好聽，故就質量方面說，是應行增加的。再就技術方面談，往時場面所用的曲牌子極多，在某種情形之下應用，某種曲子，都有一定。現在却把這些曲牌子，幾乎歸於失傳，所以用着之時，便臨時抓瞎，本爲用於喜劇的，而今却用於哀劇，本爲用於武將的而今却施於旦角，這樣驢唇不對馬嘴的曲子，又怎能引動人的美感。用見對於音樂藝術，也有極應爲之想法保留的必要。再其次爲切末方面：往時戲台之上，雖然不許用真東西，但用夾紙皮革之類，將所有物件，也都可製出；甚而至於風雨雷電，真仙乘雲下降，鬼物由地鑽出等等的切末，也都可作出來；可見那時所用的彩切，也極繁複。不過在普通戲園，財力不夠，便難以製造出來了。現在科學昌明，大可利用之以入切末，自然可以受人欣賞。又往時不演夜戲者多，故於舞台上的光線問題，不大注意，並且那時戲園子小，也無須注意。現今既以演夜戲時爲多，更多大戲院之建築，所以對於舞台上的光線，及夜間所用燈光之配製，也需參用西洋戲劇的長處，來爲之改良。關於這些細目，已有專書研究，我這裏不過略爲點出，用喚社會人士之注意罷了。至於講到認真改革起來，固須伶人自己作去；但外界人士，對戲劇研究有素的，也應各盡己力，去領導梨園，去幫助梨園，那樣羣策羣力的做下去，或者也許有成功之一日吧！

(完)



真陸閣婆雙陸板

攝於「觀音堂藏本」《譜雙》卷一

談「雙陸」

橋川時雄

所謂百戲者，即指藉遊戲以娛性的諸種雜技而言，但它在文化底與文學底的上而究有若何的關聯，若何的意義，且此又在文化上乃至與文學的發達上相互發生的因果是循着怎樣盛衰變遷底歷史的痕跡而來的？其於中日兩國間底歷史關係上考察時究其面目如何？本篇筆者已於「百戲考」上將此種問題一加以敘述了，在這裡祇將關於「雙陸」的一節剖述之，以公同好焉。

宋洪遵「譜雙」五卷（註二），乃是收輯當時關於「雙陸」的遺聞而加以記載，如欲知道「雙陸」的原來意義，此書實為最重要的文獻資料，據此書載云「雙陸」有四名，如古戲中同握朔，長行，波羅塞戲，雙六等皆為異名同物也。洪遵「譜雙序」云：

奕葉象戲，家澈戶曉，至雙陸打馬葉子，視明瓊為標的，非圖謀，則無以得彷彿，雙陸最近古，號雅戲，以傳記考之，獲四名，曰握槊，曰長波行，曰羅塞戲，曰雙陸，蓋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間。

據如右的記載，知道雙陸的生起，始為創自西竺，名曰波羅塞戲，此流行於三國曹魏，而以梁陳魏齊隋唐時為最，但其何以名之為握槊，長行，波羅塞戲，雙陸尚欠詳。此四種中，握槊與長行為自漢魏以來中土所

行的古戲，然此與雙陸有否關係或係握槊，長行所派分的遊戲則未見說明。「譜雙」卷五「事始」條尚有與「譜雙序」所見相同的記載，其文云：

雙陸，劉存馮鑑皆云，魏曹植始製，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為握槊之戲，近入中國，又考之竺貝，雙陸出天竺，名為波羅塞戲，則外國有此戲久矣，其流入中州，則曹植始之也。唐王績集云，鬪彩曹王之局，謂此也。

據右「事始」的記載，知雙陸的起原，其始自天竺印度所發生者是為波羅塞戲，迨傳至北胡時為握槊，最後入中土由曹植所創造者是為雙陸，故波羅塞戲——握槊——雙陸，都因時地而生變化。此說明是為最妥當而融通。何以言之？原來握槊，波羅塞戲，雙陸三種各有其發生的起原，其間發生的時代，也不是逐順序而有聯關的。且「事始」上陳述雙陸的起原，關於剛才所引的長行却並未敘及。

故筆者先從洪遵的說，試將波羅塞戲究是否為雙陸的先驅而為天竺所創造的問題，一加以考索，然後再來就握槊，長行及其他在唐代以前即波羅塞戲未傳入中國以前已見流行的古戲與雙陸究有何關聯，抑雙陸的遊戲為與此種古戲或波羅塞戲別為一種特異的遊戲等問題加以一敘述。

原來在中國古代遊戲中，以波羅 Polo 名此塞戲的波羅塞戲，其非中國所創始已甚明瞭。殆因球名波羅故即視為係印度所輸入者耶？「和漢三才圖會」卷十七「嬉戲」也說：

按類要云，雙六乃出天竺，涅槃經名波羅塞戲者是也，然則始於胡國者佳也，日本紀云，持統天皇令禁雙六，則可知本朝雙六始先於爾基也，然未知誰人傳來也。

他記雙陸為北胡的戲，由印度所創意而傳至北胡，更由北胡而傳入漢土者，但這從西域底交通發展的徑路上看來實難贊同，母寧視它係為西域所創意的古戲而從北胡傳來為切當。此正如波羅球即打毬，在中國古書上都記為它自印度傳來一般，此均為祇拘泥了佛經從西域傳來的徑路，遂併將西域所傳來的百戲也誤為係起自印度而由北胡人之手傳入中國的，如此之例亦復不少。在此種場合，一般中國記傳家也往往會肯定此物創自本國者，以故便將西域發生的打毬與中國固有的蹴鞠互相混為一談，故雙陸或也難免似此雷同附會。

以波羅為名的波羅塞戲，其非中國所產生已屬確定的，故此如非印度所發生，即當係發生于西域方面未經通過印度而從北胡傳入中土，二者應居其一。有謂「涅槃經」有波羅塞戲之名，故云此乃為印度天竺所發生者此說不足靠，蓋重視翻譯的佛經其文獻上的信憑性自甚薄弱故也。又有斷定波羅塞戲即係雙陸者，此說也難輕以置信。況北胡的握槊即謂其為雙陸又難以確定的。

故全數地由筆者的見解來推斷之，則波羅塞戲根本為脫離不了波羅 Polo 的一種塞戲，與波羅球在其發生與傳播上有着最密接的關聯性吧！(註二)且此密接的關聯者，波羅

塞戲與波羅球又同其發生之地與時代，其法式亦可謂相同的，或以為波羅球始傳至中國，依其方法再從中國創造波羅塞戲而呼以波羅的名者，據筆者想來當以後說為是。

欲知唐代的波羅球在當時上流社會間怎樣地風行一時，及其與新輸入的遊戲怎樣地投合時好，此均載在當時的詩文及諸記載！——此在日本亦同然！(註三)當然，波羅球乃為馬上屋外的遊戲，並非行之室內，又此戲因過激故不適于婦女子行之，在那適應各時代風尚的遊戲熱烈盛行的時際，此遊戲連衣服的模式也寫出了，漆器陶器也繪出了，連這遊戲的自身也隨時代愈愈改造成合時好而發展者，此豈非中國古今通有的事實？如此在波羅球盛行一時的唐代，幸有較此為早行于中國的雙陸，其方式與波羅球大致相同，因此便把它採入了雙陸，由是新式的雙陸也于室內或為婦女的遊戲而行之于上流社會間了，于是更冠以波羅的最新名辭，此實為波羅塞戲得名的緣由。蓋發生于中國固有的雙陸，已名實俱讓與新興的波羅塞戲，而竟至連中國固有的握槊長行局乃至雙陸等古戲亦漸次沒落于上流社會間，終至其法式也失傳了。其結果，終至于連想考證新興雙陸即波羅塞戲的起生時，也得將此求之于各種的古戲。當然，此乃在掌中國的記載者——歷史家，他們往往對於新輸入的文化物，將此來由強索之于中國古有的事物上以記載者，此為習見的常套手段。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為波羅塞戲。(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第八百七卷引)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曰闌婆，占城曰質卑，真臘曰莎。(同上) 調言長語，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

梁，故名雙陸，雙陸最近古，號為雅戲，始于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雙陸有光焉。(同上)

關於雙陸改稱為波羅塞戲的原由，有人以為波羅者，係古博戲的通名底「儂陸」(博六)的假借，但此說筆者不能贊同，蓋波羅球 Polo 為古代波斯所發生，西行于君士坦丁堡，東至土耳其斯坦，再伸展至中國而更由漢土傳入日本朝鮮，此為極明顯的事實，「譜雙」也云，「北雙陸」者乃與中國原始的博戲相融合者云，故所謂「大食雙陸」「真臘雙陸」者實為波羅球自西方傳來的過徑，而終于釀成了雙陸者。以故波羅球戲之變成為波羅塞戲的雙陸，也可斷為渡來中國以後所創造的。

故欲想知波羅塞戲究竟為怎樣的法式行之者，除根據唐宋時代雙陸的記載外無從知悉。但其已經整理的記載又祇于上述宋洪遵「譜雙」五卷上考之，現于「譜雙」上觀之，則當時即已無由知其法式，惟于洪遵「譜雙序」上可知此書整理的一番苦心。

我太宗皇帝播之聲詩，記於奎文，雙有光焉，閱時益久，中州祇祇罕見，而殊方編譯，類能為之，家君北歸，余虞侍從容，始得北雙之說，南遷負陽，嘗往觀遂之，番禺又聞所謂南雙者，私竊自語以為四荒之戲，茲得其二，亘遼以東，或謂與南無殊，惟西轉踰遠，巨得而詳，當闕之，以俟它日。

右序末記有紹興辛未六月字樣，故知雙陸在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一一五一)此戲已沒落，無由知其法式，即



北雙陸板——攝於「觀古堂藏本」本「譜雙」卷一

「譜雙」的著者洪遵亦已大費其搜索苦心了。「譜雙」卷五載有盤馬之制度，並收入北雙陸盤，廣州雙陸板，大食雙陸毯，真臘閣婆雙陸板的四圖，卷二收入了屬於北雙陸的平雙陸（一名契丹雙陸），打間雙陸，回回雙陸，七梁雙陸，三梁雙陸的圖式，卷三有屬於廣

州雙陸的囑風雙陸，下噴雙陸，不打雙陸，佛雙陸，三推雙陸的圖式，卷四有行于南番的四架八雙陸，南皮雙陸，大食雙陸（以上南番），並列入了爲東夷所行的日本雙陸圖式，卷五輯有分爲當局格制，南北局例，事始，盤馬，骰子賭賽，名稱，雜記各項的記載爲據「譜雙」載云，此「波羅塞戲」底名稱，僅爲依循古傳記而將其載之序中，關於唐代所行的波羅塞戲則無任何的記載，所見者祇有在南宋末期稍流行的雙陸一些遺事而已，但如從它分載北雙陸南雙陸即廣州雙陸與南番東夷的雙陸這一點上觀來，已可知當時所行的雙陸並非中土所產生。而大致可明瞭了這爲西域所傳來。且此書又載曰比至南宋波羅塞戲已爲雙陸的舊稱云云，由此可見古戲雙陸的原有樣式知之實甚困難，故我們如果一定要做到這地步，就不得不先從未改爲新形以前的波羅塞戲的舊形上考察之，不可即從古戲雙陸所承受下來的所謂長行，掘梁式或彈碁的古戲上，加以溯源尋流地察不可。（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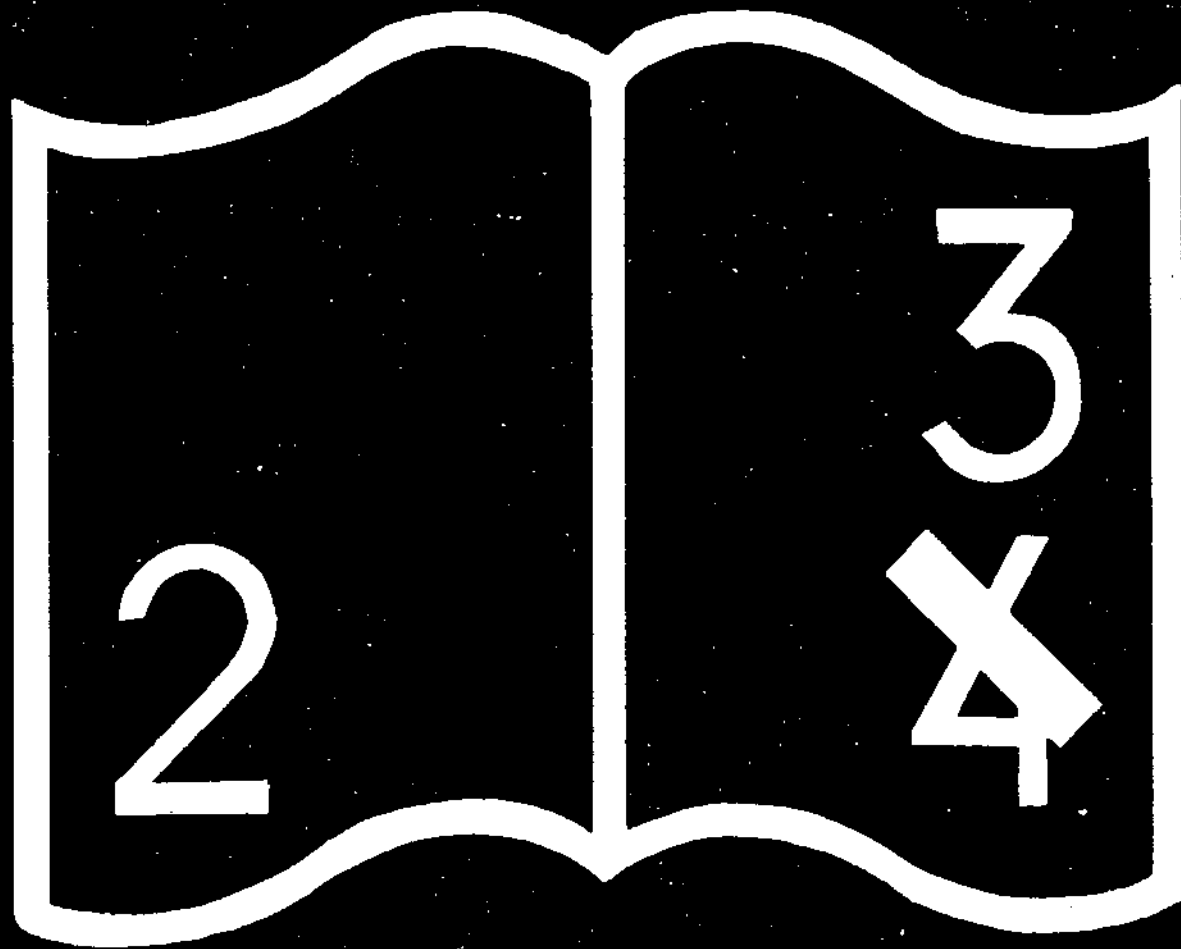
清孔繼滿在「長行經」冒頭，就長行，雙陸，掘梁等古戲的緣起，述其關係云：原曰，今之雙陸，古長行也。元虞裕云，雙陸之戲，最於唐，常考其技，凡黑白各用六子，乃今所謂六甲是也，昔有對云，三箇半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碁，即可知矣，唐國史補云，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戲有二，其法生於掘梁，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強名爭勝，謂之掠零，假借分壹，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則十二基爲雙陸，三十基爲長行矣。據右記載，可知唐代前盛行的雙陸，乃

爲自古戲長行中所分出者，此用黑白各六子者，或係及元時尚流行的「六甲」，乃雙陸的遺意乎？據「唐國史補」云，長行者盛行于唐，爲有局盤一體二黑白黃各十五子，此乃發源于掘梁，又變化雙陸，更加以改善爲長行了，長行有「掠零」囊家「乞頭」之別，用乞頭之十二基子爲雙陸，用三十子者爲長行云云。此記載與雙陸長行的生起前後矛盾殊欠明瞭。故「長行經」更有如次的記述：

洪遵云，雙陸博局戲名，以異木爲方槃，槃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又云，以傳記者之，獲四名……則四者又一也，豈大同而實異，故可混其稱其，以意度之，既明理爲表的，則海雙陸長行摺蒲皆同。

又據「唐國史補」等書記載，則知唐武后時長行局尤見盛行，此遊戲本起源于掘梁，一變而爲雙陸，更由則天武后與狄仁傑的創造而成長行局云，茲轉錄其文如左：

唐國史補，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戲有二，其法生于掘梁，變於雙陸，天后夢雙陸而不勝，召狄梁公說之，梁公對曰，官中無子之象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焉，監險易者，喻時事也，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有廢慶弔，忘寢休，輟飲食者，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掠零，假借分壹，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過宵而戰，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掘師本首出，圍碁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揚芄首出，如彈棋之戲甚古，法雖鮮有爲



编码错误

之，其工者近有吉遠高起首出焉。

（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第八百七卷引）。

如欲推考雙陸的起原時，則如右引數條的記載，餘亦可于他書見之。祇知道這些各種古戲均為大概類似的博戲而已，至其各個博戲，則因互長時間於各地分別流傳，其起原之說紛紛不一，蓋皆無足信憑。據右各書的記載，可知長行，擲梨，雙陸非但為大同小異的古戲，且更與擲及擲蒲也為屬于一家

- 一、明代雙六的馬，總為三十數個，揚獻谷氏所藏，以象牙造成，高十四cm底面直徑三cm上面直徑一cm表面有山水花卉蟲鳥的薄刻，其馬之一半塗藍，他的一半塗朱紅。
- 二、唐代的骰子發掘物，以白土燒成，四cm立方，各面深刻有一至六的數圈，此物因未施有任何修飾，恐為冥器或民間使用之物。



的古戲即為博戲者，乃屬確實的事實，此且待後再述。唯日本在上述各種古戲以外，更及彈碁六甲皆以スグロク Suguroku 或スグロク Suguroku〔雙陸〕訓讀之，故此種古戲乃為同類的玩具，在其發生及流行的時代上頗有絕對的關係，且古戲更隨時代而變質，又由行法不同，居今日欲由所佚存的記載等以考其變化痕迹，並說明這些古戲在如何關聯下消長變化實不可能。

在唐時波羅毬即打毬最盛行的時頃，雙陸採入了波羅毬的打法名為波羅塞戲者，已

如筆者前述。又因此雙陸在未採入波羅毬的打法以前，其原型的雙陸已傳入日本，故於講述日本的雙陸時，來將原型的雙陸與和此有關的各種古戲一加考究者其故也在此。

雙六，日本稱為「スグロク」 Suguroku 此為雙陸的古音自不待論，至後世則訛作「スゴロク」 Gu 訛為 Gohi，「倭名類聚抄」卷四雜藝有云：雙六，倭名苑云，雙六子，一名六采。（今按

薄突是也，薄音博，俗云須久昌久。）

見右文，可知它已自極古時代從中國傳入日本了。故宋洪遵「譜雙」上亦有倭人甚好此戲的記載，同書卷四「日本雙陸」條云：

白木為盤，闊可尺許，長尺有五，厚三寸，刻其中為路，置二骰子於竹筒中，據而擲諸盤上，視其采以行馬，馬以青白二色琉璃為之，如中國棋子狀，馬先歸一處者為勝，倭人甚好之，兩人對局，自朝至暮不已，傍觀者亦移日不去。

「雙陸」在日本雙陸條上，在右記述的前頁畫有如下圖的格子圖，但其未列入對局人物與馬的排置者，想因不知其確實情形嗎？但在「和漢三才圖會」卷十七「博戲」條上載有其圖解，觀其馬的排置却似「譜雙」卷二所見的「平雙陸」（一名契丹雙陸。）

當時日本所行的雙六，是在一寬一尺長一尺五寸厚三寸的盤上行之，盤中間刻有紋路，然後從筒中擲出骰子，視其采數而進黑白二色的馬者，「雙陸」的陸並非指六的數，乃是馬隨骰子而進因得此名，迨到後來馬才成為六個的，如此看來，可知當時日本所行的雙陸恐是極老式的一種方法。故「和漢三才圖會」卷十七博戲也云：

續事始云，魏陳思王曹植製雙六，置投子二，唐宋有乘子戲，不知誰人遂加至六，今按唐賀州節雙六始，因明皇與楊貴妃采戰將兆。



唐宋兩朝之「人物畫」

諦

聽

(下)

自五代初葉迄宋朝末年，中間一共是三百六十九年的歷史，在這三百六十九年的期間，真是中國繪畫劃了一個新時代的時代，開放有史以來中國民族藝術燦爛之花。

自五代初年到末年（西曆九〇七——九五九年）這五十三年中間，當時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干戈擾攘，縱有五代，橫有十國，各據一方，各自為政，但是雖然社會混亂如此，而戰爭沒波及的地方，却始終沒有廢棄了繪畫，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時還承緒着唐朝長時間承平遺留下的文化藝術遺風，而五代的諸侯士大夫，仍然加以非常的重視，故五代留遺的不論文化藝術，其實貴并不減於唐朝。

創業的宋太祖削平羣雄，國號為「宋」，宋承五代之後，藝術更為發達，當時皇家的優待畫士，古往今來，都難和宋朝比肩，立國之初就設立了「翰林圖畫院」，廣招天下畫士，看其才能，賜給薪俸，並規定：待詔，祇候，藝學，畫學正，學生，供奉等職務，又加西蜀南唐的畫家，景慕宋朝的文化，次第來朝，藝術形成一種紆迴交流的狀態，更呈一時之偉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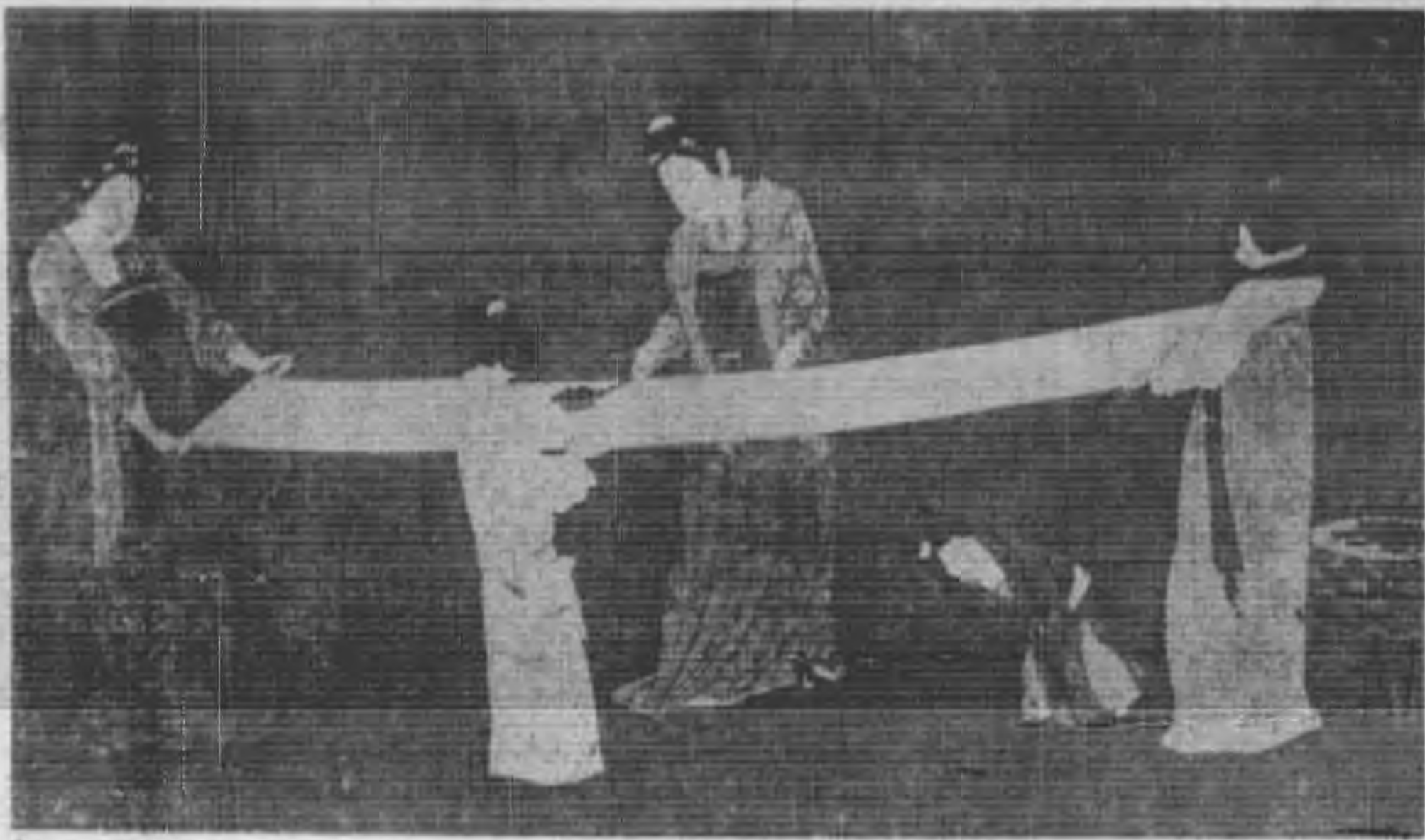
在歷史上以藝術知名的宋徽宗，愛畫入迷，不祇自己能畫，並廣徵天下名家，使畫屏壁，（即屏風），又建五岳觀，寶珍宮，做為收藏名物的寶藏，流傳至今的皇皇巨著「宣和畫譜」就是徽宗降旨勅輯，當時的畫院，並課題作畫，興盛一時，好畫手往往因作品中選，立時貴顯，因此，更能誘導社會人士對畫道的興趣，畫院的畫家和院外的畫家，別出新思，競製佳作，勾心鬥角，蔚為大觀。

到高宗南渡之後，對於藝術依然重視，文藝中心，遂轉移到臨安，高宗書畫兼妙，待詔進呈的畫幅，常加御題，紹興朝代畫院的待詔，常有受御賜金帶的光榮，這時內府的收藏，雖然比不上宣和朝代的宏豐，而中興館閣的儲藏，也頗可觀了。

宋朝對於繪畫的倡導，大概已如上述，至於作家之多，也為歷朝所僅見，山水畫有荆關董巨，花鳥畫有徐黃易趙，諸家都是灼照古今的大家，而人物畫是本文的主題，必須詳細列論一番。

五代和宋朝的人物畫作家之多，並不減於唐朝，不過唐朝的主題，多是宗教畫，簡言之，也就是佛教藝術畫，故其描寫，多為人物

畫，直到宋朝，山水和花鳥作家，逐漸增多，而描寫的範圍，也日漸擴大，當時山水畫家和花鳥畫家，對寫生又富於興味，故從玄想的描摹，而變為實際的寫生，所以宋朝的山水，花鳥，和人物畫，形成一種平衡的發展，成為鼎足形勢，這並不是宋朝人物畫的衰微，不過他和其他種畫，並駕齊驅罷了。



宋徽宗摹唐張萱搗練圖

人物畫到了五代，作風為之一變，是由唐朝莊嚴偉岸的作風轉向一種筆墨趣味的傾向，最顯著的作家，如西蜀的石恪便是其中的好例子，他的衣紋的描法，一反唐的謹嚴，乃屬一種壓擦的「枯柴描」是為注意筆的趣味之一例。

總計五代和宋朝著名的人物畫，約略如次：

釋貫休（佛

畫家）

石恪（人

物畫家）

左禮（佛畫家）

曹仲元（道釋畫家）

阮郛（仕女畫家）

周文矩（仕女畫家）

顧闳中（人物畫家）

胡翼（樓閣人物）

衛賢（樓閣人物）

李贇華（國外風俗畫）

王仁壽（國外風俗畫）

房從真（國外風俗畫）

孫知微（道釋畫）

王齊翰（道釋畫）

李昇（道教畫家）

武宗元（佛畫）

李德柔（道畫）

李公麟（人物畫）

梁楷（人物畫）

高益（道釋畫）

趙伯駒（樓閣人物畫）

馬和之（人物畫）

牧溪（佛畫及雜畫）

李唐（人物畫）

劉松年（人物畫）

馬遠（人物山水畫）

五代和宋朝的畫家，據畫史所載不下千人，其中最著名的總計也不下百人，人物畫家約略如上所列，但其中有被「山水畫」名所掩的而同時也是人物畫的能手，故亦應列「人物畫」一類中，在人物畫家中又分「佛畫」如釋貫休（即禪月大師）左禮，曹仲元，武宗元等，（「天道士直系作家」），「道教畫」如李德柔，李昇……等，「人物風俗畫」如周文矩，李唐，劉松年，梁楷……等都是，而宮庭畫家李龍眠（公麟），則又各門兼精，遺留作品之多，同代無能和他比肩的。

宋朝道教盛行，駭駭乎有凌駕佛教之勢，在藝術上也呈混合錯綜狀態，所以當代畫家有專工佛畫的，有專工道畫的，又有兩者兼能的，又因山水畫勃興，人物畫的取材範圍更因之擴大，在人物的空際中，往往加上美妙的配景，章法佈置，都比唐朝進步，如梁楷的「出山釋迦圖」，李唐的「奕艾圖」就是很好例子。

宋朝畫唯一的特色，就是用墨的學問比唐範圍廣大，在方法上比唐朝也進步得多，尤其馬遠，牧溪，梁楷的作品呈現出顯明的例子。

據日本的藝術理論家「金原省吾」氏的「支那繪畫史」上所說：

「……近景以胸中丘壑駕馭畫圖，以骨法密露之線，描寫主要之形體……人物筆法與畫石相似，同用秃筆，形體雖小，精神則一，解衣磅礴之作也」。

如上所論，則宋畫在線條之學識上，確比唐朝更進一步，筆者拙見認為宋時代山水畫大興，而人物畫亦多少受山水畫之影響，故馬遠之作人物衣紋，亦用畫石筆法為之，即其例也。

宋朝人的用墨精神，尤其顯著的要推梁楷，牧溪二大家，牧溪作畫純乎發於內心形於筆

墨，觀察自然，揮毫而出，用墨飛舞，能利用畫紙的空隙，托出物品的光線，其思想見解遠出乎西洋畫法之上，梁楷畫線條異常尖銳，鋒芒畢露活氣充溢，潑墨作品，濕氣淋漓，如「胡愛羅拉沙」氏所



六祖圖

龍眠是熙寧中的進士，官到朝奉郎，在京十餘年，不遊權貴之門，純是一副藝人的風度，退休之後，優遊林泉凡三十四年，專致力於繪畫，因此他的作品，纔有了多量的遺留，其製作時期，定可

推定是在這三十四年中。

畫「描筆如裂電光石火，破汽飛散」足見他的行筆迅速，迫力却渾，方法作風多少受夏珪山水畫的影響。今日流入日本的「六祖禪行圖」「六祖破經圖」，才能看出梁楷真實的本領，但其所畫的「十六應真」長卷和「出山禪迦圖」則又工整超逸，除承襲唐代莊嚴的作風外，更流露出宋人行筆迅速的特色。

李龍眠的作品，原以工整秀麗見長，其白描畫法，至今稱絕，作品胎息吳道子，但行筆比吳氏為柔和，龍眠尤以畫馬著稱，龍形駿骨態健如活。其五馬圖今日已流入日本，至今被彼邦認為瑰寶，在龍眠

的時代，畫苑本以競賽丹青為能事，石青大綠異常鮮艷，數年前故宮博物院陳列出的宋朝畫，顏色鮮艷如新，可看當時畫士對於色彩學如何的精湛。及到龍眠輕毫淡墨，一掃過去粉黛之習，忽然給當賞鑒家一種新感覺，所以龍眠能轟動一時，他最好的白描畫要推故宮中的「兔曹圖」，這幅圖畫是描寫唐朝郭子儀單騎見回紇的故事，畫中旌旗飛揚，駿馬活躍，盔甲武士凜凜的武風，充然活躍紙上，可稱李氏的神品，其宏篇巨製要屬九歌圖，這圖為手卷式長數丈，紙本完好描寫神仙故事，行筆細整，堪稱傑作，故宮博物院已有印本，足供人物家之參考。

筆者常謂中國的人物畫。唐代作風可舉出吳道子為代表，宋朝作家，可以李龍眠為代表，吳氏人物畫的結構，全憑腦中豐富的想像力，故其佛教畫誇張的成分最強，乃純藝術的觀點上，可謂創到最高峰，而龍眠的作品，在承緒吳氏，乃吳氏筆意之中，能參用寫生法，我們看他的畫中的人物，駿馬，各種形體輪廓上便可看出，人物的身體體格，能與真物彷彿，這可以看出龍眠格物的觀察力，在寫形比吳氏為真實，但誇張則遠不及吳氏為豪放，倘讀者不信，可取兩家作品

印刷物，略一比較自然明瞭。

至於周文矩的仕女畫，面龐身軀，衣紋體態，大體仍類唐朝，但行筆設色，則比唐朝進步，其特徵（一）行筆用墨多變化，已不似唐朝的謹嚴。（二）顏色渲染的法則能活用不拘，不似唐朝似鑲工一般的富於圖案意味，故仕女畫周氏可稱一精於法度，又別出新意的功臣，周氏以外如顧闓中馬和之，劉松年，這些作家取材範圍加廣大，上至周秦時代的歷史畫，下至宋朝當代的風俗畫，一一都能收入畫筆，其法則進程，各有特色，但多不能越過馬遠，李龍眠各大家畫法的藩籬。

因為這篇文章，是一篇廣泛的總論，故不詳細的一一細舉了。

由來唐朝畫家，幾乎全受佛教的影響，故當時的作品，也以佛畫為最多，法度的莊嚴，規矩的慎重全有一定的準則，譬如「佛」和「阿羅漢」的身軀



文殊菩薩像 馬遠作

已。嚴格的說，佛教藝術已有衰微之感。（三）山水畫及花鳥畫大興，寫生之風一時興起，畫家作畫的心胸，一時開拓，筆墨之間，注重趣味，再不受唐朝佛教藝術嚴格的法度程式所拘束，因此之故，當時的佛畫，大抵沒有一定的法則，又因禪僧多喜超脫有相之風，喜歡水墨的寫意畫，所以當時不論禪宗和士大夫之間，寫意的墨筆畫相習成風，多不受森羅萬相的佛畫所縛束，山水，花木，竹石，禽鳥之作，駸駸乎凌駕佛畫之上，蓬芭脫出宗教的約束而傾向接近世俗的玩賞畫了。

上列三點，為宋朝繪

畫和唐朝不同之點，在人物畫觀點說來，自然不及唐代專精，但山水畫的勃興，却確乎建築下有史以來的黃金時代，而且一時代繪畫具有一朝代的作風，它轉變的原理，原是基於當時的政治，經濟，

民族思想和各方面的變遷，決非一二作家所能造成或挽回的情勢。

復次：宋朝繪畫作風的轉變，亦多基於當時學術思想發達之故，

當時學者，不滿於以前訓詁之學，乃出於佛老參和儒宗理情的研究，遂開理學的基礎，自理學思想蓬勃，於是學者，專耽於思索，以儒家致知格物，形成以理推測萬物的風尚，宋代的人物畫，不論在佛，菩薩，羅漢，風俗，歷史各種繪畫都被這種思想所籠罩，其顯著的例子，如梁楷的潑墨人物，和李公麟的白描羅漢圖，一洗唐朝拘謹莊嚴之習，而出於筆歌墨舞，自我的風尚。

不如唐時代謹嚴，其主要的原由不外以下三點：即（一）自仁宗以後，孔教復興，佛教常為人所擯棄，道學家尤攻擊不遺餘力，又因當時是印度佛教絕滅時期，梵僧不來中國，以致難乎為繼，如修功積德的燈畫，已漸見衰落。（二）自北宋以來「新密教」大興，對於諸佛菩薩圖像的禮拜供奉；反不如定坐，靜慮，參禪，修養為盛。故當時供奉的佛像，乃屬於般若十六善神，白衣大士，水月觀音，及楊柳觀音等美的觀音圖，和諸祖禪機圖，師家的頂相，和充飾素壁十六羅漢像而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流傳至今的宋代羅漢畫像。按羅漢本為印度古代從釋迦過遊各地的說教門徒，同時是廣佈佛教有功的人物，在佛教初入中國的六朝時代，遠會加圖寫，及印度僧人跋摩，唐朝的盧梭伽都是圖寫羅漢的能手，其像貌，大抵耳掛金環，豐頰整額，隆鼻深目，完全表現印度高加索人種的面貌，其服裝用具，也都是印度式，自宋以來，作畫注重精神趣味，把莊嚴梵古的「羅漢」像，常常畫的與世俗接近，畫中的含義，也往往加上自己的意思，這種畫品，流傳至今的也很多，據大村西崖的：「中國美術史」所載，彼邦京都「高山寺」的十八漢；「清涼寺」的十六羅漢……等。按這種羅漢像的作家，據大村氏根據畫幅題跋的考證，多出於張思恭，陸信忠，林廷珪，周季常，蔡山，趙璣……諸家的手筆，這些作家的手法作風，頗影響日本鎌倉時代的佛教畫，使「宅磨派」發生變化不少。

大村氏又說：除張思恭一人是出於北宋外，其餘諸家，全屬南宋，至其居留地點，雖不在一處，現在頗能推定以今日的浙江「齊波」為中心，又此種畫幅，據筆者所見，多為長約五六尺。寬約三四尺的立幅，畫的下角往往發現「信士弟子某某恭奉」的款識，以意推度，或為當時人士修積功德，出鈔請畫士圖寫，貢獻於佛寺，掛於壁間者，但其筆法構圖生動異常，雖作者思想不及唐朝謹嚴，而衣紋設色猶有唐朝的餘緒，到現在或被埋沒，或蒙畫工之名，豈不冤枉！

據上各點，結論如下：(一)宋朝人物畫的發展，乃是一種平衡的發展，如風俗畫，歷史畫，「道教」及「佛畫」都有宏豐的貢獻，和精美的成績，並非如唐朝，只有佛教畫特別發達。(二)山水畫的發展，足以促成筆墨接近自然，蓋畫家寫生，每日和大自然為伍，受萬物靈感的浸潤，足以使他胸襟開拓，形於筆墨之間。(三)皇家招考天下畫士，又有畫院和院外畫家的競爭，是推進畫家競爭的原動力，作畫題材擴大，這是最大的主因，宋朝風俗畫的發展這又是原因之一。

總之，五代及宋朝在政治上雖然是不太太平的時代，在藝術上却正造成一個在世界美術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時代，豈祇人物畫一門而已。

(未完)

全國唯一教育刊物 教育學報

第四期要目

- 中國大學教育基本問題
- 中日文化人與興亞前途
- 從女子天職以談家庭教育
- 教育實際問題之一
- 社會教育之改善問題
- 中華教育總會之使命與其將來
- 世界趨勢與我國大學之使命
- 中學問題之商討
- 日本教育的理念
- 日本的高等教育

李牧白 蔡百里 羅慶山 宋慶介 楊文慶 王文培 吉田熊次著 張紹昌譯 陳雲秀

國醫醫柱月刊

特色：全國當代名醫撰稿，材料豐富，學說新穎，言論公正，新開闢實編排醒目，印刷精美，風行中外，信用最著，定價最廉，出版準期。

歡迎：定刊、批評、介紹、投稿、交換。

定價：零售每冊國幣一角五分，預定全年一元六角，半年八角（國內半費，在國內外另加郵費全年一元二角，半年六角，香港照國外減半）郵票代洋九折計。

總發行所：北平西城北溝沿三十號國醫醫柱月刊社

青年唯一良好讀物 青年呼聲週刊

復刊號已於十二月出版

每期二分各大書局代售

內容豐富 立論正確 取材新穎 投稿公開

社址：北長街教育會內

北京華洋廣告社啟事

本社承辦中國文藝月刊廣告事宜

請各廣告刊戶逕與敝社函洽為荷此致

△本社地址前內司法部街變與衛夾道二十八號▽

本社專登電台電影各種新聞報廣告繪畫精美廣告。

翻譯廣告迅速價廉約期不誤。

經售加來斯自來水鋼筆。美術名片。仿宋楷字。百張三角起碼。

函購加郵五分



六法論研究

(四)

佰 精

六法論中間的四條，乃一般的繪畫技術，上文已經說過。「經營位置」即布局，「應物象形」即狀物，「骨法用筆」即用筆，「隨類賦彩」即設色或用墨。中國畫雖然重在表現內心；但對於技術一方面，也非常講究。畫家的最高鵠的，是畫出來的東西，必須「合乎天造，厭於人事，形理兩全，曲盡真態。」（李日華六研齋三筆）

畫家作畫的時候，胸中須先有一個意象，方可下筆，把這個意象曲曲折折完全地表現出來。方薰山靜居論畫說：

凡作畫者，多究心筆墨，而於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邱壑生發不已，時出生意，別開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立意佈局，新警乃佳。不然，綴辭徒工，不過陳言而已。

繪畫和行文一樣，要先立定主意，然後遣辭命句，方能言之有物。不過，由佈局以定體勢，借筆墨以作點染，總須以氣鼓蕩其間，一任自然，不可雕琢。清王原祁麓臺題畫稿說：

先定體勢，後加點染，均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耶？

又說：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點染。略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

成於胸中的意象，畫論上謂之爲「意」；生於腕下的邱壑，畫論上謂之爲「筆」。關於意與筆，有人主張「意筆相發」，有人主張「筆到意生」，也有人主張「意居筆先」。主張意筆相發的，張彥遠歷代名

畫記論畫六法說：

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用筆得失說：

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是，然後神開意定；神開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沈宗憲芥舟學畫編山水取勢說：

筆以發意，意以發筆。筆意相發之機，即作者亦不自知所以然。此即所謂：「涵泳於心，練之於手；」（清王翬清暉畫跋）「發之於心思，托之於毫素。」（清王毓賢繪事備考）使立意用筆，互相發明；此

說乃並重「意」與「筆」。主張筆到意生的，韓拙山水純全集論用筆

墨格法氣韻之病說：

夫畫者，筆也。……握管而潛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

清黃鑑二十四畫品清曠說：

意所未設，筆爲之開。

用筆要像，開雲在香，卷舒自在，筆墨零亂，一點一拂，皆有異趣。」

（懋格廬香館畫跋）萬物形神，賴筆勾取；此乃特別重「筆」。主張意

居筆先的，唐王維山水論說：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

方薰山靜居論畫說：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

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王原祁雨窓漫筆說：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

王學浩山南論畫說：

畫時須意在筆先。或先畫路徑，或先畫水石；或樹木屋宇，四面布置定，然後以山之開合向背湊之，自然一氣渾成，無重疊堆砌之病矣。

清秦祖永桐陰畫訣說：

意在筆先，爲作畫第一要訣；覺古人千言萬語；盡於此矣。……寫一樹一木，則一樹一木全形早已融會於筆下。其他一切，莫不如此。然後神於心會，心與氣會，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然於筆墨之外。是非筆先之機，精熟於胸中，烏能臻此？

清鄭積畫學簡明山水論意說：

作畫須先立意；若不先立意，而遽然下筆，則胸無主宰，心手相錯，斷無足取。夫意者，筆之意也；先立其意，而後落筆，所謂意在筆先也。

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說：

畫之爲用大矣哉！非獨繪事然也，普濟萬化一意耳。夫意先天地而有，在編爲幾，萬變由是乎生；在畫爲神，萬象由是乎出。故善畫者，必意在筆先。寧使意到而筆不到，不可筆到而意不到。意到而筆不到，不到即到也；筆到而意不到，到猶未到也。

清蔣和學畫雜論立意說：

未落筆時，先須立意，一幅之中，有氣有筆有景，種々具於胸中。到筆着紙時，直追出心中之意。理法相生，氣機流暢，自不與凡俗同。

「筆墨之妙，乃畫家意中之妙；」（方薰山靜居論畫）畫家只須「意象經營」先具邱壑於胸中，落筆自然神速。」（同上）胸有成竹，目無全牛；此乃特別重「意」，意筆相發，固然最爲理想。但就中國人的傳

統見解言，却重意而輕筆。繪畫和作書一樣，意到而筆不到，使人感覺餘味不盡，故曰「不到即到」；筆到而意不到，使人感覺興致索然，故曰「到猶未到」。不過，清鄭燮板橋題畫說：

文與可畫竹，胸有成竹；鄭板橋畫竹，胸無成竹。濃淡疎密，短長肥瘦，隨手寫出，自爾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茲後學，何敢妄擬前賢！然有成竹，無成竹，其實只是一個道理。

「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既畫以後，不留一格。」（同上）意在筆先者，定期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同上）忘形規矩，任情揮灑；此即高逸一派，所謂「無意乃佳」。惲格瓠香館畫題說：

高逸一派，如蟲書鳥迹，無意爲佳。怎樣叫做「無意」？清張唐浦山論畫論氣約說：

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其如是而忽然如是也。謂之爲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機之勃露也。

偶而神來，天機勃露，不期然而然，出乎原定計畫之外，有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所謂「神來」，即西洋人所說的「煙土披里純」；在藝術創作上是異常重要的。李日華竹懶畫騰說：「藝術要須一時神到」；這話可以說是深得藝術三昧。

作畫必須先講構局或章法，即「經營位置」。王昱東莊論畫說：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宕奇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疎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此理，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章法一定，自然觸手成趣。清秦祖永桐陰畫訣說：構局須靜對紙素，先定一章法，始能意在筆先；然後隨意布置，游行自在，當疎者疎，當密者密，從四邊照顧而成，必能脫去町畦，超然塵外。

構局最爲緊要，用筆也須得勢。秦祖永桐陰畫訣又說：作畫構局，最爲緊要；用筆尤須得勢得機，方不落平境。林木串

掉，屋宇布置，橋渡往來，山巒起伏；一切鈎連映帶，一以氣行乎其間而貫通之，雖千巖萬壑，自然精神團結。

如同善奕的人，寬以起勢，子不虛下；成敗利鈍，在於謀始。盛大士谿山臥遊錄說：

作畫起手，須寬以起勢，與奕棋同，若局於一角，則無生路矣。又不可雜湊，蜂蟻拱抱，樹木向背，先於布局時安置妥貼，如善奕者，落落數子，已定通盤之局。然後逐漸烘染，由澹入濃，由淺入深，自然結構完密。

秦祖永桐繪畫訣說：

畫之構局，如善奕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畫家疏布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即之有輕鬆之感。則棋之作用，不與畫之關係同一理哉？

位置經營，須留天地；方可立意定景。「天」即空虛，豈能着力？但有無相生，無處較有處尤為重要；所謂「畫在有筆墨處，畫之妙在無筆墨處。」（清戴熙習苦齋畫槧）「地」之夷險迫塞，曲折遠近，極難刻畫入微。宋郭熙畫訣說：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謂如一尺之幅，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據案把筆，率爾立意，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所賞於瀟灑，見情於高大哉？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說：

畫中有天地。作地極難，夷險通塞，迂迴徑直，要須了了於胸，而後了了於筆，可也。若夫畫中之天，即是空虛；空虛豈能着力？然不無工拙者，以其逼塞處有安不安耳。

其間景物分佈，要須一橫一豎，相互交錯，方不顯得平板。清華翼繪畫說說：

畫有一橫一豎；橫者以豎者破之，豎者以橫者破之，便無一順之弊。

各種景物，又須分別賓主；不可使賓勝主。元湯屋畫鑒說：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煙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凡賓者遠近折算，須要停勻。謂如人物是主，凡賓者皆隨遠近高下布景，不可意推也。總而言之，要像王原祁雨窓漫筆所說：

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甜適，掃畫俗腸，默對素幅，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間架，次布疏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拍，其為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名利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為俗筆。

這個，無論對於何種體裁都是一樣。譬如畫花卉，清寧一桂小山畫譜八法章法說：

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勢而言，幅無大小，必分賓主，一實一虛，一疏一密，一參一差，即陰陽晝夜消息之理也。布置之法，勢如勾股，上宜空天，下宜留地；或左一右二，或上奇下偶，約以三出為形，忌漫團散碎，兩互平頭，畫核蝦鬚。布置得法，多不厭滿，少不嫌稀。大勢改定，一花一葉，亦有章法。圓染非無缺處，密葉必間疏枝。無風翻葉不須多，向日背花宜在後。相向不宜面裏，轉枝切記蛇形。石畔栽花，宜空一面；花間集鳥，必在空枝。縱有化裁，不離規矩。

又如畫山水，梁元帝山水松石格說：

首尾相映，項腹相近，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殘曲直，聳枝凌亭。……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疎於胡越，松不難於弟兄。路廣石隔，天遙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嫌隣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

王維山水論說：

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定賓主之朝揖，列群峯之威儀。

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坂岸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煙樹，水濶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

宋李成山水語說：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掃景物，擺布高低。

董其昌畫旨說：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清繡道濟畫語錄境界章說：

分畫三疊兩段，似夫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盡地，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關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不分遠近，寫此三疊，奚啻印刻？兩段者，景在上，山在下。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如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幾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清蒼重光畫說：

夫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樾交割，以清爲法。形勢崇卑，權衡大小；景色遠近，劑量淺深。……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峯盤互，祖峯乃厚。……一收復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足。……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崖突垂膺，有現有隱。近阜下以承上，有尊卑相顧之情；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勢。危崖削立，全依遠岫爲屏；巨嶺橫開，還藉群峰挿笏。……數運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峰相望，或斷而或連。……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山脈之通，按其水徑；水道之達，理其山形。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多沈瀟；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平遠一派，水陸有殊。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鳧雁，剝竿，樓櫓，成疊，漁罾爲映帶；村野以田廬，籬徑，菰渚，柳塘，茅店板橋，煙墟，渡艇爲鋪陳。

(未完)



宋徽宗御畫

被竊故事

張銘

法國國立美術博物院本年六月十一日被青年畫家名布古斯拉佛斯基者竊去十八世紀名畫「淡泊人」(見本刊第二期)，可說是近代文藝界中一件風雅竊案。該畫被竊結果，竟發現了「淡泊人」頭頂上將落的空筆，對該畫寓意上增加了不少的價值。由這段文藝新聞，使我想起與畫堂詩話記載着的一段宋徽宗御畫被竊的故事來，在我國約七八百年以前，宋高宗朝代，有位以詩章應制的官員姓康名與之，素常就歡喜與同僚中名左者開玩笑。皇宮中思殿裏，有一張徽宗親筆御畫，很是精彩卓絕，高宗常常的把玩，爲的是見畫中人，以起榮寵之悲；觸物傷情，勿減復仇之志。有一天左陪在下班的時候，順手牽羊似的把這張御畫偷到自己的府去，康與之也恰在這天來拜訪他，遂留住一同飲酒，並且請出御畫來讓他鑑賞，康與之一看，知道開玩笑的機會來了，於是支使左陪進裏邊取證核，他拿起筆來在御畫上題了一首七言絕句：「玉鑾宸游事已空，尙餘畫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左陪取了證核出來一看，嚇的「玉容慘淡」，「呆若木雞」，但也無可奈何。第二天上朝得個方便就奏知皇上，叩頭請死。高宗一聽大發雷霆，問御畫在何處，左陪緊忙把畫呈上去，高宗看完畫上的詩句，不免大慚一番，也就沒罪左陪的意思了。由這段事看來，康與之題的絕句就像「淡泊人」頭頂上新發的空筆一樣使原畫增加不少的價值，宋高宗雖沒能雪靖康時受的奇恥大辱，但造成宋室一二百年偏安之局，不能說徽宗御畫和與之所題絕句沒一些鼓勵的功勞罷！至於「淡泊人」和牠頭頂上的空筆能否驚醒「世間觀人命如兒戲」者們的迷夢，那只有天知道。



文藝雜誌談

林英

文學與人生，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因為文學不僅只是描寫人生，而且會給人生一種啓發。文學底本身雖然是給讀者講美麗的故事，或是唱多情的詩歌，然而在其中却蘊藏着一種做人底態度。它會在美麗的故事中或熱情的語句中給讀者一種啓示，一種激發；或是引起讀者對某一類型人物或某一事物底同情或憎惡。因其有這種作用，往往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會給予讀者們一種力量，而間接地影響到整個的社會。

「爲人生而藝術」與「爲藝術而藝術」這一問題，本來已經無須乎重新討論；然而現在却還有許多文藝者在那裡爭辯。不過倘若依這一問題底重要性來說，每一個文藝者對於這個問題都應該確定他底見解；因爲「爲什麼」確是從事文學創作底基本態度。

在起首我們提到文學與人生底聯繫，現在，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一方面

談起。第一，不管是主張爲什麼的文藝家，他所描寫底題材，決不會完全與人生脫離。因爲不論是怎樣奇特的超人，他也要受着生活環境底支配；他底思想，他底意志，他底個性，都是與環境有着莫大的關聯。意志雖是自由，然而却是受環境所決定，主觀雖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然而決不能脫離客觀而單獨存在。因此，不論古典作品也好，現實派的作品也好，未來派的作品也好，不過是以不同的見解不同的技巧來描繪各時代底人生。不論作者底主觀成分是如何的濃厚，而却無可避免地總是描寫了當時的時代。

第二，文學作品是客觀現實底題材通過了作家主觀意識以後的再現。因此，每篇文學作品底產生，都必須經過三個階段，即：題材選擇，主觀分析，和實際描寫。因了題材須要從作者主觀意識之中通過，往々同一題材經幾個作者描寫以後，而有種々の不同。這不同的原因，便是由於作

者底主觀意識、情緒、和技巧上底差異。比如在上次歐戰之中有一些德國作家把戰爭描寫得如何神聖，如何偉大；然而在雷馬克底筆下，却是寫得那樣的殘酷，貧乏，和淒慘。同是一樣的清秋月夜，有些作家把文寫得是極其靜美清幽，然而李後主却寫出了「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那樣淒涼的情調。這些不同的理由，就是以上所說的作者底意識和情緒。因爲文學是一種藝術作品，由於它本身底美往々能遷移讀者底感情，使讀者和作者起一種共鳴作用。作者底意識，往々會成爲讀者底意識。比如我們讀納蘭性德底詞會纏綿悱惻，讀岳飛底滿江紅會感覺激越奮發；讀冰心底散文會贊美愛底偉大與人生底和諧，然而讀矛盾底子夜時却會咀咒那不合理底社會與不合理底人物。這種作用一方面是移情作用，另一方面在讀者底做人態度上，常常給予一種無形的啓發。

由以上所述的第一點中，我們可

恭賀新年

胡王郭

季永少

襄海亭

鞠

躬

以認識到文學是不能脫離人生；由第二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文學對於人生底積極作用。從這裏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雖然有人在高呼爲藝術爲藝術，然而一個藝術家底任務決不是脫離人生，而去研究他底空想。假如我們承認一個文藝家在社會上不是寄生蟲，不是分利者的話，我們便應該把從事文學底態度嚴肅起來，擔當起表現人生啓示人生的責任。

主觀是受客觀決定的，然而，主觀却能改變客觀；文學是爲社會所決定的，然而，它却能影響社會。文學在社會上的功用，即在於給予社會以良好的影響，而間接地促進它底進步和發展。

二

文學底任務即是作家底任務。我們要求現代文學能給予社會一種優良的影響，須先要求作家們對於社會有一個正確地認識。這不是說每一個作家必須是社會科學底研究者，而是說作家們應該深刻地認識社會底內層，了解其中底善惡，然後以他們底豐富的熱情與藝術的技巧給表達出來。文學作品一方面要動人地描寫社會，但在它的描繪當中，却是該含有對於惡底阻礙與對於善良的歌頌。不論是阻礙也好，歌頌也好，只要。是基於正義出發的，那末，它給予讀者底啓示當然也是善良情緒底激發。反之，它若是在那里歌頌罪惡，咀咒正義，那

末，不管它在組織上是如何完密，在技巧上是如何優美，我們終不能說它是一部完好的作品，因爲它背叛了人生底正義，失去了社會底價值。

目前的中國社會，是在一個大變革的時期。天災人禍普及了各地，不安和動盪的情緒充溢了各個都市和農村。在這樣動亂複雜的社會裏，固然到處是流離、貧乏、和毀滅，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個蓬勃新生的力量却在創造、發生、和發展。現在在中國社會底出路決不是建設某一階層少數人底安寧和幸福，而是應該爭取全民族底生存和延續。現階段中國文學運動，應該要求每一個文藝作者面對現實，在這一個意識之下去努力文學作品底創作，發揚文學底啓示人生的功用。在這裏要附帶說明一下：這決不是要求作品題材底同一化，而是希望作者在合理意識之下去描繪這大時代中他所最熟悉的一角。作品底內容和表現方式要多種多樣的，然而，作品底精神却要歌頌光明，歌頌正義。

近兩年來因爲中國底社會經過了一個突變，所以中國底文學發展也經了一個打擊。就最近我們在北方所能看到的文藝作品來說，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滿意。一方面因爲技巧上過於幼稚；一方面因爲題材上的單純和類似。我們可以統計一下，在所能看到的作品之中，差不多有十分之五是戀愛和兩性間的故事爲題材，而所寫

的內容又差不多都是一件極其平常的喜劇或悲劇。我們並不是說「戀愛」這一題材沒有意義，不，決不。反之，而且我相信從戀愛故事裡所表現青年男女底熱情與自己犧牲的道德性。能給予至大的興奮和鼓舞。但「愛」在文學裡決不是那樣的單純可以表現，同時，人生裡的「愛」也決不是那樣的簡單。而且現在的社會是這樣的動亂，現在的人生又是這樣的複雜，到處都是文學底題材，社會每一角的情形都值得我們動筆。我們底作家應該把眼光從愛的圈子裡放開去，認識一下目前的社會，觀察一下現實的人生，假如從認識和觀察中有所領悟而執筆，那末，產生作品底內容，我相信決不會像現在這樣貧乏和空虛了。

羅曼羅蘭有一次談到了高爾基，他大致是這樣說：文學作品的精彩，主要的是在於作者對於社會有深刻地認識與了解。我也是一個文學者，但生活上和高爾基是不同的，高爾基追求真理方式是走碼頭，他能從豐富的生活經驗中去體察社會，因爲他和現實社會異常接近，所以他寫出的作品也是真實地表現了社會，他底成就要偉大得多。

對於從事文藝創作的人們，我覺得這話是有深長的意義的。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恭 賀 年 釐 華 洋 廣 告 社 如 鞠 射

談「孫行者」

林 火

記不清是某大學的入學考試的國文試題啦，其中有對「對子」一項，據說上聯就是「孫行者」。當時應試者自然是一天對地，山對風，大陸對長空，地各人都有獨到的對法，但其中最令人瞠目結舌拍案叫絕的却是一位奇異的天才對底——你猜是甚麼？——「胡適之」！胡對孫，隱藏着「胡孫」的意思，適者行也，之乎者也又都是虛字。確是妙得很！

談到「胡適之」，不自覺地想到他的自稱是空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書雖然把各家的傳說的綫索都尋出一束，證明了學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但有一事是最可惜的，即是把這鼎鼎大名的孫行者給忘掉了，這真不能不怪胡博士的疏忽，何以見得呢？「拿證據來」！好，有的，不過若按着事有終始，物有本末，胡博士的邏輯的因果律來推，似乎還有說些關於這個猴子的拿手好戲大鬧天宮的全武行的七十二變的神通的必要。因為他有這種莫測的本領，所以才能哄騙神、佛、仙、魔，把天宮淨土兩大神聖不可侵犯的寶地鬧了個一塌糊塗，大大地給那些尊嚴的神仙鍍金的面孔上塗了一層猴子尿的腥臭，你看二郎神捉他的時候，他只搖身一幌就變成了一座菩薩廟，兩眼化成廟窗，舌門變作南海大士救苦救難的觀音大士，牙齒當了山門，但只剩下一條猴子尾巴沒地方安置，好了，變一根旗桿吧，但這也似乎太新奇了，旗竿哪有樹在廟背後呢？所以就露

出馬腳了，然而這種「變」的精神仍是極可欽佩的。此外他騙赤腳大仙的蟠桃會，偷吃老君的八寶仙丹，等等好玩的把戲，讀過西遊的人當然都記得很清楚，用不着我在這裡耗費昂貴的報紙油墨來默寫這些鬼話，但我們却有一個主題是不能忘記的，那就是這個刁皮的猴子的七十二變的神通，和那一根能屈能伸為所欲為的如意金箍棒，就因為他有這兩件法寶，所以才敢喊出一帝王輪流作，明年到我家」的獅子吼，其事雖不成，但其流風遺澤影響於後世的却極大極大，時代進化，以迄今日，更是桃李門牆遍及天下了。但就因為爲多了，所以也就平庸了，也就不引人注意了，結果呢，就把這位開山的鼻祖師爺忘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胡博士也就沒有把他列起傳來，藏諸名山，傳之後世。然而往往有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反作用，那就是越爲人所努力保存的，反而愈容易丟失，如秦始皇焚書的時候，醫農卜筮之書是沒有燒的，但這種書却不傳於今，而列在被焚之列的五經諸子反到流傳不息，到今日儒家的道德還被社會佩如絃索，所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三從四德禮義廉恥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知僅是知，與行還是兩回事，有些事是只行而不說的，譬如新婚的一對小夫婦在洞房花燭夜的第二天早晨你問他或她晚間都幹甚麼來，那他或她一定不告訴你，反之，又有些事是光說而不行的，譬如現在很多君子滿身上纏着道德的文章，而行起來的時候則是七十二變了。孫行者換身一變的眞言咒語固然不見經傳，可是溯自唐太宗派玄奘取經以來以迄今日二千年間相沿口授未嘗一日之放假，五四運動之初許多許多跌着洋槍火砲的新戰士出現了，向着一切「舊」衝擊，衝

擊，越衝人越多，衝上去的人都一官半職了，也就越發令人眼熱，於是又衝……衝，衝上搗台去的固然不少，而衝到坑裡去的也很多，但搗台須得有台主啊，於是又「敲」，「推」，「踢」，各人在各人的旗幟都織出好聽的名詞，招兵買馬，伺機待發，及時機一到，即舞動金箍棒而上陣，真是翻江倒海風雲變色地打了個你死我活，勝者自然是得意洋洋，自稱這是對腐敗勢力剷擊的鬪士，敗者呢，也換身一變，裝出可憐相，陣陣有辭了，曰：啊，人心不古哇，我既無黨又無派，啊，啊，好人沒站腳的地方了……此外還有一種自己替旁人爲自己的文章作序言的曰摘錄來信云云的自捧自吹的鳴文，魯迅先生謂之曰「序的解放」。其尤者，甚且化名作自己的介紹，自己先譽之曰甚麼甚麼作家，思想怎樣敏捷，臉子如何白淨，甚至夏天不洗澡，冬天睡早覺，一切一切居家瑣事也都描寫畢至，最後再加上一頂帽子學著，博士，詩人……這很有些像「廣告專家」宣揚自己的貨色「眞」實「性」，如果用述語來說，這就叫作「創牌子」吧！孫武子曰：「兵以正合，而以奇勝」，上面所說的這種花樣，自然是所謂「正」，所以效果每每並收不大，反而給人一種「江湖上賣野藥者」之感。除非他在自我介紹的稿末附上一條「敝人未婚……如有應徵者，請將像片若干張寄多少號信箱，適合者函約，不適合者原封退回，絕對保守秘密」……不過這有點不像文章了，於是乎「術」又生焉，其一即自己化名作攻擊自己的文章，又作應戰的文章，結果——當然囉——是把那個化名的自己打得到個落花流水，真名的自己掛着長勝的面具微笑地「名利兼收」了。其二即向着當世知名之士的

鼻樑投小石子，如果這位名士稍欠修養一吹鬚子一瞪眼還他一把掌，好啦，這正中了我的，您想被名士罵的資格的人當然也就很够難的嘍！所以阿Q挨了趙大爺一個耳光，得意洋洋飄飄然了，而旁人呢，也以阿Q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了。可是這種把戲如果被人看穿了而置諸不理或付之一笑呢，那也有作用，您想敢在土死爺頭上抓土的人當然也就不是等閒之輩了，這些都是以奇為勝的戰略。一言以蔽之，這種戰略固然是高深莫測演幻神奇，但最要緊還是那根金箍棒！這根東西可以「分身」可以「化身」，可以「隱遁」，可以給人加「紅帽子」……

根據以上「盛於雄辯」的事實，我們大可以指誦胡博士不為孫行者這一「無以名之」的哲學家考據的粗心了，然而投在變化中的人往往是不見變化的人呀！猶之乎堯坑裡的蛆不覺得他的生活臭惡一樣呀！我們又何必多責於胡適之先生呢？七十二變和金箍棒的法寶於古已有之了，不過於今尤烈罷了！這就是「進化論」。

諸位讀者先生：「今天天氣哈哈」……

心能造境

蘇 茜

看看壁上挂着的月份牌，已經是十二月五日了。再過二十幾天就到新年了！新年，新年，在幼年的時候，是多麼甜蜜的夢啊！穿新衣服，放爆燃花，吃些平日不常吃的年菜，逛廟會去，買大糖葫蘆，翻騰跳，說笑，玩，鬧，真是高興極了！然而，如今的心情，不知是為什麼，覺得新年是多麼可怕而且可憎的東西啊！是牠奪去我的青

春，毀滅了一切人的青春呵！左一個新年，右一個新年，消磨了二十幾個新年，使我的髮邊添上了第一根白髮。

把視線移到窗外，看見天空中片片的黑雲，隨風飄搖在空中，我於是在黑雲中造起空中樓閣的意象，正想得發呆時，話的一聲，院中枯樹上飛來一隻烏鴉，把我從幻夢中喚醒，這現實粗大的槌，把我理想的晶珠擊碎；把我潔白的希望破滅，我的思想從天邊收回，墮在污濁的塵埃中，拔不出腳去。我憎恨那隻烏鴉，驚醒我美麗的幻夢，然而就在這時烏鴉的一聲又飛走了只剩下那棵沈沈的老樹，靜立院中，四圍寂然無聲。

我於是凝望着枯樹，又創造起新的念頭，許多的疑問在我腦中盤旋，為什麼我此刻不但不盼望新年的到來，反而怕牠的光臨？為什麼那一天到西山看紅葉，人家都說象徵著熱情，我却覺得那是血淚的結晶？為什麼有的人看見松樹覺得地經霜不凋的意志，好比人中豪傑，有的人看見松樹，覺得牠鬱鬱的枝葉，含有沉着的生意，有的人看見松樹覺得綠得越發淒涼？甚至於一個人今天看牠與昨天看牠的態度不同，一分鐘前與一分鐘後對於物的觀察，就會變得懸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越想懷疑越多，越想越玄妙，後來簡直想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覺得真理實在是件不易探覓的奇寶。

嗚！嗚！下課的鐘聲在半空蕩漾着，許多同學從課室向宿舍中歸來，腳步聲與笑語聲打破了寂靜的空氣，頓時我的心中煩悶得格外厲害。

隔壁的屋中一位同學雀躍的對另一個同學說：「快放年假吧！我痛痛快快的玩幾

天，整天過着這種機械生活，真膩極了」。

「你打算怎樣玩法？」

「看電影，聽戲，滑冰，到城外風景好的地方散心去，玩的方法多得很多！你贊成那一種？」

「我都贊成，但是娛樂，都要有時間和金錢才能做到，我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還那有那種機會去消遣自在呢？」

「不要緊，只要你有玩的勇氣，過新年，我請你看一場電影，如果天氣晴好，我們去頤和園欣賞牠冬天的姿態，你肯陪我嗎？」

我聽得厭煩極了，什麼時候不可玩呢？過什麼新年？新年的意義是什麼？一般人的腦海中，把新年當一件重大的事情，也怪有趣，當初我不是也站在愛護新年的份子中嗎？只是此刻，「新年」再也燃不起我衷心的火燄了。

(脫稿於女師院宿舍)

而況於人

木 活

寂園苦鼠，小貓捕得其子，置諸地。鼠詐死，俄忽奔逃。貓伺其動，奮起追捕。數擒而數縱之，以為戲。客曰，貓既飽食，原無須鼠。其所以然者，精力過騰，當有以耗之也。擒而復縱，無所為而為，是遊戲也。遊戲之際，發揮本能，是模仿與練習也。之數囚者，實藝術之起原。主人喟然歎曰，有是哉！物猶如此，而況於人。



小物件上的感情

畢基初

鑰 匙

幸福和財富的靈魂是一串鑰匙。
在一串鑰匙上往往攀附着一串神祕的陰影。

古舊的典籍有買珠還櫛的教訓，啓示出人類愚昧得可笑。其實，我感到他可笑的地方不是因爲那綴飾珠玉翡翠的櫃子的值錢，而是捨棄了的櫃子，珠子將無從寄存。我想那櫃子上必有鎖，還有一串鑰匙，這是珠子的主人的一點私有。不然，雖有珠和櫛，而無管鎖的鑰匙，則仍見不到珠子。童年，我常於祖父的煙燈旁零散的聽到鄉里的風土紀，說門外的遠山就是藏有富絕人寰的財富榮華的金庫，開啓那寶藏的鑰匙却是田野裡一支黃瓜的花。花是不值錢的，但有錢不能買回花的凋零。南方的採寶人來遲一步，鑰匙的花萎落了，嘆息一個有缺陷的故事。於是使我們在今日行經青青的山林，聽到伐木人丁丁的斧聲，不由感到鑰匙的可貴而不勝其悵惘。

記得年青就守寡一生受盡了困苦和折磨的大嫂，臨死的時候從破衣裡掏出一串長滿鏽花的鑰匙，同一滴淚，交给了我。我和道她的心情，於是我從晦暗的屋角找

到一個讓煙熏黑的木箱，把鏽的鑰匙投進銅鎖，在箱子裡我見到了少女所珍愛着的刺繡，有紅的綾羅，桃色的輕紗。可是大嫂却受了一生窮，度了一世灰色的生活。她鎖在箱裡多年別人不知道的悲哀的記憶，青春的幻夢。現在該清理一下了。我一件件的取出拿到大嫂面前，然後扔進火池裡。於是大嫂嘴角露出一絲苦笑，閉上了眼。我也把那鑰匙放進她冰冷的手掌。掛在我心靈的門上的鎖，也有一串鑰匙。

裡面鎖的是青春的記憶紅胭脂的想念和生命裡的遺物。風露在鎖上留下了泥水的污痕，而鎖孔却從未投以鑰匙，因爲我久已失去了我的鑰匙，長年流浪於異地，懷着滿懷的悵惘。但寂寞的人世不復給我以慰安，我也就自甘冷落的讓鏽鎖鎖着我的心靈的門。

我的鑰匙是一句話，可是在滄桑多變的世俗裡，連一句溫暖的話都得不到。誰會向我說一句知己的話，那怕是一個謊，我也要傾我的所有給他，我會告訴他我深沈的悲哀和霉爛了的企圖。我希望着有熱情或古奧的鑰匙來開啓我心中的鎖；但風塵裡奔忙多年，終使我失望，沒有那樣一個人在深夜裡哭泣。

誰都有一串鑰匙（幸福與財富）惟我失去了鑰匙。

門 環

誰的黯啞的手指又敲着這寂靜的夜裡冷的門環，剝啄的聲音像是老年人蒼涼的咳嗽，震動了我這季候病患者的心了。

這沒有燈火的小巷，沒有什麼行路人。只是風在叩問門環的記憶。

有一個冬天，我常靜坐在窗下，讓暮色在牆上張網，也不點燈，把煤球爐子燒得紅紅的，等着幾個從風雪裡歸來的友人。等着門環响了，友人都帶着一身雪進來，就點上幾支蠟燭，姿意的談笑一晚上。巷子裡如果有籃子的小販子咳嗽的時候，就大家摸口袋裏錢買花生嚼。談到夜分深了，燭光有如紅霧般漸滅的陰沈暗落；煤球爐子也沈默的安靜下去，不再「必剝」的爆响；然而院子裡的雪也深深的，友人就又都走了。

爲什麼不裝備一個門鈴。
陌生的友人第一次到我的居處，總會這樣的問我。我只是微笑的點一點頭，沒有什麼回答。我真想罵一聲愚蠢，門環不比門鈴好麼？在門環的响聲裡我常常可以傾聽出一個人的情緒和懷念，我可以分辨出每一個朋友比聽到他們的說話還清楚。門環是我心靈的候鳥，像燕子般的在窗下低飛着，帶給我熟悉溫暖的友情。——但也不需我多說什麼，在他們以後來的時候，就不免要在門環上測驗他們自己的感情了。



門環生滿了綠色的銅銹，它黯啞了，黯啞了許久。鎖住我住的屋裡一片荒涼的冷落。

別人等春天，我等門環响。

誰的冷的手指又敲着這寂靜夜裡黯啞的門環？我在玻璃燈裡灌滿了一壺油，預備一個傾夜的長談。然而沒有人，只是一陣風叩問門環的記憶，故人的消息更渺茫了。

寂寞

也麗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就站在這沈悶的渡口……

夜色分外的加濃了，冷的霧，漫漫的遮蔽了我的全身一切，脚下的江濱與江水的界線，也早就看不清楚，我不敢隨便的活動一下，但我擔保我所占有的這立錐之地，是堅牢的，是坦平的，是磨有江水的襲擊……

然而：我祇得咬緊了牙關，佇立着。冷的霧，在凝固，我幾回拭目，也望不見彼岸的擺渡船，燈火也斂跡了，雖然在我的眼前爆炸過幾度火花，但這火花明明是從自己的眼里擦出來的。我感到陰冷，醒的風，也掃射過幾次。

我仍然咬緊牙關，佇立着。
「噓——」

陡的，這嘲笑似的音，叫在我的耳邊了，雖然如蚊蠅的嗡嗡，但在這沈悶的地方，却顯得格外的響亮。於是，我開始尋找發音的魔影……

那兒有？夜色與濃霧簡直使我這自己的全身一切却都真看不清楚，魔影怎能找到呢？不過，我可記得自己的身量的高低，衣服的颜色，心靈的紋條……

但那發聲的魔影，畢竟是怎樣的一幅模樣？它的爪牙是否會損傷了我？嘲笑的聲音，還會更高亢嗎？
「噓——」

又是一陣的嘲笑，依然是那末低微，但由我疑惑轉進恐怖了，我鬚髮覺得，這聲音會繼續高亢，繼續增多，我鬚髮覺得許多的的魔影，扯成了許多弧形——在我進攻……

冷的霧，在凝固着，我又幾回拭目，彼岸的擺渡船，是磨划來，然而，我這立錐之地堅牢的，於是，恐怖却惹了我的憤慨，我張開了防線。

但仍然咬緊牙關，探訪着燈火……醒的風，還是掃射着在，陰冷也漸呈深刻化了，冷的霧，打落在我的眉梢。

在對峙了許久的時候。
我突然聽見：「吱呀——」的槽聲了，隨之我也看見彼岸有一星之火在顫動。
我狂喜，我的熱勁越發加增，我的手腳也靈敏得多了。但還得堅守着這立錐之地。

「噓——」

地。因為冷的霧，是在包圍着我，我的眼前，依然是不清楚，江濱與江水的界線還是模糊的，魔影或許依然在四周，「噓——」的嘲笑，雖然暫歸於消沈……

醒的風，又掃射過幾次，但我不覺得格外哆嗦了，因為彼岸的燈火照亮了我的心地，「吱呀——」的槽聲，也給我的精神作了興奮的戰鼓，我期待着……

江水展開白光了，絲絲地擴大開來，擺渡船，擺渡船上的燈火，也都漂浮在江水的白光上面。美麗的，生動的，我鬚髮捉到那美麗且生動的新的生命……

冷的霧，漸趨於稀薄了，醒的風，也像滅殺了幾分，魔影或許也退避了？槽聲「吱呀——」的，水上的白光，漸接近這兒來了，看去，彼岸分明是那末愉快，那末坦平，那末親暱，我期待着……
「噓——」

陡的，這嘲笑似的聲音，偏又叫在我的耳邊了，但這回的嘲笑，是夾帶了幾許悲哀，餘韻又是那末微弱，知道，是那魔影最後的嘶啞了。我更興奮，更鼓舞，我重揉揉眼睛。

再待什麼時候，我就會離開了這沈悶的渡口？會上了擺渡船，會踏上彼岸呢？

擺渡船還在江心，還在行駛，但我瞧準了擺渡船的燈火的迴轉，看清了脚下的地面，肩着重負，我期待着……不計夜色它是怎樣的濃。

(一九三九、一〇、四)
(於旅順杏花屯)

海外文壇雜話

陳 迎

蕭伯納大放厥詞 對英國當局頗多指摘

歐洲戰事揭開以後，蕭伯納頗發表了一些變動觀的言論，引起世界人士的注目。去年十月間，他在英國的「新政治家與國家週刊」(New Statesman and Nation)中連續發表文字，謂英國之戰事目標並非為波蘭，因波蘭現已為英犧牲，英國實為實現「勢力均衡政策」，而美其名曰「消滅希特勒主義」故主張打倒邱吉爾，遠對德言和，以免德蘇聯合抗英。他又提議為解決戰事起見，應即召開集和平會議，但此會議中「須將張伯倫除外」，因張氏曾謂戰爭須堅持到底，至德之國社主義與俄之共產主義滅絕，由英國憲政扶植波蘭而後已。但在英國憲政之下，勞動者九年間僅得一月工作而已云云，詞鋒頗有愈老愈辣之勢。

最近英國的「每日快報」報記者訪問他，他又對宣傳的問題發表了一些意見。記者向他問：「希布魯克爵士是不是一位適合合作英國報導部部長的人物，蕭翁答說：『他自然不是幹這件事最糟糕的一位！』」言下頗有揶揄之意，後來該報記者反覆解說，他才承認希布魯克在現關中是比較懂得宣傳的一人。記者又跟他開玩笑說：『您願不願做希布魯克爵士的助手呢？』他說：『我是一個職業的理想大家，我善於發明情報以適合於任何事情，同時我也會製造真實的新聞，或是不久即將實現的新聞。』大弄其幽默家的口吻。記者問他：『英國在尋求中立國的同情方面，是否已得到成功？』蕭翁

答說：『最精的是英國的政治家屬於一黨，因此他們的聲望也就減去一半了！』他並認為英國的政治家總愛發表對本國有利的言論，而不擇別的國家。最好還是多作一點國內的宣傳，以便鼓舞民衆，因為現在的英國人民是太反對戰爭了。記者問他對於德國的宣傳方面有什麼感想，他說：『我以為德國知道英國的歷史比英國知道德國的更清楚些！』總之，對於英國當局總看蕭不順眼的樣子。

林語堂傳家有後 三個小女兒合出鉅著

林語堂有三個孩子，十六歲的阿帝 Aunt 十三歲的阿諾 Anor 和八歲的米米 Maimai 林氏爲了使她們養成良好的習慣，便命她們各自記一本日記，自記的歷程經過中國，歐洲和美國，是不間斷的。當初的目的，並打算把它們發表，因為這是孩子們的幼稚的作品，但是現在經賽珍珠女士的鼓勵，阿帝和阿諾的日記竟經一番選擇而出版了。定名為「我們的家庭」(Our Family)，八歲的米米作了一篇序言，賽珍珠女士也有一篇介紹詞。全書達二百五十六頁，附有插圖，由紐約約翰代公司出版，每冊定價美金二元。

據賽珍珠女士的說明，書中的文字和見解並未經任何成人修改過，完全保存其本來面目。故此天真爛漫，稚氣滿溢，興趣極爲濃厚。同時對於一個中國學者家庭中的快樂，急智，仁愛與禮貌的情形，也從字裡行間充分的流露出來。

兩個小作家提到她們的父母時，總現出興致勃勃的樣子。阿帝說：

『父親無論走到那兒態度總是很自然的。他常常領着頭做遊戲，像我們的大哥一樣，有時還給我們發明一些遊戲，他喜歡說笑話，同時也愛戲弄母親。但是和其他的中國文學家在一塊兒時，他就要遠足去拜訪一位古代女傑的墳墓，或是一位詩人的故居。比如在西湖蘇小小的墳前，爸爸也是鞠躬致敬者之一。』

十三歲的阿諾則善於在「家庭字典」中創造一些可笑的字和名辭，她是具有一種獨立性格的。她的姊姊有如下的觀察：

『她對於任何事務都感覺新奇，她的最漂亮的表情就是當她高興，活潑又有點頑皮的時候。』據賽珍珠女士的觀察，阿帝是三個孩子中的最「中國」的，她越和西方世界接觸，越顯得中國化了。而八歲的米米則是一個快樂的孩子，這從她的序言及其姊姊的記述中可以看出。她嗜好集郵，據阿諾說：

『她現在已經能够記住各國的名稱，在家中除了爸爸以外，祇有她能够知道各國的所在地了！』

一書中有一些地方，真够得上散文的派頭，比如說阿諾開場白說：『自從我是我以後我爲什麼是我呢？』頗有點哲學的意味。而阿帝的地中海岸一隻螃蟹死亡的故事，也是很生動的。這幾個孩子對於美國的印象是新鮮的，她們對一切事務都有一種獨自的看法。地下鐵道給她們恐怖的印象，但她們也不願昧了天良不去利用它。在歐洲，她們在威蘇威火山口見過

險；在尼斯 Nice 她們為苦尋旅館得到不少奇異的經驗，她們在巴黎附近上過學。她們在比國看過陸軍出家的教堂。談到法國，阿諾寫道：『我看見各種不同的人穿著各種不同的衣服，在街上閒適的走着，也沒有人從頭到腳的注意看他，像在美國，土耳其及印度等地那樣。』

此書共分四部：林氏家庭，美國，歐洲與中國。末一部份對於古老中國的簡單愉快的生活，有極美麗的追述，而於戰爭所賜的影響，又深致慨嘆。

在『我們的家庭』中，並沒有一般預料的作偽的風氣，完全是一派天真。末了以幾千個孩子的懷鄉病的敘述，作全書的最高潮而結束，引起我們成年讀者無限的默想——對於這個不可解脫的苦惱的世界。

日本翻譯界活躍

「搶譯狂」引起讀者攻擊

雖然事變以後，日本的國粹主義提高，然而並不能阻止日本人民去讀西方的文學書籍，尤其是小說，若就現在美、法及其他各國書籍的譯本暢銷的情形看來，恐怕在需要方面比事變前有過無不及，大概主要的原因是由讀書已成了人民普遍的娛樂，這也是事變後的一種新動向。同時，歐美電影公演受到限制，也造成書籍暢銷之一因，據本年度上半年的統計，出版新書共達二七六零冊，在數上不可謂不多了！

日本翻譯界的最大供給國是美國。在日美兩國間，現在並沒有關於版權的協定，所以日本的出版者和譯家可以任意譯印美國的作品，而不付原作者一文版稅，因之也就造成譯家拚命搶先譯美國名著的風氣。常常一本美國名著同時有幾種譯本出版，使讀者有無從取捨之苦。例如 Margaret Mitchell 的『樂風而去』，去年就有兩種譯本出版。而瑪麗露金索羅林的『一週黃』(Yellowing) 最近就連續有兩種譯本刊行，聽說第三種不久又要問世了。大概

第一種譯本因為是急就章的緣故，錯誤自所難免，但是讀者因以先睹為快，所以銷路總銷不了，第二三種就差多了，雖然文筆比較小心些。不過這種『搶譯狂』現在已成了批評家和讀者的攻擊的目標，因為有時實在錯得太不像話了。

事變以後，賽珍珠的中國小說是最受歡迎的，不過譯本的首席仍應推『乘風而去』，它的行銷版數現在已頗可觀。但如 John Steinbeck 的『Of Mice and Men』等書則不受歡迎，因為裡面所描寫的景物與日本太疏遠了。

近兩年來英國名著譯成日文的却很少，因為譯一本書要給原者者五百元的原故。但是勞倫斯 D. H. Lawrence 的性的傑作『賈泰萊夫人的情夫』(Lady Chatterley's Lover) (按：此書已有中文譯本) 却有很好的銷路。

法國小說的讀者比較龐雜 Marguerite Audoux 的俏麗、Marcel Aymé 的滑稽，都是很受學生和青年的歡迎的。『居里夫人小傳』(其戈 Eve Curie 所著) 的日譯本現在已賣到第八十三版，因為它已是女孩的必讀書了。

德文名著譯成日文並不很多，雖然日德之間還有文化合作的關係。據說這是因為會德文的日本人多半不歡迎文學的傑作。他們大都攻讀科學，哲學或醫學。不過最近 Thomas Mann 的『魔術山』(Magic Mountain) 却有兩種譯本連續發現。

此外如林語堂的『生活之重要』及其他著作都很受歡迎。Ladislas Reppont 一九二四獲得諾貝爾獎金之作『農夫』(The Peasants) 也有大量的需要，因為現在農村文學是很時髦的。

小說以外的外國著作，現在以林德伯夫人的『聽一風』(Hjsten 'The Wind') 及拜爾少將 Richard E. Byrd 的『寂寥』(Alone) 為最受歡迎。因為它能供給讀者以豐富的科學常識，而文筆又極生動有趣。

「北京之瞬間」出版 大受西洋讀者之推崇

「北京之瞬間」(Moment in Peking) 是林語堂的第一部小說，由紐約約翰代圖書公司購得版權，不過上海的凱來華爾許有限公司經與作者及約翰代公司商定，印行了『特殊許可版』，每本定價中國錢八元五角。

這部書是敘述自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至目前戰事這個長時期中，北京人民生活的形形色色。然而却為什麼命名為北京之『瞬間』呢？

林氏有如下的解釋：『在古老的北京，須臾即是永恒。在別處也許是幾世紀，在北京不過是頃刻間罷了。北京人從祖到孫，傳宗接代，總用同一的傳統方式生活着。北京能等待，能變衰老，但却仍未衰老。北京多次被征服，但它終於征服征服者。使他們依從了它的生活方式而後已。滿洲人來了又走了，北京無動於中。歐洲白種人來了，用連續不斷的搶掠證明他們軍事的優越，北京無動於中。留學生穿著西服時髦女子燙着頭髮來了，介紹了新裝與新的麻煩，北京亦無動於中。學者，哲學家，聖人，妓女，貪官，國賊，僧侶和太監來各顯神通，北京也一律歡迎。北京的生活的快樂是照舊的。花子園，戲館子，科班，鴉子會，賣燒鴨和螃蟹的飯館，廊房頭條，琉璃廠，廟會以及婚葬行舉永遠照常活躍着。』

在書的前面列有一個人名表，因為此書共八百一十五頁之鉅，人名表確是很需要的。林氏對於書中人物個性的描寫，生動活現，頗使讀者有面晤其人之勢。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新舊思潮的交流，都有很精到的提示，這對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上有很大的幫助。

林氏素以幽默大師著稱於世，他以流利生動的英文，將中國的幽默介紹進西洋幽默的園地裡，自然會受西洋讀者的歡迎。雖然這部書據西洋批評家說，有時不免現出美國新聞記者的口吻，然而不足為全書病的。

總之，現在西洋人已公認這部書是描寫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傑作，我們也希望林氏常常有這種作品問世，以一掃外國作家一知半解的荒唐報導了。

愛 情 之 哲 學

P. B. Shelley 著

譯 寺 言

泉源與江河相合，
 江水與海洋相通，
 天神的柔風永與，
 人間的甜情相融；
 世上無一孤獨的
 全由神聖的法律
 互相聯絡——
 但是爲什麼我與你不能呢！

※ ※ ※

看啊高山與蒼天接吻，
 海浪互相纏繞，
 花姊若輕蔑她的弟弟
 是不能被寬宥的，
 陽光懷抱着大地，
 日光緊吻着大海，
 什麼是這些接觸的價值——
 若你不吻我？

給少女們

A
 有花堪折莫遲疑，
 不斷時光去似飛，
 今日春花猶媚笑，
 明朝便自葬塵泥。

B
 天際明燈懸白日，
 其隱愈高兮
 其去愈疾，
 愈近落山時節。

春 雪 詞

揚 州 慢 吊 故 宮

苔蝕宮牆，塵蒙輦路，荒涼禁苑池台。看小
 桃無主，猶自背人開。帝子去、御爐香冷，鳳凰
 樓下，一片蒿萊。念蠅蛸庭戶，黃昏新燕飛來！
 烟蕪冷落，想當初，曾印鸞鞋。算畫殿銷金，
 春溝暗碧，王氣全衰！宿昔便悲禾黍，撫時事、
 只恁徘徊。奈癡情幽恨，不隨草樹長埋！

傅 嵩 楮

古 城 夜 曲

夢 景

夜神的巨口
 吞噬了最後的斜暉
 虎嘯般的狂風
 帶來了罪惡的黑網

× × ×
 電灯吐着慘淡的藍光
 尤其是城的東南角上
 那不是人的社會
 是魔鬼之鄉
 無有溫暖，歡欣，
 陰森，暗淡塞滿了骯髒的街巷

× × ×
 賣笑女郎
 在門前徘徊張望
 生活的利刃
 削去了往日的容光
 白光映着鬼臉
 是一幅廟中的畫像
 最是那可怖的苦笑
 苦笑中

春雪詞

沁園春

恨 紀

天地何爲？賦我人形，怨苦有加！算輸他水石，長平永棄，輸他草木，秋實春華。俯仰乾坤，縱橫今古，歲歲朝朝百緒麻。人間世，看杜鵑啼徹，燕子無家。無端利鎖名枷，做弄得、去差住亦差。恨人生到此，難言一死，雄心浩氣，判委塵沙。馮飲休彈，吳鈞謾倚，精進台邊調鐵琶！東風裏、歌殘明月，吟落嬌花。

傅 嵩 楣

夜

林 玉

皎潔的明月，輕輕的上柳梢頭，造成了水晶的世界，啊！月明如水，微風徐拂，這慢慢的長夜裏；萬籟俱寂，人靜鳥息，我獨倚在雕闌，溯憶起以往的憧憬，看！船上旗搖，樓上帘招，故鄉的曲又在心靈上調奏了，花味芬芳，酒味清香，這如夢的人生，還不像一盃苦辣的毒酒？我願意打破了這隻杯子，呼嘯一聲，駕長風到太空裏去。

(一八三九，十二，六，於北京)

— Robert Herrick —

C
最是情懷初動頭，青春熱血流。勸君慎貴此佳節，時光不爲人淹留。

D
有人堪託君須託，慎取青春莫見羞，綺年失却應無再，更將長此守空樓。

現出了生活的戰場
× × ×
市場的霓虹燈燦爛輝煌
玻璃窗中的皮裘
集中了乞兒的目光
老閻們板着凶惡的面孔
行人似流水般的奔忙
× × ×
戲院的歌聲
衝破了雲霄
老爺，太太
佔滿每個包箱
譚腔，馬調已麻醉了他們的心靈
那知道時代的洪流
已湧起了滔天巨浪
× × ×
時鐘指到兩點
影院舞場吐出了人流
汽車瘋狂般的怪吼
不久的不久
剩下了小販的呼號
全古城凝成了一個靜
靜中蘊釀着新生
聽！
拆聲已是五更
嗚！
東方現出了微明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重改舊作於故都)

HOPE, FAITH,
& LOVE

By F. V. Schiller.

望，
信，
愛

變庵譯

我要寫三個教訓——
就是三個字，用一枝燃燒着的筆，
寫在人們的光明上，
寫在人們的心上。
望！雖然雲是圍繞着，
喜歡也在藐視裡遮住牠的面孔，
展開你額上的陰影——
沒有一個夜間沒有早晨的。
信！無論你的小船是走到何處——
走到風平浪靜裡，或走到狂風暴雨裡——
要知道：上帝管轄天上的星宿，
和地下的居民。
愛！不要僅愛一個人；
只要是一個人，你就稱他爲兄或爲弟；
分散你的慈善到各處，
像一個旋轉的太陽。
銘刻這些教訓在你的心靈上——
望！信！愛！——你將要找到
力量當生命波浪凶勇轉動的時候，
更當他們是盲目的時候，
你又可找到光明。

於故都之出日廬

編者按：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是一個很有名的德國詩

人，並兼爲戲劇家與歷史家。這首小

詩是他的得意傑作之一。



秋風刮落了窓前木葉，
我靜下來像一隻日暮的飛蝶。
今後也許再振不起自己的翅膀，
伴你任意的飛躍，盡性的游蕩。
但我會獨抱着那美麗的往事，
慎重的永遠的藏在心底。
萬一來日你捨着我的遺體，
你可以撕開我的心，
那里有一個永久新鮮的記憶。
× × ×
我太幸運了，我常偷我的想。
素素手裏的蜜桃會遞到我的嘴里。
她愛聽海水激岸的怒聲，
我愛看飄渺的天邊海角。
當我扶着她走下了海灘，
我想抱着她飄流去遠。
如今我在聽着她輕微的低訴，
她說着她的孤寂與愁苦。
當她說起伊父臨終的遺囑，
哀痛觸傷了她整個的心弦。

劉 郎

她流出滴的眼淚，我
我們着陣的心酸。
人生有時迷離得像夢，
從來我沒有聽過她愛我的話語，
但她常羞澀的說「對你不起」。
從此我走上迷茫的歧途，
我期待，我幻夢，萬一天上掉下的幸福。
春天過去了，也帶走了夏，
突然金風吹上了心頭。
我熱然記起她歸途的凝眸，
是憂鬱，是哀怨，是空虛，
我心裏飄起永秋的情緒。
何時再能挽起素素的手，
興奮的漫步海角與天涯。
心頭開出幻念的星花，
不怕風吹，不懼雨打——
但如今秋風刮落了木葉，
我靜下來悄悄的，像一隻日暮的飛蝶。
(八月二十六日於唐山)

梵香吟草

傅嵩楮

踏雪

四野冥冥接碧天，
寒雲淡淡壓平田。
漁歌隱約東西浦，
夜氣微茫上下川。
淺渚疏林風峭地，
危橋淡月水冷然。
高邱瓦礫長堤柳，
歷歷清思古道邊。

除夜吟

一任哀歌痛哭之，
挑燈拂劍欲何爲？
推窗望見前山雪，
歲晚吟成百感詩。
玉琴靜壓消魂磊，
空潭霧露屈蛟螭！
平生不稱些微意，
撫把初心只自悲。

有贈

鍛劍沈沙恣洗磨，
千秋身世起情波！
風塵道上拾香草，
鋒鏑叢中認綺羅。
十載韶華蘇蝶夢，
九霄星月榜銀河。
依依翠袖泥人夜，
好倩文君擊筑歌。

元夜憶舊

中宵忽憶昔繁華，
歷歷心灰劫未差。
藻井春暉籠細柳，
江城故壘伏清笳。
寒篝蠟穗香烟薄，
冷館荒鷄歲月遐。
遠在滄桑孤夢外，
相憐去國買長沙！

春水辭

平堤綠漲柳含烟，
萬恨千愁只自憐。
況帶離念連野草，
流將落絮挾華年！
詩臨素月催游子，
夜入江村叫杜鵑。
點點相思疑是淚，
濤聲斷續不成眠。

鄉居

柯烟葉翳碧成圍，
取次東風伴落暉。
竹樹全迷真入畫，
溪山可愛不如歸。
句臨水得清吟久，
鳥逐雲來俊侶違。
早晚忘機無箇事，
繁花蔓草掩荆扉。

湖畔之歌

新視

湖畔草被西風一夜吹黃，
銀霧的月光下飄着漁船；
漁村安睡於露水裡，
星在天國裡幻想天堂。

姑娘，這時我在憶念着，
妳垂鬢的髮，花般的臉。

歌着「凋落欲來」的九月說：
花在枯萎，蟲在原野悲泣。
妳聽那湖岸之上，漁村裡，
不是正蕩着青春之戀歌。

從此我不敢不相信。

雲！誰叫你

天賦的高超，

生來的穎悟？

4.

往事，

不必再回憶了！

前程，

也付之流水吧！

爲了人羣，爲了社會，

再不必預備把責任擔在肩頭。

雖然我還在青春，你還是少年，

但是呀，人容易老！

5.

淚，不要輕彈，

誰又肯輕彈呢？

恕我寫這一篇過於悲感的詩吧！

親愛的雲！

寄

1.

久別了的雲！

恕我寫這一篇過於悲感的詩吧！

淚，不要輕彈，

誰又肯輕彈呢？

2.

翻開人類的法典，

上面載着幾個字，

「好事要多魔。」

我們這一段遇合——

平凡的遇合，

已被上界的法官判決，

主文只有兩個字：

「好事！」

3.

人太聰明了，

無私的天地，

也要不容。

這兩句話，

春江



兩年來中國電影事業總檢討

司徒珂

充滿了頹廢，退步，浪漫氣息；
今後希望牠走上一條新的生路。

電影藝術在中國還只是一個孱弱的嬰兒，她既患着「先天不足」症，又處於「後天失調」的環境裏，發展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近數年來，她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努力去尋求她的生路，所以在兩年前的中國電影，無論是題材方面，或是技巧方面，都可以完成了一個獨特的風格，如「天倫」「桃李劫」「自由神」「漁光曲」「迷途的羔羊」這一些作品，在世界藝壇上都可以得一個高尚的估價，當然她仍還是幼稚的，簡陋的，但這只是受了經濟的影響使然的，如果我們也有好萊塢那樣優越的環境的話，中國電影一定可以與美國來媲美。

這幾年中國的電影的進步非常驚人，尤其是意識方面的程度增高，各電影公司都在努力於新的題材，新的技巧，盡量提高作品的社會價值及其藝術價值，以爭取市場的地位，於是中國電影逐步欣欣向榮之路。

然而七七一彈給中國電影一個重大的影響，使她發展到幾條歧路上去，長此以往，恐怕中國電影事業將要落到最悲慘的境況中去，凡是愛好藝術的朋友們對這問題不能不關心罷？

筆者集數月來各方面彙聚的材料，寫成這篇文字，當然這還不是最完全最詳盡的檢討，但總還能供給關心此問題的諸位一些參考的材料。

炮響以來，上海各電影公司均告停業，俟時局稍穩，新華乃以滑稽片，「飛來福」試探市場情形，果然受觀者歡迎於是又攝「乞丐千金」及「貂蟬」。藝華也攝製「女人」「楚霸王」，影壇乃復活起來。

題材方面

從這個開端之後，各電影公司爲了恐怕受損失及危險，於是躲避了許許多多的題材，而致於走向幾條歧途上去：

(一)古裝片的風行

既想逃避現實就只有往古人生活中去找材料，又惟恐怕古人的生活與今人生活有關，而染受嫌疑，於是更找些與今人生活不相干的題材。

我們看一看這兩年來各電影公司的古裝片出品的名稱，其內容也可略知一些了：

木蘭從軍，貂蟬，西施，楚霸王，孟姜女，琵琶記，武則天，白蛇傳，三劍客，賽武關，李三娘磨房產子，香妃恨，麻瘋女，

文素臣，王寶釧，江湖奇俠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乞丐千金，蘇三斃史，楊貴妃，妲己，……等。

這些影片中多半是民間流傳的故事，公司老板正因爲這些故事是民間熟悉的，所以才把它們搬上銀幕，根本不問這些是不是有價值的，是不是合着現代人需要的，尤其是不是含有毒素的。

我們不反對歷史片，但需要檢討它是否有價值，價值可分爲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如果把古人的事蹟值得讚揚的，值得後世人爲模範的，當然可以拿來作電影的題材，在西洋影片中時常見到描寫古人事蹟的題材，如林肯傳，拿破崙傳，維多利亞女皇，彼得大帝，都是宣揚古時領袖的聖蹟，如萬古流芳，電話大王，馬可李羅遊記，都是讚美着個人的成就，這些影片的作用不是帶有教育性質來宣揚國威，就是藉古人的成功來激勵今人，社會價值既偉大，攝製上又很鄭重，藝術價值也相當崇高。

然而近兩年來中國攝製的歷史片則不然了，——實際上只能說它們是古裝片，不配稱歷史片——公司老板只爲了商業潤利，便

不管甚麼意識和技巧，只要適合國民低級趣味的，便拿來攝成影片，他們不管這部史實是否有拍成電影的價值，更不問這部影片對社會對國家有何影響，於是甚至攝製些含有封建意味的故事，把社會推回到復古守舊的死亡路上去。

這些影片到華北來上映的不過四五部，如乞巧千金，貂蟬，楚霸王，孟姜女等，筆者很細心地去欣賞這部影片時，歸來時總是帶回一個失望，簡直找不到題材的價值在那裏，貂蟬不過是一個弱女的犧牲，加雜一些封建味的淫逸氣息；楚霸王只表現這位民權革命的英雄，如何殘暴不仁，甚至離開史實，取材於傳說；孟姜女只有一些消極的，懦弱的，感傷的影子；乞巧千金竟把舞台上的一幕小丑搬上銀幕。至於李三娘磨房產子，蘇三說史，白蛇傳等的意識如何，顧名思義也可想而知了。

除了以上所學的那些影片之外，香港的電影界更攝製了許多更無聊而且荒謬的古裝片如什麼「梅知府」，「桃花將軍」，「梅開二度」等以香艷肉感來號召，以才子佳人的無聊瑣事為題材的影片，其價值更等而下之了。

當國家遭受戰禍的災難期間，社會的基礎發生了激烈的動搖，上層建築也是現着政治紊亂的狀況，這時電影從業者不能為國家為社會盡一些棉薄之力，給民眾一些解餓的糧食，反而乘火打劫把毒藥當糖果一樣的給了觀眾，這對於電影事業既是一種摧殘，對國民思想又是一種慢性暗殺，我們為了愛好藝術，為了關切社會的向上發展，對於這些卑鄙的裝作者不能不給他們一個當頭棒喝，這工作必須與論界和觀眾們携起手來，揮擊並拒絕這些意識不正確的作品。

(二)軟性影片的濫製

事變之後，影片公司的老板恐怕出品檢查時被扣而至遭受損失，於是除了離開現實去尋找古舊的題材之外，還有一個趨勢，就是濫造些軟性影片，選擇一切浪漫，淫亂，神秘，荒誕，敗壞，頹廢，狂歡來作題材，像什麼三星伴月，一夜皇后，雲裳仙子，胭脂淚，七星伴月，風流財主，多半是以不正確的亂愛故事為題材，穿插一些滑稽的或歌舞的場面，再加上一兩支使人麻醉的風流歌曲，這和封建氣味的古裝片裏的才子佳人風流韻事是異曲同工的足能引誘青年走上浪漫。音樂，頹廢的路上去。

這類影片當然適合戰時一般中國病態青年的心理，當他們無聊的時候，這些影片可以給他們眼睛吃點冰淇淋，給心靈坐沙發椅，實際上不但不能給觀眾一些藝術的高尚的薰陶，反而這些病態的美，假的美的故事只能給觀眾生活上一些傳染病，在北京城裏你總可以常聽到青年學生咀裏哼着「好花不常開……人生難得幾回醉……何日君再來」或是一「小妹」唱歌郎操琴……咱們倆是一條心哪……」淫蕩的頹廢的歌曲吧？那不是軟性影片的賜與嗎？

我們贊成「藝術是美的表現」這句話，更同意「藝術是能給人以安慰的」這些話，但是我們要求所表現的美是人生的真實的純正的美。給我們的安慰是高尚的健康的安慰。否則這藝術的本身不只有「社會價值」而且連「藝術價值」也丟失了。所以一個藝術批評者的批評標準應該是「作品是否在進步的立場反映着社會的真實，是否曾給了欣賞者一些高尚的美的感情」，以這個標準來批判以上兩種影片，當然我們要發現它們是淺薄的，病態的，歪曲的。



章 蒂

◎劇人應該有自我認識◎

到現在，話劇在中國似乎還是被人稱道着是一種新興的藝術，其實說起來，話劇在中國早經不能算是什麼新的藝術了，至少它也有卅年的歷史，恐怕它比民國的歲數還大呢，如果我們把宅比做一個女人的話，那末宅現在也成半老的徐娘了。可是為什麼一般人們依然把話劇看得很新奇？甚至於現在還有人把話劇叫新戲？其中原因很多，也許是一般人認為話劇的歷史決沒有崑曲和皮簧久遠，宅的降生比較皮簧崑曲靠後的多；或者他們以為凡是從事話劇工作的人們，不論是導演，劇作者，或者是演員都是些知識份子學生，不然就是外洋回來的留學生，名教授，這樣看起來話劇在中國始終算是件嶄新的產物了。

雖然三年來全國各地的話劇運動非常活躍，好像宅已經把握住了宅自己的觀眾，樹立起自己的根基。可是嚴格地講起來，却使我們非常痛心，宅建立起的根基並未堅實，隨時都有傾頹的危險，宅儘管有這多年的歷史，各地儘管產生了不少的劇團，但是宅並沒有什麼特別顯著的成績呈現

(三)宣傳電影的活躍

復活後的中國影壇除了上海和香港兩大出品之外，再有一個具有特殊風格的就是「中國製片廠」和「大地影片公司」了，他們在重慶香港設有公司，搜羅了許多過去影壇的著名導演和演員，導演中如沈西苓，應雲衛，蔡楚生，何非光，孫瑜，史東山，演員中除過去中央攝影廠的原班人馬外，更有白雲，張翼，高占非，黎莉莉，陳燕等，陣容相當健壯，已攝竣的影片計有「熱血忠魂」「中華兒女」「沈西苓導」「孤城喋血」「活躍的西線」「保家鄉」「何非光導」「八百壯士」「好丈夫」「史東山導」「少年先鋒」「長空萬里」「孫瑜導」「三勇士」「勝利的前奏」「應雲衛導」。——以上為「中製」出品，大地公司為中製在香港特設的分場，由蔡楚生主持，攝製中的影片有「孤島天堂」「南海風雲」。

其中「熱血忠魂」曾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紐約上映，據說很受羅斯福的讚賞。「中華兒女」攝竣後答應蘇聯電影界的要求，運到蘇聯去作首次公映。

電影藝術除了它本身的藝術本質之外，還具有很有力的教育效能，於是很多國家都用電影來作「宣傳工具」，至於所宣傳的內容是否正確，那是政治家，社會學家批評的材料，我們只站在藝術愛好者把以上的諸項消息作一個報告而已，我們從他們的陣容看來，知道人才是很豐富，再者受了國府的經營，資本想亦不亞於港滬私人的公司，至於出品內容如何，我們既沒有見到這些影片，則無從來批評了。

(四)其他

除了以上的報導之外，還有幾類現象，在這里分別來檢討一下。

模仿風行

南洋的影片公司很富於模仿性，把較比有名的影片換一兩個字，稍改一下內容，就可以賺一筆錢的，如藝華有「彈性女兒」，香港南洋公司則有「彈性姑娘」，藝華有「三星伴月」，香港的南粵則有「七星伴月」，藝華有「時勢英雄」，南粵則有「時勢造英雄」，新華有「武則天」，南粵則有「真假武則天」，新華有「貂蟬」，香港的大觀則有「呂布窺莊」。此外「大觀」更將十數年前很受歡迎的默片玉梨魂（黃漢倫主演）重新拷貝，加上配音，對白，倒也是一個生財之道。

鄙俗的民間故事搬上銀幕

在前文中的古裝片風行一段中曾指出許多以民間故事作題材的影片，但南洋的影片公司出品中還有許多比那些更鄙俗不堪的民間故事，地方土俗也搬上銀幕，如些清賢主持的南粵公司在一九三八年度的出品計有「第八天堂」「梅花將軍」「奇女子」「桃李爭春」「鬼域」「梅知府」「胭脂淚」「梅開二度」「同胞兄弟」「風流財主」「七星伴月」等，前天一郡醉翁之一弟邵邨人所主持的「南洋公司」出品計有「喜相逢」「敗家子」「拉車被辱」「女人經」「銷魂大姐」「太平洋上的風雲」等。率以香艷肉感為號召。

英文影片的創始

過去中國影片專為運到外國去映演的，幾乎沒有，偶爾的有一兩部如「天倫」「漁光曲」也不過只是譯了字幕，不但是用英語發音，就連英語拷貝也沒有，香港大觀公司

出來，十年前話劇演出成績的水準是這樣，而十年後的今日話劇演出成績的水準還是這樣，並沒有什麼大的進步，或者還不如十年前的成績，時間是飛過了十年，而話劇工作的進展好像是停滯住未動，儘管有一些人為話劇運動工作着幾乎要疲勞死，好像他們的心血白白地費去而沒有得到什麼收穫，儘管有不少的劇團成立了，同時也有不少的話劇團倒場了，像這樣不生不滅的話劇運動究竟不是一種正常的發展，剛剛在觀眾的記憶裡留下一點模糊的印象，而一瞬間從他們的腦海裡把這種印象又消失了。如果我們要追問一下話劇運動遲滯的原因，那我們像是應該談談劇人應該有自我認識這個題目，因為這也却是一個劇運的阻力呢。

差不多人都知道話劇藝術是綜合的藝術，它是包括着音樂圖畫雕刻舞蹈等藝術部門的藝術，同時它又是一種極複雜而極不容易表現到好處的藝術，它必須調整藝術各部門到好的時候，然後它才能說到好字，它又必須憑借演員在舞台上的活動把人生的各種事態縮映到舞台上呈現到觀眾的面前，讓他們去欣賞領略和批判，所以演員在話劇藝術裡實在佔有着極重要的位置，如果打算有優良的戲劇，必先有優良的演員，現在所說的劇人是專指着演員而論，雖然導演，舞臺監督，以及其他後台工作人員都可以

主持人趙樹葵見到中國電影市場狹小乃想把「貂蟬」的故事，用英語發音並用三色原色片攝製，定名「呂布親征」不過這種計劃還沒有實現。羅明佑主持的國際影片公司正在攝製鍾石根編劇的「人類的呼聲」由費穆導演，也是完全用英語發音。內容係指明「侵略者，毒菌，私慾」為人類三大敵者。香港民族公司也正攝製「楊貴妃」，係用國語，粵語，英語三種拷貝。

滑稽片與驚險片

新華的飛來福便是兩年來滑稽片的一個開端，後來華新又攝製無聊的王先生故事，如「王先生吃飯難」。「王先生與「房東」等，都是胡鬧的故事，只有費穆導演的「渡金的城」還帶些諷刺的意味。

驚險片有新華的「菲島血案」「空屋飛屍記」「地獄探險記」，華新更模仿西片泰山故事，由王大龍導演「泰山復仇記」「泰山歷險記」「華成有「亡命之徒」。

其他

此外蔡楚生編導的「王老五」和袁牧之的「馬路天使」都是在事變前即開始攝製的，內容還在一般水準之上，據說顧無為正在攝製夏衍編劇的「大地之花」，內容是以牛郎織女的故事為中心，但裝上些新的內容，灌輸些新的意識。還有鼓王劉寶全居然也上了銀幕，主演了一部「寧武關」，這倒是一個新的嘗試。

技巧方面

上面所談是關於題材方面，也許有人以為中國電影受了環境影響，題材上沒有發展，只好注意技巧了。其實不然，兩年來中

國電影的技巧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和其題材一樣的走向粗製濫造之途了。

古裝片回然是比十數年前的火燒××寺的技巧有一些進步，但進步仍是很微的，服裝的欠研究，佈景的欠真實我們在楚霸王，孟姜女，貂蟬幾部作品中，都已經發覺到。

技巧的粗陋的原因，不外兩點，一是人才的缺乏，一是經濟的影響。

自「中製」把著名的電影從業員搜羅之後，上海香港的導演演員人才感覺缺少，於是頗有「劇本荒」「導演荒」「演員荒」之感。再加以前物價飛漲，市場縮小，在過去攝製一部影片用一兩萬元是最少的數目，而現在却用一二千元即可攝成一部影片，其技巧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年前新華，華新，華成三公司讓渡於美商經營，華經理仍有張善現負責，今後出品或因資本關係而有些進步，但可惜中國的電影事業竟由美人來操持了。

總之，這兩年來，中國的電影事業是一種病態的發展，國民政府鞭長莫及，臨時維新又無暇顧及，於是給了這群惟利主義者一個跳梁的機會，無形中國民思想上受了很多不良的薰染，但是我們認為這不過是一種過度時期的現象，在不久將來政府一定要加以統制的。

電影不是貴族公子小姐的消遣，它是屬於社會的，民衆的，它不能給我們以有價值的「安慰」「娛樂」，而且還有它社會的價值，它應該是有互助的精神，奮鬥的熱情，成功的呼喊，前進的意識，這一切才是健康

叫做劇人。

演員既然關係着整個戲劇演出的成功或失敗，那末作演員的對於自己的一切，如學識能力技巧經驗等々，必須要有一個估計，也就是演員對自己應該有個「自我認識」例如一個擅長表演悲劇的女演員，她不見得就一定也擅長表演喜劇，我們都知道悲劇的表演術和喜劇的表演術是有着絕對不相同的地方，如果她硬要飾一個喜劇裡的角色，固然我們不敢說她一定要失敗，但是我們總相信她不會表演到好的地步，這樣在無形中這個整個的戲的效果也許要爲了她的失敗而低減，或者會使這個戲的演出也失敗。自然一個演員應該訓練成爲多方面的演員，使能演各種不同的戲，能飾各種不同年齡或不同個性的角色。假如你——演員對於喜劇的表情動作聲音比較對於悲劇的表情動作聲音有把握，那末你自然以演喜劇爲適宜。假如你現在尙沒有舞台上的經驗，又缺乏演劇的技巧和天才，那末你最好多觀摩其他熟練演員或其他比較你有技巧有經驗的演員的表情動作發音等練習或演出的戲，你自己應該多加練習的功夫，不論在技術方面或是學術方面都要有充分的修養，因爲一個演員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一件事。

許多年來在中國的許多話劇團體的天折和解體，雖然有它不少的內在原因，可是爲了演員們太缺少自我認

報 畫

婦女雜誌之王

婦女新都會

婦女畫刊之王

(分六份每)

WOMAN WORLD

版出六期星三期星每

六廿路州福區一別特津 址社

經售日本書籍

雜誌代訂歐美

書籍雜誌出版

日文研究書籍

發行刊日文與

日語代售本國

新書雜誌運銷

中外教育用品

號二九東路街大內宣市京北

店書人人

號三五〇三局南話電

的，年青的，進取的，向上的，光明的，有未來性的。

我們既見到兩年來中國電影事業的缺點，那麼希望社會當局，輿論界，觀衆們一同來糾正，督催着製造者們，叫他們給我們一些「健康的糧食」。

(一九三九，十二月十日)

閩中記趣 (新新)

李自成稱大順太祖，有士人進文功，武德始之皇，一伏維陛下，白帽蓋頂，依稀秦始之皇，黃袍加身，一部漢高之祖，兩條瘦腿，馬趕不前，一部漢高之蛇鑽莫入……

讀李滿秋廣陵潮云：一位師爺，素善柏馬，一日爲其主東購馬，請示下，太柏所，恐過小，呈請下，太柏所，恐過小，呈請下，太柏所，恐過小，呈請下……

漢武帝下詔書，徵求各色人材，東朔告奮勇，上書公車，內有云：臣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臣朔年編二十，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語出噴飯不愧幽默始祖。

昔一試卷，文多而字，房老批云：「當而不而，不當而而，而今而後已而已而」。陳問樵作語曰：「而字如釘，然用之不當則爲地，土鬆而插秧矣，用之不當，則爲擊人，迎頭一使，未有不致死者」。

識，不肯虛心去學習，以致于使劇團的演出多受很大的影響，終於把劇團本身的藝術成分降低或失掉而使劇團不能復在，這是多麼嚴重的一個問題？這能不是劇運上的一大障礙？凡關心劇運的人們，或者愛好話劇的人們能不認爲這是一種使人痛心的現象？一個演員的技巧本來極平常，他祇不過曾參加過某一個劇團演過某一個戲，他如果沒有自我認識，那麼他就會驕傲起來表示自己已經成功了，于是他的舞台經驗也豐富了，技巧也熟練了，甚至他都有做導演的資格了。或者一個不能演硬性粗線條的演員，他沒有自我認識，他就有飾演硬性角色的野心或慾望。像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在任何一個劇團裡都不可避免的現象，此外還有沒有自我認識的演員爭角色搶角色，他們都想演一個主角或重要角色，不服從導演，究竟是爲着缺乏經驗與技巧的緣故，而使整個的戲的演出失敗了。

卅年來話劇藝術所以沒有深地打下根基，沒有被大量的民衆認爲是社會教育的工具，只不過供給另外的社會人茶餘酒後的一種娛樂品，到現在劇運的進展並不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的順利和迅速，雖然它的原因很複雜，可是演員自身的不健全和缺少自我認識，這都是重要的因素。究竟怎樣去改正這錯誤的現象，怎樣才能消除這劇運的障礙，這是目前話劇界應該急研討的一個重大問題。

外科大夫的請客



小孩的天平



日本漫畫

TAI

畫了五個鐘頭了。



畫了五個鐘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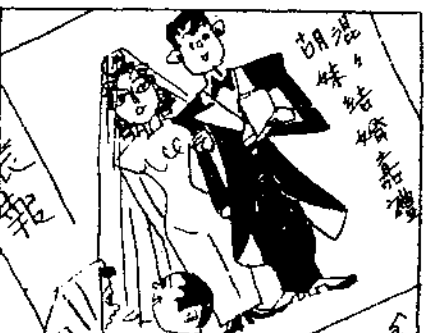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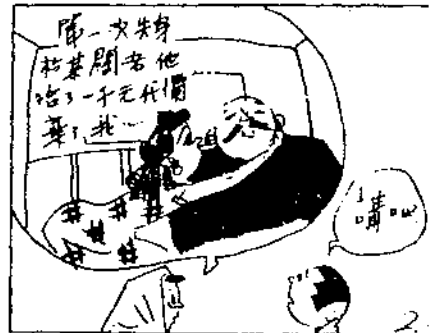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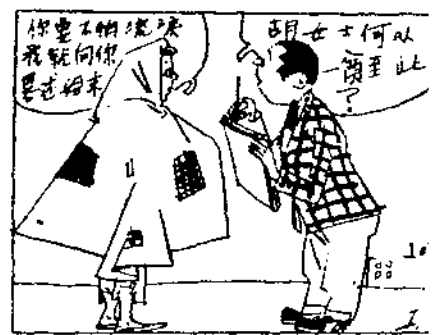
新年下：

(一) 綠衣使者
忙着分送賀年片

(二) 叫化子
向洋太太要洋錢

(三) 「尖頭鰻」和「累得死」
大跳其華爾滋

如此情場 孫特哥作



拜倒者的獻禮

——傅嵩楬作——



子「順」

父：「你這狗養的東西！」
子：「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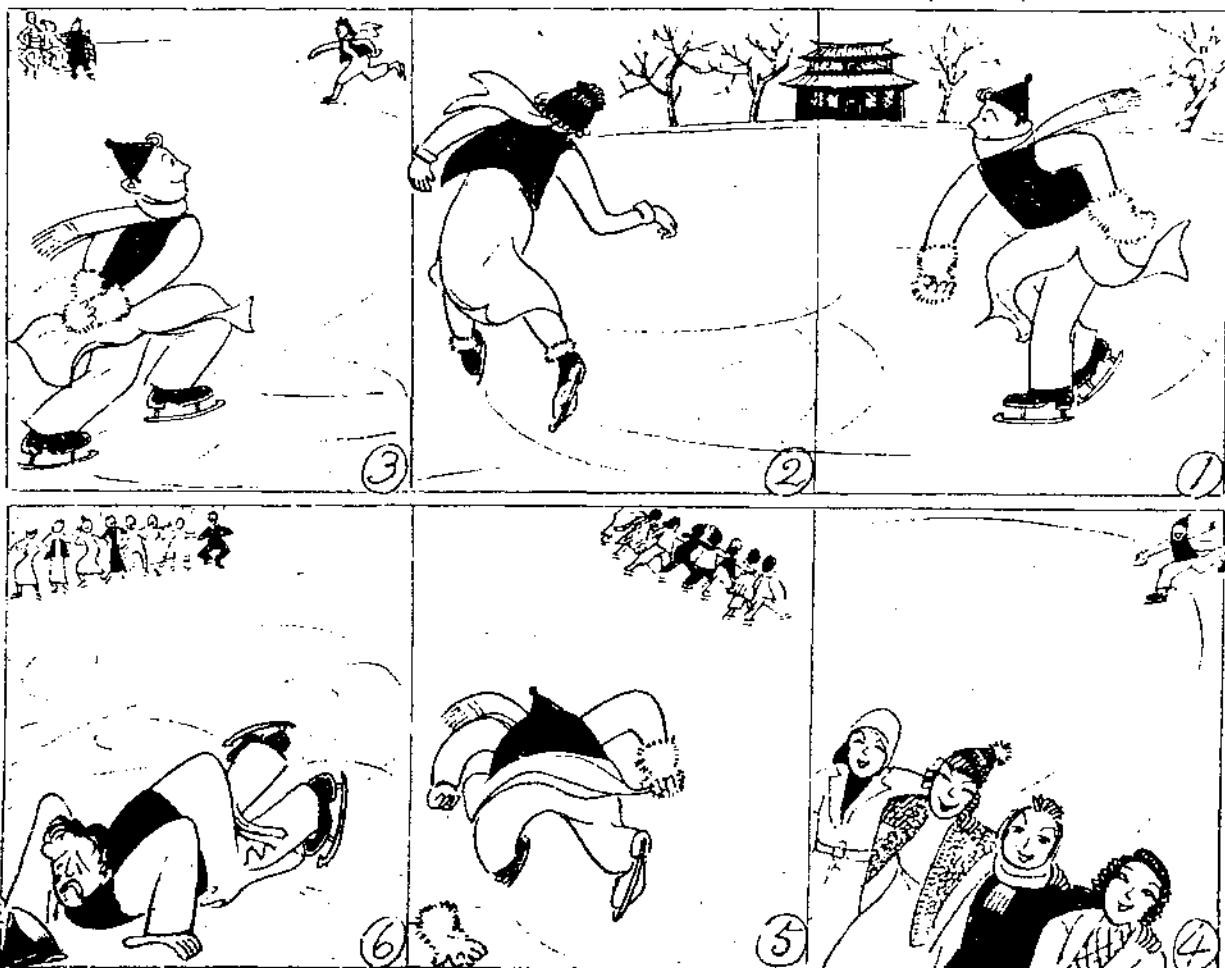


竟有此理 傅嵩楬作

女：父親：我預備考進產科學校去。
父：什麼?!這年頭真的改良了，養孩子也要學嗎?



何紹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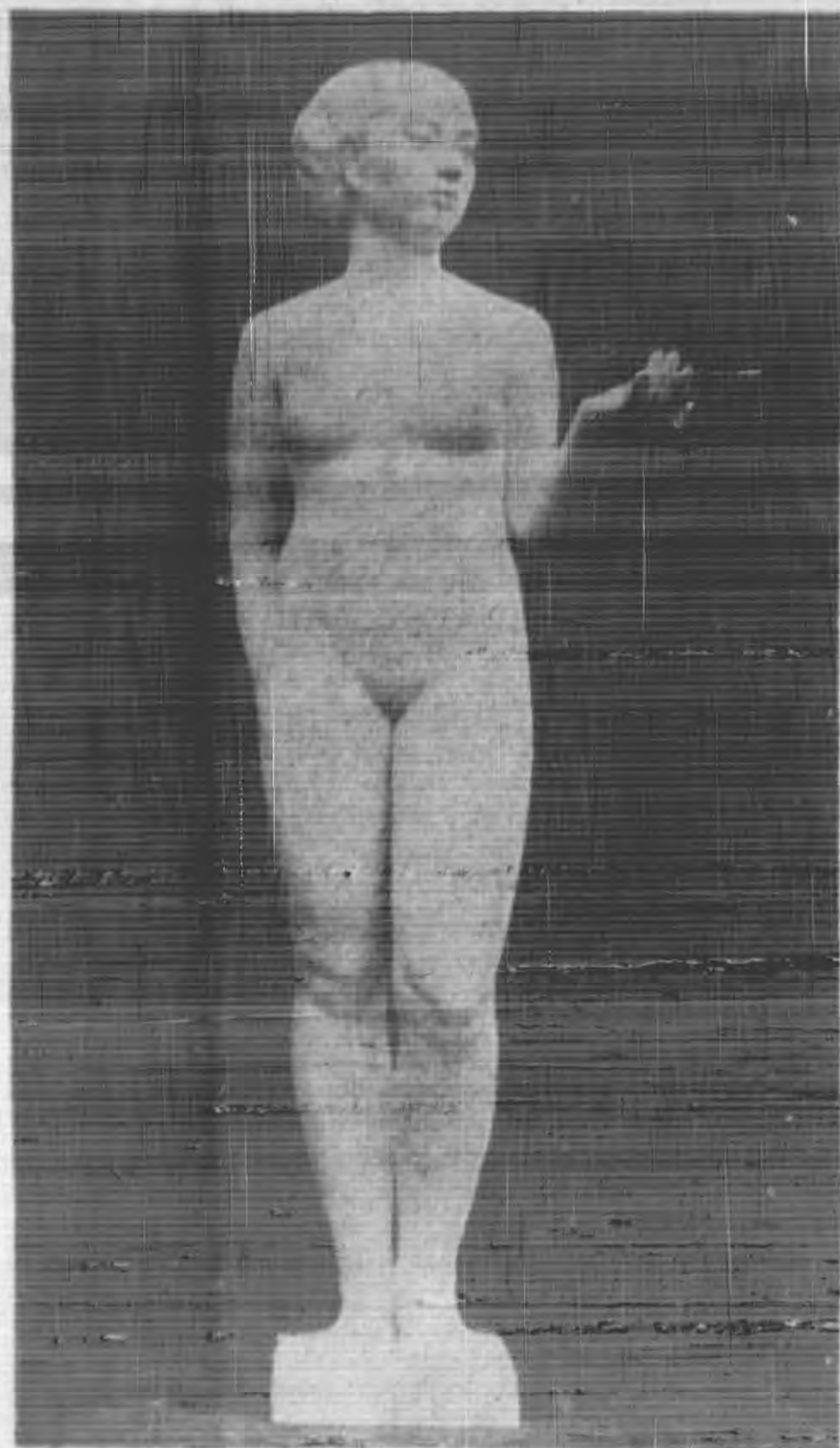


小聰明

(五)

溜水熱

牛作周作



裸婦

倉持芳作

CALACIS 市民

大同雲岡浮彫
(北魏)



萬壽寺[長眉羅漢]
(明末)



萬壽寺[羅漢]之一部
(明末)

京西萬壽寺中之泥塑，惟妙惟肖，頗具寫實主義作風，為明末作品，惜於廿六年秋該寺不戒於火，此諸精品亦遭回錄。

羅丹作(AUGUSTE·RODIN)



清秋



伊東深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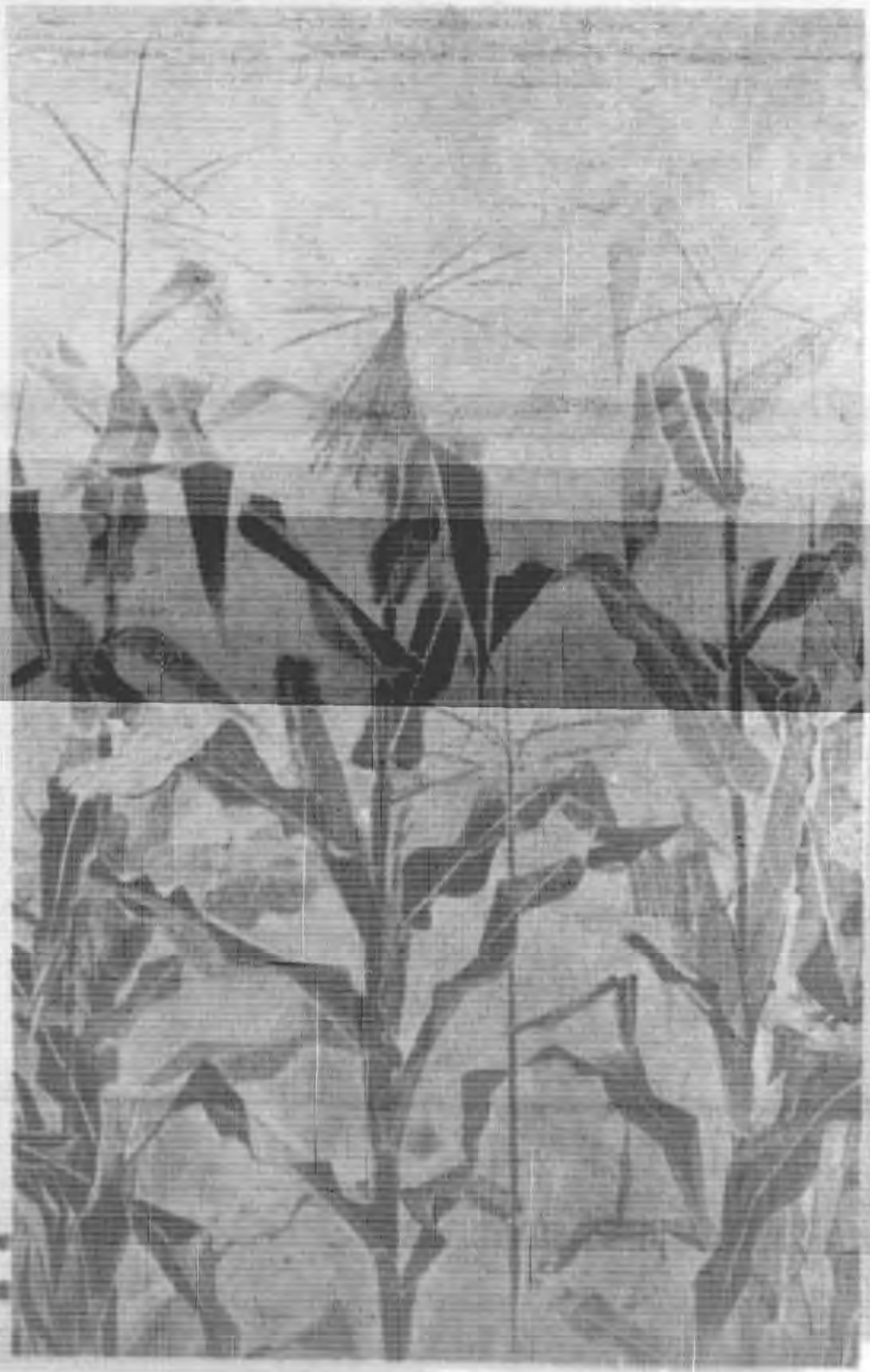
鹿苑



松久休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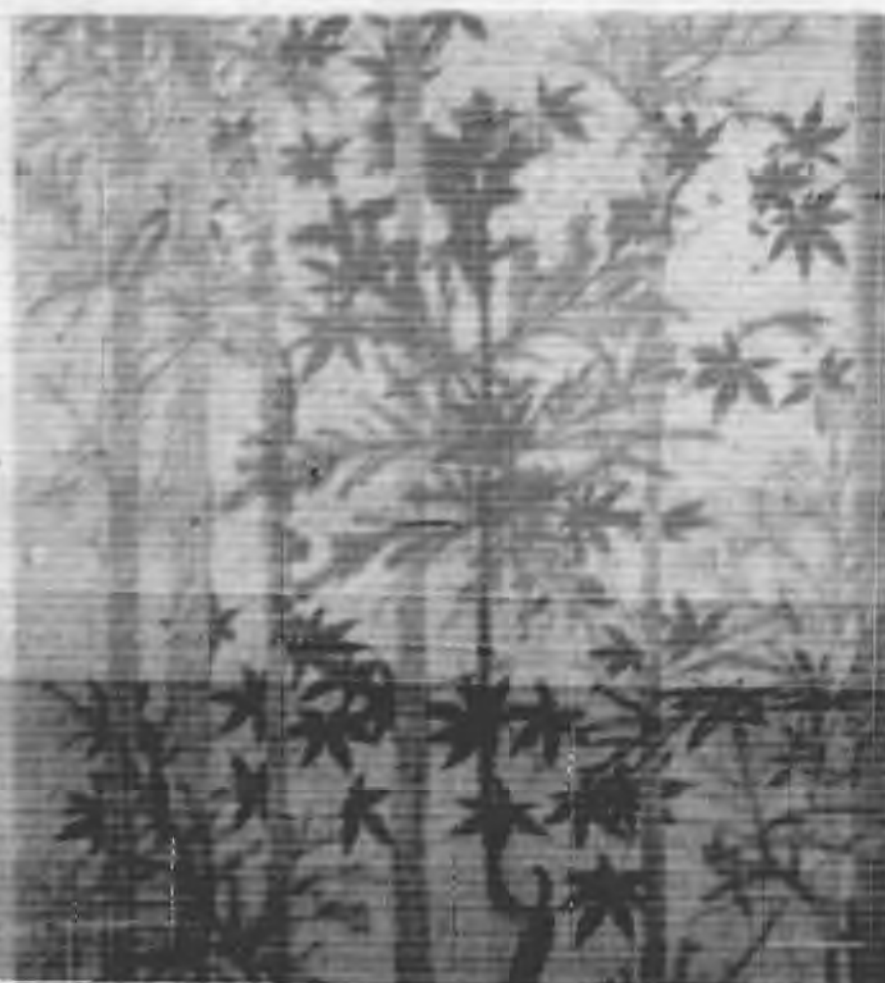
本日畫介紹

月夜



加藤榮三 →

秋影



山口蓬春 →



... 畫繪之期興復藝文利大憲

三畫家小傳見第一〇八頁



安德利·孟特那

ANDREA MONTEGNA



拉法爾·桑究

RAPHAEL SANZ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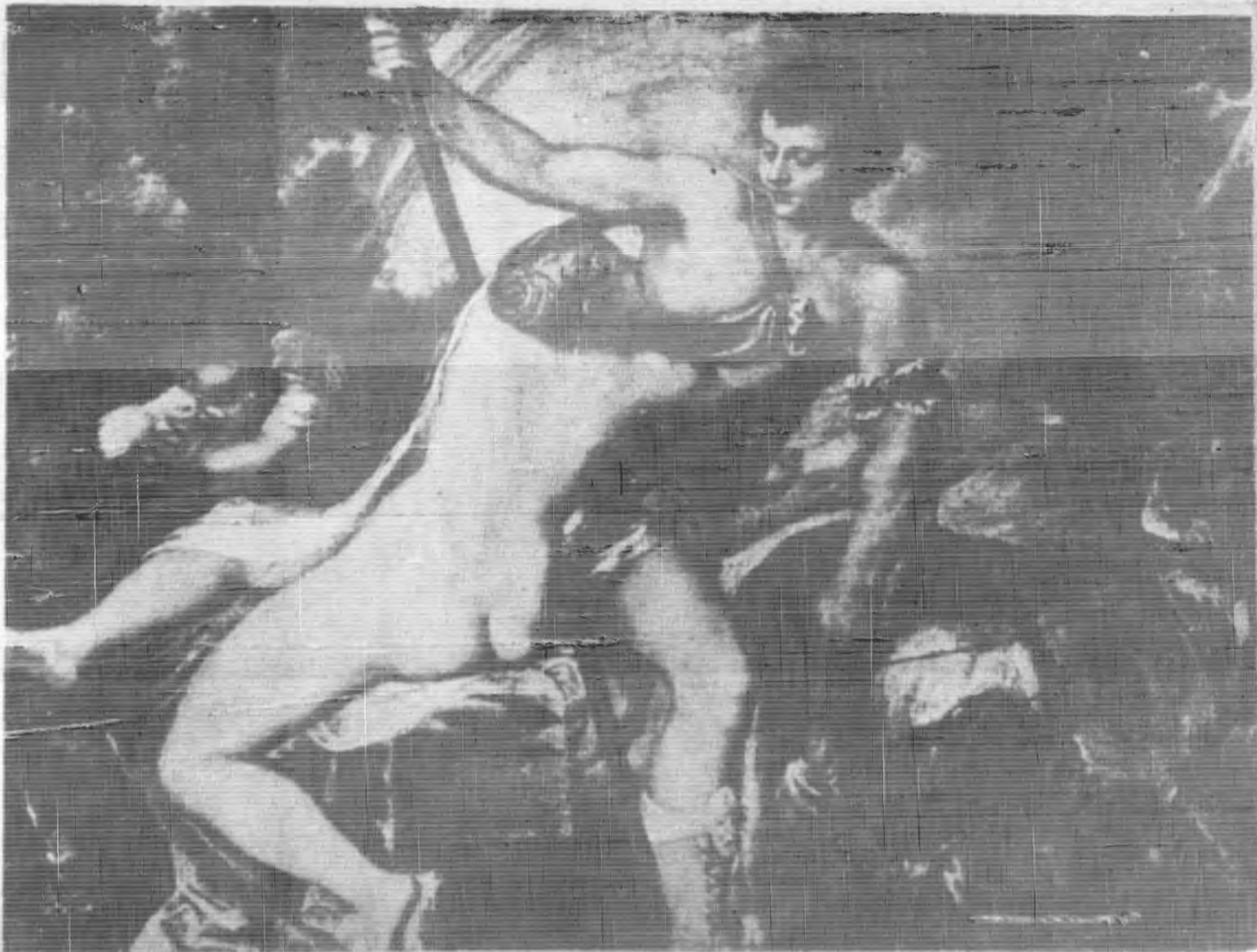


迪
秦

TITIAN

↓ 在這幅「維那絲和阿都尼斯」中，這位異教徒（指作者），威尼斯學院描寫的肉感特質，遠勝於意大利中期畫家平靜的基督氣息，這幅畫現存「外德諾美術館」中，在這幅偉大的作品裡，畫中的維那絲，用暴風雨的天空為背景，熱烈的抓著阿都尼斯當他要狩獵去的一刹那，天使戰悼受驚而俯伏在左邊，因這幅畫題材非常受歡迎，以致她秦曾繪過四次之多，這一幅是最後而且最好的，作於一五六〇年，被佈里斯特耳貴族從威尼斯巴巴里哥宮得去，威尼斯人的畫沒有馮耳比亞人畫的那麼純淨，沒有佛羅倫斯人那樣高貴，可是它更能表現出畫中的情感和內在的心情。

作秦 迪 (人愛的她和神愛) 斯尼都阿和絲那維





聖母像

拉法爾作

→ 一五〇五年拉法爾。畫這幅聖母像他那時二十二歲，這幅像是意大利文藝復興與馬爾比亞學院完美的作品，表現出面容的可愛，和善，並且背景的风景也很注意。

「像拉法爾聖母一樣的美」，成了當時贊美女性的諺語了，拉法爾在這張細膩的背景中包藏著馬耳比亞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和意大利中部他降生地的一座山上城市，這幅傑作一七八〇年賣給佛羅倫斯的貴族考伯並且以小考伯聖母像著名與大考伯聖母像爭榮，有時名為阿爾巴聖母像，安州米倫曾以一百多萬元從蘇維埃政府買得，一九一四年小考伯聖母像運歸外德諾博物館中，拉法爾從馬耳比亞，到佛羅倫斯後父赴羅馬在該處去世，時年三十七歲，可惜最後在瓦耶崗繪畫的耶穌變容像，竟未完成。他以調和的氣質表現母性，使得他的作品甜美多情，結果，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畫家之一。



舊約故事

孟特那作

← 這幅安特利孟特那的作品，是表現舊約故事中的一段。紅髮的「以色列」童婦尤地絲剛生下「梭羅富那斯」將軍的頭，畫中將軍的右足伸出床外，因為他曾用詭計很容易的引誘了她與他交合。

這幅畫精緻的線條和細膩的調子，無處不表現出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和北意大利學院的作風。孟特那創造出新的背景法，頗影響到十六世紀後半期威尼斯學院作風的改變。現在這畫收藏在美國「維德那美術館」中，牠曾一度屬於英格蘭查理第一。

星的今昔

到安莎麗姐 現在正交運

的一位，就是這樣把她捧出來的。我們不敢說安便是世界上最足以代替克拉寶的一位。但是他的確有着克拉寶的眼神，珍哈露的臉模兒，同時地也是一個紅髮女郎！

安莎麗姐，好萊塢將要給她一個什麼綽號呢？她不能再叫「貝」了，另有一個字代表她，那便是“kumph”，如果你在願意知道這個字的發音，我可以和你說，就是當女人剛睡醒時，在迷朦中，伸出胳膊打一呵欠，從鼻子裡發出一條長管，好似「姆……」。這字的意義就在此，但目前還沒有一個恰當的字可以翻譯。

現在安莎麗姐的風頭算出足了，但是他還不能主演片子，上月在京公演的「顛倒眾生」一片，她還是作狄克賽蒂的配角呢！

安莎麗姐



但相信這樣一個紅中透紫的人物，定不致使人失望的。

(多春)



「女人」之二幕 (一) 菊痕克蘇薇在美容院裡 (二) 一個為文明化裝而上了刑具的女人

美國廿世紀福克斯公司，在千方百計之下，成功一部足以刺激世界人心的新片「女人」The Women。顯名思義，它是脫不了女人的事的。這是一部以諷刺都市女人為本能的影片，都市人的醜態，都被他們以巧妙的方法，一一拍入鏡頭，遂成一部幽默刺透的出品。在片中可以見到世界婦女美容方法的最高尖端，當做文明智識片看亦無不可。不過主演的人却是第一流的女星瑪希拉，菊痕克蘇薇，露荷琳路瑪三人，以及數百不同形式的女人在片中出現。

「女人」本來是美國小戲家 Clare Boothe 的一部著名喜劇，雖然第一次搬上銀幕，可是在紐約舞台上却演了六百五十七次呢！福克斯公司為了招徠觀眾，所以片中很多時裝，美容的鏡頭，因為這個，原著者還有些兒不滿意，他說這失去了原作的意義。但是全片尚屬完善，公司為好萊塢宣傳時裝計，不得不如此，這也是常有的事，毫不足以為奇。

(春)

美國影片公司近年來頗有不景氣的氣象，因為出品太多，而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何況公司搜羅的新人材，總不足滿足美國人好奇心的慾望。因此影片公司在較盡腦筋之餘，又想出新花樣兒，就是把第一流的大明星，兩個或三個放在一部影片裡，以號召觀眾，給觀眾一個新奇的刺激。

米高梅公司這次把華萊斯比雷和羅拔泰勒主演的「龍虎風雲」Stand Up and Fight 大事鼓吹，因為華萊斯比雷和羅拔泰勒都是當前第一流大明星，這是他二人首次合演的，公司因為把這兩人弄到一塊很不容易，也就不敢待慢，特地由大導演汪大克來導演，為的是達到真美善並臻的地步。



「龍虎風雲」之一幕

「龍虎風雲」是以美國火車與驛車的競爭為背景因為當一八五〇年時，火車剛發明不久，走的還很慢，但是買賣却很好很好。驛車就是一站站換車的舊式車子，因為火車奪了他們的買賣，不免就時常發生爭鬧的情形。羅拔泰勒在片中飾一個火車公司的職員，華萊斯比雷飾一個管理驛車的領袖，所以時常和羅拔泰勒打架。其中不免有戀愛的穿插，以為硬性中的軟性點綴。

這是一部上品的片子雖然故事比較簡單，但是其中有幾幕很緊張的鏡頭，也頗可一看，比如白人虐待黑奴的慘狀；雪山崩潰的奇景，以及華萊斯比雷與羅拔泰勒的幾幕兇惡戰鬥等。

在歷史影片中，這是演得最過去的一部。配角也頗精彩，如 Florence Rice, Charles Hickford 等，都是第一流的硬手。(多春)

再泰山

對方是：舊金山的社交花

泰山——韋斯利——的私生活，據

說也十分野獸化，他本來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又是世界游泳冠軍，但是他放棄這些文明的榮譽，跑到好萊塢，顯身手，他那「呵——哈——囉——呵囉」的，聲大吼，震動了全世界的影迷。

泰山復喜歡騎野獸，正如在影片中

爲什麼我不能？

《初學譯》

「聽說你已經開始羅曼司的生活，是嗎？」記者問。
「不錯！」狄安娜·波爾頓坦白的回答：「的確的，爲什麼我不能呢？」

我所說的羅曼司，並不是關於她的新片「初戀」(First Love)中，她和年青的羅拔·史塔特 Robert Stack 初吻的那一件事，而是說在她私生活中，第一個和他戀愛的男子——年青的助理導演萬保羅 Vaughn Paul。現在在報章，雜誌，無線電廣播……到處都傳說他剛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私奔，因爲狄安娜和她的家庭爲萬保羅的事，鬧得很不好。其實這種謠言，完全是無的放矢。

「這是不可能的。」狄安娜說：「簡直太叫我生氣了」。我不明白她所說的「不可能」是什麼意思，但是狄安娜的確是一個誠實，坦白的孩子，人們把那些無辜的謠言如暴風雨般的打擊而來，對於她那靈敏的眼睛，青春嘹亮的歌聲，實在是不應當的。

「我的意思是說……」(狄安娜接着說：「爲什麼我不能像別的女孩子一樣的去和男孩子，同出去，當我願意的時候爲什麼我不能去赴宴會，跳舞，看網球，看賽馬，祇要去的不是壞地方，回家不太晚？」)

「因爲你是一個電影明星，影迷們都注意你，都關心你的安全。」我說。

「但這也不是成爲阻止我交際活動的理由呀！」

「自然這不成爲理由，但是也要你受得了才行？」

「受不了？」狄安娜簡直不明白我的意思。

「因爲你一出門就有人包圍你，搜求簽字人追逐你，你的一舉一動都有攝影記者，新聞記者給你登照像，發新聞」

「但是我並不重視這些事？雖然我不喜歡，但是這也是與我職業有關的事情，怕了也不覺得怎樣了。我相信公正的影迷們一定不反對我出去交際，他們爲應當憎惡我謠言的人。」

我認爲狄安娜是一個坦白的人，爲得到一個坦白的回答，我無妨用坦白的問題去問她：

「說實話，你究竟有沒有私奔的意思呢？」

「自然，我現在已到了合法的年齡，有自由行動的權力，但是如果父母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爲什麼要私奔呢？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也沒想到這件事。我也沒跟父母衝突。我們並未談過我因爲並沒有可談的。」

他說對於目前的繼續下去，對於謠言決我冷眼的觀察，二八之前確有復大的變更，她皮膚潔白，頭髮增厚，肩的肩骨也比以前加多，個成熟的女孩子，她爲他的女孩子一樣作社交要問。憑謠言作他的



交際生活打算置之不理。以年的發亮，比的眼光發亮，曲線明顯，嘴了，儼然是什麼不能和其的生活呢？我人！

狄安娜·波爾頓，現在已長大而解風。她像別的女孩一樣喜歡定約，赴宴會，跳舞，游泳，但爲什麼她不能這樣做呢？

性感女

從克拉寶 (Clara Bow) 到奧姆女郎 (Omphalea)



克拉寶

好萊塢的明星者在一九二九年的年尾，又發現了一顆星，那便是數年來影界不住尋求希望的妙女郎克拉寶 (Clara Bow) 的替身，安沙麗姐 (Ann Sheridan)。很快很快的，當她主演的影片還未走遍世界時，她的芳名已經傳遍世界了。

在好萊塢，不怕沒人才，就怕沒人捧，在成千累萬的新演員裡，一年能夠有幾個出名的？他們都是垃圾堆裡的寶石，祇要有一天，在數萬演員裡走了邪運，就許被什麼大導演看上了眼，一捧就昇了天。

克拉寶在當年走紅運的時候，「妙女郎」真要瘋狂了全世界的影迷。影界公送了她一個綽號，叫她做「it」，這個字很難解釋，總之，她是一個非常「it」的女郎就是了。當這個字傳到中國來的時候，某電影畫報也曾向讀者徵求最好的譯字，有譯成「媚」的，有譯成「妙」的，有譯成「熱」的，無論怎樣，它是含有「性感」二字的意義的。

克拉寶是一箇紅髮女郎，她的作風是活潑，潑辣，熱情，混合而成爲「it」。發現她的人是 Elinor Glyn。自從克拉寶退休以後，能夠繼續「性感」的明星有梅惠絲 (Mae West) 同時還有珍哈露 (Jean Harlow)，梅惠絲祇是「性感」而已，毫無「熱」的表現，自然與克拉寶不可同日語。比較近乎克拉寶的，還算是珍哈露，她的面部表情頗合乎「熱」的成分。但與克拉寶不同的是她是金髮的女郎。克拉寶却是紅髮女郎。論演技，珍哈露却有獨到之處，但可惜自古紅顏薄命，她不幸在紅運當頭，剛二十六歲的時候，便死於心臟麻痺症，未免太可惜了。

一直到最近，好萊塢才把安沙麗姐抬到觀眾的前面。在一九三九年十個女性明星裡，安便是其中

一樣的。因此，在他的戀愛的對象裡，也看中了好萊塢著名的野性姑娘——蘇波麗斯，但蘇波麗斯是文明人中的野性，並非獸類可比，泰山竟駕馭不了他，祇好打開籠子放他走了。他們的結婚生活，會維持到四五年之久，在好萊塢也可以說是一件難得的事了。

泰山與蘇波麗斯結婚之後，分道揚鑒各奔對象，最近泰山又結婚了，對方是國會議員的社交名媛波麗，斯阿女士。圖即他倆新婚後的攝影，不知誰沒看了什麼滋味？

泰山的新情人

看中了好萊塢著名的野性姑娘——蘇波麗斯，但蘇波麗斯是文明人中的野性，並非獸類可比，泰山竟駕馭不了他，祇好打開籠子放他走了。他們的結婚生活，會維持到四五年之久，在好萊塢也可以說是一件難得的事了。



漫畫家筆下之世界文壇四巨人

諦聽輯



蕭伯納，英國幽默文學的首席



郝普曼，德國戲劇家的泰斗



鄧南遮，意大利浪漫派詩人



高爾基，蘇聯文學的宣傳家



瓦索利·克萊夫·埃夫

瓦索利·克萊夫·埃夫，就是本頁所載的四位世界文壇巨人漫畫像的作者。他雖是蘇聯人，但他和政治却毫無關係。他的妻「費拉」也是一位畫家，他們夫婦常住巴黎，他和格里高利夫，里米索夫，亞克夫里夫是俄羅斯著名的四人名畫家，他們常在「聖彼得斯堡」共同研究，對於藝術上的創造，時常表現出特殊的貢獻。

亞克夫夫富有獨出心裁的創作精神，他喜歡畫比真人大四五倍的肖像，他喜歡用大幅的畫布，但是他必須抑制他的慾望，因為他的畫室不能容納這樣大的畫幅，他祇好搬到院中的露天畫室去。

他畫過許多文學家，和音樂家，詩人的肖像。這些大作都已刊印行世了。他好游泳，喜歡開汽車，現在他很逍遙的住在法國南部。

「中國文藝」世界名

漫畫選集第一輯

歐 美 風 雲

THUNDER AFLOAT

- | | |
|------------|---------|
| 船長張紹森..... | 萊萊斯比雷飾 |
| 羅克布萊克..... | 卡斯德莫瑞 |
| 蘇珊紹森..... | 維金尼亞葛藝 |
| 恩賽愛衛絲..... | 瑞吉斯涂梅 |
| 潛水艇指揮..... | 查耳艾斯莫德 |
| 米 羅..... | 約翰昆倫 |
| 船長費屈..... | 柯雷比宛斯 |
| 本艦司令..... | 通格拉斯通波利 |
| 上尉衛斯特..... | |
| ...非利蒲特瑞 | |
| 船長賽賓..... | |
| ...查理士雷恩 | |

◎ 電影小說 ◎

— 象 超 譯 —

本片原名 Thunder Afloat，譯者以意譯成「歐美風雲」，因劇本內容，係歐戰時代之海軍戰事題材，德國潛艇政策之描摹。

一九三九年米高梅公司由 Loew's 購得版權，佈景根據原劇本著者拉耳夫惠爾萊和「哈衛斯」二氏的原意。由維金尼亞衛爾改編，喬治賽之導演，並特請粗線作風的泰斗萊萊斯比雷主演，確乎是值得一觀的一部影片，故將該劇小說原本譯載如後：

劇中入及扮演明星



耳港這天是旗幟飄揚，懸燈結綵，那條狹的大街，坡伸入海，更是人山人海，兩邊道上摩肩擦背都擠着向前看那四十位勇敢的青年去投軍。他們是本港的一個分隊，背包在肩上掛着，日光曬黑的面孔凶狠的暴露着，他們就是蓋爾港投效海軍的。

軍隊的音樂聲模糊的傳進蘇珊那森(Suzanne Thomson)的耳中她正靠在一隻停泊在漁夫碼頭的貨船甲板上，離那隊伍有半里之遙，她那可愛的臉兒上充滿了玩皮的神氣。她兩隻秋波舞轉着，靠着欄杆，伴着一位粗大肥胖帶着家眷的船長，他臉上帶着戰爭的記號，無疑的是在法國作戰留下的，然而他並不比那正走下碼頭高大美艷青年的臉上傷痕更多些，羅克布萊克(Rocky Blake)的額上有刀痕，頰露傷痕，他還有一隻黑眼睛。

「他來了！」蘇珊高興的喊道，「預備好你的旗子，爸爸！」

羅克這時也正看見他們，他點着他的頭，往前走。曳着他的背包，打算不理他們過去，蘇珊和她父親在那舊欄杆上靠得更近些，碼頭和甲板只隔數步之遙，什麼也聽不過去。

「趕上他們去呀！Boy！」他們大呼小叫着，「嘿羅克，海軍之驕子，我們的英雄！」當他走過時蘇珊跳到碼頭上跟着他跑去。

「我們衝進海關來為給你送行！」她鬥笑着說：「你還不謝我讓爸爸去登記，你不感激我？謝謝我吧，人家都說你是黃種人不敢去打仗！嘿，你現在可在軍隊裏了，你也回不來了！爸爸可以在家裏得到你全份失去的工作。」

她那少女的苗條身兒笑得直不起腰來，一言不發，羅克突然伸出一隻胳膊抓着她的外衣領拋在碼頭邊又轉又黏的泥塘中，仍舊蹙着眉走上前去。

她父親把她釣上來時還直樂呢！也不顧她的髒衣裳，站在那裏看着羅克遠遠的沒入了人群，她也許衝毀了海水關——父親貨船上的，那就要沈了！他也許設計破壞她父親和那金斯(Henry King)的合同。她可以指示他向何處躲開！他也許派幾隻快船追她父親當他得勢時，在他們長久的爭鬥期間，恰像以前她父親對他的那樣，然而這會結束一切的，不久蘇珊就要收拾好，她和爸爸要出去，賺錢去，同時羅克在海軍服務。

費了三月工夫在船塢裡收拾蘇珊號，剛剛她帶着一隊戰貨的船要出發時，來了兩個人聲稱是政府所派檢查行船者，他們開門見山的說，如果賽姆叔(Uncle Sam)需要蘇珊號，他們就收牠。

「因為任何船都要徵收，政府可以給船主船所值的錢」，其

中一個職員聲明。

「他們怎麼知道牠值多少呢？」紹森船長問，我親手造的蘇珊號，我在牠上面渡過密月(成家立業)，牠裝着肥料到海里法克斯去！我的女兒生在地上面！我的妻子在大風雨時洗刷過那欄杆，政府的金錢償付不了那種代價的，先生們！」

然而他的辯述無效，查過船房後，他們走了，聲明需要時，牠要被收。

紹森困入愁城了直到蘇珊來勸慰他，船已裝好，預備出發，牠不是麼！那變爲何不逃之天天呢！悄悄的溜去，讓賽姆找他們，他要有法子！紹森昏亂的抓着他的頭。最後同意了，於是，那天晚上，他們在霧中溜出了碼頭，三隻滿載貨物的船偷偷的跟着他們，蘇珊站在甲板上。注視着那迷茫灰色的天幕點綴着星星的燈光和他們經過的那些船的帆，羅克布萊克給也只能分辨是什麼方向了，他許要把事實告訴約翰生船長，在他走以前，他可以告訴約翰生他可以自由租賃那隻船如果他取消和張紹森定的海金絲合同。

她非常惱怒她父親那件事，他更恨她，設計使她入伍，該越想越苦惱，她從來沒恨過羅克，不過是鬧着玩，她一生同她開玩笑；蓋爾港好像空無所有了，自從他走後。唉！爲何她要關心他呢？他對她如何呢？她點了點頭

輕敵似的走下船去，絕對連想他都不。

三日後蘇珊號船航行在風清日朗的海上，蘇珊正在洗她的頭髮。他父親在椅子中昏昏欲睡靠着掌舵的屋子！厨子正削土豆的皮在艙房角路處。兩個水手正畫魚玩，一切都是安靜，和平，像從前蘇珊在他父親船上生活時一般。

她把柔螺旋形的卷髮推到後邊去離開她的兩眼。擡頭遠望着那波浪，突然在浪中出現一物使她驚訝得難以相信，飛奔到她父親身旁。

「爸爸！潛水艇來了！」她喊道「政府的！他們趕上我們了！」可是紹森到新倫敦去過，他熟悉那並不是美國潛水艇，但是實際情形他還不明白，直到那潛水艇水近來，船長喊他帶着重鎧的德國音，問他這船是作什麼的，紹森有點明白了，戰爭許是在法國發生了對於一部分外國



她想回到她父親那裡，其中兩個人抓着牠，「放手」她說「離開我！」



死亡兩千人。」

那德國軍官的態度仍不變，「姑住，讓我們上去」他簡單的說。

那些人檢查蘇珊號時他嚴烈的問紹森，紹森又昏亂又生氣。也沒注意到那德國水兵正按炸彈把火線放在後邊的三隻貨船上，又放一個在他的船上，放在那裡正可以打一個大洞在水線上。

直到人家告訴他拿着航海的東西離開船，紹森還不了然，最後，他才知道他的船要毀了，他跳到那個官面前一把抓着他鬍子，像隻獵犬捕小老鼠似的搖他，直到那些人急了，用槍把打他頭，他才放手。

水手被命令到較大的小平底船上去立刻划走，有一個人把掙扎的蘇珊號拋到小點平底船裡去兩個德國水手划過一艇又一艇，每艇總想法點上炸彈，最後點着那大船垂下的鏡頭，又回到潛水艇跑了。拋下幾乎是歇斯提里（有神經病）的姑娘在小船上。

蘇珊抓着槳瘋了一般的向蘇珊號划去，喊着「父親，她的聲音哭啞了。在她將能抓到的距離內她抓着那在水線上的炸彈火錢，吃的一聲拋到水中，跑到他父親身旁，跪在他旁邊搖動他寬大的肩膀，「爸爸！」她大聲叫喊「船就要炸了。快走呀！」

正這時，離大船最遠的那隻貨船開始冒烟粉碎了，爆炸之聲振動天地，連紹森暈沉的頭腦也

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了。他遲遲歪斜的跟着蘇珊爬進小船，他們正在划行着那第二隻也冒煙了，波浪幾乎打翻了這隻小船。他們住了手向後邊看，第三隻和蘇珊號走在一起了，黑煙和火焰直入雲霄，在空中樹起數百呎的大黑煙塔，除此以外，當大船沉沒時，只有一段很短的時間看得出蘇珊號是在那裡到她的水墓中去了。

紹森切齒獸目的看着，他好像一些不覺得蘇珊撞着他想法安慰他。

「沒關係，爸爸，」她低聲說「我們都平安的，您和我，我什麼都不在意了！只要有您！什麼事都可以辦到」。他聽下一陣難過，「我知道您是您大部分的生命。」她繼續着說。一時不知再說什麼好，「況且還有別的貨船呢，爸爸，您仍可以是主人，您在這港上最好的船長，船不是保過險麼？您可以再買一隻，也許一隻更好的。」

紹森坐在那裡好像陷進冰雪中，他兩眼注視着那黑色的囚煙，我是爲你媽媽造的」。他失望着說。「沒有給趕得上他」，慢慢的，他的臉緊張起來，轉身瞪着遠遠的潛水艇，憤怒充滿了他的兩眼，跳起腳揮着拳喊道：「沉了我的蘇珊號就是你！」

「我要報復，我拿炸彈和血肉來報復！我把你們這潛來潛去的海軍炸出海去！」

德國船長，經過他的望遠

鏡安靜的看着紹森，他可以猜想出那個高大無助的人在說什麼。他毫不理會，（好像是）一個美國人的恐嚇——或是全美國人的示威——怎能嚇得住德國皇家海軍！

可是蘇珊號不久就報仇雪恨了，他的沉沒認爲是百餘年來戰爭中第一次美國船隻被侵犯者，在華盛頓海軍總署舉行熱烈的會議，美國海口排列着轟炸艦隊的是協定聯盟，不留別的船，完全剩下小木船讓沒有訓練的人去管，美國潛水艇艦隊運出來給軍艦清道；只有小木船和沒有訓練的人設法救濟美國的毀運。

惡耗日深，沉船日多，後來有十九艘船和價值數十萬的貨物都毀了。

彷彿用一桿氣槍開一隻忍怒的猛虎。無何，小木船來趕走那些潛水艇離開美國船，結束這次轟炸，蘇珊和她父親被傳失蹤。當他們幸運的到了新天港，過往行人，看見他們在街上走，非常奇怪，但是蘇珊和紹森船長一直向前走，他們的衣服都撕了還帶着鹽霜，蘇珊的破舊粗布褂子掛在她所愛的小細腰上，她那漂亮的頭髮也成了亂草了。餓得她和父親一面走一面啃乾麵包。

他們必須日夜在海面上生活，在一隻無頂的小船裡，和風雨鬥爭，他們是傾家敗產了，到底是怎樣呢，人們看見他們倆像從馬戲場看邊戲打架回來的？他們現在只有一個目的。戰爭終於

臨到他們頭上，張紹森打算去投軍。

只要他能入海軍作後備軍他就進行向德國海軍報復失掉蘇珊號的仇恨。

因為他正是政府所需要的一個有三十年航海經驗的人，他們告訴他被委為海軍少尉在豫備隊中並派為潛水艇趨逐艦的司令官，這消息洗去了蘇珊慘白臉上的倦容，帶回了她的美麗。

她不知道爸爸要走進危險界了，當他們回到蓋爾港，潛水艇趨逐艦停在那裡，她才知道立刻要出發，羅克是指揮這一隊隊官，羅克是——她父親的最高級長官——她聽說他要爸爸在他的分艦隊裏，跟着他們立刻要出發了。爸爸對於槍炮炸彈一切事情還不懂——

「噢，羅克打算來一個小報復。他看見羅克在碼頭上站着，他打算友誼的招呼他，他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他想着她如何的和他纏鬧，如何的設計使他入伍，她臥在真理上。」

「聽我說，羅克，你不能讓爸爸去，什麼事情也不明白！她毫不客氣的喊着，『喂，羅克，照着着他！』」

羅克好奇似的看着她，他已經和他父親會過面了，（爸爸）非常討厭他的臭架子，他知道他要爲難他，讓紹森知道所謂有訓練的嚴守紀律，而那老鹽塊也明白羅克叫他來並不是因爲他熟悉東方的海口而是要和他爲難。

「你愛那老酒餅，對不？」羅克問他。

蘇珊點頭「是，我覺得是這樣。」塊不很堅定的說「把他給我帶回來，羅克，你可以照顧他——把他給我帶回來麼？」

他站在那裏半天，低着頭看着她，他那鎮靜的兩片嘴唇已經表現出一點，他的兩眼張大充滿新的意識，她呢現在也不是粗暴短小的打架的了，穿着破汗衫。

她是一位弱窈窕動人的姑娘了，非常可愛，非常的可憐——傷心的熱情的女郎請求他的幫助。「一定；我——我盡我力。」他張口結舌的說，豈不知他眼所說的遠過於他舌頭所能說的。別爲這事着急！」

蘇珊和他一樣的口無言。這位收飾整潔的漂亮人穿着海軍官制服是一個新羅克布萊克了，他每次眼光都是告訴她是美麗的，他對她格外的親近了。這時候彷彿一陣火燃燒在她胸裏，煽起新的希望，新的慾望，她忽然在他面前害起羞來，不敢和他眼光相遇。

「謝謝，」她最後簡截的說，轉身走了，「幸運！」這時她的心使得幾乎不能呼吸，爲了這次野蠻的撞擊，她全身因了這甜蜜的平常的感動而戰慄了。

後來她同一群人站在岸上，看着這一分隊出發，她吻她父親告別，叫他父親聽羅克的話，他答應了。除非——除非是他瘋了那

時他才會忘。她直瞪兩眼看着布萊克的船到最後一瞥，他也看着她，向她揮手，她用手絹擦了擦模糊的眼，揮手而別，她知道那分隊現在有兩個，不，僅一個，他愛着，兩個——到危險中去，也許永不回來！

「唉，親愛的上帝，給我帶回他們！平安的把他們給我帶回來！她一面禱告一面看着他們走去，把她的靈魂注入那幾乎是不合理的禱告中。」

過了好像沒有盡期似的四天以後，他們回來了，但是張紹森躺着，無知覺的臥在一個擦床上，污辱的黑雲籠罩了他。

他不服從軍令獨自開船，因爲他們這分隊駛入風霧一帶，他知道那些潛水艇，他們所獵取的在平靜的水中停泊，他要整治牠了，興高彩烈的拋下水中炸彈，直到水皮上現出了油，一個妥當的記號，他以爲這次潛水艇可被炸了，勝利的，他給羅克打無線電話，告訴他這項消息。

可是那位德國船長——毀了蘇珊號的——狡猾的放了些足夠騙他敵人的油，紹森還沒從電話那轉過身來。這位德國人號令部下轟炸鄰近點着燈的「外亞沙爾」號船，作他潛水艇的警示。那隻船桅上，帶着牠們大燈籠彎折下來掉在水裏，好像那船已在海中沉了。幾秒鐘後，他也順那條路，很快的，溜下那如山的波浪岸了。

他一個炸彈就炸斷了紹森的一條鋼舵。打歪了插進齒輪去。他（指張）立刻就坐在一張曬太陽的椅中下去了，頑強的波浪打得他撞在船邊上，在水中搖擺着拿一把破錐割那鋼條，他拚命的鋸斷齒輪，於是機器可以反轉過來了，然而在什麼時候，德國兵都可以打這隻無助的船。

這時——羅克布萊克和他的「小飛艦隊」到來才擋住了。羅克再看紹森的工作，繫着他椅子的繩子已經斷了，他也埋在船下了，鐵船皮打在他身上，一陣海浪掀起他來又摔下海去。

羅克第一個跳下水中去，當他們回到蓋耳港替他維持的也是羅克。當他司令問他：「爲何一隻船出了巡邏線」司令炸了「你不能管你手下的船長，克萊克？」

「張紹森剛入軍隊四天」羅克回答「你怎能覺得他已明白巡邏地界呀！什麼攻擊的命令呀！海軍的規矩呢，他不是發見一隻潛水艇麼，對不對？」

「那倒是真的，不過，他要爲了牠，什麼事沒有，可是他並沒有，他要受軍法！他丟去那潛水艇——也就是失了他的職務。」

「據您這樣說，先生」羅克安靜的說道「他現在院裡，很是危險，他除去失掉職務外，他還丟掉了生命呢！先生，晚安。」

（未完）

一四九〇年的家作欄

樂天派人物	王大媽	肚子	寄卷蔬	寶三姑娘	初戀	失踪	僕	母女淚	白媽的一生	迷途
-------	-----	----	-----	------	----	----	---	-----	-------	----

侯少君	士真	唐楷	葉如蓬	瑤子	琳瑯	汪家社	成伯華譯	顛失	謹銘譯	曹堃
-----	----	----	-----	----	----	-----	------	----	-----	----





樂天派人物

侯少君

老吳就是這個味兒，藝術人生，樂天派人物。老吳，是一切人的大哥，因為他年歲較比大點，鬍子便愈來愈不刮；大哥派頭便愈來愈十足。

誰第一次見他都說那兩隻眼特別：細，小，看不見眼珠子；多少有點睫毛。看人時，眼珠是旋到眼角。下眼簾有塊肉，托得兩眼總像是笑。所以任何時候看見他，都見他在微笑着。有塊富肉感的鼻子。有幅梯形臉；是那末暗褐暗褐的色調。似乎是有點疙疸；總之不太平滑吧。別看眼是那末細，眉可至少要有眼的三倍粗；如果你老遠看他，一定要把他的眼眉錯認爲眼睛。據說五官長的不均稱的人，有一生倒壽的可能；看起老吳來，倒不然：他不論到那裡去，臉有總有微笑。你絕想不到他在什麼時候會有個倒壽。

人，是個好人。和氣，講理，有理智；一嘴的人情事故。就是做事不利落，辦一件事劃不出個清楚的輪廓；總馬馬忽忽，拖泥帶水的。當年做過幾差事，也頗抓過幾個錢。——也頗扔過幾個。

年幼時，在家是個活寶貝；少爺架子擺個十成，出來進去是一呼百諾，甚

至他的大哥全受他管制，發起脾氣也敢跟爸爸吵一通。不過人可老實，過後爸爸跟他算賬，打多麼重也受着。自己明白自己的脾氣。頗認識一件事的正反面。

十七歲時，初中畢業過業；由爸爸主持，把老婆給娶上。老吳挺高興，十七歲成家，居然也成大人了。於是少爺架子則更充實。

——不上學了！總念書念不出人情事故，將來仍然欠通——！老吳的新主意。發表給爸爸；得允，手舞足蹈以樂之。足享過一年多仇儷生活，又膩了。

告訴爸爸，要找個事做做。爸爸是金融界的宿人，一手提他到某銀行去做練習生。

銀行幹過半年，看透了；嫌升得太慢。又入保險公司。後來說不定又因爲什麼事，辭職。到村公所當徵稽股長；差事可不錯，自己掌着公款，可以隨便花錢，手下管着四五個人，有工作又不必自己去跑，不想得罪了小人。老吳可不會留心。本來他就半年半年的不看一次賬，這次就吃了這個虧，一年的工夫，同事們偷了不少賬單；到年底結賬，一看，八百元的數目總對不上。老吳這一急，可非同小可；不知出過多少頭汗，倒底八百元的出如是找不着。重

算，仍然，眼看明天就要交賬了，今晚還沒結果。一個整夜的查對，終于到了明天。只好去報知上邊。

上邊有話，說：限三天查清，否則虧款補足，人要坐牢子！

完了。老吳這就叫最末一關；只好去見爸爸。爸爸一聽，驚氣之餘，甘脆不管了。老吳在萬難中托出朋友緩頰。倒底還是個不管。也多虧老吳有個人緣，多少條路子都走過，算是免了坐牢子；錢可得花。補公款，請客，運動人情，算起來頗够個巨數的。

名也出去了。當地小報一段一段的新聞登出來，老吳這個名可算九城皆知。

之後。這少爺架子在自己家裡便一掃而空。爸爸跟本不理了。媽還好，不過說話也是帶着七分氣說。其餘上至哥哥下至僕役，都沒個好眼給他；惟獨太太還算一百成，到屋裡還有幾句溫煖語氣。——却有時太太也說幾句抱怨的話；似乎是說他不該如此做，連累了她也失了家庭的寵位。

有一天，仍是因爲她說過這一類的話，一下把老吳給氣着；也不吵，抄起手就是一頓好打；到夜裡讓太太光着身子跪了半夜。——還多虧了這個舊式女



子。

也無怪以後老吳在旁人面前誇口：自從把太太治了一頓罪之後，便再也沒有什麼不順耳的話在她口裡了。當然，老吳素日不滿足的一切欲望，都由太太一人身上支取了。也不管人家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去暗自抹淚。自己的孩子也成了洩氣的玩具，有罪沒罪也是個打，整天家發着脾氣。——說來，往日的一派少爺架子，還只有在太太孩子面前殘餘着。

足有過二年多的光景，老吳是受着父母兄妹以及鄉里人等的監視；忍心的受着這不白的冤枉。

說不定是個什麼時候打的主意，要學藝術了。而且希望自已將來是一個油畫家，鼓着千分勇氣跟爸爸商議；爸爸說：

「你願幹什麼幹什麼！只要你不忘我在你犯了社會條款以後和你脫離父子關係！」

這話雖嚴，但老吳却滿足；好壞是應允了目前的要求。

於是整理束裝，上學去。一腿跨進一家藝術學校；就開始用起功來。

人可變了。衣食都不講究，自己牀位上每天是一堆亂東西。不喜言笑；而一旦談到女人，他要手指腳劃的談個好半天。不愛發脾氣，而一遇到不順，也會怒眉瞪眼跟人家吵理；——可不動手。老吳是個文明人。每次上街遇到迷死，回來總一頓有聲有色的描述，似乎人家都跟他有眉來眼去的舉動，有了

錢，胡跑幾天；錢完了，寧可一枝一枝的買着香煙抽。

離畢業還有兩年，就又有新主意：要到上海。聽人家說過，上海有十個北京那樣大，十倍北京那樣繁華；並且有攝人魂魄的女人，有使人縮舌的黑手，有紙醉金迷的狂歡天地，……於是在他一個有霧的早晨獨自一人偷偷上了火車。

老吳深知人情；他不願朋友們堆到車站去給他配角來演這齣悲劇，所以才不別而行。

到上海，他不住學校而在一家旅館租了房間；也不是閒着而人一家英文夜校學英文。會到過各大娛樂場所去消魂；一度也會窮得連雙乾淨襪子都穿不起，醉後在街頭睡到天亮。雖然他有過不少苦吃，但他終於是愛着上海，不肯離去。

又後來，北京的朋友居然接到老吳寄來的信，說：「江南美人，的確不壞，只肉色已够沈淪一生了！……會遍走各地，到今日才得和一個鄉村姑娘相識；可謂一得。不想人間還有這等幸事？願我一生不離紙煙，不離酒，不離此姑！」

發信地址沒有，看郵戳是杭州；倒不想他還逛到西湖。終究老吳都會到過什麼地方？不知道。爲什麼現在的歸宿倒成了，紙煙，酒，村姑；也不知道，油畫家的美夢會否幻失？更不清楚。大概他絕不會倒霉。
總之，老吳就是這個味兒，藝術人生、樂天派人物

閒中記趣

新新

一 司馬溫公在洛陽閒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觀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徒欲看遊人，公曰：某是鬼耶？

二 王忠肅公翔，見一大臣目送美味，復回顧不已，忠肅曰：此人甚有力，大臣云：先生何以知之？答曰：「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擊轉去！」

三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而謂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東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

四 王安豐婦歸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婦，禮不爲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五 昔有業醫而仍應試者，學使素識其人，題爲人而無信句，醫破云：聖人以厚朴防風，人生當歸於信矣。學使爲之解頤。

六 解學士嘗弔友人喪得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成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

七 某頑童自幼好賭，而不喜讀，一日其師命之對對，師曰：「書」，童曰：「輪對贏」，師曰：「讀書之書」，童曰：「獨輸則三家贏」，師曰：「四書之書」，童曰：「四家輸則頭家贏」，師曰：「刺版之書」，童曰：「你既板輸，我就包贏」，師恨極曰：「是紙頭所印一張一張的書」，童曰：「鈔票自然是一張一張的輸，洋錢自然是一塊一塊的贏」，師曰：「是中國書外國書之書」，童曰：「中國賭贏從牌未免要輸，外國賭撲克的溫必然可贏」師窮於應付，遂辭館而去。



王大媽

士 眞

王大媽死了一年多了，坟墓上已經長滿了茂盛的雜草。她含了一腔悲憤之氣長眠於地下。她的兒孫們漸漸把她忘掉，可是村人們還時常提起：「××，你不要強掙扎，你沒有看見王大媽嗎，怎麼也掙不過命去！」王大媽的命好像成了應合千百公式的七。譏諷人發財心勝，安慰婆婆對媳婦不滿，勸她失意的小夥子，以王大媽命作股鑿，都很合適。因此王大媽成了一個不朽人物，在我的偏僻的故鄉裡。

王大媽的命運不好，只是中年與晚年，她也有過她的黃金時代，是一般鄉下人羨慕不置的。她是鄉裡一個大富戶的獨生女兒，自幼嬌生慣養，雖然沒有領受過現代的享樂，却也過着高人一頭的舒適生活。她的雙親把她寶貝一般的供養着，真是要星星不敢給月亮，何況她生在富有的家庭裡而且是獨生女。

她在父母的護愛中慢慢的長大起來，據

說她的美麗，當時傳遍了附近的村落，不但性情溫柔，模樣俊俏，更學會了一手巧活計，描龍刺鳳，樣樣精通。那時尙是十九世紀，天足尙沒有流行到窮鄉僻野，纏足是女子必具的美點。而她的一雙金蓮，小到不可再小頭是頭，脚是脚，針線是針線，可說是全材人。所以媒人踏破了門限；但是她的父母因為擇婿太苛，她過了標梅之期，尙沒有選好可心的夫婿。直到她二十一歲的時候才說妥了王家，雖然，王家的條件並不能使她的父母充分滿意。據說這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月下老到那時才把牽連姻緣的紅絲，繫到一雙青年男女的足上，當然預先也沒有見面，通信，和徵求雙方的同意，只是雙方的父母契約似的完成了兒女大事。

是一個冬日的佳辰，她嫁到王家來了。嫁妝及陪送的豐盛，曾引起許多鄉下媽媽的羨艷與嫉妬。婆家那時也正在好的階段裡，新媳婦過門，當然不會有勞累工作，只是在

婆婆屋裡倒茶裝烟的瑣事。她的丈夫老王，那時不過二十多歲，漂亮的面孔，時髦的服飾，很夠一個鄉下富家子弟的資格。婚後雖沒有蜜月旅行那麼摩登羅曼史，却也有一番使人揣想不到的甜蜜。

光陰是不待人的，轉瞬過了一年，王大媽的第一個少爺出世了。這更是王家的一個大事紀。這是王家的第一個孫子。這嬰兒生得又白又胖，黑大的眸子裡充滿了聰明，滿月的時候，非常熱鬧。誰都替老王慶幸，早年立子，而且又是一個很有出息的樣子。時間流水般的過去，她在衣食無憂的環境裡，又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旁人見了都說：「你真是有福的」王大媽滿意的微笑了。的確「花不能長好，月也不能長圓」王大媽的壞運開端了。老王因為飽暖無虞，漸漸染上了扎嗎啡的嗜好這是傾家敗產的，多大的產業也不夠這樣的消耗。老王的父親尙在世，不能由他丟花，祇是她自己的一些積

蓄，很快就用盡了，她的娘家雖然富有也填不滿這無底的深坑。嫁妝等物漸被丈夫偷賣一空，有時實在難受，又沒有錢去過癮，就躺在炕上發脾氣，心愛的兒子成了他出氣的對象。她只好拔了簪環，買丈夫一時的安定，誰叫是夫妻來呢！

福不雙至，禍不單行，老王的父親又去世了。喪事辦完以後，弟兄們遂提出析居問題。不能看着共有的產業讓老王去破敗：經過幾次的口角與紛爭，一個生氣蓬勃的家庭，分散的四零五落，老王的一份產業，有如微波逐浪的舟船很快的抵換了毒品。她有什麼法子，一個女人怎麼也扭不過男子去。最後只騰了近村的幾畝薄田及一所住宅，而日常用的用費，還不時的由她回到娘家，拿米拿麵，才賴以過活，有時想到當年的美好時代，不免流下傷心的眼淚，「這是命啊！」也祇好來這樣自慰。

王大媽的兒子長大了，和他爸爸正相反，聰明伶俐，少年老成，上了幾年學，不但比旁人念的書多，而且十五六歲的孩子已出脫得像大人的儀態。王大媽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這個兒子的身上。見了隣人時常說：「別看丈夫不濟，你看我們小青，將來決不會不給我爭氣的」。不但王大媽以此自許，就是旁人也看着小青是很有希望的。都說：「王大媽將來有幾年老運，小青是多麼好的孩子」。王大媽每聽了人家的話，快樂的心靜穆的開了花，滿懷希望使她生了朝氣；雖

然她作姑娘的時候是倒了油瓶都不扶的人，這時居然把男人的工作也擔當起來，運動着兩隻小腳，做着種種瑣事。老王因為經濟太無辦法絕了咖啡。但一天却至少要喝五毛錢大煙。

每月十五元的額外消耗，在莊農人家是無法擔負的，王大媽雖有個好娘家。隔一月兩月，大批的柴米油鹽從娘家弄了來。而她很耿直，眼看著自己的弟兄們家財興旺，從沒有向他們借貸。

小青二十歲的時候，她給他完婚了，他在一個米麵店裡學徒，出息還不錯，王大媽又展開了多年的愁眉。大女兒出嫁了，第二個兒子也能幫着家裡作舉重的事，這衰敗的家庭，又有了復興的希望。也許是命運真個支配了王大媽的一生，小青又不知爲了什麼染上了和他父親一樣的嗜好，偷用了櫃上的公款，被東家辭退了。當她知道了他所認爲唯一希望的兒子，竟也染上這下流的嗜好，她的心碎了。她廿年的希望完全破碎了，她祇有傷心的終日以淚洗面，這真是「一命」不濟啊！她能把兒子怎麼樣了呢！五十歲的人，頭上已添了星星的白髮，面上的皺紋增加了深度。小青因爲嗜好的壓迫，一個有嗜好的丈夫尚不除去偷竊而外，連偷常都不顧了，王大媽在不給他錢的時候，他竟會忤逆的來要挾易應付，再加上一個有嗜好忤逆不孝的兒子，這只是促成她的死亡，可是上天注定了她要受種種磨難，不但減不了她的壽數，反

而使她更加康健，王大媽常說「真是命嘍」老天叫你受苦，是沒有法子的，你看天災病孽就落不到受苦的老婆子身上。

小青不像他父親成天坐在家裡，年青青的小夥子，受着嗜好的壓迫，雖然沒有挺而走險，也作了許多使王大媽傷心而不齒於鄉里的事。一次小青去他的姑母家，院子裡的工人，已作完了一天的工作，在等待晚飯。一時忽略，他把工人的鋤頭全偷走了換嗎啡。這種類似的事，在親戚家很出了幾次，後來親戚家夜晚失了盜都疑感到小青身上。這是使當母親的多麼傷心的事。小青後來遂在附近幾個村莊的集市上流浪，見了熟識的人不恥了種種低三下四的方法，要幾錢去過癮。終於在一天夜裡將王大媽唯一的金飾，一條項鍊偷了出去，再也不回來了。王大媽真是憤恨，他們早些死，她覺得他們父子死了以後，自己的生活，真可以變好一點。有時自己也想離開他們去到另一個世界，可是想到未出嫁的女兒及未成家立業的兩個兒子，使她不得不繼續她的傷心生活，受她尚未受完的人間痛苦。

二女兒出嫁了，兩個小兒子也成人了，王大媽可以稍鬆一點心了。偏巧年頭不好，成天下着連綿的霖雨，河水氾濫成災，鄉村的災疫更是鬧的烈害，老王因爲一點外感患了瀉肚，六十歲的人了那裡得了病魔的侵害，不到一月就離了人世。她爲了數十年夫妻關係，也會哭過幾次，可是見了人總是

說：「我不想他，我嫁了他一輩子，真沒一天鬆過心，現在可好了，老東西一死，我要舒服幾天了」。

苦命的人老天不許她享福的。老王死去不到四個月，王大媽病了。而且是一個奇怪病，不少吃不少喝，就是振不起往日的精神。說是憂愁吧，並不是憂愁，說是想念死去的老伴兒吧，那更不是，她不但對人說不想，就是在她衷心也是絲毫都不想。王大媽非常着急，但是着急也沒有辦法，眼看自己的身體消瘦下去。請了幾個醫生看了幾次，都異口同聲的說她沒有病，王大媽有點不相信自己了。

王大媽在這似病非病的狀態中，經過了幾個月，後來遂臥床不起，醫藥不效，後來竟變成癡食，無疑的病入膏肓，無法醫治了。當她斷氣的時候，正是元旦的黎明，家家的爆竹正喧天價響着。人家是燈紅酒綠圍家歡樂的慶祝佳節，而在她家却發出悲慘的哭聲，這不熱心的王大媽竟死去了。

當王大媽的死信傳遍了全村，人們不免發出幾聲嘆氣，「王大媽真命苦，死也死在這時候」！

什麼事是不能預料的，而且常常出乎情理之外，這就是使鄉人們迷信牢不可破的一個鐵案。按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千古的定律了，可是有時結果得其反，這又與前世祖宗及今世兒孫都有關係。善不得善報，是遠報兒孫近報身；惡不得惡報，是該報不報，時辰不到。天命之說，深入於愚夫愚婦的簡單的頭腦裡。天注定你是吃棒子麵的命，你要吃了大米白麵是要損壽數的。

王大媽注定了是苦命的人，由於小青發財還家，更引起人們的紛紛議論。本來小青失蹤已有好幾年，他的家人以及村人都以為他遠離家鄉一定凍餓而死了。結果在王大媽死後才十幾天中，重回到家裡來；他不但沒有死，而且發了財，發財的原因，又是盡情盡理。不到一年王大媽的家又生了蓬勃氣象，而王大媽却地下長眠，沒有享受的福氣。

「××，他不要強掙扎，你沒有看見王大媽嗎！怎麼也拚不過命去！」這幾句話成了村人的口頭禪，王大媽的一生事跡也因之流傳不朽了。

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之繪畫

三代表作家小傳

迪索 Titan

從迪索我們可以發見衛尼坦學校壯麗佛大中的最高代表者他是天衣豐富出身高貴的貴家，查理士王曾封他為皇家宮伯，他和費拉公爵，孟塔公爵，聖保羅第三，勝利浦第二，都有友誼，他曾和法國亨利第三在維尼斯聚過餐，因為孟塔公爵非常愛好他的作品，當他把迪索的作品獻給國王或送給好友時，他就要求迪索再重畫一幅——就成為後來許多「僥倖畫譜」的模本，按迪索生於一四七七，九十九歲仍很健康，但後因患瘧疾去世。

拉法耳·桑血 (Raphael Sauzio)

在他的少年時期(十六歲至十九歲)，在借呂伊歐學畫，二十二歲離借呂伊歐去馬耳比阿，又到佛羅倫斯在那裡他的風格日漸趨向人物肖像，一五〇八年借呂利玉氏委派他去繪飾作品到瓦耶崗，他有一時期走進羅馬時代那時他的聖母瑪利亞像更莊嚴更高貴了，拉法耳有些時候對他的聲名問題是毫不介意的，費拉拉公爵說他是舊時代的翻新者一五一六年，梅第西雷第十——玉利玉的繼位者，要拉法耳畫一張與葡萄牙皇帝送他的畫象一樣大小的畫幅。拉法耳死於一五二〇年留下十五萬財產。

安德利·孟特那 (Andrea mantegna)

孟特那論者說他是「斯密西奧諾」的承繼者和學生。(斯是一個「巴都品」教堂的畫家兼學者)孟特那在十七歲那年曾給「色費阿」地方的巴都品教堂畫了一幅聖母像，當時得到了很大的榮譽。在一四四五年他二十四歲時候，和斯密西奧諾絕裂了。在決裂的前一年和畫家傑克白里尼的女兒結了婚。孟特那的作品，正和本期刊載他的肖像一般嚴肅熱烈，他的大部生活消磨在「曼都拉」，但在一四八八他到羅馬，又到華耶剛給蒲伯依歐生第八製作壁畫，他的性情易怒，並且放蕩不羈，一五〇六年死去，負債很多。

正風打字科

職業補習學校

招男女生

隨時報名上課

男女分授

附設簿記班

同胡才關單面址地





肚子

唐楷

心寬體胖——人可就是不能操心。不信，你就瞧瞧官立職業學校的苗守禮苗校長：他才着了這幾天，那圓團團的臉就整整地瘦了一圈。而且，你要是留神，會看得見他那肥胖的後腦杓上還有幾根頭髮變了白。

怎麼，苗校長也會着急？

——是不是，誰都得納悶。單看他苗校長的臉跟身子，就覺得他會一世享清福——臉像二號的洗臉盆，身子像個特別大的駝鳥蛋——福福泰泰，圓圓滿滿，會着急？可是話儘管這麼說，人總得有一步災難——苗校長也就難免有搔頭髮的愁煩事，而且還挺棘手，要不然，就憑他那副利落的手腕早就草木不動地給它個完全解決！

所以這時候，他就不能不想，不能不挖空了腦袋打好主意。這事情不能媽糊隨便，不然連人格跟飯碗準得鬧荒了才完——那麼一來往後可怎麼混？

可是也怪，單單這時候，他的機智躲得了無影無踪。這麼着，他才着急，他的臉才瘦了一圈。

事情可不是甚麼大事，值得驚天動地：哪個女人不養孩子？苗校長當初經過的大風大浪可比這危險得多，除了他苗校長是個男人沒經驗過這宗事。別的，在政界混過就不用提了——好漢不言當年勇，單說這七八年來爲這校長的位子經過的陣仗兒就敢說一聲了不得。別看教育界人物清高，也是照樣有人「逐鹿」，可是這七八年來還沒人頂

動了他。吹句大話，他這個飯碗真有點像鐵打的那麼牢靠。可是——現在，一個女人養孩子，甚麼大不了的事會讓他的臉瘦了一圈，而且這鐵飯碗也因之岌岌可危——好比放進了大鎔爐，單等人加火鎔化。

他苗校長沒幹過甚麼缺德事呀。

想想，就覺着誰給他上了腦筋，緊呀緊地，腦殼簡直要碎。臉上的肉就彷彿往起一縮。他得站起來，在屋裡走走，身上鬆鬆，腦袋也就不那麼痛。

到現在，可還是沒有完善的辦法，罪已然受得不輕。

走乏了，他得歇一歇，那身肉累酸着他。坐在椅子上照樣發起呆。拾抬頭，就瞧見了上樓挂着的匾——校訓。那上面刻着他親手寫的四個壁窠大字：忠敬誠廉。看呀看地，眼睛一眩，那四個字彷彿跳起來圍着他轉。跟着就又覺着誰給上了腦筋。

他嘆口氣，把眼睛閉上，使勁讓心裡安靜。

他可不明白老天幹嘛那麼苛待他，他苗守禮自覺對得起校訓上那四個字。七八年來，幹這份職業學校的校長就從沒對不起過誰，處處替別人想。拿錢就辦事：宵夕辛勤，壓根兒沒口味素餐過。可是饑是這麼着，他還進了站籠，生着急不得惱不得的氣，這是不是活該？

那眼睛閉得緊緊的像個肉泡，不讓眼淚擠出來。

還得想，事情不能往下挨。——老得上着腦筋。別人也許能幫

忙，就是這宗事情不能對別人說。

可是那女人更不講良心；她就不懂得體諒體諒他，還天天跑來吵，跟他要主意。

「守禮，守禮……，你有沒有辦法？」女的哭喪着臉子對他說。她搬了把椅子靠着門框坐着——怕他跑開。

苗校長皺皺眉，兩道眉毛的中間就打起三四道摺。

「守禮，守禮……事情不能再按下去，……你看看……」她指了指自己的肚子，「這一天比一天大……」

肚子大是實情。苗校長並不是看不見：坐在那兒，腿上邊，腰下邊，多少顯着點鼓膨膨，而且今天似乎比昨天還顯鼻子顯眼。不過你叫他苗守禮怎麼辦呢？總歸按不回去。

他嘆口氣，只好在屋裡來回走。

女的鬢着眼睛看他——他就那麼坦然。打她覺着事情不妙的那天起，就找他來商量主意，可是到現在嘴唇皮雖要磨破，他還是那麼推三阻四——不是含糊不應，就再也說不靠邊。這肚子可不容情，老是不哼不哈地一天比一天往外漲，再大點，腰帶就要勒不住，而且現在已然勒得皮肉痛。要是等到，等到……

她有點害怕，因為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流着血，把那塊肉弄出來。到那時候，她怎麼見人……

而我們的苗校長會仍然那麼大咧咧。她噓了口氣。

「守禮，你別這麼……總有一天……是不是……你跟我……社會……」

「我不是……」男的這回可閉了口，停着步子望着她，眉毛擰得更緊。「你以為我不着急，對不對，你看看我的臉上，瘦了一圈，哎，哎，簡直没人形，可是……」

臉瘦了一圈還不是實情？誰讓你肚子往外漲。——沒良心。

女的可不管他的肚子裡咕嚕着甚麼，惘然地瞧瞧那二號的洗臉盆——瘦是瘦了。可是她明白，人若是少吃點，就一兩天，也能瘦得眼

窩子望下凹。她瞧過鏡子，多思慮和心緒不安的人，全照她臉上那麼蒼白，眼睛含着茫然的黯光。而苗校長，臉上却還是照樣的油汪汪。

「嗚！」她打鼻子裡出了聲。

苗校長可沒注意到她的這些小動作，他暫時先得在心裡盤算著今天怎麼把她對付走。

那個有點生氣。

「守禮，你……你不能敷衍我，……你得知道我的苦處，……過去不提，將來也不用關心，就是……就是現在，我……」她顫着聲說。大眼淚往下滴。手心直冒冷汗，還有點哆嗦——她使勁攥住拳頭。

她的苦處，苗校長知道得清楚明白。她說過了好幾回——就在這麼幾天裡。她却不想想他苗校長的苦處，設身處地，她要是苗校長非得把天都哭塌：「這鐵飯碗……」她還讓他替她分擔痛苦，對，就算甚麼都不講，情理上也說不下去呀！

於是他臉那麼一揚，露出了下巴頰底下的一嘟嚕肉。這意思是「少嘮叨」。

那個也不注意他的「表情」，照樣一五一十地往下說。

頭一樣，肚子大了，她就不能在這學校裡教書，學生知道她沒結過婚。（你她媽的混蛋，誰讓你替自己遮掩好了！苗校長聽到這兒就在肚子裡邊罵。）這麼着，她就名義上辭了職，可是苗校長不給她錢，家裏的媽跟弟弟却張着口等她喂。她不能對他們說她丟了職業，說也行，那得有正經原因，說肚子大了成麼？雖然那過失全在那駝鳥蛋似的苗守禮苗校長身上。

最苦的是，她白天不能回家。（說到這兒，她擦擦眼淚，可是那眼淚越流得多。）到黃昏時候才敢回去，躲在燈影裡，不能讓人瞧見她的肚子。

「素芳，你怎麼啦？」媽看着她腰就問她。

「有點肚子痛。」她扯了個謊，心裡直跳，怕媽看出來。

「我給你揉一揉好不好？」媽的臉上露着慈愛的光彩，這麼親切地說。她老覺着對不起自己的女兒，幹嘛孩子們的爸爸那麼早棄了

世，而讓他的女兒受這麼大辛苦！

可是她拒絕了，那肚子不是揉的事。她鼻子一陣一陣酸，想抱着媽哭一場，告訴媽，她幹了怎麼樣的造孽事。但是她瞧了瞧媽的臉，她只好把眼淚往肚子裡嚥。

這些，這些，他苗守禮一點不知道，也一點不關心。他安穩地做他的職業學校校長，天天照樣快活，越來越胖，說不定——還有別的女人在陪他玩。

「你就替我……替我……稍微想一想……守禮……」她抽抽咽咽地說。

那個可不想。他覺着自己正坐在針毯上，躲是躲不開，坐下去，那針尖一枝一枝彷彿都刺到了心尖。說正格的，他怕的就是哭臉，這女人却天天在他眼前鼻涕眼淚一齊流。聽那哭聲喪氣到萬分，甚麼好運也得給沖跑。他苗守禮真是倒霉倒到了家。

他把自己的整個的駝鳥蛋往椅子上一靠，嘴裡含糊地說了句：

「他媽的……」

女的吃了一驚，把捺着臉的手放下來，直愣愣地瞧着他。他還罵人？把陳素芳給害了還罵她？於是就覺着身子裡的血行加了速，催着她想站起來，撲上他咬一陣，搯一陣。可是她不是那麼潑辣的人。她明白，她要是那樣，當初絕不會上當，更不會有今天這麼個結果。嘆口氣，身子一軟，眼淚撲地地落。

「你還罵人？你……想想……誰對得起誰？……可是，可是我現在也……也不必抱怨，你罵……好。我就擔心咱們的名譽……至少我……養了孩子……我怎麼見人……」

「你怎麼見人？名譽？對不對？」苗校長氣洶洶地說。身子在椅子上上一挺，那椅子便嘎吱吱一陣叫。

嘿，他苗校長的幹了七八年的職業學校校長也要玩蛋，可怨誰？名譽？他比她還擔心，可是她還逼着他。——沒良心。

「你的職業學校校長……要……玩蛋，你……自己鬧的。我是女人，……養了孩子……是不是……誰要……誰要……」

「我明白，錯全在我對不對？可是……咱們……你不能逼我呀。得講良心，人不能不講良心。」

女的又有些生氣：難道她沒良心？怎麼樣才算有良心？是不是她給他多養些孩子或是再變個處女護他……

「守禮，你說我沒良心，我倒要跟你講講。」她提高了點聲音，怪有力地，也就不那麼抽咽。

「講就講好了。」男的冷冷地說。他想跳過去打她個嘴吧——天底下會有這麼不講理，沒人格，不要臉的女人，從自己嘴裡說自己的醜史。不過他沒那麼做：苗校長當然是文雅人，打人的行動可太粗鹵。

事情其實簡單：她剛上這學校教了一個星期的課，苗校長就張羅着請她吃飯，嘴裡說的是聯歡，也就是聯絡聯絡感情。——苗校長對於新來的同人向來是這麼應酬的。

「你在席間問我的家庭狀況，我告訴你……我的爸爸，哎，我的爸爸死了，家裡的媽跟弟弟得等着我掙錢養活。這點錢够些甚麼，自然我的弟弟也就上不起學。於是你……自動地願意幫我，給我加鐘點，答應介紹我的弟弟入免費的學校……」

「我這是好意。」

「好意？」女的橫了他一眼。

就算是好意，苗校長也到底沒幫她的忙，反倒到學校裡告訴別人，她的鐘點應着「廢令」要取消。她可害怕了。於是就去找苗校長，一聯技了幾天，苗校長才說幫她想主意。他帶她到飯店裡，他說這地方談話嚴密。她可猜不出他的居心。這麼着就……

「這麼着你就……我就……你還威赫……」說呀說地，兩顆大淚珠子又從女的眼框子裏擠出來，往下流，却不怎麼顯，因為她的臉上還是濕漉漉的。

男的聽到這兒，皺了眉，告訴她：「別往下說了。」

女的可不聽，一邊抹眼淚一邊接着說：

「之後，我就……我就跟着你，天天……你還說將來和我結婚……」

苗校長聽見了這句話，彷彿聞見臭腥似的那麼惡心。他苗守禮會要她這樣賤價的貨當老婆？當時不過哄哄她玩。笑話，她竟然認了真，真叫做她媽的清秋大夢，

『你還是……你還是……變態的性慾……我得對……得對別人說……』她站起身來。

苗校長可着了急。臉上泛著青，腮巴上的肉緊著往裏縮。他喘不上來氣，彷彿空氣全凝成了固體。他想發作，可是身子抖了一抖，一點力量也使不出來。不過他不能讓她對別人說。

他扎著把駝鳥蛋從椅子上拔起來，撞過去抓住女的膀子，告訴她別著急——明天後天準有辦法。

『要是，要是，那時候不成，隨……隨你的便……』

女的聽他顫著聲說話，心裏有點不忍。揩揩眼淚回了家。那麼，她陳素芳說得對不對呢？有沒有那回事？不錯，苗校長承認。不過那是『策略』。就算苗校長寬了她，那也要怨她是『姜太公釣魚』！他也許應該替她的肚子擔點責任，可也不能全賴上他——人得講良心。他苗守禮不是已然挺著急麼，雖然是爲他自己。

真是麻煩事。苗校長經過了不少的女人，會碰上陳素芳這個硬釘子。單像陳素芳這麼樣的黃花姑娘過過手的也有過四五個，（苗校長專講究玩二十五歲裡邊的嫩尖子，那滋味，別人可不懂得。）哪個到了頭不是抹抹眼淚走開？他沒有甚麼對不起她們的，他講良心。而現在呢——

他由不得嘆了口氣：現在這陳素芳會粘上他。他有點後悔：幹嘛那麼貪得無厭，把她弄大了肚子。噙噙新還不够？現在她天天跟他要主意，就憑著那肚子說話，而且她要對別人說，對別人說……

想到這兒，就覺到自己的身子給人浸到滾熱的水裏來回泡著，皮肉絲辣辣地痛，五臟六腑全塞滿了熱氣。——跟著腦袋又上了腦絨。

一陣子天暈地轉。

他苗守禮沒幹過甚麼缺德事呀。

可是陳素芳明天還來跟他要主意，逼他。

他要哭。憑甚麼他也不應該有這宗報應，他是講良心的人，至少也得得起校訓上那四個字，憑甚麼有這宗報應呀。

主意仍然不能不想。而且他明白，只要事情解決，陳素芳替他守秘密，鐵飯碗還是那麼牢靠。

忍著腦殼疼，他得想。

眼前忽地一亮。

要是陳素芳熬得住痛苦，趁著這塊肉還沒成熟，那就不如——

『打胎！』他咳著牙。

等到女的聽見了這樣的辦法，先是不言語，之後就搖搖頭。

『怎麼？』男的一下子跳起了一尺來高。那臉上的肉等他落到地上又頓地一跳。『怎麼，打胎你也不願意。你讓我想甚麼辦法……你逼我……』

女的慘笑了笑，似乎想說甚麼，嘴可又閉得緊緊地。她眼巴巴地看著苗校長的鐵青的臉。

她有她的打算。她不是怕打胎的痛苦，而且她還正預備擔負更深的痛苦。這話就是不能對他說。

昨兒晚上，弟弟問她：

『姐姐，你的肚子怎麼大起來了？』

她嚇了一跳，覺著自己的臉上火樣的熱。問問，媽倒還不知道。於是就告訴弟弟別對媽說，這不過是病，過不了幾天就好。

弟弟雖然點了頭，她仍然心裡不安——早晚有一天人全得知道，那時候，那時候……

這麼著，她橫了橫心——乾脆選擇那一條頂平穩的道路。本來想告訴苗守禮，可是怕對手誤會她。算計算計，等完全決定了，過一天再說。

一天來得快。

『守禮，我有我的主意，你能不能答應我？』她的眼睛嚮呀嚮地看著苗守禮。

那個擺出了『你說吧』的臉相。

女的就說，他不能給她一千塊錢，讓她跟媽媽弟遠走高飛。

「你，你，」苗校長瞪圓了眼睛。「敲竹槓？……講良心：那一千塊錢！」

女的細地給他解釋：這是她覺着頂好的辦法。而且就是打胎也少花不了錢，或者還許照樣留下痕跡。

「我願意打胎，隨便花多少錢。」
「我給你保證，你要是拿錢來。而且孩子我給你養活下去。」

不管怎麼樣，苗校長咬定了牙。女的變了顏色，問他是不是願意她對別人說。

自然他苗校長不願她對別人說，不過不過，就算他答應，他也得還個價呀。價錢就由一千落到五百，又由五百往上添了二百塊錢。

錢，給是給，還得過幾天。七百塊錢換來了女的一張「保單」。

苗校長流下了眼淚。誰在越着他的心，一下一下地，搥過了七百下還要多。他苗守禮沒幹過甚麼缺德事呀。

望着女的拿着錢走開的背影，就恨不能追上咬死她。她逼他，還敲他的竹槓，一點都不講良心。可是他是講良心的，爲甚麼倒……

腿子一軟，駝鳥蛋扑到了椅子上。「我得報復，我得……她媽的，這七百塊錢……」

女的却來不及等他。她到了晚上，把信寫好，錢放好在一邊，然後摸摸肚子，咕嘟嘟地把藥水全喝下去。

受了這麼多日子的煩擾，她才頭一回得到了安靜，永久的安靜。
十二月二日燈下完

一封 信

劍 知

×兄：
真快！轉眼又是兩個月！我自從到家那天直到現在，沒有一天不想寫信給你，可是一拿起筆來，不是有事，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太多，總不知由何處說起；現在我就把近幾天的生活狀況報告你，你也可以遙想我現在居鄉里的查味：

我們的家在一個多月已經搬到了鎮市上去，因爲鄉下……簡直就是不能生活了，我是甚麼也不怕的，就在家裡看家，天天自己做飯吃也別有滋味；白天是整日無味的睡覺，夜裡拿一把切菜的刀，就當做武器，上我們門口那個半截破樓子上去，梆！梆！梆的打，一更，二更，三更……在平常的時候，狗一叫總覺得討厭，到現在到這時聽見阿黃，阿花的叫聲，覺得十二分的忠實可愛了，由可愛而變爲可怕了，因把叫的聲音是有賊的報告。

數一數天上的星，什麼牛郎呀，北斗呀，……算太多了數不過來，一會兒在一群星裡跳出一個來，俄兒不見了，一會兒連着幾個星可像是掉下去了，不知道牠掌在什麼地方去；我們鄉下人叫他賊星，還有人說：賊星往那兒去那兒就鬧賊，天上的賊星都飄搖不定，莫怨人間的賊們多，如此看來，媽媽的哲學星很可笑的。

有許多無從可考的故事，鄉下人晚上沒事，他會一件一件的說給你聽，什麼七月七日的晚上，在黃瓜架底下能够聽牛女相見的哭聲，那天晚上，倒有人要去聽聽看有沒有，把腦袋伸進黃瓜架的底下，聽了好一會兒，到了二更多天，果然聽見哭聲了；仔細聽來，不像天上的神仙啼，倒像凡人哭，正在推諉的時候，驟然的響！響！兩槍，接着就喊；有人了！西村喊起來了我也不聽了，次日一打聽，去來又把廚家的都去了。

星」的兩句詩，形容晚景非常入神，把那賊呀，匪呀，阿黃牠們的叫聲呀，西村的槍聲呀……都忘了，很安然的在的度我那神使生活，真怪好事不常有，我將當了兩個鐘頭的神仙，街上的阿旺！的一聲惡恨恨的撲向西面去，了，這時驚醒了我的神仙，心那坎兒不知不覺自的跳起夢來，我開始又拿起梆子，梆！的打一陣子，俄兒左右隣的梆子也都響了，結果把賊的報告（狗叫）被梆子壓服了。

×兄你想我現在是樂呢？還是悲呢？還是哭呢？還是笑呢？請你猜一猜呢！
在我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將從房頂上回來，現在已經是多半夜了。
我羨慕你，你真幸運，我比你天地相隔，地下還得掘一個井，你那兒安如泰山，享天地之樂，我這流離驚恐，苦不堪言，還那有功夫去理書籍呢？
我上學的日子還沒……現在村子南面槍又響了好幾聲了！聽！現在還響着，我的心跳得了不得！我的手攪得不能再寫了，呀！現在響的如同驟炮似的了！那槍響的地方正是我母親他們住的那集鎮上！再談吧！



寄卷苑

葉如蓬

前信去後已一星期未得音耗。說實話，我的理智絕不希望再得到你的信，前信所以寫得那麼嚴肅，就是希望你厭倦了我而自動拋棄，雖然我的情感在爲這個受刑罰。這還是我自己的自私，因爲從我本身實在沒有拋開你的勇氣。今晚海濱的颯風帶給我澈骨的寒涼，假設不是你的黑頭髮與長眉毛纏繞着我的心，我想我的燈光該比這溫暖，我咀咒一切女子的魅惑與魅力，天爲什麼不使他們冷酷一點。（自然也有人咀咒這一面。）已近三十歲而逐漸衰老的我，久已討厭愛情的作品了，爲了你我尋覓報屁股上頂下等的小說看，有時他們也萬分之一的說出我的心情，不管那是怎樣平庸。我也曾計畫着以我們的事實爲題材寫一篇東西，可是起了幾次草終於又扯了，真是我們的事該從那裡叙起吧？我不能確定彼此從何時發生了這樣情感，在我總願把他追溯到最早，甚至要到前年寒假你穿蘋果綠毛衣上車站那天，那時只有我偷偷注視你，你還許不大認識我。我真應當要求你告訴我。是不是你剛一見到我就有什麼感觸，希望你的回答使我驕傲！

暑假我在我的家鄉住一個月，我們却僅*三四面，而又都拘謹得像在禮堂訓話。前者我寫信要求你原諒我的苦衷，你說我們的感情談不到那上面，可又說：你既有美麗的太太，幸福的家庭還有什麼不快樂的？這話我沒法回答你，因爲你到底還出不了「一般女子」的圈套，不能了解和原諒男子，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感只好屈服，有時甚至夭折。你第一次到我家我一直沒告訴他們你的真姓名，他們却在你走後誇贊着你的美麗與溫潤。第二天我偷偷到公廨去找你，却不想他們有個親戚也住在那裡，於是魯莽的我就被了一次嚴厲的審訊，無論怎樣公開的說明我們只是師生關係也是枉然，實在呢，話也有點不誠實，可是誰信我們是連兩隻手接觸在一起的勇氣都沒有的呢？瞬間，我成了世界上頂薄倖的男子，你成了世界上頂醜陋而卑下的女人，別人哭泣，我在一邊陪小心的過了一夜。

家，且又不常出外，我聽了好像欠下你一筆債，但又不知道何時才還。憤恨與羞愧會使人膽大的，便發起無味的脾氣了，米面也貴了，在貴，生活有說不出的艱窘，爲這個不知吵了多少架，其實骨子裡大家都別有所爲。時而就飛來這樣的嘲諷：

「××公廨去了沒找到吧？拿我們出氣，笨筏子。」

我想如你那麼細心的人，總會了解我的處境才是。既彼此不能放棄，而又沒有合適的辦法，往肚子裡吞點眼淚還不算分外的事罷？施，即使你從此不再給我消息了，我也還得要求你明白。

你近來寫信也好像缺乏了什麼，怕這也就是彼此斷絕消息的預兆。我曾說我願作一個希臘火炬競走中的持炬者，只要一有接替，預備立即閃入黑暗裡去。暑後既是有那麼多人關心你，爲你預備下美滿的職業，大約其他一方面也得到圓滿解決亦不可知。我願我關注的人有福，我情願自己在一隅吃苦酒。世界上有福的人太少了，而人又都那麼自利。須知看一幕好戲也是快慰，何必要自已是演員？假使你真有了美麗的將來，我不盼你爲我而惆悵，也許我爲這而更容易忘掉你，那倒也是我的幸福。

聽見秋風吹來的夜車聲我不禁黯然。那一夜旅邸長談恐怕將成此生唯一記憶。那個春夜的氣候和今晚差不多，接到你的電話到商埠地我去渾身在洋車上冷得抖戰。各處的旅店找遍也覓不見你所說的地方，結果還是在遠處望見那昏黃的招牌燈。不是有你在那屋裡我將說他是一所牢獄，臭虫血與破爛的坑席如何與你的長眉毛黑頭髮相和諾？可是有你在那裏也是我精神的牢獄，我不敢逼視你的豔采，不敢欣賞你生氣時的抽咽，更不

敢拉你已經靠近我身邊的手。預備在肚子的話一句也沒有說出，我竟成了初戀的小孩子，矜持，羞澀，甚至感到一種迫脅，雖然心裡也燃着一種火燄。你還記得你給我割開的香蕉嗎？我不敢從你手上拿取，先叫你放在桌上，然後再自己放進嘴裡，你偷偷樂我一下，却又去割蜜柑了。茶坊一次兩次借水為名向屋裏窺伺，你把污穢的窗簾拉嚴些，其實我們又有什麼怕的呢？不是我們始終還隔着一張桌子嗎？

回來深夜燈下我寫一首長歌給你，我還能想象得出我的沸騰之血怎樣抵禦了半夜的冷風與無情的大吠。我帶回的一隻蘋果收在抽斗裡讓饞嘴的C吃了，我有三四天不痛快，他們並不知我偷偷的有了幸福，我已忘記怎樣騙哄着他們把這事瞞過了。清晨我支撐起一夜失眠的身軀別人都詫異我眼睛上的紅絲，原想再到旅店裏去因此而未敢，午後你打電話時同時接到你的信，我怎能在電話裏同你談什麼呢，無從問起，只好都以「不知道」搪塞，想象當時你一定氣得把小巧的嘴撇起來。可是你知道就那樣我的心已跳得不堪了，這是什麼環境？雖是女學校學生都受着像「救濟院」式的待遇，寧可畢業後讓街頭小流氓騙了去，不能在學校裡告訴她們一點婚姻上的道理，我在這裡扎扎已是夠受了，而天又賜給我這樣的難題。

我拆讀你的信是什麼心情？許多信我都用火埋葬了，然後再用淚澆滅了火，只這封信和暑假臨別一封我還清晰的記得，「我如何能在這樣房子裡睡下去，且心裡又浮着你的影子，天花板上老鼠一夜也沒停息的鬧着，噁！你呀！……別了，我不知爲什麼非纏繞你不可，××，你莫怪我吧，看今早我剛睡去，你又來在我的夢中了，我實在拙

笨得說不出來那是怎麼一個夢，還是你自己想。罷罷。我很慚愧，我簡直沒作過一個美麗的夢，甚至因爲思念得過度反而連影子也模糊起來，只記得那一次我講清詞少海遊時你對我搖頭一笑，是我生平遇到頂美麗的。但我如今如此這樣強烈的刺激也有逐漸使他淡薄下去的動機，可是一時還不能辦到。昨天我走過那株馬櫻樹，他葉子也同海棠一樣凋落了，我固執的記得那精巧的花絮正開時，你離開了我。我桌上供的海棠枯萎了，但還保留着他的殘骸，因爲你會從這裡拿去一枝供在你寢室的桌上，有一次我去查自習看你正對他發呆。……

一切將隨秋天凋落，即我們的情感亦復不能例外。果真日子久了什麼也會遺忘的話，我到盼着時光的迅駛。你會來信說在兩夜拿我抄給你的那門秋思詩排遣，黃仲則的天才我們趕不上，而情懷則真真在模仿了，「雲浮萬里傷心色，風送千秋變微聲，」我覺得并不比「全家都在風聲裡，九月衣裳未剪裁」不名貴，固然的棉衣也還沒着落，但還是翹首浮雲所起的感傷更大些吧？去年初冬我們剛認識時我說因天冷將回家取衣服，你在一小簡中寫：「不織毛衣嗎？不要客氣，我願因我而使得到溫暖。」膽怯的人如何敢痴想意外的溫暖，於是酸腐的回答你說：「做個抱脚是禦寒，不敢重有煩擾也。」而我今夜則真有「布衾多年冷似鐵」之感了，僅僅溫情也希冀不來。以前讀勃來克的詩 Love's Secret 曾感賦無題一首寄你，最後兩句我還記得：「遠處的窗有你的燈，我心沉靜而溫暖了。」這話並不假，你屋裏的燈光本是遙遙在望的，我不管你在酣睡或有所思，只想到燈下的你就滿足了，今晚則只有我的燈在亮，別人都早沉酣了，隔壁傳來

的咬牙聲，令人心煩，我從前一學期就養成近眠的習慣，如今是更利害了，我只有怨你。

沒有可資紀念的東西，就有，也都被我殘酷的焚燬了，你會幾次要寄給我一張小照，我都拒絕了，假如你給我的一封信到我這裡竟是在閉着口，不知是調育處呢，還是別人在干涉着這個。假中你也會拿出一張像片讓我帶走，我沒說要與不要可臨走時又偷偷塞在你的書裏了，想你想現後不知要怎樣怨我。我一方面在畏懼別人，一方面也畏懼自己的情感，我需要閃避一切刺激，就這樣，我一見到課堂上的舊座位又換了人時還要有幾秒鐘的沉默。今晚我把抽斗都翻過了，明知沒有什麼可以看的，除了最近你給我的那三封信，可那上面已竟缺少了必須有的東西！

這樣平淡地埋葬了過去的綺麗原非人所甘心，可我的膽量與環境不容許一切更 Romantic，我承認怯懦與無能，甚至低能，上帝好像安排下我專作平凡的事，所以我只有看着自己的花朵萎謝，雖也陪着落淚但真無絲毫價值。哥德和盧梭在我觀念中好像只是理想的存在，世界上真會有任感情奔馳的事嗎？大約生平沒有過「少年場」，有生以來就陪伴了生活與掙扎。設你對我還有戀戀之忱我也勸你停息罷，你要這一盞將要燼滅的微光有什麼用場？我還談不到懺悔之類的话，因爲遭遇和我所支配的事實尚够不上這資格，可我也很自欺於會佔據一顆聖潔的心，我甘心以餘生的更淡泊很自凡來贖這不值一贖的罪愆。縱死水亦有時被投擊而生微波，我也算遲鈍得可以了。

任如何也還禁止不住一種關心，你時以「那麼，絕交！」來威嚇我，感情大約不是像

不愛寸草愛金鑪

戲票，看完戲就毫無戀惜的丟棄。對於死去的人我們還付與終生的嘆惋，何況還是有血有肉的人？「纏綿絲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我準備忍受一切苦惱以了却我的債務，但我可希冀你覺到真正的「人生」？這種擔心未嘗不是多餘，誰讓世界是如此荒唐而傷主義，「你的生活裏是何等可畏，而一般青年却都在這樣消遣日子，（即我亦復爾爾）我與不健康的人結了五年以上的伴侶，他所給的苦楚比精神上的柄鑿不在小，若你願自己的生活有點快樂，希望你聽從我這一回類似

最後的勸告。

得到知己是難，但得到絕對的孤獨更難。我雖表面上好熱鬧，而心中却正苦於種種無謂的騷擾；喧囂的寂寞尚不如寂寞的寂寞有趣味。每天我要應付不愛見到的人，說許多應酬面子的話，而我所要說的和所要見的却是那樣離我遙遠了，殘酷，殘酷，殘酷，絕頂的殘酷啊！往昔某春風怒吼之夜我曾有一詩寄你，其中有如此的句子：「夜靜唯聞風瀾洞，燈明倍覺影伶仃！」現在我反而覺得永遠明燈和月亮照我孤獨的影子也是幸福，目前則僅有凌亂與轟塵，月亮早就不能

會爲我而亮了，況又有雲蔽着，我的影子，凌亂的影子，你將怎樣維持你的躑躅？涼★而永遠不變成淡★的煙霧呢！

我破兩夜工夫寫出這區區之意，中間有許多停頓，如你還願看一看則請耐心些罷！「茫★來意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我挺身承受寒冷的長期侵襲，而以一顆淒涼的心爲你祝福了！

颱風飄雨的秋夕，x x。

昔有書生某姓者。博才，家貧。獨身一人無立錐之地。行乞四方。以海內爲家。

某年冬，生至一村。乞食以飽。復見村首有一廟。時日將午，生視爲佳地，乃枕石而睡。廟有老僧出外視事歸。見門首臥一措大，心暗憐之。意欲喚其入內。然視生美夢正酣，不欲驚擾。乃入內取稻草數束，爲生蓋之。傾，生醒，見身臥草中，知爲人所覆，心甚感之。視廟門緊閉，又不欲攪擾靜地，乃竟去。行里許，生視腰部有寸長之草附於上，乃自謂曰：「他人待吾以德，吾當報之，焉能報德而携人之草者？」乃急返。至廟首，見一老僧，笑向生曰：「壯士何去之急耶？吾先視先生熟睡未便打攪，今特出約先生空中一叙，然先生已杳。何故返耶？」生答以身帶寸草

之事。老僧則驚嘆不已！旋請生入室。僧聽生之身世，甚爲惋惜。乃以廟中之鎖事委之，爲生棲身之地。

生自入廟後，與老僧甚相契。食寢共之。故老僧之事無有背生者。廟之後殿中有金鑪一只，老僧未嘗示人，即後殿亦不得他人出入。生至，老僧敬其人格則與視之。

一日晚，老僧入睡。生則盜其鎖，入後携金鑪遁去。出門時不慎作響甚巨。老僧驚醒，視生不在，復見殿門開，乃急入內，則金鑪已不翼而飛，並山門已開，僧馳去，見數十武外，有人影奔馳，似生無疑，乃尾追之。

生馳速，先老僧里許，至一村旁，生隱於籬邊一牌坊下。老僧仍往前追去。生休息後，乃欲他去。然此時有細語來自籬內：「我之真節牌坊

已立，今後汝當少至，如他人知，則吾之名譽掃地矣！」後即不可辨。生視此坊，即婦人所言之真節坊也。生心有感焉！乃題詩於坊上。「不愛寸草愛金鑪，夜半節婦送野夫。」生則悵然他去。

老僧追至一市，天已明，饑甚。見市中只有賣煮肉者，乃購而食之，遂敗興而返。經坊處，見上有黑字，近視之，知爲生寫之者。再視此坊，即真節坊。老僧心中瞭然矣！見地上有一筆乃拾起，於生之二句後加一句：「多年老僧吃煮肉。」投筆而去。

生行數里，知筆忘於坊處，乃返而取之。見坊上又加一句，知系老僧所爲，乃更增一句成爲：「不愛寸草愛金鑪，夜半節婦送野夫。多年老僧吃煮肉，看來世上好人無！」

碧



寶三姑娘

瑤 子

上

「秋風啊！請你不必再把這歌聲斷續地吹到我的耳朵裡吧！我不願意聽呢！……」寶三姑娘將頭拾起來看窗戶，亮光刺激着她的眼睛，不能再重新閉上，這當兒，從眼睛裡落下了一顆潔淨而又渾圓的淚滴來。巧妙地躺在枕頭上纏着的菊花蕊上。

外邊風好像很大，吹得窗子上糊的紙「叭叭」作響。隨着這風，吹來一支斷斷續續的歌聲。清楚的時候，彷彿眼前立着一個人在低聲的歌唱，模糊的時候，雖然似乎聽不到一些什麼，也像一只蚊子在嗡嗡地。

「使人怕聽的歌聲啊！使我清靜些吧！」寶三姑娘用手帕揉着眼睛，不耐煩地重又抬起頭來，對着不斷响着叭叭的窗子，輕聲地說：「可是，這能濟什麼事呢！歌聲仍然斷斷續續地直刺到我的心坎上。」

寶三姑娘現在雖是不高興地來聽這支歌，可是，在前兩個月，是的，前兩個月，她還正興高采烈地，嘴裡在哼着這個調子。人的轉變是多麼快啊！迅速地，簡直不可令人捉摸。

聽！歌聲特別地清晰起來了：這，不容許寶三姑娘不聽下去！那是一支基督教的聖歌：

仁愛，不放棄我的愛。
勞疲靈魂因你得安；
虛逝殘生，我今歸獻，
願如涼水流入淵洋，翻作壯濤波瀾。

將殘的燈，掣來就妳，
我心復得所失之光，
在妳陽光和煦之中，

便覺明亮輝煌，

「上帝！我……」寶三姑娘猛烈地將纖巧的身子從牀上爬起來，楞楞地站在窗子前面，兩隻眼睛出神地望着，她在想，想那過去的一切，在腦子裡磨不掉的東西。被這歌的刺激，而反應出的東西。一幕幕地不斷地在腦子裡重新活躍起來。她沉醉；她高興；她哭；她煩悶；她還憂鬱，在這短短的時間。

大約是今年的春天吧；迷人的氣候裡，寶三姑娘種下了這現在令人不安的種子。可愛的鈴哥，在無意中認識了他，一個年青漂亮；有着鸚鵡舌智慧的青年，怎的不使寶三姑娘深地迷戀着他呢？

記得，寶三姑娘清清楚楚的記得，那不是一個很好的天氣嗎；徐徐的清風，吹在臉上感覺着特別的快意；和煦的陽光，擁抱着青年們赤紅的心。多麼愜意啊！鈴哥穿着嘩嘩袍子，露着光亮閃爍的牙齒在微笑。

「三姑！吃過飯了麼？妳來替妳爸爸來看顧房子嗎？」
「是的！」寶三姑娘羞澀地回答：「爸爸回家吃飯，我來替他照顧一會的。」

「那麼……」鈴想了一想什麼，自己輕聲地對她說：「你知道這房子，還需要多少天蓋完呢？」

「不知道；不過我聽說，聽爸爸說，給您包蓋的這一小所房子，恐怕要賠錢呢？」寶三姑娘說話比方才自然多了！輕巧的腰肢，纖巧的雙足，貝殼般的牙齒，微笑着的酒渦，稍帶着羞澀的兩只黑亮的眼睛，處處都發出青春的火焰，籠罩了這一塊地方——所還沒有修蓋終了房子。

「三姑！影壁的花樣，我看很不錯呢；不是嗎？……」
寶三姑娘沒有回答什麼，只是腦袋低着，嫻嫻地，瞧着自己的

脚，微微地笑了一笑，多麼醉人的姿式啊！

這樣，天天的，三姑娘在午飯的時候替她爸爸照顧房子。而且天天遇到鈴哥，而且他們漸漸地更熟識起來。

三姑娘雖然沒念過一天書，可是他却有記憶力很強的腦子，聰慧的智力。別說是鈴哥深深地愛着她，恐怕任何人看到她。也會不知覺的一起內心裡發出一種力量來，仰制不住的向他趨避。向她崇拜，鈴的爸爸就是這樣的。他曾經和鈴的媽說過：「給我們蓋房子，師父的三姑娘真不錯啊！看鈴哥兒苦得這麼個媳婦，也算很可以了！就是恐怕師父不肯把姑娘嫁給外鄉人呢！」

這一席話，巧巧地被鈴聽着了，她是多麼的高興啊！雀躍的心，等不得吃完午飯，就跑到自己正新蓋着的那所房子那兒去，路途裡，鈴盤算着：他將要怎樣的教給她讀書，怎樣的教給她寫字和唱歌，上帝！她是多麼美麗啊！那一雙輪在尖口黑禮服呢鞋裡的一雙纖足，更加倍的使人陶醉，一旦休題眼角留情處，只這脚眼兒也將心事傳。一低聲地，鈴吟着西廂的句子：「三妹！你，似噲鶯鶯花外轉，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嬌娜，萬般般旋，以垂柳在晚風前。」……

「鈴哥！那裡去！」是不是到新房子那兒去呀！三姑娘從迎面走來，拍拍鈴的肩膀小聲的說：

「是的！」正低着頭走路的鈴，猛地嚇了一跳，拾起頭來，不是正思索着的三妹麼？

「鈴哥！我問你？是不是和我說謊！」三姑娘笑嘻嘻的問：

「什麼？我說什麼謊來着？」鈴有點納悶。

「哈哈！你瞧！這是那兒？鈴哥！」三姑娘笑得彎了腰，指着路旁的一只大門問他：「鈴哥！這是那兒？說呀！你說你從家裡到新房子那兒去！怎的會走到我的門口上來呢？你不是說是在作什麼？」

「噢！」鈴回頭看看，自己的房子已經走過十多步遠了；不由的雙頰微赤起來，

「走吧！」三姑娘拉着鈴，一邊走着一邊問他：「鈴哥正想着什麼呢？會這樣的，竟走錯了路！是不是要……」

「三妹，不必再說吧！等我們走到新房子那裡我告訴你一樁喜事？」三妹！天大的喜事呢？」

「什麼？你哄我，」三姑娘撒嬌般地：「你總不會有什麼好話。」

「三妹，這次，真的，我不哄你了！來！我扶你一下吧！路很好走呢！」鈴他們已經走進院子裡，那兒堆積着許多磚和泥土，很容易過去。

「用得着你扶，我比你會走的多呢！」三姑娘擺脫鈴的手，很熟練地走了過去，回過身來，微笑着說：

「鈴哥！當心些，我想，倒該用我去扶你呢。」

鈴沒回答什麼，只是用眼睛瞪了她，對着她笑了一笑，露着發光耀人的牙齒，謹慎地邁過來，坐在剛完成的北房堂屋裡的木凳上。三姑娘靠着板牆子站着。低着腦袋，笑微微地，眼睛向上看去，直盯在鈴的臉上。

「三妹！昨天教給你的那支歌，會了麼？唱來我聽！」

「什麼歌！我不會，方才你說什麼來着？告訴我！」

「我方才沒說什麼呀！」鈴揚着臉，狡滑地說：

「又撒謊！」三姑娘鼓着嘴，好像在生氣。

「三妹；在惱我麼？來！坐一坐，我告訴你……」

「敢不告訴我嗎？」三姑娘頭皮地笑了；

「可是，妳必須給我唱一支歌聽！」鈴要挾般地。

「不會！」三姑娘彷彿又要生氣了。

「三妹！我猜妳又要爲我生氣了，是不是！三妹！可好意思駁我的要求嗎？」

「咳！真纏不過你！」三姑娘無可奈何的樣子！「唱錯了可不許你笑，不然……」

「我一定不笑，唱吧！可是，妳不是願意學唱歌嗎？怎的今天妳不高興唱呢？是不是恨我沒告訴妳那樁天大的喜事麼？」

三姑娘像沒注意到他的話，輕地咳嗽了一下，低聲地吐出一種婉轉清脆的聲音。像黃鶯嗎？不是的，真的，世界上沒有什麼再好聽的聲音，可以比上它。

「How can I leave thee!

How can I from thee part!

Thou only hast my heart,

Dear one, believe.

Thou hast this soul of Mine,

So closely bound to thine,

No other can I love,

Save thee alone!

「真聰明！沒想到妳竟會唱得這樣好！三妹！妳說：我應該怎樣來慶賀妳呢？」鈴笑吟吟地說：

「我想你又哄我，真沒有一點錯誤麼？」寶三姑娘特別愉快，並帶有一種驕矜。

「真的，三妹！我就是 No other can I love, Save thee alone! 啊！」

「鈴哥！我也是。」寶三姑娘好像羞澀，又頰上微紅地發出紅暈。

「鈴哥告訴我吧！……」

「好！三妹！坐在凳子上歇一歇吧！我告訴你，爸爸說，要我娶妳呢！假若妳爸願意。三妹！你爸願意麼？三妹！」

「我當是什麼事呢，原來是這個……，我早知你是哄我的，」寶三姑娘嘴裡這樣說着，她的內心卻正在欣喜着，爸爸願意麼？我想爸爸不會不願意吧！爸爸愛錢！鈴哥家裡不是很有錢麼？

「三妹！再唱一支歌我聽吧！」

「好的！」寶三姑娘在迷惘地回答後，輕微的唱着：

將殘的燈，掣來就你，我心復得所失之光，在你陽光和煦之中，便覺明亮輝煌，

下

幾月後，大約是今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氣候比較冷了些，一陣陣的小風吹來，颳起了大街上滿佈着的塵土。寶三姑娘出來到街上買些東西，雖然着了一件夾袍還覺得冷氣不時的逼入皮膚，她低着頭，縮着肩，急急地走，預備買完東西趕快回去。

「巧得很！沒想到今天會遇到妳！三妹！出來買點東西麼？天真涼得很呢？」鈴恰巧從迎面走來說：「呀！三妹；這幾天沒瞧見妳，妳瘦得很多呢！」

「鈴哥！」寶三姑娘有點嗚咽，禁止不住的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衣襟上，「真的，我瘦了麼？」

「真的！三妹！我幾天來總恨不得遇到妳，和妳痛快的談一談一回子，『天從人願』麼？真的會碰到妳，」鈴改變了走路的方向，與寶三姑娘並着肩慢慢地走，「三妹！妳爸爸怎的會這般固執呢？」

「鈴哥！爸爸雖然愛錢，他老是不起外鄉人！媽和我都猜不透他是什麼心思呢？鈴哥！人，不都是一樣的麼？咳！不消說吧！我的心爲你碎了，」寶三姑娘若不是走在路上，她一定會放聲的哭起來！

「鈴哥！我還是愛你啊！雖然爸爸不願意讓我嫁你！」

「三妹！我也愛妳……」鈴低着頭，兩只手插在襖袖裡，慢吞吞地說：

「鈴哥，你也在嗚咽麼？」寶三姑娘轉回頭來，勉強地裝出笑容，看看鈴，「瞧我，都不難過呢，天總會隨人願的，你方才不是說麼？」

「『天從人願』！那只不過是聊以自慰的話罷了，三妹！最近兩個月怎地不常出來呢？是不是妳爸爸不讓妳和我接近麼？」

「不是的！天太涼的緣故！」寶三姑娘的心裡，制止不住的，一陣陣地難過，真是天太涼的緣故嗎？真不願意想下去喇！前途茫茫地，爸爸真忍心的使自已女兒墮落下去嗎？不是吧！父母的愛，不是至高無上的麼？」

「鈴哥！我們……」寶三姑娘被沉重的悲哀壓住，容不得她再繼續地說下去！淚滴像一串珍珠般地連續落下來。

「鈴哥！我就這樣的忍受下去麼？你，不能幫助幫助我呢？」

「寶三姑娘好像一隻向人乞食的餓貓。」咳？鈴哥！我不是不知道你有那種力量呀！可是你大概不會忘記吧，鈴哥，你不是說過 No other can I love, Save thee alone 麼？你對你獨愛的人，肯忍心不管麼，肯眼睜睜地瞧着她陷入無底的深淵麼？我想你總會給我想出方法的……」鈴哥！親愛的鈴哥啊！……

「三妹！原諒我！我未嘗不在深地愛着妳，可是，現在……像妳所說的，我實在沒有那種力量啊！三妹！我也是被他們壓制着的一個，……」三妹！原諒妳這懦弱的痴哥哥吧！」

「咳！真的會有辦法嗎？哼！我早知道是沒有的。像我這樣的，軟弱的女子，永遠的是沒有出路的，永遠地被他們壓制着。」寶三姑娘攢起拳頭，比劃着說：臉上的淚痕被塵土罩成一條黃線。

「三妹，拿這個擦吧！臉上很髒呢！」鈴把自己的手絹遞給寶三姑娘。

「謝！你！」寶三姑娘接過來，預備用它去擦，可是手絹邊沒到臉上時，一串珍珠，像湧泉般，順着兩頰更多的流下來，將那條泥痕衝開，「鈴哥！後來，不！將來我們恐怕再不能像這樣的親近了……」

「怎麼？」鈴的眼也跟着漸*的溼潤起來，「三妹妳為什麼要說這種話！三妹！將來我一定要娶妳的！」

「鈴哥！不用安慰我吧！我要求你將這條手絹留給我，允許不？」

「好的！三妹！鈴的淚珠兒也串串地流下來了。滴在正橫插着手的袖袖上。」

「鈴哥！站一站！待我給你拭一拭吧！使這手絹上有着我們倆的淚痕！」

「三妹！人們都在看我們呢？」

「怕什麼？死我都不怕的！」三妹姑娘用左手扶着鈴的肩膀，右手拿着手絹替鈴擦臉上和眼角上的淚。

「鈴哥！三妹姑娘啞啞着說：『我們以後恐怕再也沒有機會坐在一起，讓妳一個字一個字的教給我唱歌了！再也沒有機會讓我們倆湊在一起談天了！鈴哥！……不必再想我！』」

「三妹！假若我離開妳！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鈴流出手絹擦不盡的淚，和抑制不住的悲哀。」

「鈴哥！不必再說這沒用的話吧！懦弱地人永遠不會實現他的希望的，忍耐着吧！你不是說過『忍為高』麼？」三妹姑娘拉着鈴繼續走着他們的路程。

「三妹！……鈴茫然地，不知說什麼好了；

「鈴哥！此後不許你再稱呼我做三妹！我不是你的三妹！……」

「怎麼？三妹！我的心够難過了！你還更使我……」鈴！有着鸚鵡舌智慧的鈴，今兒，說話好像很費力，一個字一個字的迸出來。

「鈴！我恨你！不！這這！忠誠地告訴你吧！我『不』……『不』……『不再』愛你了！你不必再痴痴地思戀我，地面上有着很多比我更好的女人呢？『別』……『別』……『別』了！世界上沒有不散地宴席。允許我最後再叫妳一聲鈴哥吧？鈴哥！……三妹姑娘滔*不斷地說完，她沒有眼淚，她也不需要哭，她正像個瘋狂病患者。

「允許我再吻一吻你麼？這最後的一次，也就是我們戀愛過程裡最後的一次：鈴哥？不！鈴！允許我麼？」三妹姑娘沒等到鈴的回答，又繼續着說：

「……」鈴的喉頭在哽着什麼東西，說不出一句話或是一個字。

「這時三妹姑娘『歇斯特里』般地，不顧一切地，湊上鈴的紅潤地頰，輕輕地吻了一下。

「別了吧！……上帝！保佑我以後別再遇見他吧！」三妹姑娘決斷地，揚長地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三妹！」鈴追上去，「我還有話和妳說呢？」

三妹姑娘沒回答什麼，甚至連頭也沒回一下，她飛快的走，美麗的背影，像一支臨風搖曳地蓮花。

「三妹！」鈴在後面，努力的喊，像裂帛般地的，努力的追，像運動場上爭冠軍的運動員似的，可是，當他快要追上她時，她已經跨上一輛洋車跑了。

「今晚，三妹姑娘回到家裡。」

「今天不應該這樣對待他，不是更叫他難過麼？」三妹姑娘彷彿很懊悔。

「咳！沒有不散地宴席呀！不想他吧！」三妹姑娘自慰着說：可是流不盡的淚，又從眼眶裡湧出來。她竭力的抑制住，哭有什麼用呢？女人家只會哭麼？她從口袋裡掏出手絹來預備擦一擦。

「呀！……當手絹還沒觸到她臉上的時候，她不自主的喊出來，『鈴哥！我還是在愛你呀！』」

她注視着那條手絹，淡藍色的，像純潔地沒有雲的天空。

「鈴哥！我真對不起你喲！」她在那條淡藍色的手絹裡，彷彿看見鈴在哭喪着臉子哭泣。

「不看它吧！」三妹姑娘把手絹放在抽屜裡，然後拉了一條被子躺在床。她想屏去這些，不再想它，可是它却偏*地不時的湧上來，不容許她不在思慮着。

忽地，一陣秋風，斷續地又吹來一支「一個悲慟地人」所唱的曲子。……完！

五辯士成立四個圖書館

算迷譯

威廉巴芬頓，南卡羅來那的一個貧苦的磨坊工人，只有十分錢，但是他夢想為他的黑種朋友們組織一個圖書館。他拿五個郵票來作小本的投資，給五個人寫信，問他們有無不用的書籍，好給黑種人閱讀。

一封信去送給他一千本書來，於是便發生在於什麼地方來儲藏這些書籍的問題了。木材却能夠應其自由的需要，因此這位白種人威廉巴芬頓和他的一群黑種朋友們開始

工作了，建造一個木造圓形矮屋，用來儲藏他們的書。這就是他們的第一個圖書館。

書籍不斷的來了，復需要再築圖書分館了，於是一個又一個的成立了起來。現在在南卡羅來那的未開化的地方，四個圖書館為那抱着感想的黑人大眾服務，那都是因為威廉巴芬頓！他的朋友們這樣叫他以十分錢的小數目，用其充分的毅力，和一種好的思想所造成的。

x x x x



初 戀

琳 娜

達到這古城裏還不到兩個月就染患了極重的流行性感胃，鼻子不通，頭暈；幸而體溫還沒有增高，可是陰鬱的秋天再加上沉重的懷鄉病，竟使他整日困臥床上，懶得起來。

窗前的葉色混合着淡黃與青綠，漸漸的，漸漸的，在斜風細雨裏，輕輕飄下來。天空萬里無雲，顯示着秋天的豪爽與高潔。每天的黃昏，晚霞繚繞在西天，羞澀的紅光反映在乳白色的牀單上，像初戀裏少女的臉色。——達終於住在這古城東北角落的醫院裏來了。

初秋的晝間本較仲夏縮短，但是在遊子的心情裏，那沒有真正慈愛與溫馨的看護，和一杯一杯酸苦的藥水，直更灌漑起他的煩愁，使他覺得白天是難捱的沉長。從正午到午後三點是三等病房探視病人的時間，眼看著別人的床前堆滿了親切的慰問，別人的桌上雜陳着紅綠的點心匣子和罐頭，水果。而自己，只有孤獨，只有自斟自飲這無盡的痛苦與淒涼。除非盼着星期日，同鄉IC君可以來一次，却只是短短的一小時。

入院後的兩天，便感到最大的急燥，病人的呻吟，空氣的窒悶，醫生和 Head Nurse 每天一次的詢問，使達覺得自己雖然只住了兩天，已經作到最大的忍耐。可是，體溫一方面增高，同時出院後又沒人伺候，達的病就在這繁雜的憂慮下更加重起來。只想昏沉在睡夢裏，避免更多的思付與煩擾。

那天，剛剛感到睡的迷朦的時候，一個清脆的响聲驚醒了他，轉過臉看見護士袁小姐正拿了一瓶嬌靜嫻嫻的紫薇花放在他的紅茶机上，他心

裏一陣驚奇，擰頭看看，袁小姐仍然是那麼莊嚴的穿著白長衫，戴著白帽子，把花放好以後，只讚美了一聲「真好看！」就倉促的走了。他心裏起伏著異樣的波動，開始注視那美麗的細頸花瓶——是流動的牙白色，非常明淨，像一個婷婷的少女，用最輕巧縹緲的儀態出現於人間，幾朵紫薇花却已盛開，放出沁人的幽香，本身却那麼高傲，靜穆，神聖，使你不敢稍加觸犯。……他決不敢也決不能猜想這是看護裏最穩重的袁小姐送的。可是，是誰？自己正如一片黃葉，在這古城裏，隨風起落，沒有一個親人，異姓更不會接近。那麼，是誰吧？這送紫薇花的人。掘盡記憶的寶藏，却尋不出半點痕跡。同房的病人也投射過來羨慕和驚異的眼光，達的心緒零亂起來，像飄蕩在汪洋裏的小船，找不到停泊的港灣，是誰呢？IC君是忙得非到晚間十點沒有工夫的人啊？！也許是他吧？！……一定是他打發人送來的吧？！一定，一定，……

翌晨剛剛醒來，袁小姐便來試過體溫；臨去的時候說：

「鍾先生！這花是今天一早送來的，您的抽屜裏還放著一匣點心和一小罐牛奶，送來的時候，牛奶還溫和，現在大概涼了，您可以叫她們去熱。」

說完照例又匆匆去了，遺留給達更大的疑問。開開抽屜，一個扎著紅緞帶的銀白色的心形紙盒子，裏面滿滿的裝著淡黃的椰酥餅。另一個米色的小糖罐，蓋得很嚴緊，裝著一多半牛奶，達剛平靜的又擾亂起來，知道自己愛吃牛奶泡椰

酥餅的只有IC一個人，可是，IC的困苦，忙碌，是他完全了解的，欠了裏院房東 Mrs. Johnson 的房租，已經兩個月了，可是那慈善的美國老太太却總給他最深的原有，他那裏有錢去買這麼多的食品 and 鮮花來呢？又那裏有這麼細膩的體貼給一個相處一個月的同鄉呢？達又攪盡了腦汁，繼續尋找他的線索，直到深夜。

過度的思慮使達的體溫又增高起來，在朦朧的似睡似醒中，度過了三四天，醫生囑他閉目靜息，還給他吃了少量的安眠藥，看護來過也不和他說話，只是袁小姐的臉上掛着一片 Sentimental 的微笑。

太陽的第一道光線又映上了窗欄，達今天才感到心頭涼爽了許多，精神也清醒了，窗外的秋風帶着寒氣從空隙裡吹進來，紫薇花仍然嬌艷端莊的立在那裏，牙白色花瓶旁安然的放着心形的盒子和米色的小罐，達的神經倏忽的震顫起來。

「鐘先生！星期日來了一位張先生，因為醫生不叫你談話，所以沒請他上來，這是留給你的片子！」

「袁小姐的纖手遞過來一張名片：

「達！原諒我！不到星期日就沒有工夫來，今天來了，看護又不許見，知道你熱度增高，可是，我剛領來的薪金又付了房租與欠債，也不能買點食品安慰我病中的朋友，達：你明白我，請原諒我吧！願你早日恢復健康！維。」

「達剛剛看完，正自詢問着：送花的是誰呢？」

「鐘先生，送花的是您的誰呀？您發燒很利害的那幾天，也一天不會問歇呢，只是叫她把點心帶回去了，因為……」

「袁小姐俏皮的說出一串清脆流利的北京話。

「Miss 袁！送東西來的是什麼樣的人啊？……」

「達打斷她的話說。

「您還不知道嗎，這位小姐真窈窕，縹着黑色的面紗，穿一件紫灰色旗袍，罩着一件短短的黑呢外衣，匆匆送來就走，到底也沒看清他的面孔，不過，我可以告訴您，黑面紗的下面，閃動着一雙那麼澄澈活潑的大眼睛呢！可是，您一定更知道啊！」袁小姐又玩笑似的說

出一串清脆流利的北京話，說完了，嫣然的笑去了。

「達又置身在雲霧裏，感到迷茫與不定，是誰呢？……」

※ ※ ※

一個月的三等病房生活過去了，這天天氣極晴朗，秋風輕拂着樹梢，天際飄着兩片如帶的白雲，斜對樓窗下的葡萄架，在濃密的綠葉下，綴滿瑪瑙般的果實，牆外更時時送進賣脆棗和鴨梨的呼喚，達決定出院了，除去削瘦些外，已經完全康復，只是他的心深處隱藏着不能治療的疑念：送花的小她是誰呢？IC爲什麼沒有再來呢？

提着手提包，告別了醫生，護士及同病房的朋友們，身上輕鬆了許多，只有袁小姐頑皮的笑臉，好像不放他似的，恍動在他的眼前。老金給他開了衙門，笑着問他：

「您好啦！鐘先生！」

「達笑着道了一聲：「謝！」就一面向裏走一面向他：「張先生還沒回來吧？有我的信嗎？」

老金急忙說：

「張先生早有事到天津去了，說一兩個月就會回來，有您兩封信，還有一大把子鮮花……」說了一半就聽按鈴，老金又匆匆的跑出去了。

「達懷着詫異的心，走上了樓，臥室裏，一大束紫薇花眩目的放在白色的台布上，札着白緞帶，盤子裏有兩封信，一封是看慣了的老父的筆跡，另一個信封是達的淺紫色，沒有字，右下角上有一朵紫薇。」

「達的雙手爲過分的驚異和興奮而顫抖，展開裏面潔白的信紙，上面的紫色鋼筆字非常絹秀：

「達君：一月來的謎將在今天打開了。先以最深的至誠請罪於你吧！

「熱戀着一個人的力量是那麽大，一向被責爲冷酷的我，竟在這灰色的愁城裏，傾瀉了我的血淚，我應該不欺瞞我自己，在「我的上帝」的面前，我更不能說謊，所以，我要坦白的在你跟前說：「我愛你！」

是的，我愛你，用着我全個的生命與精神。

「我不善於巧言的描寫你的動人，可是當我的心頭纏繞着你的聲影的時候，我又不能不寫。你低澀的語言，高貴的微笑，兩隻深遠的眼睛和一口潔白的牙齒，處處流露出溫靜與深刻，……我不相信堅持十數年的孤獨的我，會受了你的擾亂，你的一切如一個巨掌，輕輕易易的抓去了我的靈魂，思想，和沒有燃燒過的熱情。……我愛你！你夢一樣的迷人的微笑，你朦朧低沉的聲音，牠們是整天苦苦的纏繞我的心。……我愛你！我要對你說千萬聲啊！」

「你不知道我是誰，我不想告訴你，因為那終是悲慘的，可是，我為什麼不告訴你呢？我為什麼不叫我一生中博愛的一個人知道我的愛呢？」

「每天黃昏，你也許不注意，我從你窗下走過，你常常在那時候低唱着 Schubert 的小夜曲，啊！你也喜歡音樂嗎？蒼天為什麼常常是把悲劇製造得更巧合呢？」

「你入院後，便在老金口中打聽出你愛吃牛奶泡椰酥餅，我每天費力的到很遠的地方去買一束紫薇，和着牠們一齊送到醫院去，有一天，一位細高身材的護士注目的打量我，我掠下黑紗匆匆去了，我不叫人認識我，我永遠是孤獨的，讓我的影子陪我到世界上來，再讓他陪着我去吧！」

「本來我可以得到你的愛，我相信，面貌與性情不去提，只以我火熾般的至誠，或可感動你的心。但自幼失去了父母，在沒有知覺沒有生趣的金錢的撫育下成長，除去對音樂的嗜好外，我沒有過感情，機械的環境造成我的麻痺，青春，戀情……我可以取得這一切，但我決定還是孤獨的去吧！」

「聽說你要出院了，也正是我要回西湖掃墓的時候，我在這古城裏，找到了一生的安慰，我從此把你的聲影放在心深處，度我未來的歲月，現在在我愛人的記憶中，留下我送給人的第一張也是最末一張影子：」

「我永為向你神虔誠的禱告。」

信末嵌着一張半身像片，彎曲柔軟的散髮上，綴着一塊黑紗，額前的黑髮和黑紗之間卡着一個白鑽石髮針，一雙明亮憂鬱的眼睛鑲在這清瘦的臉上，薄薄的兩片口唇間露出苦澀深刻的笑，是十足的異國情調的美人！

……她怔怔的拿着這兩頁信紙，踱到廳台上，地安門和鼓樓顯示着故都的古老，映在暮靄裏，西天，淺灰，淡紅，杏黃，渲染着幾抹晚霞。……她憶起曾在外院遇見過一個縹緲的女郎，也會在每個黃昏聽見 Mrs. Johnson 的鋼琴室裏傳出悠揚的復的練習 Moon light Sonata 的琴音。

……她的眼前，隨着西天的一兩顆閃出的星，現出了美麗的紫微的幻影，向他親切的笑，深度的愛戀在兩隻大眼裏流動，漸漸的，夜幕張上來，親切的笑着的影子隱沒在夜的黑色裏，無邊的悵惘和着晚風縈繞在她的身旁，耳邊迴旋起 Moon light Sonata 的美麗的聲音……

※ ※ ※ ※ ※

……達到這古城裏來，不過三個月，心底深處，坦白的，却第一次為一個女郎的纖手撒上了愛的種子。

新 謹 賀

中國文藝天津支社

吳 志 剛
吳 志 強 鞠 躬

天津河北望海樓胡同九號



失

踪

汪家社

十月裡一個難得的好天氣。剛結過婚不久的方太太正浴在陽光下打着冬季裡方先生要穿的毛衣——方太太是一個身材不高，寬窄合度的頗美麗的新夫人；在這初冬的陽光下，就顯着更其美麗。

這屋子裡一團融和，一團溫暖——毋寧說是一團春氣。因為方先生到大學裡去教課的緣故，這院子裡清靜得很。

方太太一針針地織着，這個男坎肩已然織掉大半了，方太太的心裡是快活的，她預計今天晚上，在她睡覺之前，這個坎肩便可以完成——是的，在每天夜晚的燈下，方先生翻閱着他第二天該用的講義時，她在旁邊工作的速率常常是要較比任何時間都快了的。

這時候，鐘敲二下。方太太聽見門鈴在急劇的響。兩分鐘以後，這屋子裡便多了一個人——是一個方太太在娘家做小姐時候的女僕人。

她是特地跑來看這個婚後的大小姐的。於是她親熱的問着大小姐這和那——她還是一如往昔的「大小姐」，「大小姐」地稱呼着，和沒結婚時候一樣——這位年輕的新夫人那一樁，告訴給這個關心她的僕人了。主僕兩個雖才只離開半年光景，而中間這個距離在兩個人却都以爲確實不算短了。

「您發福了，大小姐！」這麼說着時，來人便從頭到腳把方夫人從新打量了一番，又重複了那句話：

「真是發福了！」

「真是嗎？」方夫人這樣說着時，停了手中的活計，擦

起頭來，用誠懇與驚異的眼光望着這多年的僕人：「我還一些也不覺得呢！」

「自己那裡會覺得呀？」來人說時，又從新把方太太的上下看了一遍。

方太太微笑了笑，說：

「妳喝不喝茶？」說着便要站起來的樣子。

「我不渴，別張羅吧，大小姐，您織您的，可別耽誤了」，來人說。

但方太太終竟站起來了，她走到桌邊，掀開茶壺蓋看時，壺內却一滴茶也沒有了，方太太隨手在桌角邊電鈴上捺了一下，便又坐了下去。

進來的是一個二十左右的鄉村模樣姑娘。

「拿開水把茶壺上！」方太太吩咐說。

那個答應了一聲，便逕自走了。

來人明瞭；這是方太太的新僕人，但偏要問：

「這是誰呀？大小姐！」

「這個人嗎？」方太太沉吟了一刻；

「妳還記得不記得，在咱們從前住的地方那個隔壁的

馬老太太？」

來人沉吟了半天，才猛然記起似的，說：

「對，對，記得，記得！」

「這就是她的女兒！」

「是嗎？不就是那個玲子嗎？」

「對了，那個老太太不是在前兩個月死去了嗎，就遺下她，她倒很能做點家常事，就給留下了，將來給她……」

「那可不是」，來人搶了說：「總也算成全一個人呀！」

正這樣說着時，方太太忽然像想起了甚麼重要事似的，說：

「妳那個小春現在也該長成人了吧？」

來人一時答不出話來，臉上的笑却換上一片陰鬱，半天才從嘴裡發出一聲幽長的嘆息：

「唉……」來人低下了頭，眼眶裡有淚珠在轉。

這屋子裡的空氣立時便換成了緊張。

「怎麼了呢？」方太太問。

「……」

沉默。空氣就像一潭死水。

「倒是怎麼了呢？」方太太着急着問。

來人長嘆了一聲：

「小春她跑了」。這樣說時，大的淚珠便簌簌掉下來。

「跑了？」一個緊急而驚惶的問。

「怎麼跑了呢？」方太太關切地問。

「唉……」大小姐，我……命苦呀，說起來，這話長了：

「……」，來人落着淚，斷斷續續的說：

方太太望着她，一時倒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好，來人却開了口了；「您總還記得吧！小春到今年恰是十六了，十六歲的年紀，

唉！現在的女孩子真了不得，十六歲年紀的小春已然甚麼事都懂得

了，這些事，事前我那裡知道呀！有一天，是晚上，小春和我說：

「媽，我出去找一個伙伴去」。問她爲甚麼要晚上出去呢？她說：

她白天遇見一個人，那人是他小時候在小學裡一年級的同學，現在在

甚麼女子工廠裡做工了，白天上工沒時間，叫她晚上去玩一玩，當時

我那裡知道這裡頭玩甚麼把戲呢？便答應了她，囑咐她早一點回來

之後，她便走了。

「回來時，已經是十二點鐘的光景了，她沒有多說甚麼話，倒頭

便睡了，可是她總是左翻一個身右翻一個身的，夜裡三點鐘時候，我

起來開窗子，她還沒睡着呢，左翻一個身，右翻一個身，那床總吱

地響，我問他怎麼還不睡着呢？她說已然睡過一覺了，讓貓叫給吵

醒，當時便也沒介意。

「從第二天起，這孩子便有點兩樣；做甚麼事總像沒有先前那麼起勁，話也說得很少，問她可是病了麼？她說沒有，這真讓人納悶兒啊！就是有一樁，讓她出去她倒是喜歡的，我滿以爲她是在家裡驚悶得慌，讓她出去散心倒好；於是就讓她出去，每一次回來時候却很少不是笑臉的。」

「起先我也不在意，她這麼小年紀，出去左不是打打玩吧！誰知滿不是那變回事，有一天，拉車的老劉跟我說：『怎麼妳也不管妳們小春呢？她在外面……』這以下，他就沒說下去，老劉這人向來是誠實老實地，我就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起先他是不肯說的，直到讓我給逼得沒法了，他才低着嗓子跟我說，說小春她在外邊不規矩……」

「我一想；壞了，怪不得那天晚上十二點鐘才回來呢。當久這樣下去不定要鬧出甚麼笑話來哪！心下就這麼想：得給她說婆家了，正巧這時候有一個人要做這個媒，說男家是開米莊子的，人還不醜，見了幾面之後，確實不壞，我便把這話和小春提了。」

「小春不樂意；這真是怪事。我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許小春出門，這時，我真着慌了；小春的身子股兒慢發有啦，唉……」

「我知道事由不好，便打算早成了這門親事，可是不成，小春不答應，說忙甚麼呢，怨想，這是一輩子大事，她自己不答應我怎麼能一死去強求呢，只有慢地和她說罷。」

「三番五次，我和她說，可是，有甚麼用呢，她不答應，這些天，我腦子裡只計算着這個事，問她究竟要打算怎樣呢？她也不說，我可受不了這個；一天到晚給人家做活，再——唉！」

「事情就這樣離奇，這麼快，一天清早兒，我睜開眼一看；小春的床怎麼空了呢？所就疑惑了——小春天天比我起得都晚呀，我連忙爬起來，爬起來時，才瞥見我盛衣服那箱子在敞着了。」

「唉呀！小春她就這樣跑了……」

來人說到這裡時，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屋子裡空氣就更緊張，緊張裡，充滿了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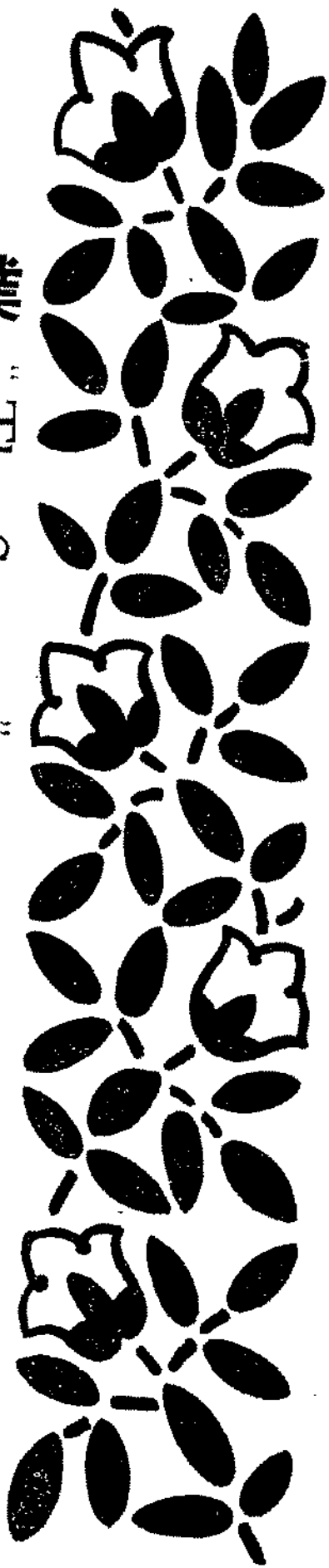
「唉……」方太太嘆口氣。

「我命苦！小春她父親丟下我，小春又丟下我，我孤單一個……」

來人這樣說着時，便更放聲哭了起來。

※ ※ ※ ※

(完)



僕 "The Servant"

S. T. Senyonev 著
成伯華 譯

I

將近聖誕節的前幾天在莫斯科找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人們都希冀着得到一些聖誕節的禮物，極小的位置也不肯輕易離去。蓋羅塞回來正遇着這個倒霉的時期，奔波了三個多星期都不曾找到一點職業。

他暫住在親戚朋友家裏，一切雖然尚不感十分的困苦，然而一個壯年男子沒有事作使他如何的沮喪呀。

童年時蓋羅塞就在莫斯科住過，小時是給一個釀酒坊裏洗瓶子，後來又作一家的車僕，前兩年曾被一個商人僱用，後來因為回故鄉受義務軍訓而失掉了這個位置。軍訓落選後便沒有回來。然而他總覺得在鄉間是無趣的，而且不習慣那種生活，他想在莫斯科數石子都比在鄉間好，因此他決定重來。

爲找事他是無璧不碰的，煩盡了熟人，甚至於在街上還阻着行人求找事！但都歸失敗。當他懶懶地在街上行進的時候，他的煩惱只有

在刻刻地增加着。

因爲蓋羅塞去求找事，有些人會發生許多麻煩的事情，其餘亦都遭過主人們的白眼，蓋羅塞終於不能再累及他的戚友們了。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有時奔走整天竟到不了嘴裏一點吃的。

I

在莫斯科的近郊，蓋羅塞有一個朋友，是商人沙爾洛夫多年的馬車夫。他在主人面前很會討好，主人也十分寵信他，時常地表示出對他是靠重的，原因大半是因爲他那具油滑會說的嘴，時常揭告其他的僕人。蓋羅塞在最後便去找他。

蓋羅塞到了那裏很受馬車夫的歡迎，給他茶喝點心吃，並且問他近况如何。

「不好得很哪？伊高。」馬車夫問後蓋羅塞說：「失業好幾個星期了。」

「怎麼不去找你的主人去？」

「去過的。」

「他不肯收留你嗎？」

「因為我的缺早已有人補上了。」

「那是，亦是你們年輕人的特性，你對主人作事倒還可以，但是當你離開你的職務時，便自堵回去的道路。你應當仍舊不時的服侍他們，讓他們時常想念你，這樣你重來時他們寧至辭掉新來的也不會拒絕你的。」

「誰能那樣，在這些日子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僱主，而且我們也不是神仙般的人。」

「說廢話是無用的，以我說吧，假使我因事回家到來的時候，不用說沙爾洛夫夫不說一字就得收留，而且還很歡喜。」

蓋羅塞沮喪的坐着。看見他的朋友吹牛，想起說他好可以博得他的歡欣。

「曉得的，」他接着便說，「但是難得像你這樣的人，伊高，假使你亦是一個不十分好的工人你的主人不會用你十二年的。」

伊高的嘴角上湧出一層微笑。他是喜歡別人給他拍的。

「是呀！你若像我便不至於幾個月幾個月的沒飯吃了。」

蓋羅塞只是靜默的，沒說什麼。

「等會兒，」伊高對蓋羅塞說：「這就回來。」

「好吧：」

這時主人召伊高。

■

伊高回來了，說半點鐘內要駕車送主人進城。他燃着了他的煙斗

在屋內打了幾個回旋便站在蓋羅塞的面前了。

「聽我說伙計。」他使蓋羅塞注意他所要說的話：「如果你實在找不出職業來，我可以要求我的主人留下你補個僕人。」

「他用人麼？」

「這裏有個老傢伙，很差事，作活已經不中用了。我想讓主人辭掉他把你補上。這裏是個寂靜之區，警察局不會爲了這種事情來作些無味的紛擾，再不然這老傢伙對他們難免不會有有毛病的地方。」

「啊！如果成的話，那麼就請你給說句話吧！伊高！關於我的生活就求告你了，這樣不久便可有職業了。」

「好吧！給你說說看，明天你還來，同時帶十文錢來有用。」

「謝謝！伊高，給我說嗎？那就勞駕了。」

「我定給你試試去。」

蓋羅塞走後，伊高套好了車穿上了他的馬夫服，開開門子。沙爾洛夫便步出他的屋子，上了車，馬蹄子一動，車便走了。經過一個時間在城中視察商店便回來了。伊高看主人今天的面色很好，便趁機開口了。

「我有個請求的。」

「什麼？」

「從我們故鄉裏來了一個少年，他一切是很好的，但是沒有事作。」

「噢！」

「你肯用下他嗎？」

「用下他作什麼？」

「做雜差。」

「那裏鮑哩克呢？」

「他什麼好處亦沒有，不妨就辭掉他。」

「這不好。他已跟我這些年了，我不能無原因的就讓他走。」

「他是給你做的多年了，但是他得工資，並不是白做，他爲養老計一定積蓄了不少的錢。」

「積蓄？那如何能呢？從那裏去積蓄呢？他不只是一個人，還有妻和他要吃要喝呢！」

「他的妻白天給人作女僕也會掙錢的。」

「那能得多少？亦不過只够喝酒。」

「你袒護鮑哩克做什麼？實在告訴你說吧！他是一個不好的僕役。你爲什麼把錢白給他呢？他時常不把積雪掃去，作事盡是錯，輪着他守夜的時候，至少一夜得溜走十幾次，因爲他經不着冷。不信你看，不久警察局爲他須會來和你找麻煩，查驗員也一定不滿意你信靠鮑哩克。」

「無論怎樣也是不十分對的。他已十五年了，在他老年這樣子是很有罪的。」

「有罪？這妨害他什麼？不會餓死的，因爲他可入濟貧院，那或許比在這裏還好，而且老年人在那裏也安靜。」

沙爾洛夫沉思了片刻，最後說：「好，把你的朋友帶來看看再決定。」

「先生一準用下他吧！我很替他憂愁，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失業這長時間了。我保證他來了作事盡責，服侍你虔誠。他是因爲受軍訓失掉了先前的職業，要不是他的主人決不肯讓他走的。」

IV

次晨蓋羅塞來了。一進門便問。

「喂！事情有成嗎？」

「吾想可以吧！先喝點茶，隨後帶你去見見主人。就知道了。」

蓋羅塞因爲切望之心的驅使，喝茶總是嚥不下去，但又怕在朋友面前失了體統，免強的呷下兩杯，便隨着伊高一回去了。」

沙爾洛夫詢問蓋羅塞的籍貫及志願後，便告訴他願願他作個雜差役，並且說，明天即可來上工。」

這幸運的打擊使蓋羅塞幾乎失去了知覺，歡喜得腿都軟得去不動了，回到車夫的屋子，伊高向他說：

「伙計，來了可不要作錯了事，以免我爲你丟臉，你應當知道主人們愛好什麼。假使你要弄糟了一次，他們便永遠把你的過錯記着了，以後對你就不會好了。」

「好！好！」蓋羅塞連聲答允，「放心吧！伊高。」

蓋羅塞懷着滿心愉快的希望與伊高握別了。在未出大門前先橫過天井。

鮑哩克的住室正向着天井，窗上條條的燈光穿過蓋羅塞前面的去路。因爲好奇心的驅使，蓋羅塞便想看看自己不久的住室，但窗上沒有孔隙，很難窺見裏面的一切。但裏面說話的聲音却清楚地聽見。

「我們怎麼辦？」像是個女人說的。

「沒法！我沒辦法。」一個男子的聲音，無疑的是鮑哩克的回答了；「我想可以請求請求去。」

我們什麼都做過，但是現在什麼亦沒落着。」女人說：「啊！乖運的我們呀！我們度着多麼不幸的生活呀！我們天天從早做到晚，到老了就『去你的吧！』」

「吾們還能怎麼辦？主人不會爲我們設想，和他說多少話也是無用的。他只爲自己的利益打算。」

「主人們都是這樣的心思，他們除去自己是不知有別人的，我們現在即便有力作工他們恐怕亦不願多留我們一年，如果我們身體再不強壯，就幹你的去吧！」

伊高只爲給他的朋友謀好位置，主人亦永不責駁他。」

「是的，他是一條毒蛇，只懂得在主人面前要嘴，等著，你這個壞嘴獸，非得報復你一下不可，我要直接向主人陳述你如何如何的欺騙他，如何如何偷他的乾草和飼料，將這些寫下來給他看，使他覺悟你們的一切全是慌言。」

「不要那樣，老夫人，別作孽。」

「作孽？我說的不是實話嗎？我所說的我都摸的很詳細，我打算直接告訴主人去。他害了我們，毀了我們。」

老夫人終於哭了。

這些話攢進了蓋羅塞的耳朵，好像尖刀扎在他的心上一樣，他了解他給予老人們的是如何的不幸。他的心中受了創傷，半晌沉入悲傷的深思。他轉回了馬車夫的屋子。

「喂！你忘了什麼了？」

「不！伊高！蓋羅塞口吃地說：『聽我說……我來是……我感謝你過去爲我的努力……爲給我找位置讓你多受累……但，但是……我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呀！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我不需要就這個事，我再找別人去。」

你，你是不是拿我當傻子看，呆徒？來時你是那麼的謙遜，

「給我試試吧！給我試試吧！」——到現在又不幹了！混蛋！你簡直是要笑我！」

蓋羅塞通紅着臉低着頭，無話可答，伊高帶侮辱的給了一個揶揄，便不再理他了。

隨即蓋羅塞慢慢地插起他的帽子離開了馬車夫的住室，迅速地橫過天井出了大門，匆匆的踏上大街。這時他心中的感覺是愉快的，安然的。

◎ 一年喝二萬杯茶

算 迷 譯

一個布利斯托爾的賣花女郎貝珀小姐，每天喝六十多杯茶是成了日常的習慣。他祇吃這六十多杯茶，和只吃一二斤澆着牛油的面包。其餘她從來並沒有吃過什麼固

常得到了意外的一杯茶。孩子的時候，已經養成了習慣。在事實上，爲要「使她安靜些」，她常得到了意外的一杯茶。

她說她沒有時間好好的吃東西。她那不足的食物似乎對她沒有多大的害處；因爲在他的店裏她每天做十六至二十小時的工作，從來不覺得有什麼毛病或不好的結果。

「我不喜歡極濃的茶」，她告訴對她抱趣味而詢問的人們說：「但是我喜歡熱的茶——滾的茶。她從來未曾有放假的日子，也一向不感覺疲倦，她堅持着，「茶對於你並沒有害」的議論。

貝珀小姐雖然漸漸的年紀老了，她未曾生過一次病。她自然的便歸功於她的喝茶，因爲當她做女

她對人辯駁說：「茶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那樣會使你興奮。你須知道煩惱才會使你興奮呢！且並自從我喝茶到現在，我從沒有過煩惱的。」



母 女 淚

顛 夫

「媽……媽……你死的好苦呀！」
可憐的！媽……媽……

「雨華，妳不要太傷悲了！妳還要保重妳的身體哪？」

流水般的光陰，輾轉的實在可怕，這樣春去冬來的轉中，青春的韶華，不知被它捲去了多少，在這閃騰的過程，人生的喜，怒，哀，樂，實在是不能計數，在一個幽鬱淒涼的角落裏，每壹年的四季，當太陽西下的時候，在喂喂的幾聲中，常常的聽到了陣陣悽慘的哭聲，是十分的悲哀動情，記得是頭十五年前的一件家庭最悲慘的事蹟，就是任何不關心的人，得到了這個消息，也都能替他滴幾顆難過而表同情的淚。

李五爺是一個很有名望的人，家中的過度，雖然不十分的潤綽，但是生活的狀況，也算是很富裕的，因為在十二世紀以前的人，思想都是懷着守舊純古的，他繼承他祖上的舊業，兢兢業業的很節約儉樸的開了一座雜貨舖。

他妻子也是一個很溫窈的婦人，壯肅賢慧，慈愛的面容，常發顯很和藹的笑紋，夫妻間的感情，可稱得是甚為篤厚親蜜不過：一生所遺憾不足的，就是沒有給李五爺生下兒子。

膝下雖有一隻聰明伶俐的女兒圍繞着。「女大不可留」

「姑娘」始終免不了是別人家的人，李五爺又懷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感想，以為這偌大的家私，竟無子嗣承受，到了晚年，實是一件最遺憾缺美的事，因此求子的心切，備發一步步的加緊誠掣起來。

在一年很熱的夏季裡，是很溫爽的一天，青空淋漓着濛濛的小雨，五太太在產生第二個姑娘「雨華」。

在未產生的頭幾天，街房隣居，都和她鬧着玩。

「五太太身懷有孕，這一次一定是大喜的……」

李五爺也是滿心裏歡喜，以為人口裏討吉利，很誠掣的在廟裏討籤，批命，算卦，到底也沒有一定的批准，在要分娩的時候，還不住的到處占卜延醫，很虔誠的在焚着香，祈禱着蒼天，保佑着生一個兒子，修廟應願，然而！「天竟不從人願」，在濛濛小雨之際，二姑娘「雨華」竟呱呱的誕生了。

當二姑娘生下的時候，李五爺真是滿目的淒涼，八九個月的高幸，滿心的希望，到現在只落得懊焦，盼兒子的心思，竟變成了逐風的泡影，如癡子一般的呆立在一旁，垂頭喪氣的一言不發。

「爸爸你在想甚麼，我有了小妹妹，你不歡喜嗎？走——咱們去看看去。」

李五爺的大姑娘，「麗華」。已是個八歲的女孩子，生成天真的聰明伶俐，令人見而生愛，在拉着快快不語的李

五爺去看「雨華」。

不大的時候，隣居都得到了信息，都得替他夫妻失望難過，隔壁的孫大嫂，很快的跑着去看「雨華」。

「五爺你歡喜啦！」

「他媽的，歡喜甚麼，又是一個姑娘」。

李五爺說着和孫大嫂走進了屋子，此時，屋子裡，裝着十分冲盈的笑聲。

「人生是命，男女是有份的，要是老天爺保佑，以後再生小子，不是一樣嗎？」

在雜亂的婦人口裡，勸慰着李五爺，到了這個時候，李五爺也是無法，在不得已的哭笑下，應酬着來往的人們。

喜月過去了以後，李五爺因為拒事不能兼顧，五太太身體又非常的怯弱，因此，家務的操縱，實在是感覺到困難，結果：便僱用了一個很老實忠正的劉乳媽，有時：五太太在勸慰着李五爺不要懊悔，要是家門有德，祖上的陰陽，將來是一定有子的。

他夫妻在悲喜的狀況下，有老實忠正的乳媽，撫養着「雨華」，在一天一天的玩笑中，「雨華」由呱呱的襁褓裏，也漸漸的離懷長大了。

蹉跎的光陰，屈指般的迅速，轉瞬的十多個年頭過去了……五太太有子的消息，也隱然的消失了，「幾日少年今日頭」，這項——不能不給李五爺一個很大的打擊，將來的絕望，也不能不承認了……

「麗華」：已是個十八歲的人了，也由××學校升到了××師範學校攻讀，她的程度，是十分的高超，舉止是天生的浪漫，聰明的女子，在這險惡惡幻的社會裏，日新月異，「近朱者赤」，她：也是受了時代的熏染，把一個天真活潑美麗的女孩子，像颱風巨濤般的捲入熱海清波裏去了。

伶俐的「雨華」，生下正十個年頭，蘋果般美麗的臉蛋，嵌鑲著兩個深潤玲瓏淨圓的酒窩，明晶黑亮可人的一雙眸子，長的實在是十二

分的神氣，她：在這不知哭，笑，悲，哀，的光景下，鎮日過着快活的日子，消遣她美妙的青春。

在寒冷的冬季廣闊燦爛的客廳裏，滿坐着親朋，「麗華」和「雨華」倍坐在李五爺夫妻的旁邊，同桌有個和李五爺很投契的朋友孫大才，已有了十分的酒意。

「五哥：今天是您老伉儷五十雙壽，「松柏並茂」，有一雙美麗的姪女倍侍着左右，有多麼高幸哪！你心裏不足的地方，就是虧少了個孫子，唉！這也稱是美中不足啊？」

「啊！老二，是我老運不好，可是——缺一個兒子，能算了甚麼，有這兩個女兒，多供幾年書，撰一個快婿，將來，也可以借以安慰我的晚年的……」

「不怕無好事，就怕無好人」，過了幾天以後，李五爺受了外人的愚弄和挑撥，再加上親朋的解勸，媒妁的誘引，有時，五太太也在勸他續一個能生長的女人，李五爺在此種情意上，可以說能占十分的優秀，心裏總是猶豫不定的，也曾和五太太商量過幾次，其實呢！有二個姑娘在膝下迴繞着，也不算孤寡，這也是家門不幸，「時蹇運乖」神使鬼差的，李五爺竟含糊的答應了續絃的要求，五太太一方面為自己的年華已經白頭，何況：自己又有虧欠的地方，在這千方百計的不得已下，竟釀成交人不可思議的慘悲家庭了……

幾天以後，結果竟被一個姓吳的媒婆，說妥了×姓名叫美英的女人……

「孰要娶了××應，不過三年就乾淨」：

在一些說閒話人們的口裏，高唱美英的綽號……不景氣的吟調，竟被他們押寶似的眇正了。

當時，在李五爺的耳膜裏，也曾微微的得到了些信息，心想，「一行行出狀元」，我家裏有錢，來生下個兒子，大概也就不能荒盪了，一天的正午，在嘟嘟……！的美麗的彩車裏載着一副火炭般的俏臉，渾身上下的輕紗，纏包着她的身體，在一家燦爛的樓堂上，站着一對老

少伉儷的情影！

在五太太純古的心房腦膜裏，抑或有傷憾的思潮底……在澎湃着吧？

雖然……是十分的難過，可是！在孱弱的過程中，病魔纏身，這殘燭的晚年自己也知道無有多日之掙扎，最掛心的，是兩個交她可憐的孩子。

在結果的感情上，同時也無有沖盈的理由來阻止或辯駁，因此：她那醋海的波瀾，也就無聲而平靜了。

「x，x……」
一年的時光很快的過去了，第二年的春天，美美的腹中，已懷了正三個月的喜信，當然的，李五爺是十分歡喜的，心想……這會是絃絃的適當了……！

「噲噲噲……」

學校裏休息的鈴聲交響了，學生都像蜂擁般的擠出去，很快樂的消磨他們很適意的遊戲，寂寞的教室裏，只載着兩個人的影子……

「麗華」是爲有人向她問及庶母及懷孕的事，在新時代的腦膜裏，聰穎高尚的程度中，決無不感到後畏的險惡，及理智的苦楚，悽慘的，可是——她自己的意見，那能抵止衆人的挾制呢！也會向她母親提議過幾次，孱弱的母親，猶有甚麼反對的能力呢？

「麗華」……在伏在案上，麻亂的腦海裏，風濤似的在迴旋着這一件最掛心的事，然而——始終也想不出甚麼巧妙的辦法來，思想的程度過度，在傷悲的心坎裏，推出了難過的哀泣，竟嗚嗚的哭了起來……！

「麗華」……妳在哭甚麼，人家都出去玩去啦！一個人在屋裏悶些甚麼」。

唉！「國良，你不知道，今天我有不得已的苦惱，實是不能言宣，如果你愛聽的話，明天是禮拜日，那麼，請你和我一同遊玩一回，將我痛惱的事情告訴你，可以嗎？」

啊！「是的，妳不要太傷心啦！」

「……」

第二天是禮拜日，國良偕着麗華踏着山草找到了很大的石上坐下談着昨天的事，國良才知道她是爲庶母而悲傷的，「麗華」……妳不要難過了，這一件事，妳是不能阻擋的，伯母的心中，已然是答應了，只有忍着吧！妳要有了弟弟，可也不覺得有何不好的事情演出啊！」

「啊！國良，你那裏知道，爸爸所娶的庶母，聽說是一個不正經的人，我心想娶一個能生長的女人，可以好好的過日子，媽媽上了年幾，鎮天呻吟在床，若有一日不幸的話，我已經是不用題了，妹妹才是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唉！如果——要鎮日的打罵，你說，够多麼的傷心哪！」

「麗華說着，在不住的流着一行一行的淚珠，國良也在很替她難過，友誼的情面上，只有再勸慰她。

青春的火鏡，如烈火般的焦燥，痛苦難過的情份，是及能表同情情的，麗華覺着國良的安慰是很值得聽的，更覺着他的思想，是比任何人都熱烈誠懇的，以爲將來的安慰，除去國良以外，可也再找出第二個相契的人，聰明少女的心中，在志忑滾滾開水般的胸坎裏，上下旋轉的程中，早已嵌住了國良，桃赤的臉蛋，颯起了兩朵紅雲，執着國良的手，在很懇切的向國良道。

「國良，親愛的國良，我感覺到你的爲人，你的一切……：……是都值得羨慕的，不過——我很希望永遠的有安慰我在安慰着我的痛苦，甜蜜的神聖，要永久的來纏連着我的心旌國良，妳相信嗎？」

「麗華」……妳不要傷悲了吧！希望妳鼓勵起大無畏的精神：努力的前進，不要再恐怖着將來，假是有不僥倖的話，奮勇的掙扎出囹圄的圈子去……「麗華」不要膽怯，光明燦爛的神聖，在企待着我們呢？」

啊！「國良是的……」

……
青草地上——一對熱烈可陶的情侶，竟默々的不語了，就這樣吻着：

吻着……過去的時光，已經是不少了，麗華倒在國良的懷抱裏，撫弄着衣襟孜孜的對視着，尖銳的目光，閃爍的接觸了，溫柔的甜蜜，想是已陶醉了兩個人的心……

「國良」已答應了「麗華」的要求。

過了幾日：「李五爺得兒子啦」？

這個喜信從許多人口裏傳出李五爺這一次的高幸，實在是十二分的滿足，特設的上等酒席款待親朋。

×美英不是從前那樣兒拘束了，她：以為這次是有功績的人，鎮日吃的喝的甚麼……都講究起來，李五太太那副純古儉樸的眼簾裏，那裏看慣鎮日擺滿，呼東喝西的妖媚嬌嬌的時髦排頭呢？

「最毒婦人心」，×美英心想「麗華」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思想一定是新穎的，她怕兒子長大了以後，家產一定是不能獨占的，在毒辣的婦人心裏，時時的想設法開除她們到遠方去。

「麗華」和國良的事，在李五爺的耳膜裏，也會得到了消息，他以為現在的女子，講甚麼自由，戀愛啦！也就由之而已，麗華也會向她媽媽表示過幾次意見，自然——生身的母親，也自有點首默許了。

在第二年慶賀雙壽的席上，結果：經被×美英將「麗華」許配給遠地的一個××軍官作妾子，此事五太太自從得到了信息以後，自有在忍不可忍的忍痛下，隱藏着這個不交「麗華」知道的信息……那裏能隱藏住了呢？

「姐姐：你不害羞，爸爸給你說了婆家啦：媽媽說，還是一個作大官的，當小太太呢！姐姐：妳樂意嗎？」

可憐的麗華，得到了這個不幸的消息，霹靂般的震去了靈魂麻木在一旁眼眶裏落着的一行行的淚珠，本來，十幾歲的小孩，那能說這種慌話呢？在很惶惶的去找五太太，便嗚嗚哭了起來。

的確，骨肉的感情，較比一切……是都真摯，高尚的……

「好孩子，你不要難過啦！最可恨的妳那沒主意的爸爸，竟忍心把妳送到虎口火坑裏去，「麗華」……妳望開裏想吧！我決不干涉妳的事，我有一點私蓄，妳不是說和國良定婚了嗎？唉！好孩子，妳千萬不要掛着妳無用的媽！到了不得已的那一天：唉！好孩子，妳千萬不要掛着妳無用的媽！只有逃去是妳的出路，我：已是個無用的人，這風吹的晚年，也無多日的活頭！好孩子：不要難過啦！……不要難過啦！……在慈祥的面容上，灰白色細紋的眼眶裏，顫戰不住的淚珠，一行一行的奪出。

啊……媽……媽……妳！可憐的女兒，怎能忍心離別開年老的母親呢？

親愛的妹妹，叫我怎能忍心拋棄呢！我……我……只有和那媚婦拚了去，現在的時代，是不受壓迫的，女兒——女兒也有承繼權，是在法律上承認的……啊……媽……媽……可以嗎？

唉！好孩子，雖然——妳能這樣的剛強，要出這口氣，怕不容易吧！妳想：她：鎮日交的那些狗朋狼友，妳爸爸還在夢中呢？將來——將來不知道鬧到甚麼地步，那一天，我看看國良，向他說明委曲，你們——你們只有逃走了吧？……好孩子，妳答應了我的主意吧！

此時屋子裏，四週充分的掛着緊張的帳子，母子在擔心悲痛的狀況下消逝了聲跡。

一日的下午從一個綠衣郵差的手裏，接到了一封信。

××日的喜期，在××旅館作禮堂，一切均希代辦；信裏是這樣的簡單，可是——五太太得了這個恐懼不能遏止的消息後，便交麗華去通會了國良，約會是在喜期的頭一日上午的×車借同孫大嫂處逃走。

頭一天晚上，母女在很悲戚的……

媽……媽……只有這一夜是千金難買的一夜了，媽……媽……我走了以後，好放寬些，不要把妳不孝的女兒掛在心上，媽……媽……親愛的媽……

「……」

妹……也不要哭了，親愛的妹妹……妳不要想我，好好的讀書，庶母——庶母是毒辣的，妳要時時的小心，我就是個旁樣，我走了以後，妳要好……的侍候媽媽，勸解媽媽……不要叫她她她她……不孝的女兒，唉！妹……妹……親愛的妹……妹……「麗華」……「麗華」……媽……媽……親愛的……媽……

「姐姐……姐……姐……妹……妹……親愛的……妹……妹……這一夜……千金買不回的一夜啊？……很快的悄騰了……天地下最難心的離別，猶其是五太太，和麗華，雨華，母女的離別，唉！是永遠的離別了……是永遠的離別了……青空裏輝煌節沐浴的月，「麗華」竟在母女三人不忍離別，刀刺箭鑽傷心的不可言喻下，在東方微白色的時候一變患難的情侶，遂着蜿蜒蛇般，啾啾夕的聲中，消逝了兩個人的影子。

喜期到了，迎親的人，都住在××旅館裏，居着「麗華」是走了……李五爺在很恐懼的抱歉，「麗華」失跡，××軍官也不能就那樣的干休在××美英的說合下，李五爺賠了五百圓的損失，李五爺經了這一次懊惱，憂悶的心頭，鹿跳的捉摸自己的女兒，逃到那裏去了呢！一日在案上的書中發顯了一封最悲哀的信……

「爸爸……親愛的爸爸……」

你的女兒是偷逃了……是永遠的偷逃了！渺茫的宇宙，任你天邊海角，也得不到我的消息，女兒的私逃，是不得已的，我知道你竟忍心的！把我送給人家作妾，深陷的阱坑，暴烈的火燄下，我實在不能忍心去跳，我不能在威脅殘暴不倫的鐵蹄下，受他的蹂躪……

爸爸……親愛的爸爸……

你可憐着孱弱無能的媽媽吧！聰明的妹妹，也須你去憐憫！庶母……狠心的庶母，竟忍心割斷了恩愛骨肉的連理，她……她是毒辣的，你要留神她吧？你的女兒是去了……永遠的去了……你不要懸念吧！

×月×日

女兒麗華遺囑

李五爺看到了這一封信，蒼老的心裏，在自己骨肉的情份上，掉了幾滴傷心淚，女兒是走了……是永遠的走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難定禍福」，美英……狠心狗肺的×美英，她和軍官……軍官是和她在十八歲時候認識的，「妍情出人命，財貝動人心」忠實的×太太，也是前世造定之命運，聰明的雨華，也是該遭這場羞辱的蹂躪。

狼心的×美英，她竟能忍心把自己的兒子作押頭，來騙李五爺的家產。

沈靜的凹週，佈着滿天的雲寂寞的緊張，是一個黑暗的夜裏，李五爺矮短的花牆上，驕地裏闖進兩個暴漢，此時——×太太在和「雨華」追憶「麗華」的逃去，吱咯……吱咯……

「啊呀……是誰呀！哼！老乞婆，你要低聲些，不……我一定打死你！兇惡的面孔，拿着追魂的黑物，在威逼着×太太躲到房裏去了，雨華在篩糠似的亂抖着，說不出話來，啊！她在這裏，妳姐姐走了，有妳也可以解悶，啊呀……媽……媽……救命呀……妳喊……我打死妳，幼小的靈魂，只嚇得在虛渺的飄盪着，在威脅着猙獰的面孔下，可憐的雨華亂亂兢兢的失去了知覺，也是很痛苦的失去了她十六年的童貞，啊呀！狠心的強盜，要錢有錢，你不該把我的女兒侮辱了，救命啊……救命啊……討厭的乞婆，掐死她……啊……你……你不是××軍官嗎？啊……啊……最慘悲蒼老的哭聲下，×太太竟斷絕了氣息……

呱呱……從美英的抱中，將李五爺的兒子奪過去……「限你五天的限否則以定打死他，是五萬代價……是五萬代價……匪人是逃走了，兒子也被擄去了，結果的恩愛竟仆在血泊中不語了。

「劉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好好的一家人，一宿竟變成這樣妳看，雨華是不輕啊？」

「啊！孫太太你慈悲點吧？把我們的二姑娘，快送上醫院去吧？」

「啊！是的，劉媽，妳放心吧！」

「劉媽是怎麼一段事？」

「啊！××軍官，不是和×美英的軍官嗎？」

消息由劉媽向詢問的人們傳出，李五爺這時候，感到絞結的不適當吧？恩愛的結果，是那樣的慘死了，親愛的女兒，是那樣的受了重創的蹂躪和驚駭，偌大的家私，只剩了些零零碎碎悽悽慘慘，咳……這會……絞結的不適當吧？

在二日很急烈的槍聲下，將××軍官打傷，捉下了獄，×美英——同時也被牽連入獄，因加不起酷刑的拷打竟雙雙的在獄裏了。

由淺藍的皂褥裏，擦着一口朱紅的棺木，孫大嫂在攪着「雨華」將慈愛的母親，葬埋在淒涼幽翳的角落裏，×太太永遠的長眠了，是永遠的長眠在地下了……

李五爺領着這可憐伶仃的「雨華」，居住在孤寂的房子裏，度着暗淡的生活，麗華……麗華是得不着絲毫的消息……這樣春去冬來的轉過了，青春的韶華，是被他捲去了，淒涼幽翳的角落裏，到現在……颯颯的風聲，隱隱的聽到了很悽慘的哭聲……

「媽……媽……」

「親愛……的媽……媽……」

「你死的好苦啊……」

「雨華」你不要太傷悲了，你還要保重你的身體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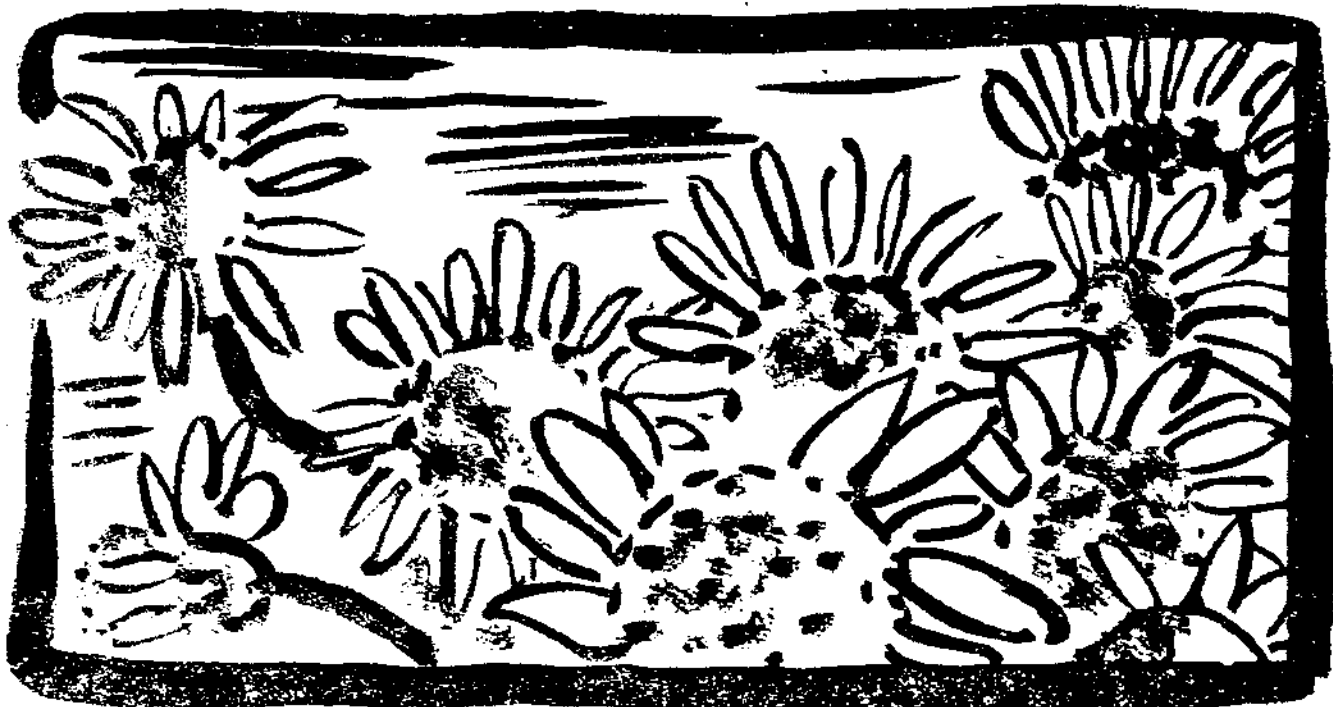
小趣味

坎珂

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 的某啤酒公司，近舉行「喝啤酒比賽」共有英法美德等國之人十人加入，十人各著其本國服裝，仰臥地上，頭前有一長木橙，上置十桶啤酒，桶上插有本國國旗，由一與木桶相聯之皮管導酒至飲者之口中，一聲令下，十人開懷暢飲，比賽結果，冠軍為一阿拉伯人，成績為一小時之內飲啤酒十五公升。

美國史特令城 Los Angeles 近亦舉行「新奇比賽」——自製墳墓比賽，在該地之飛機場舉行，參觀者頗衆，共有八人參加競賽，結果一名叫考伯特 Covert 者獲得冠軍，以一時七分半之時間，掘完墳墓。在美國內戰結束後至一九三〇年之間，美國的顯微鏡，由五十架增至五萬之數。巴拿馬運河自開通後，迄至今日已有十萬以上之船隻通過。美國加州的威司立亞城，有一美洲最小的公園，長僅九呎，寬則僅及六呎。美加洲國家公園最大之樹名曰西門將軍者，其重量在一千七百噸以上。

× × × ×



Life of Ma Paker

白媽的一生

英國 Katherine Mansfield 作
謹 銘 譯

老白媽每個星期二替一位文學家去刷地板。這天早晨，文學家給她開了門，便問詢她的孫子。白媽立在穿堂內地席上，先伸手幫助文學家關上房門，然後很鎮靜地回答道：『我們昨天把他葬埋了，先生。』

『啊呀，可惜可惜，』這位文學家很驚訝地說。他正在用著早餐。他身上穿著一件破舊的長袍，手中擎著一張舊報紙。但是他覺得有點僵。他應當說幾句話——說幾句安慰的話，纔好回到暖和的餐室內去用餐。因為他們很重視殯儀，他便和藹地說道：『我希望殯儀辦得很好。』

『您說什麼，先生？』白媽啞聲地說。

可憐的老東西。她真有點沮喪了。『我希望喪事辦得——不錯，』

他說。她沒回答，她低著頭，手中擎著裝置用具的口袋和一條圍裙和一雙氈鞋，蹣跚著向廚房走去。文學家抬起眼皮回到屋內去用餐。

『傷心哪，我想，』他高聲地說，同時取用一些菓子醬。

白媽拔下兩根污黑的帽針，脫下帽來掛在門後。她又解下那件破舊的短外衣也掛起牠來。然後繫上圍裙，便坐下來脫靴子。脫靴子和穿靴子對於她是一件苦事，但是這已是一件多年的苦事了。她受久了這種痛苦，所以養成了一種習慣：靴帶還沒解開，她便扭歪了嘴臉。靴子脫下，她長歎一聲坐定了輕地撫摩自己的膝蓋。

……

※ ※ ※

『奶！奶！』她的小孫子穿著長

靴站在她的膝上。他剛從街上玩罷回來。

「看！你把奶的鞋子弄得多髒了——你這壞孩子！」

但是他擁抱著她的頸頸，掙脫兒僕著她的險兒。

他甜言蜜語地說道：「奶奶，給我一便士吧！」

「去罷；奶奶沒有錢。」

「有，你有。」

「沒有，我沒有。」

「有，你有。給我一個吧！」

她已經伸手去摸尋那破舊的黑皮包了。

「那麼，你給奶奶點什麼呢？」

他羞赧地笑一笑，儂得更緊一些。她覺出他的眼臉在她的臉上顫動。他低聲地說：

「我沒有什麼呀。」……

※ ※ ※

白媽一躍立起來，由煤氣爐上拿起鐵壺，走到盥水槽前。壺內水聲濺濺作響，似乎滅殺了她的苦痛。她又傾滿水桶和洗滌盆。

廚房的狼藉，一本書也描寫不完。在一週間內，文學家自己「打掃」。這就是說，他專心地預備下一個菓醬桶，隨時向裏面倒茶葉。如果潔淨的刀又不够用，便在轉軸毛

巾上去擦淨一兩把。除此之外，照他自己向朋友們說的，他的「辦法」很簡單。人們對於理家，為什麼要自找那們多的麻煩，他真真不懂。

「你把樣樣東西用髒了，每個星期找個老媽子來收拾一次，不就完了嗎？」

結果廚房好像一個大垃圾箱。地板上到處丟些麵包屑，破信封，紙煙頭。但是白媽並不埋怨他。她認為這位年青的先生沒有一個人來照管，怪可憐的。經過污黑的小窗戶，可以看見一片悽悽的天空，在有雲彩的時候，那雲也像是破舊的雲，邊緣不整，中間有破洞或污點。

水在爐上熱着，白媽開始掃地板。隨着掃帚的響聲，她想到：「是的，種種的事情湊在一起，我真够不幸的了。我的生活真苦呀！」

甚至鄰人們都這樣地說她。許多次，當她擎着口袋蹣跚回來的時候，她曾聽見他們，立在牆角或者倚在樓欄杆上，彼此地說，「她的生活真苦呀，白媽的生活。」這話真是實情，所以她絲毫不以此自驕。這就如同說她是住在門牌二十七號地窖內一樣地真實。苦的生活！……

※ ※ ※

十六歲，她離開了斯德拉福 Stratford，來到倫敦，作廚房下女。是的，她是生在亞馮河畔的斯德拉福 Stratford-on-Avon。莎士比亞嗎，先生？不曉得。人們總問她莎士比亞。但是她沒聽說過他；甚至在戲園內看見他的戲，才知道他。

斯德拉福的情形，一點也記不清楚了。所記得的，只是：「晚間坐在爐旁，可以由煙筒裏看見星。」和「媽媽總說火腿掛在棚頂上。」並且門前有點東西——一叢小樹——香味很好聞。但是這一叢小樹的印象也模糊了。不過病中，在醫院裏曾經想起過一兩次。

她第一個地方，是個可怕的地方。她永遠被關在屋裏，不許出去；除去早晨和晚間的祈禱以外，也不許上樓。這屋子是一間地窖。並且厨子又是一個殘酷的女人。時常她接到了家信還沒有讀，就被厨子給搶了去扔到院子裏，因為家信會使她「心不在焉」。還有那甲蟲！你信不信？——在她未來倫敦以前，她就未曾見過黑甲蟲。說到這裏白媽笑了一笑，好像——未曾見過黑甲蟲！「就好像說你未曾見過自己的腳。」

那一家破了產，她就到一位醫生家去當「助手」，在那裏作了兩年的事，每天自早

跑到晚。後來她便與她的丈夫結婚了。他是一個麵包匠。

那位文學家有時丟下書本，傾聽白媽的所謂「人生」。聽到這裏，他常常會說，「麵包匠！同麵包匠結婚總該是有趣的罷！」

白媽的樣子有點不以為然。

文學家說，「那是多們潔淨的職業呀！」

白媽的樣子似乎不大同意。

「你不喜歡拿新麵包送給顧客媽？」

「先生，」白媽說，「我不常在舖子裏。

我們有十三個小孩，其中死了七個，你或者以為我不在醫院裏便是在病房裏罷！」

「白媽，真的你也許是如此的！」文學家說時打着寒戰，於是又拿起他的筆來。

是的，死了七個，那六個年歲還不大，

她的丈夫便害了肺病。當時醫生告訴她說，病源是肺裏有麪粉。……他的丈夫坐在床上把汗衫掀起，醫生用手指在他的背上畫一個圓圈。

「白太太，假若我們把他的這一部分割

開，」醫生說，「你可以看見他的肺塞滿了白粉。請呼吸，先生！」白媽不曉得是真

看見了還是想像看見了一大片的白粉麪由她丈夫的嘴唇內噴了出來。

但是撫養這六個小孩同時還得自斃，真

够她掙扎的。想起來真可怕！後來當孩子們

剛到上學的年齡，她丈夫的妹也搬來同

住，幫忙理家。她來了還不到兩個月，便從

樓梯上跌下來，傷了脊骨。從此白媽又得多

照顧一個孩子，一直照顧了五年——並且是

個愛哭的孩子。後來毛弟 Mandie 病死了，

把她的妹愛麗斯 Alice 也帶了去；兩個男

孩遷居外國，小吉美 Jim 隨軍去印度，最小

的愛撒爾 Ethel 嫁了一個庸懦的招待，在林

尼 Lennie 出生的那年，這招待就害瘡症死

了。現在只剩下了林尼——我的孫子。……

一堆髒茶杯，髒盤子，都洗淨擦乾了。

那些墨污的刀子先用一塊馬鈴薯擦淨，後來

又用一塊硬木塞擦光了。桌子也拭淨了，還

有伙食台和漂着沙了魚尾的髒水槽……

這孩子從小身體就不強壯。生得很秀

氣，人人總認他是女孩。銀白色的鬚髮，碧

藍的眼珠，鼻子旁邊生著一點雀斑，倒像一

塊金鋼石。她和愛撒爾撫養這孩子才算麻煩

呢！報紙上登載的藥品，給他吃了多少種

呀！每個星期日早晨，在白媽洗臉的時候，

愛撒爾便高聲地讀：

敬啟者，小女麥提耳 Myrtle 病已垂危

……服用藥劑四瓶，……在九週內體重增加

八磅，仍在日見加增。」

由此剪斷

茲定閱

中國文藝第 卷第 期起至第 卷第 期止

共 冊計洋 圓 角 分整隨函附上

即希查收按期送寄為荷 此致

書寄至

訂閱者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定單

由此剪斷

※ ※ ※

於是由伙食台上取下雞蛋殼製的墨水
瓶，寫出一封信；次日白媽去工作的時候，
，願路在郵局買一張滙票。但是沒有效力。
任何藥品也不能使小林尼的體重增加。甚至
帶他到鄉間墓地去玩，也不能使他的面色紅
潤一些；乘坐公共汽車搖一陣，也不能增加
他的食慾。

但是他從小便是祖母的孩子。……

『你是誰的孩子？』白媽說，由爐旁站
起身來，走向污黑的窗戶。就有一個微弱的
聲音，那樣地親熱，那樣地甜蜜，幾乎使她
窒息——似乎是由她的胸中心下發出的一股
——笑說道，『我是奶奶的孩子！』

這時，有一陣的脚步聲，文學家到這裏
來了，衣冠齊楚，將要外出。

『喂，白媽，我要出去。』

『好，先生。』

『你在文具盤內，可以找到你的工資半
克郎。』

『真個的，白媽，文學家趕快地說，『
上次你來這裏的時候，你扔掉了一些可可粉
沒有？』

『沒有，先生。』

『真奇怪，我在鐵罐內留了一匙的可可

粉呀！』他停頓一下，他又輕地而堅絕地

說道，『你要扔掉東西的時候告訴我一聲——
好不好，白媽？』於是他走出去了。他很
是欣自得，自以為他已經讓白媽明白他表
面雖然馬糊，實際是如同女子一般的周到。

門砰然關上了。她擎著刷子和布巾走進
寢室。但是她一旁整理著床，摺被，鋪單，
拍土，一旁想著小林尼難過的不得了。他爲
什麼要受那樣的罪呢？她真不懂。爲什麼一
個小天使會要掙扎著喘不上氣來呢？使一個
小孩那樣的受罪有什麼意義呢？

……從林尼的小胸膛內發出一種聲音，
好像水在沸騰。有一大塊東西在他的胸中沸
溢，無法吐脫。當他咳嗽的時候，他的頭上
冒出大汗珠；他的眼睛凸出，他的手揮舞，
他的胸中的那一塊大塊物就如同馬鈴薯在鍋
內衝撞一般。尤其可怕的是，當他不咳嗽的
時候，他倚在枕頭上，既不說話也不答言，
甚至於似乎充耳不聞。不過他總是滿面怒惱
的神情。

『親愛的，不是你奶奶害得你呀，』老
白媽說，把他的濕頭髮由他的緋紅的耳朵向
後撫整。但是林尼搖一搖頭閃避開了。他好
像是十分的怒惱了她——而且很鄭重。他低
下頭去斜視她，好像不相信她的祖母會這

中國文藝

國內外各埠代銷處

市本	外埠	滿洲	日本	朝鮮	台灣
北京：各大書店書攤	天津：總代銷處 河北望海樓胡同九號 法租界大業書局	錦州：朝陽盛京時報分館 大連：大阪屋號書店 旅順：大阪屋號書店 奉天：大阪屋號書店 吉林：裕興書莊·松江書店 營口：豐榮商店 新京：大阪屋號書店 文祥堂書店 哈爾濱：滿洲書店 明文社·益智書店	東京：三省堂 大阪：大阪屋號書店	京城：人文社·日報書店 釜山：吳竹堂書店 平壤：積文堂書店	台北：日光堂書店 台中：中央書局

樣。

但是到最後……白媽把被單扔在床上。哼，她簡直的不敢想。太難受了——她一生遭受的困苦也太多了。她一直忍受到今天，她力自持，從來沒有失聲哭過。誰也未會見過她泣哭。甚至她的子女也未會見過白媽落淚。她總是保持著一個矜持的面孔。但是現在！林尼死了，——她還有什麼呢？她一無所有了。他是她一生唯一的收穫，現在他也被奪去了。我爲什麼有這樣的命運呢？她想。『我作了什麼孽了呢？』白媽說，『我作了什麼孽了呢？』

她說著這句話，忽然間把掃帚丟在地上。她發現自己跑到廚房裏來了。她悲痛填胸，如同夢囈一般地戴上帽子，穿上外衣，便走出了房門。她自己也不曉得要作什麼。

大凡人遇見了可怖的事情，刺激太深，便會跑開——無論跑到何處去，好像一跑便可以跑開了，她也是如此。……

※ ※ ※

街上很冷。風寒似冰。人們匆忙地跑來跑去，很快；男人走路像剪刀，女人奔馳像

貓。沒有人曉得，沒有人關心。縱然她失聲痛哭，她也多半不會被帶到拘留所去。

但是想到了哭，就好像小林尼在他祖母的懷抱內跳動。啊，這便是她想作的事，寶貝。奶媽想哭，她現在真想哭，大哭一場，哭一切的事情，哭一哭第一個地方和殘酷的厨子，醫生家，死去的七個小孩，丈夫的病死，孩子的離去，多年的困苦，以至林尼。但是爲這些事情痛哭，使得哭的很久。不去管牠，現在總該痛哭一場了。她必得哭一哭。她不能再推延了；她不能再忍耐了。……她是她到那裏去哭呢？

『她的生活真苦呀，白媽的生活。』是的，生活真苦呀！她的下頰戰抖了；一刻也不能再就攔了。但是在那裏哭呢？在那裏呢？

她不能回家；愛撒爾在家裏呢。愛撒爾看見她哭，會嚇死的。她不能隨便坐在一個長椅上哭；人們會來問她問題。她不能回到文學家房內去哭；她沒有在生人房內痛哭的權利。假若她坐在台階上哭，警察會來干涉她。

社 告

本刊行銷日廣，發行數目激增，爲便利閱者起見，擬求左列各地分銷處，利益優厚，願代銷者，請即與本刊營業部洽爲盼！

計 開

灤縣，通州，唐山，山海關，熱河，石家莊，張家口，太原，大同，包頭，開封，徐州。

呵，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藏身痛哭，願停多久便停多久，不致擾害他人，也沒有人來麻煩她——沒有這樣的一個地方嗎？沒有一個她可以一哭的地方嗎——到底？

白媽立在那裏，上下張望。冰冷的風把她的裙子吹得鼓起來，好像氣球。雨也落起來了。沒有一個地方。

(譯者附言) Katherine Mansfield 是英國近代著名的女文學家，生於一八八九年死於一九三三年。關於她的生平和作品，在十餘年前徐志摩先生曾有詳盡的介紹，茲不復贅。本篇譯自 The Garden Party

(完)



迷途

曹 莖

△是諷刺密探妓女的末路！

△是警告花錢的風流紳士！

「你的人生未免太乾燥太無味啦！規規矩矩的生活着，那是公事房裡的樣子……前門外的八大胡同沒有逛過的人，不能算是老北京……。」

「我還沒有娶太太，如果被熟人看見了，你怎樣叫我辯明？」

「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你配不上老北京……聽我說吧！因為沒有太太，所以需要探探異性的神秘，難道我討過老婆了嗎？我歲數比你還少哪！」

澤生，他是一個治安軍參謀本部的新任上校，今天因為是星期六，下午下班後，在大街上無聊的閒走着，想要消遣幾日來莫明其妙的憂鬱；正在這個時候碰見了他的熟友武奇。秋風颯颯的吹着，正是天高氣爽，人事繁忙，競逐業業的時候；可是這些人情世故，武奇滿不懂，一見澤生並不顯什麼寒暄話，便不客氣的

談到了這些引誘的話。

本來今天武奇是很高興的。——當下午約莫二點鐘吧！他在東單的亞東咖啡館喝牛奶時，看見了一個好像初到北京日本人，他就乘他入廁的時候，偷偷的顯了他那紳士型的特殊手段，從那日本人掛在壁上的衣袋裡，扒了一把鈔票，就這樣的發了一筆小財，立刻就溜走了。跑出外面急忙的跳上了剛要開行的三路電車，一直回到西四甘石橋的家裡，纔數一數剛才賺來厚厚的一捲鈔票，不多不少整整的大洋一百二十元錢，立刻的高興起來了。午覺睡過，剛好五點，就計畫要在這中秋的晚上，將這筆款去散於不夜城的紅燈下；因為他向來主張橫財不該存儲，必須馬上花掉的。

生成少爺脾氣的武奇，自小奢侈已慣，長大了自然也是山河易改，秉性難移的墨守着。他父親因為中日事變爆發的時候，在鄉下所有

的財產，都被土匪搶得一乾二淨，祇剩了一條命跑進城裡來，生活是靠他姐夫維持着。可是武奇却無一技之能，祇有那前門外的八大胡同就是他的「烏托邦」，無時不想沉醉在這溫柔鄉裡，無時不在計畫着——如何弄些錢作進攻八大胡同的軍資。然而他父親却因為痛惜着失掉的家產，並灰心這兒子孟浪，終于不到兩箇月也就一命「嗚呼哀哉」了！

他表面上裝得氣質非凡，公子哥兒，誰能料到會學老鼠的行爲，真虧他那一把「狀元才」？就是連他的好友澤生也不知道，況且被他玩弄的臨時對象，那就更不消說了。

x x x x x x x x

「見客！見客！……」

「二爺，您的芝蘭姑娘，老惦念着您呢！何必再見客？」

「不是我要見，要給我這位初次來這裡的老二哥看的，快叫來快叫來！芝蘭現在開幾個盤兒？別的客一概不給見，我要包整宵哩！」

他說罷便哈哈的哄笑，裝出風流公子的氣概，威風凜凜地大聲而且帶點滑稽的腔調仿着日本人的口吻說：「錢啊！大大的有！！」

這頭等的「天外天」小班裡，沒有一個影計和跟媽不認識他，沒有一個姑娘不誇獎他人格的高尚，讚揚他的脾氣好；也許是看在錢的面上吧！當他頭一次到天外天的時候，院裡所有的幾十個妓女，每個賞給五元，就是其餘的下人每個也都賞洋一元；因此他便被稱為天外天的大財爺了！自然她們的侍奉都來得特別殷勤，週到。他在院裡看得中意的只有那紅得發紫的芝蘭姑娘，每次都特別優待她——可是這都是有意的另一種的反動工作。因為他本來在整個的圈子中的意中人，是另一個紅妓笑紅，却爲了她的理想太高，好像瞧不起武奇的人格，所以他就故意的或者也因不得不的便與同行姐妹芝蘭姑娘要好。又暗想這笑紅的堅城非讓比他地位的比他還漂亮的朋友來攻陷不可，因此今天就特地請了澤生來和她作對了。

澤生是一個典型的模範軍官，當他在蔣政權下的北洋軍官學校肄業的時候，就被同學景仰着。被教官誇讚着，畢業後，照例任命爲少尉，

因服務成績優良，不出半年就升任中尉，委爲母校助教。後來國府決定以「人材登用」，對將要出陣的軍人，個個都加升一級，澤生果然也變成上尉了。在宋哲元麾下與日軍交戰時，他因有所想便乘亂跑進這北京來。後來在城裡發見二十多個同僚，也都是抱着同樣的理想和希望。於是大家糾合起來投於日軍，從事於治安的工作了。不久臨時政府的治安機關成立，他就升爲少校而任命爲參謀，供職於治安軍參謀本部。他因爲離得他的故鄉江西太遠的緣故，一向沒有回過一次家；經過這次事變，匪徒猖獗，家中的父母兄弟是否平安，他毫無方法得知。這裡除却幾個朋友同事外，自己完全是個陌生人。在無聊孤苦的環境裡，只是精勤作業，致力於地方的安寧而已。獨身的半生，有時還會覺得無味和寂寞。他也自認是個熱血的救國鬥士，又是一個熱情純真的青年，在這二十七歲的年紀，自然也會感覺一種莫明其妙的煩悶。

這天他自己也不知道受了什麼衝動，被武奇的態，在不自覺之中竟踏進了這個花街柳巷來。一進天外天立刻就露出一種童貞應有的羞澀，心裡好像覺得有痒難搔似的不敢說出什麼話來。一面也覺得和軍隊生活比較，總有另一種溫馨的氣氛，和甜蜜的空氣——好像在自已在既往的生活裡，從未嚐試過的精神上的慰安。又發覺自己在過去，對於一切的妓女所抱的輕視和侮蔑是完全錯誤的。自這次起他纔明白一切的妓女，除自尋墮落外，大多是因爲環境的逼迫，不得不淪入苦海的。他初次見了笑紅便領略——妓女並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樣下賤的存在，有的也能寫文，能吟詩，對於嫖客的選擇也有一個界限，而且還有禮貌有思想的；尤如笑紅最能當這種的代表。他看見了笑紅，祇是羞答答的驚惶失措，連他那聰明俊秀的面貌都有點發呆了。笑紅看見他也似乎起了一種傾心戀慕的樣子，後來又知道他還是個童貞，便起了一種愛憐的心情——變成良心和肉慾的抗爭！！

「您下星期六晚上一定來啊！」

「好吧！」

「下次您來的時候，我要告訴您一句很好的話。」她們都有這麼

的財產，都被土匪搶得一乾二淨，祇剩了一條命跑進城裡來，生活是靠他姐夫維持着。可是武奇却無一技之能，祇有那前門外的八大胡同就是他的「烏托邦」，無時不想沉醉在這溫柔鄉裡，無時不在計畫着——如何弄些錢作進攻八大胡同的軍資。然而他父親却因為痛惜着失掉的家產，並灰心這兒子孟浪，終于不到兩箇月也就一命「嗚呼哀哉」了！

他表面上裝得氣質非凡，公子哥兒，誰能料到他是學老鼠的行爲，真虧他那一把「狀元才」？就是連他的好友澤生也不知道，況且被他玩弄的臨時對象，那就更不消說了。

「見客！見客！……」

「二爺，您的芝蘭姑娘，老惦念着您呢！何必再見客？」

「不是我要見，要給我這位初次來這裡的老二哥看的，快叫來快叫來！芝蘭現在開幾個盤兒？別的客一概不給見，我要包整宵哩！」

他說罷便哈哈的哄笑，裝出風流公子的氣概，威風凜凜地大聲而且帶點滑稽的腔調仿着日本人的口吻說：「錢啊！大大的有！！」

這頭等的「天外天」小班裡，沒有一個影計和跟媽不認識他，沒有一個姑娘不誇獎他人格的高尚，讚揚他的脾氣好；也許是看在錢的面上吧！當他頭一次到天外天的時候，院裡所有的幾十個妓女，每個賞給五元，就是其餘的下人每個也都賞洋一元；因此他便被稱爲「天外天的大財爺了！自然她們的侍奉都來得特別殷勤，週到。他在院裡看得中意的只有那紅得發紫的芝蘭姑娘，每次都特別優待她——可是這都是有意的一一種的反動工作。因為他本來在整個的圈子中的意中人是另一個紅妓笑紅，却爲了她的理想太高，好像瞧不起武奇的人格，所以他就故意的或者也因不得不的便與同行姐妹芝蘭姑娘要好。又暗想這笑紅的堅城非護比他地位的比他還漂亮的朋友來攻陷不可，因此今天就特地請了澤生來和她作對了。

澤生是一個典型的模範軍官，當他在蔣政權下的北洋軍官學校肄業的時候，就被同學景仰着。被教官誇讚着，畢業後，照例任命爲少尉，

因服務成績優良，不出半年就升任中尉，委爲母校助教。後來國府決定以「人材登用」，對將要出陣的軍人，個個都加升一級，澤生果然也變成上尉了。在宋哲元麾下與日軍交戰時，他因有所想便乘亂跑進這北京來。後來在城裡發見二十多個同僚，也都是抱着同樣的理想和希望。於是大家糾合起來投於日軍，從事於治安的工作了。不久臨時政府的治安機關成立，他就升爲少校而任命爲參謀，供職於治安軍參謀本部。他因爲離得他的故鄉江西太遠的緣故，一向沒有回過一次家；經過這次事變，匪徒猖獗，家中的父母兄弟是否平安，他毫無方法得知。這裡除却幾個朋友同事外，自己完全是個陌路人。在無聊孤苦的環境裡，只是精勤作業，致力於地方的安寧而已。獨身的半生，有時還會覺得無味和寂寞。他也自認是個熱血的救國鬥士，又是一個熱情純真的青年，在這二十七歲的年紀，自然也會感覺一種莫明其妙的煩悶。

這天他自己也不知道受了什麼衝動，被武奇的慫恿，在不自覺之中竟踏進了這個花街柳巷來。一進天外天立刻就露出一種童貞應有的羞澀，心裡好像覺得有痒難搔似的不敢說出什麼話來。一面也覺得和軍隊生活比較，總有另一種溫馨的氣氛，和甜蜜的空氣——好像在自已既往的生活裡，從未嚐試過的精神上的慰安。又發覺自己在過去，對於一切的妓女所抱的輕視和侮蔑是完全錯誤的。自這次起他纔明白一切的妓女，除自尋墮落外，大多是因爲環境的逼迫，不得不淪入苦海的。他初次見了笑紅便領略——妓女並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樣下賤的存在，有的也能寫文，能吟詩，對於嫖客的選擇也有一個界限，而且還有禮貌有思想的；尤如笑紅最能當這種的代表。他看見了笑紅，祇是羞答答的驚惶失措，連他那聰明俊秀的面貌都有點發呆了。笑紅看見他也似乎起了一種傾心戀慕的樣子，後來又知道他還是個童貞，便起了一種愛憐的心情——變成良心和肉慾的抗爭！！

「您下星期六晚上一定來啊！」

「好吧！」

「下次您來的時候，我要告訴您一句很好的話。」她們都有這麼

一套使人留戀的話。

她們天々接了不少的遊客，在那裡頭還能找出一兩個可戀可愛的人出來呢。笑紅所接的遊客雖然不多，但是十分之九都是各機關的要人，她所進的錢自然也不能算少。如有對她能够開懷談心的要人，她便委身給他——但是他必須說幾句關於政治或軍事的話給她聽，這點就是親近她唯一的交換條件。誰都知道她是一個高尚的智識份子，誰都知道她是山西共產軍摧殘之下，冒險逃脫出來的。她說她的父母兄弟都被可惡的毛澤東部下壓迫，一家四分五裂地離散了。她本身是被現在中國共產黨員丁玲女士強迫使她入黨，然後奉了公妻的赤戀主義婉勸她，將她的身體供給像餓鬼一般的黨兵士，她因忍不住痛苦纔冒險逃脫來京，却又因無所倚靠便將已成不純潔的身體投在妓院，渡着這種生活。因此她挺喜歡接待高級的軍官，說々關於對共產軍剿滅的作戰計畫，至少也可以消些對紅軍離散父母兄弟的惡氣，解些被紅軍侮辱身體和損傷精神的傷痕，有時更表示恨不立刻實行報讐而催促那些沉醉於酒色的風流政客。她因為喜歡讚笑紅軍，便取名爲「笑紅」，談攻擊紅軍的軍官們也都喜歡她這個名字。武奇不能親近她，也許是因他不會說些軍事或政治問題，不能使她滿意的緣故吧！

笑紅嬌媚的嬌姿，婉媚的秋波，妖豔的笑靨，凸凹曲突的曲線美，尤其聽到怎樣地對八路紅軍作戰時，她所表示滿意的柔態，真令人看得出神越說越高興越出于無意，越對她激起留戀心。

「您真來了！我不知道您等多麼久？」

笑紅一看見澤生不違約的來了，馬上從心中上喜歡起來，拉着他的手就走進她的房中，笑迷々地體態，使澤生好像探險一般的未能回答她什麼話好，默々的被她拉進去。

「我的那個朋友今天來了嗎？」驚懼底細聲問。

「武奇先生嗎？今天沒有來哪！您怕他看見嗎？」柔媚的酒釀又露出一層的妖豔。「您怎麼不帶他來？您真該被芝蘭怨恨啊！」

默々地二三分鐘好像幾十年的一般。

「您真地還沒有結過婚嗎？還沒有太太嗎？」

怎樣的回答好，澤生的心臟忽然跳動起來，腦中不住的旋轉，不期而然的暗想——難道她想要嫁給我嗎？——

「怎麼了？怎麼不說話？嘻嘻……：燒盤嗎？」

「真地沒有太太，妳不相信嗎？」鼓起了很大的勇氣回答了這句話，自己也覺得耳邊熱得很。

「真的嗎？那麼我真地愛你！」說完馬上就站起來向着坐在椅子上的澤生抱着狂吻。——在這一刹那，澤生纔發見了女人的溫馨和魅力，使他震々然了，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第二次，他又偷々地跑到天外天去找笑紅，以後只要每星期六一下班，澤生都立刻脫換便裝，獨上那裡去蜜會。在第三次見面時已將他二十多年保守純潔的身體送給笑紅，自此他們倆的情感，一天濃似一天起來了。可是他這幾天辦公時，時常不自主的感覺精神散漫，不能統一，相貌由蒼白而進於瘦削了。自認識笑紅後不過三箇多月，身體和精神竟會有這麼厲害的變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但再也不能制止蜜會的慾望呢。

這一天是星期六，他在無聊的中午休息時，於閱報室裡隨手拿起當日的新民實報，一翻開突然地使他驚訝不已。報載——

本報特訊：今晨六時本市時民大學教授兼會計主任王居仁氏在室被家人發見吞毒自盡屍體橫陳劉氏立即報警據查結果聞王氏死因係私費公款八千餘元悉花消於天外天小班紅妓笑紅事已敗露無法填補遂自尋不歸之路云。

澤生默然呆々的站了好幾分鐘，自思的確這箇月的薪水也覺得不够用了。這幾行新五號字的消息，便刺激他對妓女評價須復訂改的必要。看完報後，他對下半天的「公」，都沒精神幹了。

那天晚上好奇的武奇帶着大事模樣的神情，自到天外天找笑紅去，今天無論如何總要討她見々面，說々話。

「您的好朋友怎麼不一塊來？」

「他來，你的頭就不會疼嗎？」

「是啊！勞駕發點慈善心，打電話請他來吧。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話想跟他說呢！」

「不妨你盡量地告訴我，我可以替你帶回去。」他故意地聳起耳朵聽她的話。「怎麼？好吧！你不說，我就來替你說吧！」

「您替我說什麼？您還知道我的意思嗎？」

「當然知道，妳爲的是要讓他來開心，但是可惜！他的腦筋却比今天自殺的王居仁教授好得多呢！他不會像他那麼樣的花掉公款，他是個純情的好人，不一定會做第二的王居仁吧！哈哈……。」他大聲的哼出了苦笑。他還繼續的說：

「妳實在看錯人物了，妳還不知道花錢在妓院的人，多半是發橫財來的。如果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那裡有那麼多人天天都想花掉呢？」他竟以身作則，顯身說法了。

「您別怪我，難道王先生花了八千多元錢都在我身上嗎？他雖然天天來，我也是照例收錢，並沒有多要的。並且您也知道我的性情，我是那麼愛錢的人嗎？請看官莫錯，我向來是瞧不起金錢的。您的腦筋必須剖開洗一洗的好！」

武奇被她這麼一說，只是听得目瞪口呆，不知所答了。好得她說完就氣憤似的往外跑了出去，連一眼都不再瞟他。武奇看她這樣態度，心裡漲上了一肚氣，一時也無話對付她，祇好忍着氣呆站着。不一會終於給他想出一個報復手段，他眼快手快的拿出他的偷竊來——摸她掛在衣架上的旗袍口袋，拉開衣櫥抽屜，最後拉開梳粧台的中間抽屜時，聽見裡頭掉落好像紙包似的聲音，他都不留神，攪裡面也找不到什麼鈔票，幾乎歸于失望似的將抽屜再推進去，但是這一次都推不進去，好像有什麼東西擋住的，不得不全提出來瞧一瞧裡頭的障礙物究竟是什麼？果然裡頭發見一個紙包——他本來是一邊要挾她見面一邊爲偷錢的，因爲報紙曾報過王居仁教授八千多元都花在她身上，所以知道她一定很有錢的。他便將紙包拿出來不加檢明的藏在西服的內兜兒裡，再將抽屜推回去便停止今天的工作，完成了今天進院的使

命。倒顯出威風凜凜的相貌，裝得氣憤的叫老媽進來說道：

「笑紅一點都沒有禮貌，叫我的芝蘭來！」

跟芝蘭進到她房中去後，和她鶯聲燕語的擁抱鬼混了一陣就匆匆的溜走了！

x x x x x x x x x x

武奇自天外天跑出來後，馬上跳上洋車並叫拉到任何方向都可以，車夫也莫明其妙他的意思便問道：

「先生，上住家的，找一個頂漂亮的去吧！」

「隨便！」他無意地答覆車夫。

他本來以爲今天大可以橫行闊步，可是心裡還是焦急着看剛扒來的那個紙包，到底藏有多少錢？給車夫拉到虎坊橋電車路來離韓家潭不遠的地方，便摸出兜裡那個紙包解破一看，却不是鈔票，那是一封信——

寄河北宛平縣門頭溝黃土村三八號

宋 永 興 叔 父

台 啓

郵票

在京 韓家潭麗絨

馬上折開窺看果然是信，武奇失望驚奇的喊了出來——

「洋車不要了，不要去！」

立刻跳下來又跳上剛開往東的第六路電車，至珠市口換了第一路的。在電車裡無精打采的計算着明天沒錢可用，不一刻擡頭一看竟來到南長安街，立即想起來找一找新民實報館的記者張鴻毅——和他的朋友聊幾天解些憂悶，便下了電車來。

「你看我剛才抓來的這封信，我也沒有看過內容，一塊看吧！」

「你怎麼抓得人家的信來，抓來幹什麼？」

「你聽我說，北京第一紅妓笑紅的消息，可不是登在今天你們的

晨刊嗎？這封信就是她的，我看見晨刊的報道，我這晚上就跑到她那裡去拜訪她，要告辭的時候順手將她這封信帶回來。」

「帶回來也沒有用，倒使她糟糕！」

「今天是因為我的俠義精神所發動，看見她害了王居仁教授自殺，想替他報仇，管她媽的……。」

武奇一邊說一邊抽出信紙起來打開，兩個人坐在沙發發誓同看。不知道為什麼回事，寂靜的大客廳裡，他們倆竟漸漸的緊張起來，神情那一樣的越變蒼白，甚至全身都快顫抖起來了。

x x x x x x x x x x

十二月的北京很寒冷，昨天中午在治安軍參謀本部看見關於爲了笑紅而喪了一命的王居仁教授新聞以後，澤生不但精神上受了打擊，身體上也覺得今天的冷氣要加倍難受的。今天因爲是禮拜，他懶懶的睡到十點才起來，洗完臉也不想出門，無所消遣便隨手翻開剛送來的新民實報看看，不覺愕然變色——澤生的人生幾乎潰滅似的魂飛魄散，比昨天看報的驚懼程度更深刻，還得要厲害。報紙是在第三頁上用特號鉛字排通三欄的大題目——

北京第一名妓笑紅

密探軍機暗通共黨

警局得訊現已被獲

治安軍某參謀亦似有關係

當這標題射入了眼簾後，澤生的一服致命劑幾乎快配得了。他勉強的將要暈倒的身體強站起來，眼花的再看到下面的正文——

昨夜陳武奇氏進班玩笑……臨別隨手……帶回紅妓笑紅一信……及後始悉爲間諜密報……信欲寄門頭溝駐在紅軍宋永興者……內容略如下：

急報之一——據探治安局某參謀漏說去月重編新軍六萬名合舊有共三十餘萬內編三師約九萬分路進攻河西山西定月底出動期至明年二月剿盡此次攻勢諒必猛烈京市民衆喊聲援之吾黨

前綫戰士須一致振起精神抵禦爲要

其二——王居仁教授昨晨自殺今後未能續榨其油前交丙同志二千元諒已收到今再有五千元亦係由王教授榨取者昨以「王連成」一名義存著於東亞銀行存摺號碼爲活期乙字三七二一號現將該摺與印章暗藏於中央公園水榭後大石下須急派人拾起取款以供軍資可也。

其三——下次通訊暗號余爲綺麗勿誤餘情一俟探出再續詳報！

此啓

x x x x x x x x x x

「澤生……你怎麼回事呢，澤生啊，澤生啊！」他朦朧中聽見遠處的喊聲，由不省人事被一同僚叫醒過來才知道自己是暈倒在地上了。

「你怎麼了？不舒服嗎？我本來想邀你一塊上萬壽山去逛一天，在那裡還可以溜冰呢！你怎麼暈倒在這裡？」

「我這幾天鬧貧血的，剛才也是這個樣子。」

澤生他知道事已糟了，本來是他自己曾經說給笑紅聽的。他回憶起來，還明明白白的記得那天晚上，整宵秘密的說到天亮，那個時候笑紅的妖嬌溫馨，怪妖邪的，現在都覺得可怕。事關國家大事，秘密重要的軍機，終被自己漏洩，罪重莫解，如何才好？——心裡頭這樣自責苦悶着，表面上還裝着因貧血而暈眩的。在報上雖然沒有提出自己的名字來，可是被獲的笑紅根本是女人，經一嚴審那裡不會不照實招供出來呢？——想到這點，他便坐不住的站起來在屋裡踱來踱去，心思錯亂起來，與剛來的朋友也說不成話。等到朋友告辭回去後，心想一計——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如追上王居仁教授到九泉地下去吧！想定法子便下手動作——買些鴉片嚼吞，永眠於夕陽照不到的冰冷褥上。

x x x x x x x x x x

却說武奇在新民實報館與張鴻毅閱信得知事關重要，尤其是與東亞新秩序建設上有所障礙，兩人商妥，立即跑到憲兵隊報告，由憲兵

隊速報於日本憲兵隊請其指導幫忙捕拿奸妓。待中國憲兵隊到天外天時，笑紅早已知道她的密訊洩露了，忙即變裝逃走。但在日本憲兵隊真實的嚴密的警戒之下，竟於午門內樹蔭下捕獲，然後被押至憲兵隊，受了嚴厲而溫情的日本憲兵一番審訊後，終不照實招。及至第二天晚上聽見澤生參謀自殺的消息，便哭了一宵，祈禱爲了自己而喪命的王居仁與澤生求其原諒。但不出二三天終于懺悔到底，其實招供——說自己前在山西家鄉時被共產軍抓去，強押而充餓殍之餌，施以共產主義教育，灌以赤化思想，一年後就被派入京爲密探，戴假面具爲妓女，如不探討密報就會被害等之苦情——審問官听得也稍爲替她同情流些暗淚呢。但是怎樣都不供出是根據澤生說的一事——也許她因爲太可憐並且太愛戀着澤生的原故吧！澤生自殺的消息一傳出來，世人似乎於無言中都明白洩漏軍機的是誰了。

陽春天氣，冰冷刺骨，好像凍死了一切的好詐，而慶祝着東亞的黎明，京市人士都顯出一種安居樂業的氣象。臘月底驚人的妓女密探案也告結束，笑紅果然懺悔誓死轉入正途，而經溫情的憲兵隊釋放，同浸於安然的氣氛裡。

(一九三九·一二·一五·脫稿於北京)

完

恭 賀 年 釐

楊 一 清
林 文 騰
洪 耀 勳
郭 德 金
劉 敏 光

鞠 躬

詩人軼事

秦少游

碧

秦觀，字少游。又字太虛。號淮海居士。高郵人。詩詞皆見長於世。東坡頗愛其才。乃推薦之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職。與東坡往來甚密。故東坡將其妹小妹字之。

小妹者，外秀中慧，一奇女子也，因家學之淵博，故善詩詞。與少游配，可謂郎才女貌矣。

不久，少游即被發於蘇家。以西園之花廳，爲洞房之地。是日晚風朗氣清，明月高掛。逢此良宵，倍增情趣。少遊之心遂伴々耳！小妹則先至喜房，整裝以待新郎之至。頃，小婢傳言：「新郎至矣！」小妹則急至門前，閉之。少游愕然！不知事之何由起也。小妹於門內曰：「余素慕君才，今日欲擬一對，請君對之。然不知見棄否？」少游曰：「可。」小妹曰：「如君對之佳，則余開門請入。如對不善，請君前臨宿耳。茲爲一賭戲，以綴你我之佳期，幸勿怪余之少禮也。」少游此時只有諾々而已。小妹則曰：「閉門推出窗前月。」於此儻促之問，少游則無以對也。乃徘徊於窗下；概因心在「良宵」，而不在「詩詞」。文思竟不動，而汗流浹背矣！「擊」。一聲來自廳前之花池。少游心爲之驚，乃急仰首視之。經此一驚，而句成矣。少游則至窗下對曰：「投石擊破水中天。」小妹曰：「妙。」即啓門延其入內。

投石者，東坡也。緣東坡送少游至西園，竟未返。小妹之首畢聞之。後見少游無以對，亦爲其急。乃爲之想一對々之。然又不便呼少游面告，反復再三，竟急中生智，於地上拾石而投之。少游可謂幸矣。



近世最大美術家

羅丹小傳

阿 黎

一個貧寒之家，父親是一個小學校的教員，母親是一個女傭，他初到巴黎時，他的父親是個小學校的教員，母親是一個女傭，他初到巴黎時，他的父親是個小學校的教員，母親是一個女傭...

羅丹（Auguste Rodin）生於巴黎的一個貧寒之家，父親是一個小學校的教員，母親是一個女傭。他初到巴黎時，他的父親是個小學校的教員，母親是一個女傭。他初到巴黎時，他的父親是個小學校的教員，母親是一個女傭...

的昔日，他喜歡看人跳舞，當他到巴黎時，他喜歡看人跳舞，當他到巴黎時，他喜歡看人跳舞...

羅丹在巴黎的藝術界中，他喜歡看人跳舞，當他到巴黎時，他喜歡看人跳舞...

刊物介紹

新民週刊

定價一角
每星期出版

新民半月刊

定價一角
第十五期一月一日出版

朔風月刊

定價二角
第十八期元旦出版

華光

定價二角五分
第六期元旦出版

藝術與生活 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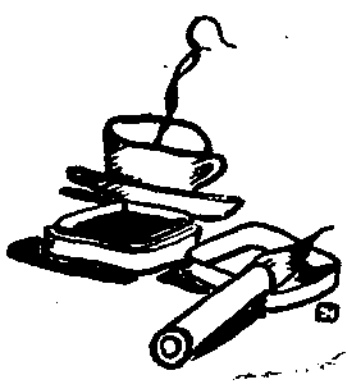
新年增刊號
第一卷第六期元旦出版

華文大阪每日 半月刊

定價一角
第二卷第五期元旦出版

人文評論月刊

定價五角（郵二分）
第四輯元旦出版
朝鮮人文社發行



編後記

到了今日，始覺復多活了一年，不為飛機大砲炸死，還能於文藝園地和諸位見面，亦可謂幸矣。恭喜。

本期的編輯，雖然尚未盡善盡美，但是內容的豐富，體裁的修飾等，可謂極盡編輯同人的所能。好壞不敢自道，不過在這年頭，微能貢獻一些的成绩，也算得盡點義務了。

編者自奔喪回來，一病至今仍未恢復，自然減殺了不少的工作能力，抱歉得很，幸蒙我軍先生及諸同人從旁敏捷勉勵，尙未至於如何贖職，不勝感荷。

前提早一星期，是以遲到的稿件，悉未編上，深覺可惜。文藝作品在原則上，雖然似無時間性，但是在雜誌的立場，却有時須加以考慮。過去選過的許多作品，往往有帶這種意思。

此大所擬三題，有人嫌其題目太漠然。且所限字數也太酷，難以答諸位待望的新年特別大號，今天出版——「讀初潭集」是知堂先生的近

之，興味湧然。孟玖先生的「獨幕劇淺說」和方言先生的「怎樣改革國劇」確是劇論中的璧玉。

橋川先生談「雙陸」班書閣先生述

「三事妄談」，林栖先生介紹散文家羅加斯，異常有趣，尤其班先生運筆巧妙，敘事奇特，苟非知其來由，即疑疑是蒲留仙的作品。「唐宋兩朝之人物畫」是劉凌滄先生的快作，陳迎先生的消息真是疊出不窮。

社 告

- ▲本期所登諸名人頭銜，悉係編者所附，謹此聲明。
- ▲文藝聯盟組織案，因事決復保留
- ▲有人抗議上期本刊所登「蕙兒」曾發表在大公報，本社現正調查中，俟真相明瞭後，另作佈告。
- ▲本刊自第六期起擬定改封面與內容
- ▲本刊歡迎漫畫稿件，報酬從豐。

覆云云，對此編者願受其咎，然本刊作，謝剛主先生的「書境」，永明先生的「論文字與文藝」，予向先生的「水與黃金」都是一字一珠。

這一期因印刷關係，編輯截止較「關於死」可以當做姊妹篇看，合而讀

創作欄本期異常精彩，計共十一篇，各篇均有特長，相信沒有一篇的杜撰，深希讀者愛讀。其他名畫，電影，漫畫，詩等及本記未及介紹的作品，都是從千餘篇中甄出來的瓊琳，讀者一看自能明瞭，另不附贅。

青年呼聲復出版了，我們很願聽青年的呼籲，謹此並祝。

徵稿簡章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隨筆，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丙 雜組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為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繕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二元至六元，特殊稿件另議，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為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儘先由本社出版。

七 來稿寄「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中國文藝社」。

(號七八字民證記登部政內刊本)

廣告價目

地位	底封面		裏封面及目錄前		普通
	一	二	一	二	
全	九〇元	一一〇元	六〇元	四〇元	一
半	五〇元	七五元	三五元	二〇元	二
四分之一	三〇元	四五元	二〇元	一〇元	三

附註：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用鐫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郵費：北京城內一分，城外一分半。

中國文藝月刊

第一卷 第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發行
每冊定價國幣二分五角

編輯兼發行人 張深切
發行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中國文藝社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總代售處 北京宣內大街路東九二號 人書店 電話南局三〇五三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電話西局二一三〇號

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三角半	一分半	一角	二角五分
預定半年	六	一元四角	在內	六角二分	一元八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元七角	在內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每月一册 一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本期新年特大號特價四角整

!!! 刷牙牌字

壽

王之刷萬 揚讚人萬

(6)	(5)	(4)	(3)	(2)	(1)	
衛	消	新	價	工	料	優點
生	毒	式	廉	精	固	

統牙鑲醫牙門專 牙附
廉費病百科牙治 科設

號八東路首南街正場市安東京北：址廠

北京小峰醫院

▲內科

▲性病

▲小兒科

▲戒毒科

院址：北京王府井帥府園西口

電話東局二五八六

恒陞綫店花邊莊

自運華洋雜貨織物香品針線
 緞帶花邊繡線絨杭絨金線
 金邊光片花邊鑲嵌珠石戒指
 耳鉗童裝繡枕鞋面各種禮物
 禮盒禮券凡居旅各界用品無
 不精美齊全歡迎試購參觀貨
 高價廉

口西同胡家蔣大外前京北

迎歡人人 **恒孚** 觀美尚高

歡迎惠顧取價特別低廉

電刻夾銀禮品五彩銀盾

如 送

結 婚 祝 壽 彌 月 榮 陞 喬 遷 開 幕 離 別 獎 品 感 謝 紀 念

承做學校機關團體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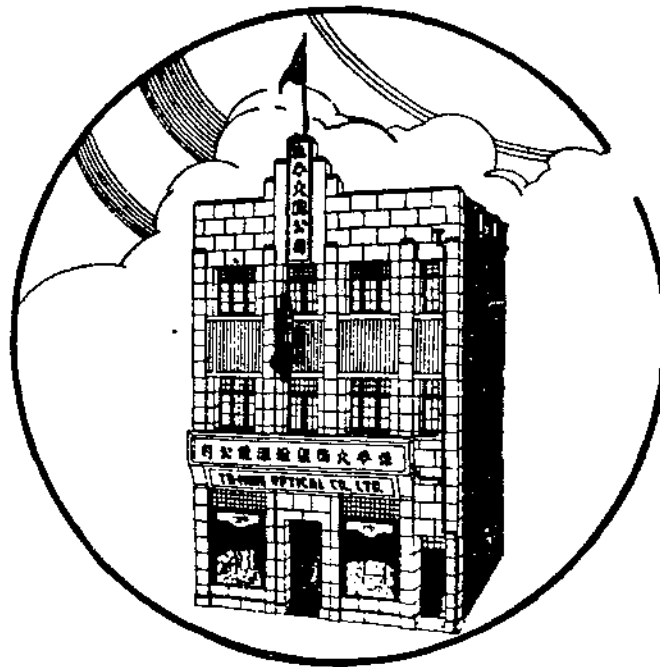
新禧 恭賀
恒孚經理劉熙光鞠躬

地址：北京西四南缸瓦市大街東路

介紹北京著名打字補習簿記學校

校名	補習科目	校址
得泉	銀行簿記 商業簿記 所得稅常識等	北京西四北大街路東
育賢	高中英文 初中法文 小學數學 日語	北京宣內西拴馬椿
喬治	中華英文打字 補習高初 英文打字 補習高初 並簿記	北京和外商爐營頭條
廣德	華文打字 京語教授	北京和內東半壁街
育材	華文打字專科	北京和內潘家河沿
耀華	日語 高中英文打字 簿記 理化 初中英文 大學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
新聲	英文打字專科 補習高中 漢文 數學 理化 日英	北京王府井榮廠胡同
正風	華文打字 英文打字 理化 學 高中 初中 日英	北京西單關才胡同
聲聲	華文打字 英文打字 初中 華語 大學 漢文 理化	北京東城燈市口

定價低廉
貨品高尚
裝配舒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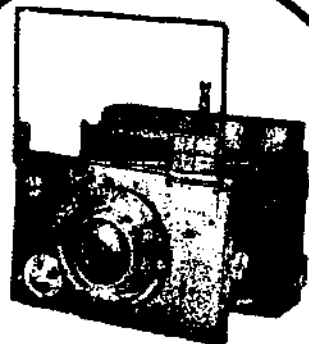
設備完善
服務誠實
驗光準確

大明公司  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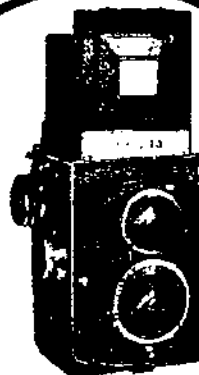
王府井大街市場西門傍

日本光學界最高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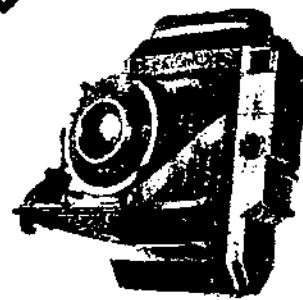
密能達牌各種攝影機



(3)新聞攝影機



(2)福來返光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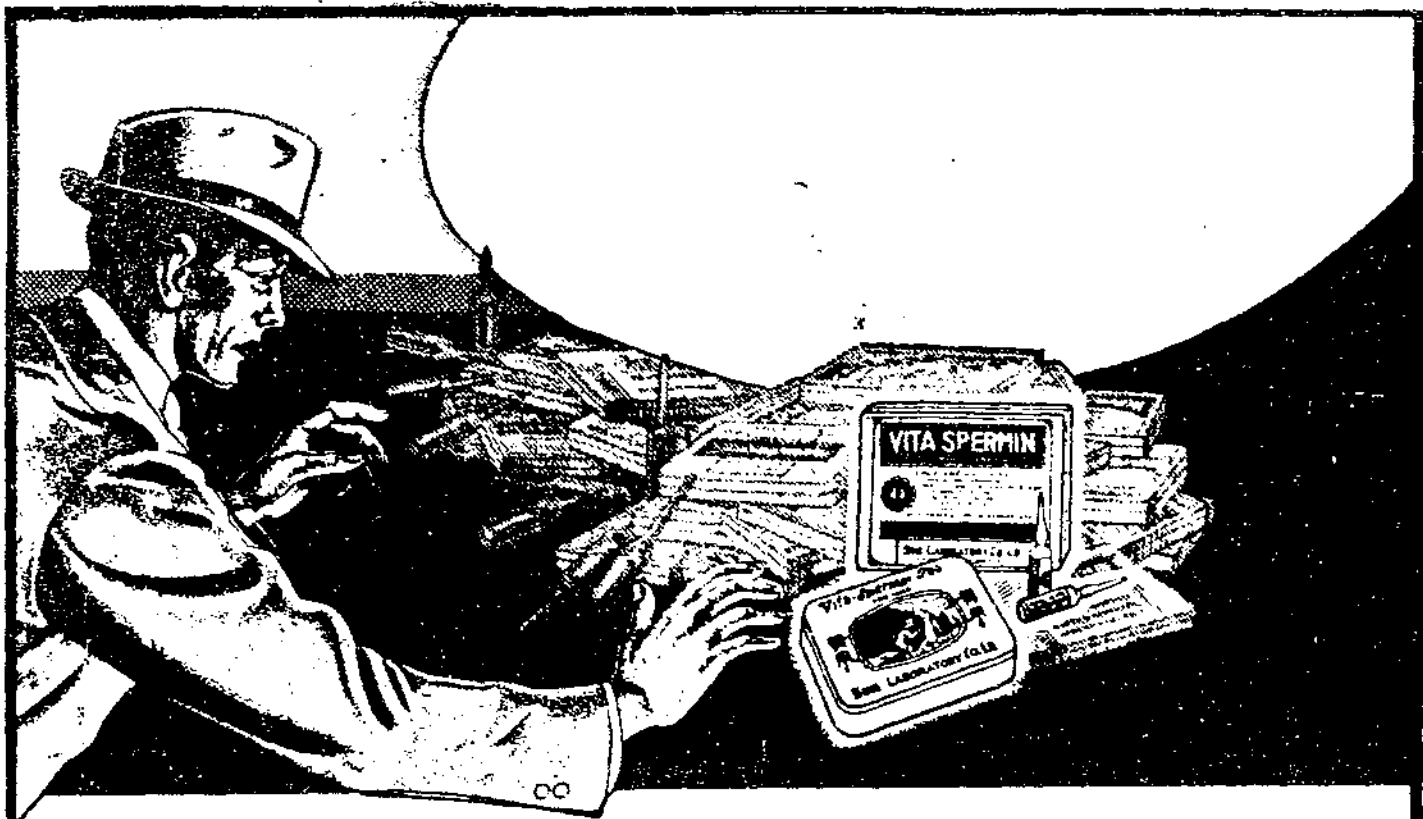


(1)自動雪密々能達

另有蔡司柯達等廠攝影機及照像材料藥品備貨齊全價目公道

北京華本洋行 謹啓

王府井大街南頭路東
(電話東局三九三二號)



維他賜保命

市上補品雖多而長命牌維他賜保命始終推
 稱爲補劑中之權威盛銷海內外十餘年功效
 獨偉何哉緣本品之煉製事實非易須將動物
 幸丸中提出荷爾蒙HORMONE煉成結晶體並加
 入乙種維他命結晶體VITAMIN BORSINE及各種名
 貴有機精素再經最完善之機械方克製成倍
 宜以鉅資備置科學設備採購標準原料更聘
 請藥學專家及化學師多人以最完善之人力
 財力悉心製造故出品得日益益晉

主治

神經衰弱：希司脫利：病後產後
 腰痠背痛：遺精陽萎：月經不調
 生育艱難：調理各症：貧血瘦弱

藥分男用女用各有丸劑針劑二種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